

現代名人書信

高語罕編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3

敘 言

這部通信集，內容大致如下：

(一)「新青年」通信，內中所收者爲：陳獨秀，胡適，錢玄同諸先生的文字，多係關於文字改革，即所謂語體文運動的討論。

(二)「現代評論」通信，內中所收者，係「現代評論」社諸先生社會評論之文。

(三)「創造社」通信，內中所收者爲：郭沫若，郁達夫，王獨清，成仿吾諸先生的文字，所討論的問題，純爲文學的。

(四)各家通信 內中所收者爲：高語罕 周作人，魯迅，余慕陶等，以及當代各家關於思想文學的討論的文字。

我幼年最歡喜讀兩種文字，一種是「莊子」，「左傳」，「史記」，一種是古

今名人書牘，如「三星俠書牘」，「史忠正公書牘」，「歐陽文忠書牘」，「歷代名人書牘」等等，而尤以「曾文正公家書」，「江陵書牘」，「三名臣書牘」為最。因為「莊子」多寓言，有許多極有趣味的，近于現代短篇小說的故事，即插話。「左傳」的詞令之妙，令我不忍釋手，我曾手選左文四大冊。「史記」承襲「莊子」與「左傳」的奇技，而又貫以太史公（司馬遷）一種憤世嫉俗，抑鬱難平之氣，如「游俠列傳」，「酷吏列傳」，「太史公自傳」，「項羽本紀」，「貨殖列傳」，「管晏列傳」，我不敢說我做文言文，得到他們的神髓，然而如上邊所舉諸篇，實給我此後生活以莫大的刺激。至於古今名人書信，在我的文字上，亦有莫大的作用，而在讀書方法上亦與我以很多的幫助。「莊」，「左」，「史記」的妙文無論矣，書信的文字好處在逼真，至少是近乎真。就拿曾國藩做比罷。他的為人精勤有力，他的文字雖然我也喜歡讀，但總是作偽，因襲，令人感着十分的空虛，他的家書和書牘，自然也免不了，然而我們却可以在其中找到他的天性的寄托與其學問的淵源，師友的關係，以及在當時官書，文獻中所不能獲得的史料。我們又可從他的書牘中，攝取牠的作者

的人格與其特性，譬如「三名臣書牘」。假使你從會，左，胡的傳記中不能得到他們的爲人的真相，那你只有在他們的通信中去找比較真切的面目。即如「馬克思主義」，一般人都只知高談「資本論」，「剩餘價值學說史」，「反杜林」，「費兒巴哈」等等，他們不知道「馬昂通信集」(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Marx und Engels)是深切了解馬克斯主義一個必要的祕鑰。列寧于一九一三年對於「馬昂通信集」有這樣地說話：

「牠的「通信的」科學上的與政治上的價值是異常大的。不但馬克思和昂格思在這個信集中把他們全部生活的偉大如實地湧現於讀者眼前，並且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之全部財富也在這個通信集中，極高度地，明白地發展出來，因爲馬克思和昂格思在他們的通信中，屢屢地談到他們的學說的各種方面，同時他們又注目最新的（與他們以前的各觀念有關係的）最重要的與最困難的事情并且說明牠們，又時時把牠們做共同的慎思而明辨之并且互相參證而篤信之。……若是有人要企圖用一個單獨的字句決定全部通信集的焦點——那個中心

點，把所表現與所觀察的全部觀念匯集於此一點，那就是：辯證法……。」

（引自黎耶贊諾夫出版的「馬昂通信集」導言，德文本四十頁。）

不但馬昂的通信集若是，即他人之通信集，也都是辯證法的，不過馬昂的通信集是他們的意識地全部生活之辯證法的表現，他人則多數無意識地在這種辯證法的法則中活動的表現罷了。然而他們對於牠的作者之一生的生活，歷史，人格，性情，無論在社會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都有極重要的材料貢獻給讀者。托洛茨基說得更親切，他說：

「在這些條件之下，通信集對於我是我所最要并最接近我的書，牠不僅是我的見解的極偉大和極確信的控制而且是我的全部世界感覺之極偉大和極確信的控制。……「馬昂通信集」對於我不僅是理論上的啓示并且是心理上的啓示。……」（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德文本二百頁。）

意在言外就是說，「資本論」固然是馬克思主義的寶典，而「馬昂通信集」之於馬克思主義至少也有同樣的價值，或則更有其他的重要意義，若是就心理的啓示

說的話。其實不但「馬昂通信集」對於馬克思和昂格思如是之重要，即古今中外其他一切的人，如政治家，哲學家，文學家，等等的通信集之于牠的作者也都有同樣的重要性。這樣說來，這部通信集的編集不是徒然的了。這還是就通信集的一般的作用說的，若就本通信集對於我們中國的現代青年之特殊的作用言，那就更有重大的意義。

我們曉得：五四運動是中國資本主義在思想方面，在政治方面的第一次抬頭的社會運動，而「新青年」雜誌就是這一運動之思想和行動的唯一的一的領導，牠的旗幟雖然是單純的白話文的解放運動（或許胡適先生是如此），然而牠的另一領袖確已代表中國的急進的資產階級的意識，提出擁護德先生（德模克拉西）與賽先生（科學）的兩個中心口號。這兩個口號正確地傳出資產階級性革命的主要要求。所以「新青年」的通信，是我們了解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的急進的資產階級思想之極重要的文獻。

「新青年」雖然提倡了白話文字的改革運動，其實牠只做了牠的第一步的工作，建立白話文字的基礎，真正以白話談文學，用白話寫文學的，那要首推「創造

社」的一班人，郭，郁，王，成諸人，他們當時都是急進的青年，他們歡迎五四運動賦予他們的使命，鼓動着太陽般的熱情，從事於文學運動，他們之中的一部份走到國民革命的營壘，又走到社會主義的營壘。假使我們要研究中國新興文學萌芽與其形成以及中國幾個成功的文學家的生活時，「創造社」的通信，是極重要的史料。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民主革命與民族革命一時地高漲，結果，中國資產階級因此取得政權，而中國工人階級亦在這過程中，盡了他的歷史使命并且形成了他的階級，雖然吃了苦頭，却亦得了教訓。在思想上，「新青年」因而就分裂為兩派：胡適一派代表自由資產階級承認現狀，就現狀要求改良，於是有人政府的政治主張，這一派可以說是實驗主義的結晶，也就是新興的資本主義的政權之應時的思想方法；另一派則以陳獨秀為領導，他們不停留在形式的德模克拉西的要求，勇敢地走向更高的德模克拉西的階段，就是放棄了實驗主義的調和的工具，而以唯物論的辯證法為思想鬥爭的武器。「現代評論」就是前一派的當時的言論機關，我們不能

把牠當作幾個人的言論思想的表現，而應當把牠當作代表自由資產階級的整個的思想代表來研究，所以「現代評論通信」也是我們必要研究的歷史文學。至於後一派的思想則散見於各種出版物，他們擁護唯物論的辯證法，他們要求更普遍，更平等的德模克拉西，就是實際的德模克拉西。然而同時也有自由資產階級對壘的論調。在這裏，又有了一段一段的分化。現在把各家通信彙集了起來，不管是思想，文學，政治都可以表示其一端。其實現在一般小資產階級的學者，思想家多少都帶有一點急進的色彩，都要談一談唯物論的辯證法或辯證法的唯物論，但是我們應當牢記着昂格思下面一段話：

「一八三〇年的事變，陷整個歐洲於不安，德國的文學也受了這種政治激動的影響。當時著作家幾乎個個人都宣傳一種幼稚的立憲主義和更幼稚的共和主義，當時的文壇上漸漸養成一種習慣，特別是次等文人，在著作中要諷刺時政，獲得一般注意，以掩飾其作品之平凡。詩歌，小說，評論，戲曲，每一種文壇創作，都含有一種「傾向」，換言之，即多少帶有一些反政府精神的

羞怯的表現。」

現在的流行的唯物論與唯物的辯證法的文字，差不多不能逃出昂氏的這種批評，我們自己也凜凜然如臨深淵而履薄冰，所以我們又時時把昂格思的下面一段話放在心頭：

「假使他們自己的說話和寫作，——若是他們能寫作——不夠爲此事的聲明，則他們的行動可供求這樣的證明，因爲明白的判斷一個人，不是靠他的聲明，而是看他的行動，不是看他自稱爲一個什麼人，而是看他做的什麼和真正是什麼……。」

這也就是我們對於讀者最後的進言，那末，讀了這部通信集才不致發生「靠他的聲明」而判斷其人的危險，也就是唯物論辯證法的真正精神。

高語罕 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二日

現代名人書信

目次

敘言

高語罕(一)

第一部 新青年通信

- 一 胡適致陳仲甫……………(一)
- 二 新青年記者致乃慎……………(五)
- 三 吳虞致新青年記者……………(八)
- 四 葉挺致新青年記者……………(一〇)
- 五 常乃憲致新青年記者……………(一五)
- 六 陳獨秀致常乃憲……………(二〇)
- 七 陳丹崖致陳獨秀……………(三三)

八	陳獨秀致陳丹崖	(三四)
九	錢玄同致劉半農	(三五)
十	錢玄同致陶孟和	(三三)
十一	吳敬恆致錢玄同	(三九)
十二	錢玄同致吳稚暉	(六三)
十三	錢玄同致陳獨秀	(六七)
十四	孫國章致新青年記者	(七六)
十五	林玉堂致錢玄同	(八三)
十六	區聲致孟和	(八七)
十七	朱有昫致胡適之	(九二)
十八	朱有昫致胡適之	(九七)
十九	錢玄同致胡適之	(一一)
二十	周作人致錢玄同	(三一)

二十一 張月鑾致新青年諸君

第二部 現代評論通信

一 田漢致現代評論記者 (一三三)

二 擘黃致現代評論記者 (一三七)

三 胡善恆致現代評論記者 (一四二)

四 西澂致現代評論記者 (一四四)

五 查士驥致現代評論記者 (一四七)

六 郁達夫致現代評論記者 (一五二)

七 西林致現代評論記者 (一五五)

第三部 創造社通信

一 王獨清致鄭伯奇 (一五九)

二 王獨清致鄭伯奇 (一六六)

- 三 王獨清致摩南(Monin).....(一九七)
- 四 王獨清致何畏成仿吾.....(二〇〇)
- 五 郁達夫致郭沫若.....(二〇七)
- 六 郭沫若致芳塢.....(二一六)
- 七 郭沫若致宗白華.....(二二六)
- 八 王獨清致郭沫若.....(二四七)
- 九 郁達夫致郭沫若等.....(二五六)
- 十 郁達夫致郭沫若成仿吾.....(二六七)
- 十一 成仿吾致郁達夫.....(二七〇)

第四部 各家通信

- 一 余慕陶致辛克萊.....(二八三)
- 二 鄭伯奇致友人書.....(二九三)

- 三 馬寅初致京報記者……………(三六)
- 四 豈明致徐志摩……………(三〇五)
- 五 陳毅曲致徐志摩……………(三〇九)
- 六 馮文炳致陳通伯……………(三二六)
- 七 彭學沛致歸國留日同學……………(三三三)
- 八 錢玄同致黎錦明……………(三二九)
- 九 黎錦明致錢玄同……………(三三四)
- 十 浩川致高語罕……………(三四〇)
- 十一 高語罕致浩川……………(三四八)
- 十二 白刃致健一……………(三五九)
- 十三 健一致白刃……………(三六五)
- 十四 魯迅致JK……………(三七六)

現代名人書信

第一部 新青年通信

仲甫先生足下：

二月三日，曾有一書奉寄，附所譯「決鬥」一稿，想已達覽。久未見「青年」，不知尙繼續出版否？今日偶緝閱舊寄之貴報，重讀足下所論文學變遷之說，頗有鄙見，欲就大雅質正之。足下之言曰「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此言是也。然貴報三號登謝無量君長律一首，附有記者按語，推爲「希世之音」。又曰：「子雲相如而後，僅見斯篇。雖工部亦祇有此工力，無此佳麗。……吾國人偉大精神，猶未喪失也歟，於此徵之。」細檢謝君此詩，至少凡用古典套語一百事。（中略）稍讀元白柳劉（禹錫）之長律者，皆將謂貴報案語之爲厚誣工部而過譽謝君也。適所以不能已於言者，正以足下論文學已知古典主義之當廢，而獨所遺稱譽此古典主義之詩，竊謂足下難免自相矛盾之誚矣。適嘗謂凡人用

典或用陳套語者，大抵皆因自己無才力，不能自鑄新辭。故用古典套語，轉一灣子，含糊過去。其避難趨易，最可鄙薄。在古大家集中，其最可傳之作，皆其最不用典者也。老杜「北征」何等工力，然全篇不用一典。（其「不聞殷周衰中自誅褒姒二語皆比擬非用典也）其「石壕」「姜村」諸詩亦然。韓退之詩亦不用典。白香山「琵琶行」全篇不用一典。「長恨歌」更長矣，僅用「傾國」「小玉」「雙成」三典而已。律詩之佳者，亦不用典。堂皇莫如「雲移雉尾開宮扇，日映龍鱗識聖顏。」宛轉莫如「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纖麗莫如「夢爲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悲壯莫如「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然其好處，豈在用典哉？（又如老杜「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首更可玩味）總之，以用典見長之詩，決無可傳之價值。雖工亦不值錢，况不工但求押韻者乎？

嘗謂今日文學之腐敗極矣。其下焉者，能押韻而已。稍進，如南社諸人，夸而無實，濫而不精，浮夸淫瑣，幾無足稱者。（南社中間亦有佳作，此所譏評，就其大概言之耳。）更進，如樊樊山陳伯嚴蘇齋之流，視南社爲高矣。然其詩皆規摹古

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爲至高目的。極其所至，亦不過爲文學界添幾件贗鼎耳。文學云乎哉！

綜觀文學墮落之因，蓋可以「文勝質」一語包之。文勝質者，有形而無精神。即貌似而神虧之謂也。欲救此文勝質之弊，當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實，軀殼內之精神。古人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應之曰：若言之無物，又何用文爲乎？

年來思慮觀察所得，以爲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陳套語。

三曰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

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無病呻吟。

七日不摹倣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八日須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此八事略具要領而已。其詳細節目，非一書所能盡。當俟諸他日再爲足下詳言之。

以上所言，或有過激之處。然心所謂是，不敢不言。倘蒙揭之貴報，或可供當世人之討論。此一問題關係甚大，當有直言不諱之討論，始可定是非。適以足下洞曉世界文學之趨勢，又有文學改革之宏願，故敢貢其一得之愚。伏乞恕其狂妄而賜以論斷，則幸甚矣。匆匆不盡欲言。卽祝

撰安

胡適白

二

乃慎先生：

章實齋分別文史，誠爲卓見。然此爲著作體裁而言。足下欲逕稱說理紀事之應用文爲史，此名將何以行之哉？足下意在分別文學之文，與應用之文作用不同，與鄙見相合。惟鄙意固不承認文以載道之說，而以爲文學美文之爲美，却不在駢體與用典也。結構之佳，擇詞之麗（卽俗語亦麗，非必駢與典也），文氣之清新，表情之真切而動人，此四者其爲文學美文之要素乎。應用之文，以理爲主。文學之文，以情爲主。駢文用典，每易束縛情性，牽強失真。六朝之文，美則美矣，卽犯此病。後人再踵爲之，將日惟神話妄言是務。文學之天才與性情，必因以汨沒也。又如足下所謂高文典冊頌功揚德之文，二十世紀之世界，其或可以已乎。行文偶爾用典，本不必遮禁。胡君所云，乃爲世之有意用典者發憤而道耳。足下對於孔教觀念，略同顧實君。鄙意以爲佛耶二教，後世所說，雖與原始教主不必盡同，且較爲完美

繁瑣。而根本教義，則與原始教主之說不殊。如佛之無生，耶之一神創造，是也。其功罪皆應歸之原始教主聖人。後之繼者，決非嚮壁虛造，自無而之有。孔子之道，亦復如是。足下分漢宋儒者以及今之孔教孔道諸會之孔教，與真正孔子之教爲二。且謂孔教爲後人所壞。愚今所欲問者，漢唐以來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楊墨，人亦不以道法楊墨稱之。何以獨與孔子爲緣而復敗壞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愚於來書所云，發見一最大矛盾之點。是即足下一面不信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意謂後人所攻者，皆李劉叔孫韓愈所敗壞之孔教，真正孔教非主張帝王專制者也。一面又稱孔子扶君權，尙一人專制。又謂代議政治，非邦治極軌。民權未易言。孔子之言，未可非。由足下之言，更明白孔子主張君主專制，（無論孔子主張君主專制，因時立論與否。吾輩講學，不可於其學說實質以外，別下定義。）較之李斯叔孫通劉歆韓愈，樹義尤堅矣。足下所謂壞於李斯叔孫通劉歆韓愈者，不知所指何事。含混言之，不足以服古人。足下能指示一二事爲李劉叔孫通韓愈之創說，而不發源於孔孟者乎？今之尊孔者，多醜詆宋儒。猶之足下謂孔教爲後人所壞。不知宋

儒中朱子學行不在孔子之下，俗人祇以尊古而抑之耳。孔門文史，由漢儒傳之。此事彰著，不可謂誣。謂漢宋之人獨尊儒家，墨法名農，諸家皆廢，遂至敗壞中國則可。謂漢宋偽儒敗壞孔教則不可也。足下謂孔子一生歷千七十二君，非忠於一主。愚則以為可惜者，孔子所干有七十二君，而無一民也。足下揣測孔子之意，以為衆人專制，不若一人專制。竊以衆之與專，為絕對相反之形容詞。既為衆人，何云專制？此亦議所不解者也。足下又謂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云者，無可議也，非箝制輿論。此語尤覺武斷。上古有道之世，果一無可議如足下所想像者乎？古代政治，果善於歐美近代國家乎？古代文明進化，果優於二十世紀而完全無缺乎？不然，何得謂之無可議耶？（吳稚暉先生有言，「成周三代曾隆，漢唐之治曾盛，所謂滿清康熙乾隆朝會極治者，而其所留遺人間之幸福，即以洛陽長安北京之街道而言，天晴一香爐，下雨一醬缸而已。使吾民拖泥帶水，臭穢鬱蒸之氣，數千年祖祖宗宗鼻管親嘗而已。」見十一月八日中華新報，此可為天下之有道寫真。）且足下不觀庶人不議之上文乎？孔子意在獨尊天子，庶人無權議政，亦猶之諸侯無權征伐。合觀全文，寧

有疑義。足下又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節，乃對當時立論，非可範圍後世。夫學者政治家非預言者，對時立論，何獨孔子一人？正以其立論不能範圍後世，則後世亦不能復尊之耳。愚尙有一言正告足下及與足下同一般想之人曰：吾人能取共和民政之亂，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蓋以共和民政爲自動的自治的政制，導吾人於主人地位，於能力伸展之途，由亂而治者也。王者仁政爲他動的被治的政制，導吾人於奴隸地位，於能力萎縮之途，由治而亂者也。倘明此義，一切舊貨骨董，自然由腦中搬出。讓自由新思想以空間之位置，時間之生命也。尊見如何，尙希續教。

「新青年」記者

三

「新青年」記者先生足下：

讀貴報「孔子評議」，謂自王充李卓吾數君外，多抱孔子萬能思想。不佞丙午東游東京，曾有數詩（題爲「中夜不寢偶成」，載飲冰室詩話），注中多非儒之說。歸蜀後

常以「六經」「五禮通考」「唐律疏義」「滿清律例」及諸史中議禮議獄之文，與老莊孟德斯鳩甄克思穆勒約翰斯賓塞爾漢藤隆吉久保天隨諸家之著作，及歐美各國憲法民刑比較對勘。十年以來，粗有所見。拙撰「辛亥雜詩」見「甲寅」七期，李卓吾別傳（見「進步」九卷三四期），略有發揮。此外尚有「家族制度爲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儒家大同之義本於老子說」，「儒家重禮之作用」，「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消極革命之老莊」，「讀荀子」諸篇，其主張皆出王充李卓吾之外。暇當依次錄上，以求印證。不佞常謂孔子自是當時之偉人，然欲堅執其學，以籠罩天下後世，阻礙文化之發展，以揚專制之餘焰，則不得攻之者勢也。梁任公曰，「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區區之意，亦猶是耳，豈好辯哉？拙撰「宋元學粹語」例言引李卓吾語，前清學部會令趙學政啓霖查禁。癸丑在成都「醒羣」報投筆記稿，又由內務部朱啓鈴電令封禁。（此次方准啓封）故關於非儒之作，成都報紙不甚敢登載。章行嚴會語張重民曰，「辛亥雜詩」中非儒諸詩，思想之超，非東南名士所及。不佞極媿其言。然同調至少，如此間之廖季平丈，及貴報通信之陳恨戎君之見解，幾塞宇

內，讀貴報大論，爲之欣然。故不揣冒昧，寄塵清監，教之爲幸。卽頌譏安。

弟吳虞謹啓

四

「新青年」記者足下：

空谷足音，遙聆若渴。明燈黑室，覺岸延豐。足下之孤詣，略見於「甲寅」，渴慕綦歲。嗚呼，國之不亡，端在吾人一念之覺悟耳。足下創行「青年」雜誌，首以提倡道德爲旨。欲障此狂波，拯斯溺世，感甚感甚。第僕中懷多哀，竊以君子不貴苟同之義，欲有所商榷焉。道德根本之基何如耶？覺悟耳。無覺悟之心，雖道德其行其言皆僞君子鄉愿之流亞也。今吾羣之頹喪，正僞君子鄉愿之流，揚波扶流，致一世胥溺，是非不辨，黑白淆混，貪昧馮法，鼓簧譁張，盡滅天良，日逐獸慾，而能逃出坑塹者實難其儔。有心人哀而樂之，究循何道耶？僕敢信獨步單方，惟覺悟二字。除此二字，別無良藥。此二字實吾敗羣之還魂丹也。陳白沙曰，「人爭一個覺，絕

覺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其所謂覺，即佛氏之解脫。千古賢聖，莫不由此中產出。陽明先生以致良知爲教旨，力振末世。其致良知三字，亦必於覺悟而後立。舉世間一切之道德懲紆，亦必於覺悟而後立。無覺悟，無解脫，其所行皆僞也。皆不真也。陳白沙禽獸說曰，『人具有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濃血裹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其所謂心所謂理，即良心，即公理，即覺悟也。曾文正公曰，不爲聖賢，便爲禽獸。世以其言爲過當。僕以良心評判，實爲至正不易之理。然何以爲聖賢爲禽獸，亦在覺悟與否而已。陳白沙贈彭惠安別言曰，『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及造次顛沛。鳶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其所謂自

得，亦必由覺悟中做出。非徒頌聖人之言，模聖人之行，便能見道，便號爲君子也。又曰，「爲學須從靜中養出端倪。」所謂端倪，亦卽覺悟也。王陽明先生以知行合一之說訓人，最切衰世之病。其精警之語有曰，「本心之明是知。不欺本心之明是行。」然何以能不欺，亦在覺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所謂道，卽由覺悟中得來。朝聞而夕死無憾之道，卽是一切解脫，超然物相，惟有我相證明，一心一絲不滯也。以上贅撫陳言，於覺悟真諦之義，究未盡晰。以下再略述之。

宇宙胡爲而然耶？吾人何處而自耶？耶教以天帝爲創造宇宙，創造人類。而天帝乃無生無死，自然存在者，其說至近世科學興，已根本動搖矣。科學家以原質莫破，爲宇宙庶類組織之原。於實驗上固不謬。然試深思之，而大惑不解者，幾比宗教之說爲尤甚。原質莫破，果又從何而來耶？科學家則以「以太」渦動之說解之。然以太爲耳目所不得加，感官所不得接，無重量，自然在，與彼宗教所說之天帝根本之義，果何差耶？於是哲學家持實質論，觀念論，以及實質惟識論，二元論，一元論，我識論，凡識論，有神論，無神論，凡神論等等。於宇宙人類之原如，仍蒙惛

難完全解答。宇宙誠一不可思議之物哉！人類誠一大怪物哉！嗚呼，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吾人試瞑目靜思之，吾人真正無上之鵠果何在？彼沒溺於人慾之中，爲情驅馭，攘勞惟恐日不結者，可等諸自贖以下。世不乏明哲之士，古今來不乏賢智之輩，僕未見有一足以議此也。世界幻場耳，人生虛夢耳，舉世一切可喜可慕之事，吾心胡爲而愛之？舉世一切可苦可危之事，吾心胡爲而惡之？愛之惡之，果有何價值？有何目的？惟獨任吾之精神不累於外物，不累於情欲，隨遇而安，惟行吾素，險安足懼，名安足慕，利安足求，聖人所謂無所爲而爲之是也。卽僕所謂覺悟之真諦之義也。真正之道德，必從覺悟中做出。能覺悟則一切軒絕。其言其行，不期自合於道域。不期自惡於惡。蓋世間一切之惡之不道德，皆累於情欲而後成。未聞無所爲而爲之者也。然世必有大惑吾言者矣。以爲人生已如幻夢，所爲俱無最高之價值。又胡爲去慾澄心，希聖希賢，徒自苦勵。循其是心，甚則楊朱之肆欲狂樂，自促其生，大敗於人羣。次者亦將頹寂不振，恬淡無爲，如末世學佛者。嗚呼，此輩，豈能真覺悟哉！特深溺於當前之物欲，藉解脫之空言，冀蔽良心之責悔

而苟安，可哀也已。故古來先覺，知宇宙之虛幻，無足冀求，皆不敢大張其言，待人由經歷挫折中覺悟。佛氏言之，而流弊滋大。惟日本學者得其真諦，了悟生死，超脫物欲。武士道之流，盛昌舍生赴義，以捍國家，踵背相接。其故可思矣。夫人瞽於當前之情欲，陷沒難拔，雖父母兄弟流涕而勸，猶不反顧。此蓋勸者之情，不足以剋其愛溺情也。今足下欲導人於道德之域，曰「爾當愛國，爾當愛羣，當趨於仁義，更當爲社會求幸福。」雖日聒於陷溺者之耳，未見其效愈於父若兄之勸也。故今日欲振污世，起衰溺，惟以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爲正的。以清宵良夜之言，激撼其習心，促迫其覺悟。然後能領會善言，臻於道域。惟道德第一關頭，在自身先有覺悟之機。而覺悟又非空言所能爲力，若無覺悟之機，雖強聒忠言善語，求其效十不見一二也。然縱有覺悟之機，不得他人提撕喚醒，力堅其信，亦必旋牽於物欲，而日趨污下。足下勉哉！吾輩青年，坐沈沈黑獄中，一絲天良，不絕如縷，亟待足下明燈指明者，當大有人在也。僕家計不堪，復哀國難，幾不自支。然已稍能覺悟，廓面化之曰，向聖賢路上鞭策。悠悠前途，不知能免隕越否耶，亦惟良心是賴而已。

積懷滿腔，無暇盡白。足下不棄，辱而訓之。甚盼甚盼。

湖北陸軍第二預備學校葉挺鞠躬

五

記者先生大鑒：

年假滿來都，購「新青年」第四號讀之。知曩者狂妄之言，已蒙登錄，且加以指正矣。欣感何極。雖然，猶有未喻於懷者，故收卒陳其所見，幸垂教焉。以史概應用之文，定名自是不當。前書不過假定取便行文耳，然文學之文，與應用之文，究不可以不分。則先生固是其言矣。文學美文，雖不專在駢體與用典。然駢體與用典之文，不能謂為非美文也。駢文不過體裁之異，尙不足道。若古典之為物，則竊以為不善用之，固足以束縛性情，牽強失真。善用之，却可以助文章之省簡，譬如敍一事狀一物，以常文說之，累累數十言未必能盡且肖。取相類之古典一二語代之足矣。蓋古典之為用，頗似專門名詞。名詞括物之德，古典狀專之情一也。特是苟專恃

古典爲生活而成之文，則誠有如先生所言易傷文學之天才者。惟因此遂全禁古典，似不必耳。二十世紀雖爲物質文明之時代，然精神生活，究不能全然拋棄。則文學美術之文，亦何可少乎？至僕對於孔學之觀念，有數語可以概括之。卽僕信孔學之實質，全然殊科。又信孔子之言，未嘗專主於專制政體。至孔子之道，果適於現在生活與否，僕未嘗取孔氏之書盡讀而曉其義，不敢斷言。然私心竊以爲世界過去之聖哲，無論何人所稱道之學說，未有能與後世之生活完全適合者，亦未有完全不能適合者，孔子亦其中一人也。則何能外此公例哉？先生以爲漢唐諸儒，何以不依託道法楊墨，而獨依託孔子。僕謂此當分兩等人觀之。如叔孫劉歆之屬，此輩心志，不過假學問爲干祿之具。值所師爲儒者，或世主好儒，遂因緣以爲進身之途耳。是孔道自孔道，此輩自此輩，不足論也。乃若韓愈以及唐宋諸儒，其心目所期，未嘗不以繼道統者自命。獨惜所得爲孔道之一部而非全體。所見爲孔子之雅言而非微言。是故謂唐宋諸儒所學與孔道之一部適相脗合可也。謂孔道之一部與帝制有關亦猶可也。遂謂孔道卽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是以分概全未爲可也。若謂漢唐諸儒獨

尊孔道，遂謂孔道即帝制之證，則張道陵未嘗不依託老子，摩門教未嘗不依託耶穌。將謂老子耶穌亦嘗言符咒之術，善多妻之風耶？若謂孔子嘗稱帝制，與二氏之憑空依託不同。則孔子又嘗道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矣。今使有人衣狐貉之衣，食必薑醬，自以爲是孔子之道，又以是教人焉。則亦遂謂孔子爲口腹之鄙夫可乎？竊見孔子雖嘗言專制，而未嘗不言大同。如「禮運」所載「大道之行」一節，或有非今日之共和政體所能躋及者。孔子生未開化之世，一言一動，胥以救時爲亟，故不得不常言專制。而詩書與禮則皆所雅言，而詩書與禮則皆專制之法。不可行於後世者也。「禮運」一節，雖首稱大同之美，而其究歸於小康。蓋亦對症發藥之言也。宋儒學行，誠有卓絕者。僕謂不第宋儒，卽如韓昌黎者，吾人雖不異其原道之說，而其品行文章，亦實非後人之所及。特是品行自品行，學術自學術。不能以持躬之正，遂許其見道之篤。亦猶不能以見道之篤，遂許其持躬之正。此理至明，無足贅也。孔子生於二千年之前，其思想言論，不能以後世眼光論之。吾人固不必強爲裝點，如近世儒者所爲。甚至有以周名共和爲今之共和，以唐虞禪讓爲今之民選者。惟孔子未嘗專以君

主專制爲是，則證據鑿然，未可抹殺也。昔孟子以繼孔自命，跡其言行，誠不必盡似。獨其謂孔子爲聖時，則可謂深得孔子之奧。孔子之道可推行於世者，一時字而已。其他一切皆是枝枝葉葉，適於古者未必適於今也。僕見本期論文中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一篇。其中所言，僕幾無一語不五體投地。嘗謂今之尊孔者，其病在明知孔子非宗教家，又知孔子之道，未必全適於後世，然因誤認今日社會道德之墮落，爲亡棄舊學之故，思以孔道爲補偏救敝之方，故不得不曲爲之說。故而以孔子爲宗教，以孔教爲國教之議遂興。此其故皆不明道德之真像，不通論理之思辨有以致之。故先生謂孔子不必尊。僕亦謂孔子不必尊。然謂孔子不必尊則可，謂孔學純然專制之學，則猶未敢以爲信也。至於衆人專制一語，不過沿用俗稱，其實一人爲暴，不過專制。衆人爲暴，乃成亂治。專制之暴，其爲力尙微。亂治之暴，遂不可救。得失之數，蓋較然也。必謂一人可以爲暴，衆人卽不可爲暴。竊謂所謂衆人者，不過較一人爲衆而已。持較羣氓，猶是少數。以少制多，雖謂非專制焉，不可也。矧孔子所值之時，乃是衆人各自於其勢力範圍之中，而施其專制。此則確

然爲專制而非亂治也。先生謂吾人能取共和民政之亂，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此言蘊理至精。僕寧敢妄有訾議。惟是國之施政，不第當問其欲不欲，尤當問其能不能。使國情而適於共和也，則從吾所欲，取共和可也。使國情而不足語此，吾人雖甚欲，其如不能何？（僕此言頗與籌安會人表面所持理由相同。然彼輩謂中國不能行共和。僕以爲吾人既有辛亥倒王室之戰，復能有去歲爭人格之戰，則吾民非不能行共和者也。至開國遲屯，何國能？要在我民有以自奮而已。）彼抑又言之，共和民政無亂也。而真正之共和民政，亦未嘗無亂。而亂在挾多數之意以臨少數。然今日所謂共和民政云者，實不足以語於真正大多數之民衆，要其所謂亂者，必其起於專制者也。蓋今所謂共和民政之亂者，有二端焉耳。其一爲蒙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如近世民賊大盜之所爲。又其一爲勢均力敵，莫能相下，或樹黨以互攻，或殺戮以快意。馴至如法國大革命後之恐怖時代，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疑慮。此固世俗所準目爲共和民政之亂者。雖然，苟卽其事而一審之，則知此皮相之說，不可據以爲共和民政之大罪者也。蓋此外者固若以大多數之民衆行之，而其實其內

幕之中操縱指示者，別有人焉。殺人者一人，被殺者又一人。此猶變家之專制耳。其所謂亂，專制之亂，而非共和之亂也。夫共和民政，固足以導吾人於能力發展之途。而共和民政之出乎軌道以外者，其不足以語此，抑亦明甚。是故苟以共和與王政較，則去取之間，固人情所同。以共和之亂，與王政之治相較，則僕甯取其治者以苟安旦夕耳。何則？既同有專制之實，同非自動之制，則除以治亂判去取外，尙有何法以軒輊於其間乎？此則愚見所及不敢苟爲從同者也。爲是爲否，尙祈有以教之爲幸。卽頌撰安。

常乃德上言

六

乃德先生：

讀來書不厭詳求。好學精思，至佩至佩。行文本不必禁止用典，惟彼古典主義，乃爲典所用，非用典也。是以薄之耳。孔學優點，僕未嘗不服膺。惟自漢武以

來，學尙一尊，百家廢黜。吾族聰明，因之錮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說階級綱常之倫理，封鎖神州。此二者，於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顯相背馳。不於報章上詞而闢之，則人智不張，國力浸削，吾恐其敵將只有孔子而無中國也。卽以國粹論，舊說九流并美，尙尙一尊，不獨神州學術，不放光輝，卽孔學亦以獨尊之故，而日形衰落也。（人間萬事 恆以相競而興，專占而萎敗。不獨學術一端如此也。）足下謂叔孫通劉歆等依託儒家，乃投世主之好，以爲進身之途。足下當思世主於九流百家中，何以獨好儒家也？足下旣謂近世儒者，以唐虞禪讓爲今之民選爲非。何以又言「禮運」所載「大道之行」一節，非今日共和政體所能躋及耶？所謂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乃指君主禪讓而言。與民主共和，絕非一物。足下豈謂貴族共和制度，有加於民主共和耶？以行政言，仁政自優於虐政。以政治言，仁政有傷損國民自動自治之人格，固與虐政無殊。以治亂言，王政之治，乃一時的而非永久的，乃表面的而非裏面的。共和之治，乃永久的而非一時的，乃裏面的而非徒表面的也。若共和之亂，乃過渡時代一時之現象，且爲專制餘波所釀成，決非真共

和自身之罪惡。足下有云，其所謂亂，而非共和之亂也。可謂一語破的矣。吾人於上陳理由，未能澈底了解。故於共和立憲政體，遂無信仰。無信仰遂無決心。口共和而腦專、，此政象之所以不甯也。若夫圖一時之苟安，昧百年之大計，重現象而輕理想，大非青年之所宜。至爲足下不取焉。

獨秀

七

獨秀先生左右：

日者得讀左右主撰「青年」。雜誦再三，至理名言，誠青年之藥石，其裨益祖國前途者，云豈有量。僕雖寄身異域，亦得於文字行墨間，神交國中賢者。嚮往之誠，曷其有極。惟間有疑問不解處。仰左右析闡爲懷，必樂聞之。左右所提倡文學寫實主義，一掃亘古浮夸之積習，開中國文學之一大新紀元，無任欽佩。至於非古典主義，僕竊有所疑，敢質諸左右。蓋文字之作用，外之可以代表一國文化，內之可以改

造社會，革新思想，純乎精神的科學也。然精神每憑形式而發現。無高尚優美雋永妍妙之文字，決不能載深遠週密之思想。古哲先賢所作文字，雖未必盡合現今時勢，然確有獨到之處。僕謂不必多刻求古深，惟絕對的不用古典，則爲過甚。卽西洋文學，亦未必全非古典。想君明達，於西洋文學，素有心得，不必多贅。又左右答胡君適書內（見貴報二卷二冊）「言之有物」一節，左右似不贊同。謂恐失之「文以載道」之弊。夫足下已不主理想主義，又不主言之有物。究竟言之無物，與理想主義有何分解？僕愚昧無似，愈不了解。請左右有以教之。再胡君適已主張非古典，不用陳套語。然細讀胡君著作，亦不盡脫離關係。豈胡君「自己無才力不能自鑄新辭，故用古典套語，轉一灣含糊過去」耶？况言爲心聲，文字者卽代表言語之機械也。與上流社會談話，尙避俚語，况文字中不避俗字俗語，而得表優婉明潔之情智者幾希。至於不摹倣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此卽不同流俗之意。然人云亦云之說，自古斥爲文家大病。豈必新文學謂然耶？無病之呻吟，本屬文人惡習。惟好生樂趣，盡人皆然。誰願於康莊熙攘之世，而作悲傷憔悴之音乎？惟文字既爲精神之外現，精神已

受困苦顛沛，勢不得不訴之文字。詩三百篇哀婉怨悱，適足代表一時之情感。卽近代俄國文學，在泰西推爲昌明之區。因久困於政府暴政之下，人民顛沛流離之苦，一訴之於文字，卽此例也。矧憂勞可以興國，士君子每先天下之憂而憂者耶？愚謂惟恐舉國上下，沈溺安樂，嘯傲湖山，玩愒歲月，敵國至於境而不知，盜賊瞰於牆而不聞，斯誠士君子之大恥，較之無病而吟，猶不啻天淵也。種種疑竇，懇一一代爲解釋。曷深企盼。此上卽頌著安。

弟陳丹崖上

八

丹崖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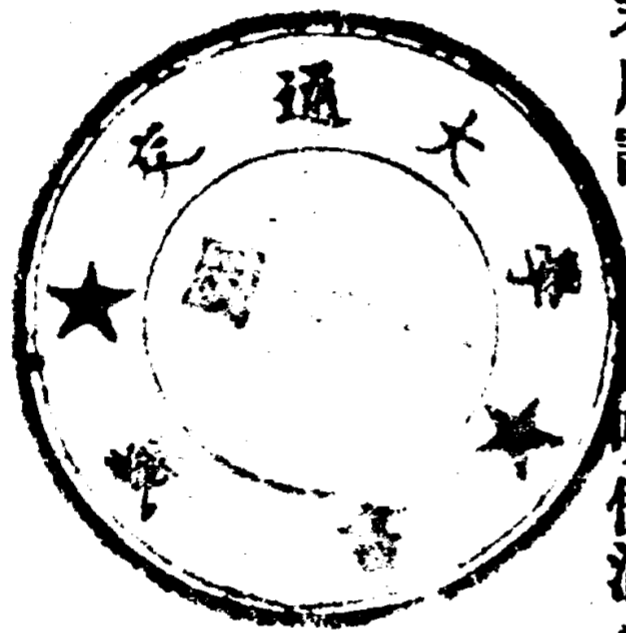
惠書詳示對於新文學之意見，讀之不禁狂喜。諒胡適君亦有同情也。惠書有云，「文字之作用，外之可以代表一國之文化，內之可以改造社會，革新思想。」又云，「文字者，卽代表言語之機械也。」此二段名言，前者卽排斥古典主義之理由，

後者即不避俗語之理由。足下所懷重大之疑，實已自行解釋，無待他人之贅言矣。行文原不必故意禁用古典。若古典主義之敵，乃在有意用典及模倣古人，以為非此則不高尙俊美雋永妍妙。以如是陳陳相因之文體，如何能代表文化，如何能改造社會，革新思想耶？西洋近代文學，喜以劇本小說，實寫當時之社會，古典實無所用之。實寫社會，即近代文學家之大理想大本領。寫實以外，別無所謂理想，別無所謂有物也。吾輩有口，不必專與上流社會談話。人類言語，亦非上流社會可以代表。優婉明潔之情智，更非上流社會之專有物，故國風楚詞，多當時里巷之言也。愛國哀音，與夫以悲天憫人而執筆者，皆世界上可敬之文豪。胡適君所謂無病之呻吟，非指此類。胡君所謂，正為嘯傲湖山，發愁嘆膚詞輩耳。勿復不盡欲言。

獨秀

九

半農先生：



本誌三卷所登先生對於文學革新的大作兩篇，我看了非常佩服，以為同適之先生的「文學改良芻議」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相輔而行，廢一不可。文學革新的事業，有你們兩位先生這樣的積極提倡，必可預卜其成績之佳良。我真歡喜無量。惟我對於「我之文學改良觀」一篇，略略有些與先生不同的意見。現在把他寫在下面：

先生說「酬世之文，一時雖不能盡廢。……」我以為這些甚麼「壽序」「祭文」「輓對」「墓誌」之類，是頂沒有價值的文章。我們提倡文學革新，別的還不過是改良；惟有這一類的文章，應該絕對的排斥消滅。「壽序」一類，就是選舉家，桐城派，也曉得不該做。至於「祭文」「墓誌」之類，因為中國人二千年來受了儒家「祖宗教」的毒，專門借了死人來表自己的假孝心，假厚道，以為這是不可少的。但是到了現在，總該有些覺悟，有些進步罷！章太炎先生說得好：「靡財于一奠者此謂賊，竭忠於祝號者此謂誣。」又說：「封墓以為表識，藏誌以防發掘，此猶隨山築木，用記地望，本非文辭所施。」（均見國政論衡中「正齊送」）我的意思：以為

這一類的文章 Language 和 Literature 裏面都放不進，只合和八股一律看待。新名詞這樣東西，我以為應該盡量採用。梁任公的文章，頗為一般篤舊者所不喜；據我看來，任公文章不好的地方，正在舊氣未盡滌除，八股調太多，理想欠清晰耳；至於用新名詞，則毫無不合。我以為中國舊書上的名詞，決非二十世紀時代所夠用；如其從根本上解決，我則謂中國文字止有送進博物院的價值，若為此數十年內暫時應用計，則非將「東洋派之新名詞」大攙特攙，攙到中國文裏來不可。既然 Language 裏採用了，則已成爲口頭常語，又何妨用到 Literature 裏去呢？至於先生所謂「漂亮雅潔」，在我看來，「東洋派之新名詞」，又何嘗不「漂亮雅潔」？「手續」「場合」原不必用，若「目的」「職工」則意義很對，有何不可用呢？我覺得日本人造的新名詞，比嚴復高明得多：像嚴氏所造的什麼「拓都」「么匿」「罔兩」之類，才叫人費解哩！至於自造新字，或新名詞，固無不可；然使造得不好，像「微生物」一名，某君造了個百字（和千百之百同形異字），某學校造了個「蹇」字之類，這不是比日本的新名詞差得遠了嗎？「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底下的「朝

夕」兩個字作「祭」字解，此則近於不通。然詩經訓大之「駿」，武成管子訓速之「駿」，似不當以「拙劣不通」譏之。因為經子中常用此字，後世往往變了，別用彼字，於是覺得此字古奧難解。那些無識的文人偷了去造假古董，像蘇綽的「大誥」，韓愈之「平淮西碑」之類，這是非罵不可的。若在三代之時，則此等字正是極通行的語言。像殷盤周誥，後世看了，覺得「佶屈聱牙」。然在當時，實是白話告示。所以如「駿」字之類，在詩書管子裏，決非是亂用古字。至某氏「其女珠其母下之」之妙文，則去不通尙有二十年。此公之文，本來連蓋醬缸都不配，只有用先生的法子，把他拋入垃圾桶罷了。先生此文最有價值之論，為「造新韻」及「以今語作曲」二事。以今語作曲之說，通極通極。世人多以爲作曲須用元語，此與蘇綽擬大誥何異？我以為現在用「兀的」「麼哥」「顛不刺的」這些字樣來作曲，和後世述皇帝口氣用「都俞吁咈」一樣，這是最不通的辦法，當然應該革除。造新韻一事，尤爲當務之急。今人所用之韻，大約可分三類：（一）做律詩絕句的人，都用什麼詩韻。這詩韻是本於滿清的什麼佩文韻，佩文韻本於平水韻，平水韻乃根據隋唐北

宋以來二〇六韻之舊韻而併合其「同用」「通用」之韻；所以詩韻雖陋，然和李杜元白蘇黃這些人的用韻，也還不差什麼。今人做律詩絕句，以為非造唐宋的假古董不可，所以用詩韻。（二）做曲的人，是用詞林正韻一類的韻書。因為這類的韻書，起於胡元，元曲所用，就是如此。今人做曲，以為非造元朝的假古董不可，所以如此用韻。（三）還有那做古詩的人，大概有兩派：一派是胆子小一點的，他所用的韻，凡在詩韻上可押而漢魏人亦押者，用之；在詩韻上雖不可押者而漢魏人曾押者，亦用之；在詩韻上雖可押而漢魏人不押者，則不用。今人做古詩，以為非造漢魏的假古董不可，所以如此用韻。換言之，即未見漢魏人用過的，他一定不敢用。至於那一派，因為自己通了一點小學，於是做起古詩來，故意把押「同」「蓬」「松」這些字中間，嵌進「江」「窗」「雙」這些字，以顯其懂得古音「東」「江」同韻；故意把押「陽」「康」「堂」這些字中間，嵌進「京」「慶」「更」這些字，以顯其懂得古音「陽」「庚」同韻。全不想想看，你自己是古人嗎？你的大作個個字能讀古音嗎？要是不能，難道別的字都讀今音，就單單把這「江」「京」幾

個字讀古音嗎？我說這三類人的主張，固然都是不對；但是若無「標準韻」又叫他們怎麼用韻呢？所以製造新韻，我是極端贊成。但先生文中引顧炎武的話，歸罪沈約的韻做詩不好，并謂「在舊文學上已失其存在之資格，」這話恐有不合。沈約的四聲譜，乃是論詩文平仄之法，并非韻書；即謂其是韻書，然韻書之始作者，爲魏李登之聲類，後有晉呂靜之韻集，均在沈約之前，亦不可專罪沈約。況今韻古韻，都是因時制宜：李呂之書，是就魏晉之音而作；沈約之論「四聲」，也是根據齊梁的音而定，雖不合於三代，却頗合於當時。我謂李呂沈諸人所作，正與我輩在今日想做新韻書相同。顧炎武這個人，學問雖精，思想則不免頑固。他那音學五音自序裏又說：「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他有了這種頑固思想，所以要責備沈約「不能上據雅南，旁撫騷子，以成不刊之典」了。後來江永駁道：「音之流變已久，休文亦據今音定譜，爲今用耳，如欲繩之以古，……舉世其誰從之？」又道：「……譬如窰器既興，則不宜於邊豆；壺斟已便，則不宜於尊彝。今之孜孜考古音者，亦第告之曰，古人本用邊豆尊彝，非若今日之窰器

壺斟耳。又示之曰，古人籩豆尊壘之制度本如此，後之模範做爲之者，或失其真耳。若廢今人之所日用者，而強易以古人之器，天下其誰從之？此乃通人之論也。照此看來，豈非不可據顧氏之說以譏沈約乎？又，先生說，『無韻之詩，我國亦有先例。』這話固然很對，但是「終南」這首詩，却非無韻，「梅」「裘」「哉」三個字，古言都在「哈」韻，讀做 *Mei, Mei, Tsai*，這是從文字「諧聲」上，從古人用韻上有的確證據的。與宋人「叶韻」之謬說全不相同。云「古音」者，謂今人此字讀甲音，古人則本在乙音也，這是非有證據不能瞎說的。云「叶韻」者，謂今人此字讀甲音，古人也讀甲音，但在此詩內，則硬改讀乙音，這簡直是糊說亂道。朱熹上了吳棫的當，拿起一部詩經來硬行改讀：把「行露」第二章之「家」讀作 *Mei*，第三章之「家」讀做 *Mei*；騶虞第一章之「虞」讀做 *Mei*，第二章之「虞」讀做 *Mei*。此種謬舉，到了明朝的焦竑、陳第、顧炎武諸人，才把他廓清淨盡，專從證據上去考求古音。滿清一代，那些小學家講求此事，甚爲精密。所以如「梅」「裘」「哉」之類，知道在古音裏的確是同韻，并非叶韻，也并非無韻。

詩經裏有通體無韻之詩：如「清朝」，「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諸篇是也。有一篇之中有一部份不用韻之詩：如「我將」之末三句，「思文」之末四句皆是也。

以上拉拉雜雜，寫了許多。都是無關弘指的。先生如不嫌麻煩，幸祈賜教。

錢玄同

一九二七，十一，二十一日

十

孟和先生：

本誌三卷六號，有先生給獨秀先生的信，對於玄同提倡 Esperanto 加以駁難。這是玄同最歡迎的。玄同以為中國人對於 Esperanto 簡直不知道他是個什麼東西。

提倡的，是上海一般無聊的人物。他所說的學了 Esperanto 的好處，就是能夠和各國的人通信：我以為若是 Esperanto 的用處只有這一件，那麼 Esperanto

真是要不得的東西。

反對的，是洋翰林。他是不喜歡用「BOD」組成的文字有如此容易學的一種；因為學「BOD」愈難，他那讀了十年「外國八股」造成的洋翰林的身分，愈覺名貴。

先生的反對 Esperanto，按之有故，言之成理，自然不可與洋翰林同年而語。即玄同之提倡 Esperanto，自謂亦有幾分可資討論的理由，決不是專想學了 Esperanto，和外國人通信。

玄同答復大札之語，有爲獨秀所已說者，有爲獨秀所未說者，現在一一述之如下：

(一) 先生謂各國語言有民族性，Esperanto 爲人造的，無民族性，(此隱攝大札之意，不列舉原文之語，諒之。) 以此判其優劣。關於此層之答復，玄同與獨秀之意全同：即抄獨秀之言曰：「Esperanto (原文作世界語，今改。) 爲人類之語言，各國語乃各民族之語言，以民族之壽命與人類較長短，知其不及矣。」又

曰：『重歷史的遺物，而輕人造的理想，是進化之障也。』

（二）先生謂將來之世界，必趨於大同。今日之科學思潮，及他日人類之利益，皆無國家可言；惟絕不能以唯一之言語表出之。關於此層之意，玄同最不敢苟同。玄同以為文字者，不過一種記號；記號愈簡單，愈統一，則使用之者愈便利。且學習簡易文字之時間，必較學習艱深文字之時間為縮短；假如學習艱深文字，非十年不能畢業，而學習簡易文字，則僅須四年而已足。如此，則人類捨却艱深文字而學簡易文字，便可少費六年之時間。苟人人以此六年之時間在社會上做公益之事業，與人人以此六年之時間勞精疲神以記誦乾燥無味之生字，兩者相較，其利害得失，固不待言而喻。科學與人類利益已無國界可言，則人人皆知學問應為公有，人類必當互助；公心已如此發達，則狹隘之民族心理及國民性，自必漸歸消滅，此一定之理也。玄同以為世界上苟無人造的公用文字，則各國文字斷難統一；因無論何國，皆不肯捨己從人；無論何國文字，皆決無統一世界之資格也。若捨己國私有之歷史的文字，而改用人類公有之人造的文字，則有世界思想者，殆無不樂從；因此

實爲適當之改良，與被征服於他種文字者絕異也。

(三)先生以 Esperanto 中多採英法德意之語，而絕不及東方之文字，因謂不足以當「世界語」之名。玄同以爲「世界語」之名詞，本非 Esperanto 原字中所
有之義，乃是日本人轉譯之名。十年前吳稚暉李石曾諸君在法國所辦之「新世紀」
週報，又譯爲「萬國新語」。要之「世界語」與「萬國新語」，皆非適當之名詞，
我們不過隨便取用便了。言其正稱，直當曰 Esperanto 而已。——倘曰「愛斯不難
讀」，則真荒謬絕倫之名稱矣。——但「世界語」三字之意義，大概是說世界公用
的語言，并非說此種語言盡括世界各種歷史的語言在內。故此三字之名詞，亦未必
是絕對的不適當。——惟終不如直稱原名之善，故玄同自此信始，即改稱爲 *Espe-
ranto*。——至於不採東方文字，而云可爲世界公用之語言，此則驟看似有未合；然
玄同個人之意見，以爲此事并無不合，東方之語言，實無採入 *Esperanto* 之資格；
所謂東方語言，自以中國爲主；中國之字形，不消說得，自然不能攙入於拼音文字
之內；中國之字義，函胡游移，難得其確當之意義，不逮歐洲遠甚，自亦不能採

用；中國之字音，則爲單音語，同音之字，多且過百，此與拼音文字最不適宜者。且所謂兼採各國語者，謂其尋常日用之字耳；若現代學術上之專名，則本非東方所有，即在東方文字中，亦以採用西名爲當；如章行嚴君主張倫理學當稱「邏輯」，經濟學當稱「依康老密」之類，此則在 Esperanto 中更無采中國語之理。夫尋常日用之語，中國語已以字義函胡，字音混同而不能采；現代學術上之專名，中國語又以本無此名而無從采。故鄙意 Esperanto 中不采中國文字，并無不合。然中國文字，却有一小部份應該加入 Esperanto 中者，則古代歷史學術之名詞是也。此等字，與人名地名相同，隨時可加，加亦不難，——因其總是譯音也——一旦中國之 Esperanto 發達，有用 Esperanto 譯述之中國歷史書，中國哲學書，則此等名詞，在 Esperanto 中自然完備矣。除此一部份以外，只有中國文中應采入之歐語，并無 Esperanto 中應採用之中國語也。

（四）先生謂文人哲士之偉著，讀其譯本，終不若讀其原書。此說固然不錯；然此與 Esperanto 之提倡并無衝突。假使一旦世界人類各將其本國文字完全廢棄，

其操 Esperanto，則無論何人所著，無論科學哲學文學之書，皆用 Esperanto 寫出，Esperanto 卽其原文，固無問題可生。若在其操 Esperanto 之後，而讀語言未統一以前之書，則淺嘗者卽讀 Esperanto 之譯本，亦可得其大概；欲深求者，則各國原文之書具在，學其原文，自能得之。蓋彼時應用之語言文字雖爲 Esperanto，而今日英法德俄中國日本之文字，彼時自必有學問專家去研求；猶今日歐洲各國之課希臘拉丁，中國之講求小學也。

(五) 先生謂各國之地名人名，應依其國之書法讀法。律以「名從主人」之義，此說固無可駁。然在事實上，恐已有做不到之處。因欲此例完全實行，則如埃及巴比倫希臘印度俄羅斯契丹女真蒙古西藏等之地名人名，亦宜各書其原字，方爲允當。寫以中國之譯音字，及歐洲某一國國語中所用之名稱，固然不合。卽用羅馬字母拚其原音，亦已非其本真。顧此寫原文之事，必難一一做到：即使可以做到，然讀書者勢必不能盡識各種文字，則反爲窒礙矣。玄同以爲人名地名，本是一種無意識的記號，非如學術上之名詞，尙有確當不確當之可言，但求統一，便算了事。此

統一之事，不能以其原文為標準；非今人以最通行之字體，最通行之音讀拼法統一之不可。故謂比利時當作 *Belgio*，希臘當作 *Grekio*。玄同之意，且以為即改中華為 *Hindio*，孔夫子為 *Konfucio*，亦無不可。

以上所說，知先生閱之，必多不以為然之處。祈再賜教，幸甚幸甚。

寫到這裏，重把先生的信，和這封復信讀了一遍，覺玄同與先生根本上不同之點，即先生以為文字不能由人為的創造，世界語言不必求其統一。玄同則反是，以為進化之文字，不必賴乎人為，而世界語言，必當漸漸統一；因玄同對於文字之觀念，以為與度量衡，紀年，貨幣，等等相同，符號愈統一，則愈可少勞腦筋也。

然玄同亟亟提倡 *Esperanto* 之意見，尚不在此。玄同之意，以為中國文字，斷非新時代所適用。無論其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足與歐西諸國之拼音文字立於同等之地位；即使一旦改用羅馬字拼中國音，而廢現行之漢文字體；然近世之學術名詞，多為我國所無，即普通應用之新事物，其新定之名詞，亦多不通；——如自來火，洋燈，大槩之類，——誠欲保存國語，非將歐洲文字大大攙入不可；惟攙入之

歐洲文字，當採用何國乎？是一至難解決之問題也。鄙意 Esperanto 中之學術名詞，其語根即出歐洲各國，而拼法簡易，發音有定則；謂宜采入國語，以資應用。此為玄同提倡 Esperanto 唯一之目的。先生於此事，或更不以為然乎？俟得明教，當再詳論。

錢玄同

一九一八，一，十三日

十一

玄同先生執事：

讀先生大著「論注音字母」篇（見新青年四卷一冊），欣喜無量。此事若多經通人引論，其發達之速，必能別出意外。大著平允精覈無倫，雖猶未卒讀，於要點已見，多所抉正。自三十年以來，外人之著作勿論外；國人之從事於此事者，有數十家，任擇一家而用之，二五猶之一十，均可合用。當日王小航勞玉初兩先生之所

作，尤近適當，若早經政府社會合而歡迎，則今日普通教育，已久有利器矣。無如一事之創起，雖屬毛細；必經千回百折，由於應當審慎者半，由於彼此未謀者亦半。此事言其簡單，固簡單已極；言其紛雜，而紛雜亦甚：在學問範圍之內，舊則有古音學家，韻學家，音韻學家，詞曲家；新則有發音學家，外國語言學家，符號創製家，通俗教育家等；彼此不同研究，遂亦不同見解。範圍之外，普通一般人又有或神奇，或怪誕，或膚淺，或僭妄等之批評。所以民國二年，教部遂有開會討論，決於法律性質之手續，即得先生所論之三十九母，對審定八千字之音；其實猶夫諸家之舊，特就其異同而整理之而已；惟取所較當，與認其合理，皆當日會中同人之志也。然教部所以遲遲未發表，會中編理其結果之人，遲遲未將全案清繕者，即正欲將會中之經歷，如何而公決為較當，如何而羣認為合理者，略報告於多數學者，并以善於普通之國人，其條理紛錯，敘述較遲故也。去年復經范靜生長部時鄭重催促，當去發表不遠矣。今就大著半篇所及可以略說者，先承教於左方：

八千字之音，雖由三十九字母而審定；實則三十九字母，為此八千字音所產

生。（審定之字雖八千字，而同切者可類推；準而用之，無不可取得其音也。）今即舍無字之音，僅言有音之字：合古今南北不同之字音，非此三十九字母所能概括而盡；故濁音無母，「喻」紐無母等，皆必然之數矣。字母之字，止對其全國統一及現行之字音而定，爲凡用字母國之所同；雖注音與造字異其趣，而準於所需之音，俾莫或闕贅，則一也。

八千字之音，何等之音耶？曰，所謂「官音」是也。雖不必有北史李冲其人，每帝言爲正；然八千字中百分之九十九，又所謂「京音」者也。蓋出於口而言者以爲滑熟，入於耳而聽者以爲適當，有莫知其所由然，此即古今字音所以成變遷。故指一時期，必別有一種特殊之音聲，積漸而著，莫反其初，非人力所能制止而矯正之也。

漢魏之音，雖不同於殷周，而論者以爲獨未若齊梁間變古之甚。齊梁方標其音韻之盛軌，迨陸法言綜厥成，行至唐末，即受攻駁。宋元間，劉隱方以併韻爲適時，而周德清輩之中原音韻，已借曲韻而嶄露其頭角，樂宋因以造正韻；雖增中原

音韻之部十九爲二十二，（二十二部，謂若平上去之每類。）文學界與之相持，似正韻於五百年間不顯功能；實則潛勢力之增長至於今，而注音之韻母止賸十有四：（「几」母特別，未數。）「江」「陽」固併，「麻」「遮」固分，而又「支」「齊」「莫辨」，「蕭」「爻」無別，「真」「寒」「刪」「先」併而爲二，且吸「侵」「覃」「鹽」而入之矣。故古音雖經衛古之士時時爭持於紙上，而節節失敗於口中。今所謂齟字甚清，音正腔圓，作西皮二簧之「劇評」者，固不足道；其如實際正相承認之何哉？且文人學士以紙上之清濁，作南北之雜腔，亦復無形中自慚其爲「藍青官話」，則又何哉？蓋今日八千字之官音，卽古今流變中一段之音；將取用於現時，以爲齊一全國之用，固應時之驕子。殷周莫可如何於漢魏，漢魏莫可如何於齊梁，齊梁宋元莫可如何於明清以來者也。

以上言「韻」耳，而「聲」亦有然。孫叔然固未示其聲系；同時李登雖有所作，今亦徒存聲類之名詞，殘輯之稿，莫能審其類也。直至陸氏切韻，存其例法於廣韻之中，經最近陳蘭甫氏考定爲四十類。至舍利造字母，謬併爲三十；守溫復增

其六，乃爲三十六母，沿用於切韻指掌圖，七音略，四聲等子，五音集韻，切音指南諸書，至於今而似猶確定。殊不知「門法」等方增繁於元世，而元吳澄等已輾轉不愜於「知」「澈」「澄」「娘」等之獨立；自明以來，張位蘭廷秀方以智等二十母，復大愜心貴當於時人；樊騰鳳李汝珍之徒，且以之把持於一般流俗之社會，勢力偉大不可言；（李母雖三十三，實則十九，正二十母之嫡系。）近代新化鄒叔績，通人也，猶拜倒於二十母下，張目甚力，可謂異矣。然何異哉？注音守母之結果，其聲母名雖二十四；若以「ㄐ」「ㄑ」「ㄒ」「ㄎ」「ㄌ」「ㄎ」四母依常法複之，固剛剛二十耳。輾轉必入其玄中，此莫可引避者也。

故若音之存於紙上者：高之而求先秦之首部，自鄭庠六部以迄今日章太炎先生之二十三部，侈斂，陰陽，對轉，極古音之奇觀；精之而推等韻之母數，由舍利之三十母，而復至於今日勞玉初先生之五十八母，統「清濁」而辨「夏透驟捺」，又盡聲紐之能事。然此正皆爲音學界談說名理研精古籍之所資，決非可以圓滿之理論，造一美備新語，強羣不熟於其耳之人而使容易出口者也。故先生大著引及當日會中

之論述，以爲於「平仄」「清濁」等頗望有所矯正，此實有之，恆亦其中之一人。然迄今詳思而博考之，而知經典主要之聲韻，尙莫能返古；則晚近美例，又何妨略多變除。勞玉初先生，即深到此忠告者也。

卽如「知徹澄」與「照穿牀」，先生亦已允許合併。爲此大犧牲矣。若詳加論討：不惟古音「知徹澄」合於「端透定」，而「照穿牀」包括「精清從」，我國學子固斤斤分別；卽日本采用吾文，「知徹澄」之字與「端透定」皆在夕行，「照穿牀」之字與「精清從」盡列「廿」行，不相混也。况以發音狀態而言；北方能讀「知徹清」，以「照穿牀」合併之也；其讀法，以舌尖略略返抵上齶，音之感覺在舌葉，（葉，謂近舌尖之面。）不在舌尖；感覺於舌尖，則爲不規則之「端透定」矣，中部能讀「照穿牀」，（遍於全中部否，則未深考。）以「知徹清」合併之也；其讀法，以舌尖平抵齶後上齶之邊脊，音亦感覺於舌尖；若感覺去舌尖稍近，則爲不規則之「精清從」矣。以理想言，如混合中北兩部而各存一系，豈非將於三十六字母可無所缺？然而羣不屬意於此者，非以此一問題爲較混，而別有問題爲較畫；

混則可任其吞併，畫則當出力保存歟？然混畫之間，正未易定其程量也。

「知」「照」等音，南部閩廣皆合併於注音字母「ㄐㄑ」諸母之中；論者稱其即爲「知」「照」等之古音。「ㄐㄑ」諸母，不屬於牙音之齊齒，另當獨立，乃斷然可決，昔日部中吾鄉楊先生煥之曾言之矣。今以「ㄐㄑ」諸母之發音狀態而言：當舌尖略着於下齒之背，以舌前（舌前者，謂舌面中部略前之處）抵上齶之深處；其出聲與牙音各母音出舌根者固不同，即與北中兩部讀「知」「照」等音出於舌葉者亦不同。於古既「知徹澄」之與「端透定」，「照穿牀」之與「精清從」，可相出入。「端」等音出舌尖，「精」等近舌尖，若微縮而成音舌葉，有是理矣；深入舌面腹部，不應有此理。以恆揣想之：南部讀「支」如「幾」，必如中部人讀「支」之狀態，舌忽下垂，而音之感覺則移諸舌前，成爲「ㄐㄑ」一系之舌前獨立音；北中兩部人牙音之齊齒亦讀於此系者，齊齒韻母「ㄐ」字之勢力在舌前，其聲母「ㄐ」字之勢力在舌根；閩廣人能加多舌根之勢力，故齊齒字猶讀在牙音本系；而北中兩部人之發音，爲舌前韻母之勢力所勝，故遂變入「ㄐㄑ」諸母之

系矣。惟釋名云，「天」，「顯」也，以舌腹言之。若舌腹正如舌前之部分，則「顯」同「丁」；「丁」或果曾爲「端」「知」之古音矣。且西方對於「丁」「丁」，本有以爲以「分去」連結「丁」音而成也。

「知徹澄」之與「照穿牀」，其較渾者；而母之清濁，與聲之陰陽，則較盡。然「陰陽」也，「清濁」也，「長短」也，「高下」也，「廣狹」也，「緩急也」，「輕重」也，「快慢」也，「大小」也，「尖圓」也，「鈍銳」也，「強弱」也，諸如此類之詞類，皆爲談音家所慣用。實則有時而若絕有界限，迨有時一生連帶之關係，則又彼此融暈而相入。雖聲爲長短，母爲清濁，如此之辨別，至今其意猶然，且不得不然；因無此分別標定之名詞，則將窮於言說而莫可形容，惟年來反覆窮思，其不妨假借之觀念日積增強，亦有足爲先生告者：

（一）四聲究以何者爲標準乎？今不知出諸當日周彥倫沈休文等之口者何如。若取今日所可質論者而論之：除每地之四聲，或則遞高一等，或則遞下一等，無有恰相符合者勿論外；又除變聲之字，單讀則副其標向，複讀則其意爲動爲靜，其位

則爲上爲下，皆可變倒其聲格亦勿置論外。（他如閩廣等有七聲八聲，大都合清濁而累數之。尙未發見其有價值之研究。近日倫敦大學講師英人阿孟斐爾氏著一普通發音學，據粵東吳君之說以「分」「粉」「咽」「焚」「奮」「份」爲六聲之分別，謂係大發明，卽此類也。）卽四聲自身之長短，向有兩派。甲爲攷古派。音論以平爲最長，上次之，入又次之；古音去入相變，秦隴則去聲可爲入；梁冀則平聲可似去；皆其明證。其讀去聲，皆主不甚着力。「解」去聲之意，大約卽謂其聲將去而不留。今日南北主此讀者甚多，而北方更溥。乙爲通俗派。則以去爲最長，平次之，上次之，入又次之。神共所引元和韻譜，謂「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玉鑰匙歌訣謂「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強，去聲分明哀道遠，入聲短促急收藏；」皆此派之所本。其讀去聲當清，則與不着力爲相反；曰「遠」，曰「哀道遠」，則延長可知。是彼解說「去」字，蓋謂送其聲而遠去。吾郡卽如此讀法也。

（二）入聲果當於四聲之分配乎？今日讀入聲而最明晰者，爲長江流域之中

部；然其收聲，概合西方H母；故西人譯我入聲卽一概殿以H母爲訖事。此非齊梁以來之故物，則不可諱。蓋東隣之音，傳自六朝唐宋，無論「吳音」「漢音」，其入聲例有語尾：如「屋沃燭覺藥鐸陌麥昔錫戢德」之字則用K，「質術櫛物迄月沒焮末黠鎋屑薛」之字則用T，「緝合盍葉怙洽狎業乏」之字則用P；返而證之於音韻闡微序例等之所論，今日粵人等口中之所說，正復相同。然則「屋」「質」「緝」等之用K T P收其聲，與「東」「真」「侵」之以N G M收其聲又何以異？且「東」「真」「侵」等所含之音母，與「屋」「質」「緝」等所含之音母，在西方十之八九統以爲「短音」，又相同也。然則胡爲「東」「真」「侵」等之鼻音有平上去三聲可分，而「屋」「質」「緝」等獨無之乎？（試就入聲一字，而以平上去讀之，似無人造其區別也。）故若謂周德清輩以入聲分隸於平上去爲不合古音，似矣。而謂入聲自可有其平上去，必非無一論之價值：蓋以

「東」「真」「侵」等爲一團，

「屋」「質」「緝」等爲一團，

復以「東」「真」「侵」「屋」「質」「緝」等所自出之，

「支脂之微魚虞模齊佳灰皆灰蕭，肴宵豪歌戈麻尤侯幽」爲本團，

三團皆有其平上去，非較周沈等之分別爲善乎？近世北方卽有如是之傾向；惜「支脂」等皆西方所謂「長音」，而北人讀「屋」「質」「緝」等同之，終爲美中不足耳。（然平上去之分別，恆亦非敢認爲「天經地義」。如按音理而細分，恐決不止於三階；若僅適於聲歌詞章，似長言短言而已足，卽所謂「平仄」是也。前有浮聲，復有切音，齊梁發明四聲諸字，其功用亦止於此。惟宋元詞曲家有云，「上去不可無辨」，其然，豈其然乎？）

（三）北方之「陰陽平」果何自來乎？大概言之，「羣定澄并從牀」等六聲母，平則通於「溪透」等而爲其陽聲，仄則通于「見端」等而同爲陰聲；（雖江慎修等有異論，而事實則然也；至「疑」等十二母，別論于後。）故分配母之清濁，自來不一其見解：有以「見羣」爲配者，有以「溪羣」爲配者；近時勞玉初先生則堅主「見羣」爲配，而謂「溪」亦自有其濁音，特中國缺之耳。恆略攷之，兩配皆在，

未嘗有缺：玄應所引大般涅槃經「比聲」二十五字中，卽具此證，當時錢竹汀陳蘭甫先生意不屬此，故未注思：不然，「陰陽平」之爲物，早略有着落矣。今取其舌根聲五字，復以英人梵文注音併列之，自灼然可見。

迦	K	俄
哇	KH	溪
伽	G	羣
囉	GH	奇
俄	NG	疑

姑取「奇」字以爲配「溪」之陽平，則「見羣」一對，「溪奇」一對，合南北而分配之，自無所缺也。西方發音家呼「見溪」爲「氣子」，「羣奇」爲「聲子」。「見羣」爲狹類氣子聲子之一對，斯惠脫氏謂法蘭西之子音皆狹類是也，如K讀「格」，正卽「見」母。「溪奇」爲廣類氣子之一對，斯氏又謂，英國之子音是廣類是也，如K讀「克」，正卽「溪」母。所謂狹類者，發音緊；廣類者，發音舒耳。如英法等，或廣或狹，皆止有其一類；我國之子「氣子」，南北皆兼有廣狹，斯爲異徵。惟於「聲子」，北方仍有廣而無狹。南方亦有狹而無廣。

(四)陽平之廣狹果歸一律乎？十八濁母之性質，以發音狀態而審測之，固彼此各異其趣：「羣定澄并從牀」者「斷子」，「奉微邪禪喻匣」者「續子」，疑泥娘明來日」者「流子」也。惟「斷子」之陽聲，南狹而北廣。至「續子」六陽聲，似南北皆廣；因「非敷心審曉」之音，其價值等「溪」，（「影」則雜有母音，其子音擦顫之狀態難於吐發，參詳下文「影」母之子音條。）如是，則「奉微邪禪喻匣」等之音，價自然亦等於「奇」，此因此類「續子」，每由擦顫而成，音氣暉渙，不易狹讀之故也。其「流子」六陽聲，似南北皆狹；此六母者，自周德清以至樊騰鳳，皆有陽而無陰，與南方之有濁無清為相應，僅執陽聲濁音以相求，殊不易定其廣狹；惟自李汝珍輩定為陰陽兼有，王潤山先生之國音檢字因之，由所謂陽平若「歐尼濃摩蠻陸來戎茸」等求之，其音價目等于「見端」；陰而清者如此，則其陽而濁者若「挨昂倪農糜曼龍電」等，亦將等價於「羣定」，此因「流子」有半母之性質，易廣亦易狹也；惟「流子」六母，在南固純粹似狹，若北方則不能斷其甚純，因北方于狹濁，本有傾向于廣濁之勢；且「流子」之狹量，決不能比「斷子」，故以「疑泥」較

「羣定」，卽南人口中狹量亦自有差別，所以音韻家亦以「羣定」爲全濁，「疑泥」爲次濁；如是，或北方于此六母大半爲狹，少半爲廣歟？惟其陰平，似南北皆絕無廣音；倘北方果于陽平雜有廣狹，而廣無所配，亦一特例也。

僅舉上陳四端而審量，似周沈在齊梁時之定四聲，亦止爲一種之分酌，而條理其當日之現狀。非必有不可動搖之界畫，足以範圍古今，使尺寸不可踰越也。故以「陰陽平」與「上去入」爲「五聲」之階系，是雜衡系於縱系，自多可議。但其濁音僅異其廣狹，而實際存在，而「上去入」之名稱，依然無恙，則五聲者見其爲五聲，四聲者見其爲四聲，能各滿所願而去，「陰陽平」卽「陰陽平」可矣；且南方于「奉微邪禪喻匣」諸母，亦有陽平也。

况吾人所以今日猶必致謹于「四聲」「五聲」者，于單文隻義之字，視此每略減其鄭重。惟質有精麤謂之「好上惡入」，心有所愛憎辨爲「好惡皆去」，當體則云「名譽去」，論情則曰「毀譽平」，南北學者皆計較之必審。是四聲五聲，功用如一。卽或因四五之異同，而致稱別之混淆，又將爲說經家所容許；因此等無謂之區分，

古無其事；不過萌芽於漢代，漸盛於葛洪徐邈以來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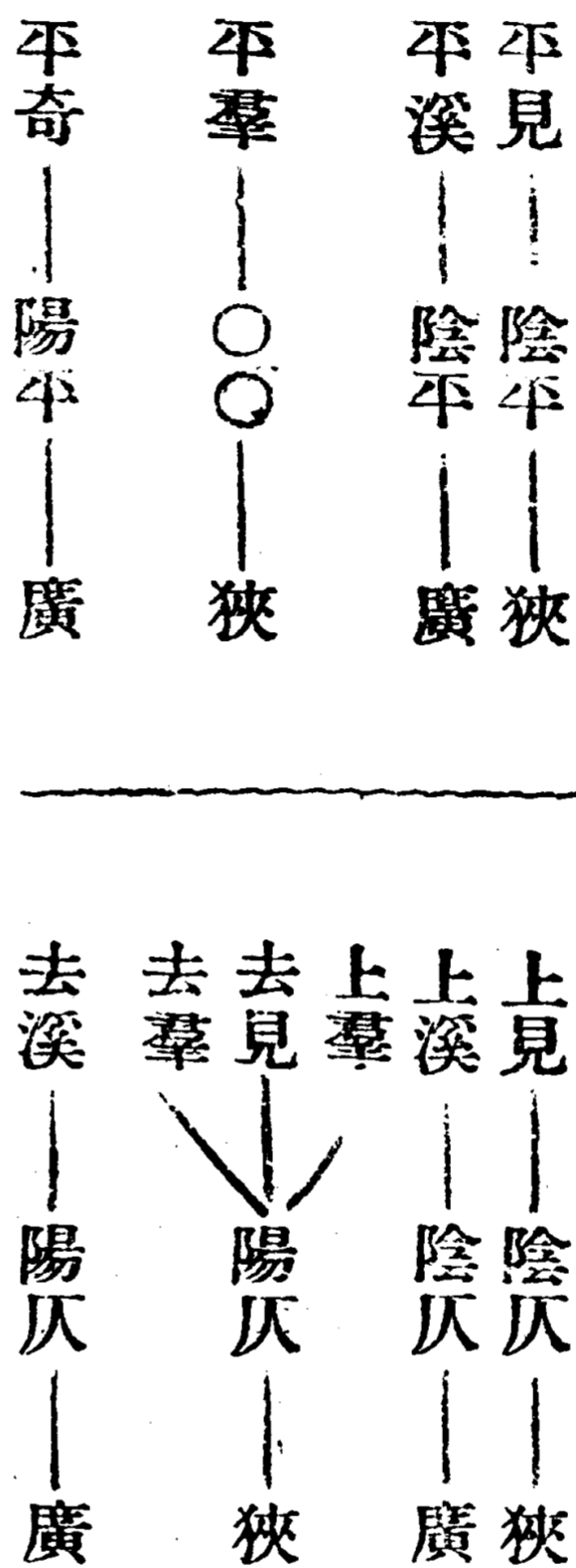
昔人不明乎「支脂」等爲A E I O U之一團，「東」「真」「侵」等爲尾音當加NG M N之一團，「屋」「質」「緝」等爲尾音當加K T P之一團，援入聲於四聲，敘述宜其周章考諸經傳而入聲獨立，不與二聲相混，有清諸儒以爲足當一聲之據。殊不知彼之不相混，乃與「東」「真」「侵」等之不相混於「支脂」諸韻同一理由。「支脂」諸韻，固因發音寬廣，而數字較多，有其平上去。「東」「真」「侵」等之音尾爲「流子」，有半母性質，而發音尙舒，其字數亦多，亦有平上去。惟「屋」「質」「緝」等之音尾爲「斷子」，發音迫促，字數已少，平上去亦不易分別，遂若與「支脂」「東真侵」等異其趣，爲「團」者降爲「聲」矣，亦與「陽平」之本爲「音類」者變爲「聲類」，沈休文固與周挺齊同一不求甚解也。（入聲或細按經傳，自其不相混用者而分別之，可得「平屋」「上屋」「去屋」，亦未可定，惟「支脂」「東真侵」等，經傳尙平上去多其混用，則「屋質緝」等止有少數之字，混用其愈可知；然則欲得古人入聲之平上去，殊不爲易事，且古人似亦本無平上去也。

（顧亭林氏首先致疑，有「入爲閏聲」之說，其抗掙於其分配乎四聲，情態如見；復於四聲相配之法，亦不以廣韻等諸韻書爲然。恆則以爲陸氏等韻書之配法，與顧氏等古音之配法，兩各有當：陸氏等則以含有音尾者與含有音尾者相配，且分配適均，惜其見解能達此點，竟未悟入聲爲之一團，是時世爲之。顧氏等則以配於彼此有語尾者，後以配於所含之音；雙配之法，尤合三團一貫之理，在學理爲較陸氏等爲進步，惜既仍未悟入聲爲一團，其分配亦不完整。（就中似以江慎修爲最當，然與宋元音韻家之雙配法大同小異，未甚改良也。）

段玉裁謂古無去聲。江普三則謂古音有去無入，平輕去重，平引成上，去促成入，（江氏所知之四聲長短法，似卽吾郡之通俗法，用以論古，不免扞格。）上入之字，少於平去，職是故耳；北人語言，入皆成去，至今猶舊。按二說似異而實同。段則入轉去，江則去轉入耳。段所據者，經傳多去入相變之字最爲其所注意。惟入之變去，乃「屋質緝」等失其音尾變入「支脂」等耳，與「霽」之并韻於「東」「侯」，「寅」之兩諧「於」「真」「支」爲「東真侵」等失其音尾，轉入於「支脂」

等，正相同也；故去入轉變之說，不足爲去入惟一之關係。入之變去者固多；其變而爲平上者，亦未爲少：如「祝」可爲「州」，「蒲」可爲「毫」，殆難悉數也。至江氏并以北人語言入皆爲去援爲去促成入之證，則疏謬殊甚；北人入聲之轉變，略以「中原音韻」迄於「李氏音鑑」諸書所載者考之，大約等韻正清之字變爲上聲，次清正濁之字變爲陰陽平，次濁音母之字變爲去聲，何嘗入皆成去乎？惟段江之是非，不在今日討論範圍之內，姑可略從。恆所以引其說者，彼等認許四聲可增減，如陳季立所謂「上去僅輕重之間」云云，其意皆有足取者。恆輾轉以思，約有如下之概念，然僅附識於同志之通信，聊當劇談耳；決非敢提議有所改作也。吾意入聲則自爲一團，與「支脂」「東真侵」等并立爲三團。於古，於今之北方，其實皆止有「長短言」：「長」卽謂「平」；「短」卽謂「仄」。求入聲平仄之法；卽於經傳中入之韻於平上去者推類求之可也；或如今日注音字母，實際字失去音尾，轉入「支脂」等，卽照中原音韻等之法，分隸於平上去而求之，亦可也。今惟就「支脂」「東真侵」兩團而論其平仄，則周顛沈約等當日之分上去，無異卽周德清等分陰

陽平。何也？周沈「上」其名，實則古之「陰仄」；「去」其名，實即「陽仄」而已。試為表於左以明之：



說明上表者，即劉士明等謂「北方讀濁上似去」，是其重證也。雖江慎修等爭之；此與錢竹汀言「影」母之字引而長之則為「喻」母，陳蘭甫亦力辨其非，而西方發音家則言「母引讀大長，起舌齶間之擦顫則成「字，是「影」母引長，確可成爲「喻」母；先儒不以發音狀態爲要，故多拘執。濁上狹其峻促之勢，若以廣聲子之法讀之，固不成散短，不能不變而爲去；即以狹聲子之法讀之，亦必弛而莫保其上聲之音價。今於實際，固於狹聲子聲法讀之者也，無如其已似於去。就是以推，考

古派與今日北方之去聲，皆主弛短，則清去濁去，雖勉強與外來之濁上同於狹氣子，狹聲子之讀法；子弛且短，聲帶卽不能無顫，適皆成爲狹聲子矣。上聲次清，因峻促而保有其廣氣之子音價；若去聲次清，吐發尤弛，遂以廣氣子之資格適成爲廣聲子矣。細審其轉變之結果：上聲適成爲廣狹兩氣子去聲適成爲廣狹兩聲子；上聲爲陰仄，去聲爲陽仄者也。而尤可援以證明者，卽北方入聲正清變爲上聲，其次濁變爲去聲，清濁對待，正是陰陽仄，而何上去之有？故五聲之法，非特陰陽平爲音系而不爲聲系，卽上去兩聲亦爲陰系而不爲聲系也。若輒以吾郡通俗派之四聲長短法律之，鮮有不極詫者；然追迹於先秦「長短言」之時代，又正有可討論者焉。

又先生鄭重於三十六母之存廢，謂「影」非聲母，「喻」不可缺，其論固精覈矣。惟三十六母自身之分類，實有其不盡當者：先生之所發見，則爲「ㄐㄑㄒ」當獨立於三十六門之外；復以發音狀態糾之，似「心邪」「審禪」與「精清從」「照穿牀」同列，「非敷奉微」與「幫滂並明」相配，均不合法。當日會議之時，惟汪亦安先生頗持精要；而勞玉初先生之著作，亦多所變改，惟喉鼻舌唇之音類仍依

舊法，則遷就「夏透襪捺」大過，分法遂失其自由。今姑以自然者分類之表於後，自見其得失也。

聲門音……續子一對曉匣（黑等）

舌根音……斷子兩對見羣溪○（格克等）流子一對○疑（兀等）

舌根兼唇音……續子兩對影喻曉匣（烏呼等）

舌前音……續子一對影喻（伊等）

舌前兼唇音……續子一對影喻（迂等）

舌腹音……斷子兩對見羣溪○（幾溪等）

續子一對曉匣（希等）流子一對○疑（睨等）

深舌葉音（甲）……斷子兩對知澄徹○流子一對○溪

深舌葉音（乙）……斷子兩對照穿牀○流子一對審禪

淺舌葉音……斷子兩對精從清○續子一對心邪

舌尖音……斷子兩對端定透○流子一對○泥

伸舌之邊音……流子一對○來。

翹舌之邊音……流子一對○日。

唇齒音……續子一對非奉。

唇音……斷子兩對幫並滂○。續子一對敷微。流子一對○明。

所謂舌腹音者，當稍前於舌前一幾微。吾舌前「伊」之濁音，與舌腹「希」之濁音，即甚不易分，惟能心知其意而已。「舌腹」之名，即因釋名「顯爲舌腹」言之，借以名焉。

發音家論輕唇字，在英文爲唇齒，在日文爲唇，今似中國之「非敷奉微」，當分兩類屬。「非」「敷」兩氣子究應誰屬，則不可說；李安溪以「非奉」「敷微」爲配敷，樊騰鳳則作「敷奉」「非微」，姑從李氏之意見耳；「非敷」之字已相混淆，不可理而當也。惟「奉」則必屬於唇齒，「微」必屬唇；兩聲子之關係有可言者，北方「微」皆歸「喻」，即爲同是唇音而互變，日人讀其「ㄩ」母，有時若我國南方無，亦此關係之所致。（若謂古音「並奉」「明微」相對轉，此乃輕重唇轉

變之關係：「奉」以脣齒與「並」相交涉，而「微」以同在脣者與「明」就近相交涉，皆無害其為各分音系也。「非敷奉微」為續子，中國續子，皆非若斷子之兼有廣狹，則「非」母萬無必以與「幫」母相當之理也。胡仰曾先生為我國知音旦子，其注「微」母等西音，皆極精當，先生故皆依之。

發音家之論子母，如「烏」字發音在舌根，而脣雖近於密合，不起擦顫者，母音也；脣上起有擦顫之感覺，則子音矣。其論「伊」「迂」亦同；「伊」之擦顫起於顎，而「迂」亦在脣。故「影」母不當列母音，為正當之論斷。且吾人不能讀「烏」「伊」「迂」為次清之音，以配「喻」之廣子，僅假借母音讀若狹子，尤與「非奉」「敷微」「心邪」「審禪」「曉匣」等之同宗系者相乖迕。「影」之一母位，殊與餘之三十五者不相當，惟在其位上，當有一子音，則又事實所不可缺；不得已，借母音當之，乃圖適於施用，無可如何而已。而「喻」母既為「影」母之濁聲，當然與其他濁母同為陽平之犧牲物矣。

實際字母之數當存在者，就上表斷子十有四對，續子十對，流子七對而言，即

對於北方廣濁不分之地，去其空圈，亦應有獨立之母四十有八；而舊日之三十六母，固爲不甚完好之分類也。如此則遷就保存之意，又無妨冷淡也。

終之，音聲之學亦與諸科學相類，積今日之人智而日昌，故即吾國「古音」「韻學」「音韻」諸學，亦必有推求日密之觀；將來著作之富，應千百倍於向有之卷數。惟學問則必有論爭不定之音，而國語則期其及今可行、疎密之異勢，蓋有無可如何者也。

故如代表音母之筆畫，尤爲微末。不加深察者，往往看作鄭重。前年聞國會中曾有山東某先生欲專爲筆畫之討論，列作議案。其實除采用西母，或另采簡易速記術等之字，甚難分別不適於通俗教育者外；如其止仿日本「假名」之體式，采用漢字偏旁，終與今之采用最少筆畫之字毫無異同，徒失却附帶而得之歷史的價值也。試取各字偏旁之字母詳細比較之，自可見矣。故先生亦於「答第一問」中深切言之，謂「借用古字，實比初造符號爲好。」恆之意，且以爲但以所定之簡易古字便於淺學記認者爲基本；行之已久，其筆數欲趨於簡單，自可由美術上之工巧成之。

如日本之「平假名」，如彼其累墜，尙能書以狂草，使飛速有致，則何有於所定注音字母之本較簡約乎？至於行之域外，可仿日本之法，拚用羅馬字母對照爲之，誠如先生所書「應讀兼用」者也。但恆視世界之趨勢，羅馬字母，亦將與我國說文等早晚必爲博物院之陳列品。蓋一個符號止代一個之音，爲今日發音學家之定論；限於二十六母，一字必將如先生所慮「或需七母」，此豈新世界應得存在之物乎？今日改良之音符，普通者已有兩種：一爲萬國發音會之所定，沿羅馬字母而修改之者也；用此音母注讀各國文字之勢日盛一日，將來第一步之改良字母必或以此爲代用；當時世界語因遷就時好，所用字母，尙多可議，異日亦必追而修改。一則爲發音學祖師佩爾氏之音字，依發音狀態而成，在實際尤爲美善；惜於習慣上之關係，音母終將止用於專門學術中，不易卽成爲代用羅馬字母之一物也。但羅馬字母決不爲惟一之通用品，則或承認此說者已多。然則我國注音，且取我國尙有之簡易字而用之，恆亦與先生同意也。欲就商榷者不盡百一，惟願先生常常教之。

吳敬恆

十二

稚暉先生：

惠書敬悉。

玄同對於注音字母之意見，敬爲先生陳之：

注音字母之作，實欲定一種全國公有之國音；而其開會之結果，乃過偏於北音，此爲玄同所未能滿意者。故略述鄙見，作「論注音字母」一篇，分載於本誌四卷一三兩號；既以供國人之討論，尤希望高才碩學如先生其人者提議修正，以期完全無缺，可以早日施行。

玄同之不滿意於北音者，非因其不古也，亦非因其不能具備全國之音也；以爲既以製定國音爲務，當然不是叫人專「打官話」，其於全國音聲之去取，必有一種標準：卽所去者爲奇詭之音，僅極少數人能發者；所取者爲平易之音，必大多數人所能發者，而苟有某種平易之音，爲大多數人所能發，惟極少數人不能發者，則宜

強極少數使從大多數，是也。使此標準而不謬，則北音實未可完全採用；因如「入聲」「濁音」二種，全國多數皆有之；若因北部一隅之不發達，遂完全消滅，犧牲大多數以利極少數，似有未可。

若謂消滅此二者，利者雖利，而犧牲者實亦無害，故即犧牲之亦未嘗不可；如是，則凡此有而彼無之音，皆當從刪：如「ㄓ」「ㄔ」「ㄕ」「ㄖ」「ㄗ」「ㄘ」「ㄙ」諸母，中南兩部發之極為困難，亦當刪去；「ㄨ」「ㄩ」又如「ㄨ」「ㄩ」二母，及「ㄨ」「ㄩ」母之音，亦北人所不能發者，亦以刪去為宜——杜亞泉先生即主此論者，曾在東方雜誌第十三卷第五號中撰有「論國音字母」一篇，其中有言曰：

欲統一讀音而設定字母，則此字母之音，必使全國之人皆能讀之，故必取全國皆有之音以為準。若其音為某處所無，則強其發此音，在勢為不可能，即孟子所謂「日撻而不可得」者。故凡甲有而乙無，甲分而乙合者，宜從乙，勿從甲。故此主張，則濁音之諸母固可去；即齒頭之諸音母，半舌半齒之「日」母，亦宜去之；而四聲之入聲，可併於他三聲中；ㄨㄛ之高音低音，亦可併合。

鄙意以爲必如此辦法，始足以昭平允；否則甲有而乙無者則刪之，乙有而甲無者則存之，似乎未得其平矣。

又先生對於官音，以爲『出於口而言者以爲滑熟，入於耳而聽者以爲適當；』又有『文人學士以紙上之清濁，作南北之雜腔，亦復無形中自慚其爲「藍青官話」』之說。此意玄同尙未敢苟同。彼中南兩部之人打起官話所以不免於「藍青」者，實緣出於口而未能滑熟也。玄同，浙人也，居北方者已將五年；所見鄉人之北來者，其學北京話最感困難之點，卽爲濁音之改變，如讀「羣」「亭」「瓶」三字爲Djingo, Dingo, Bilingo, 十人之中讀準者，不過二三人而已；——又舌上，正齒，諸音亦難學準。——而北人之往南者，亦以濁音之改變爲最苦：曾有天津友人自上海歸，告我曰：『上海人呼「錢」音如Fonq-tion。』我告之曰，『非也，其音實爲Dion。』此友強學數次，終不能肖。以是知南北最異之點，實在於是。——北人讀西文，於此亦多不準；所見讀BDG等字如法音之PTRK者，比比然也——故謂人以官音爲滑熟爲適當之說，於事實上恐未必如此。

至於「藍青官話」，玄同則以為毫無可「慚」。俗人以「藍青」為可「慚」者，正猶以「不倫不類」為不合耳，其實凡由此而變為彼，其中必須經過介乎彼此之間之一階級：此一階級，即「不倫不類」也，即「藍青」也。故由官話而變為「國語」，必有「藍青官話」為其過渡之物。玄同且以為自津浦鐵路交通以後，南人往北人往南者，日有其人；南人固不得不打「藍青」之「官話」，而北人亦不得不就其純粹之「官話」中撻入幾分「藍青」之質料，以期通行於南部；彼亦一「藍青」，此亦一「藍青」；吾儕定國音製國語者，取此各種各樣之「藍青官話」而定於一，斯即非南，非北，非「藍青」，而為國音國語矣。—— Esperanto，即雜取歐洲各國之語而定為一種人造的公用語言。竊謂中國之古文，猶歐洲之希臘拉丁語也；今之各省方言，猶英法德意西俄諸國之國語也；綜合各省方言而製成一種民國的新國語，猶 Zamenhof 之雜取歐洲各國國語而製 Esperanto 也。Zamenhof 不能即用俄語或法語等為「國際語」，可知吾儕不能即用北京話為國語。

以上所論，略貢其愚，希再賜教，幸甚！幸甚！

先生又有論舌齒間音諸語，精當絕倫。玄同於「丁」「く」諸音，
懣；今得先生之教，始恍然大悟，銘感無既。

錢玄同

Feb. 18, 1918.

十三

獨秀先生：

先生前此著論，力主推翻孔學，改革倫理，以為倘不從倫理問題根本上解決，
那就這塊共和招牌一定掛不長久。（約述尊著大意，恕不列舉原文）玄同對於先生這
個主張，認為救現在中國的唯一辦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則欲廢孔學，不可不先
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

中國文字，衍形不衍聲，以致辨認書寫，極不容易，音讀極難正確。這一層，
近二十年來很有人覺悟；所以創造新字，用羅馬字拼音等等主張，層出不窮；甚至

於那很頑固的勞玉初，也主張別造「簡」字，以圖減省識字之困難。除了那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要利用此等文字，顯其能做「駢文」「古文」之大本領者，殆無不感現行漢字之拙劣，欲圖改革，以期使用：這是對於漢字的形體上施攻擊的。

又有人說：固有的漢字，固有的名詞，實在有足以發揮新時代之學理事物。於是有人造新字者，有造新名詞者，有直用西文原字之音而以漢字表之者——如，「薩威稜帖」「迪克推多」「暴哀考脫」「札斯惕斯」之類——有簡直取西文原字寫入漢文之中者；種種辦法，雖至不同，而其對於固有的漢字和名詞認為不敷用之見解則一：這是對於漢字的應用上謀補救的。

以上兩種見解，固然都有理由；然玄同今日主張廢滅漢文之理由，尙不在此。

玄同之意，以為漢字雖發生於黃帝之世；然春秋戰國以前，本無所謂學問，文字之用甚少。自諸子之學興，而後漢字始為發揮學術之用。但儒家以外之學，自漢即被罷黜；二千年來所謂學問，所謂道德，所謂政治，無非推行孔二先生一家之學說。所謂「四庫全書」者，除晚周幾部非儒家的子書外，其餘則十分之八都是教忠教孝

之書：「經」不待論；所謂「史」者，不是大民賊的家譜，就是小民賊殺人放火的帳簿，——如所謂「平定什麼方略」之類；——「子」「集」的書，大多數都是些「王道聖功」「文以載道」的妄談。還有那十分之二，更荒謬絕倫：說什麼「關帝顯聖」，「純陽降壇」，「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話；其尤甚者，則有「嬰兒姪女」，「丹田泥丸宮」等說，發揮那原人時代「生殖器崇拜」的思想。所以二千年來用漢字寫的書籍，無論那一部，打開一看，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此等書籍，若使知識正確，頭腦清晰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墮其玄中；若令初學之童子讀之，必至終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藥。

欲祛除三綱五倫之奴隸道德，當然以廢孔學為唯一之辦法；欲祛除妖精鬼怪，煉丹畫符的野蠻思想，當然以勦滅道教——是道士的道，不是老莊的道，——為唯一之辦法。欲廢孔學，欲勦滅道教，惟有將中國書籍一概束之高閣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國書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這兩類之書故；中國文字，自來即專用於發揮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故。

但是有人說：中國舊書雖不可看；然漢文亦不必廢滅，仍用舊文字來說明新學問可矣。此說似是而實非。已不廢漢文，則舊學問雖不講，舊文章則不能不讀。舊文章的內容，就是上文所說的「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青年子弟，讀了這種舊文章，覺其句調鏗鏘，娓娓可誦，不知不覺，便將為其文中之荒謬道理所征服；其中毒之程度，亦未能減於讀四書五經及「參同契」「黃庭經」諸書，況且近來之賤丈夫，動輒以新名詞附會野蠻之古義，——如譯 *Republic* 為「共和」，於是附會於「周召共和」矣，譯 *Ethics* 為「倫理學」，於是附會於「五倫」矣；——所以即使造新名詞，如其仍用野蠻之舊字，必不能得正確之知識，其故有二：（一）因國人的腦筋，異常昏亂，最喜瞎七搭八，穿鑿附會一陣子，以顯其學貫中西。（二）中國文字，字義極為含混，文法極不精密，本來即可代表古代幼稚之思想，決不能代表 *Lamarck*, *Darwin* 以來之新世界文明。

至於有人改漢字之形式，——即所謂用羅馬字之類——而不廢漢語：以為形式已改，則舊日積污，不難洗滌。殊不知改漢字為拼音，其事至為困難：中國語言文字

極不一致，一也；語言之音，各處已萬有不同矣，即文字之音，亦復紛歧多端，二也。製造國語以統一言文，實行注音字母以統一字音，吾儕固積極主張；然以我個人之懸揣其至良之結果，不過能使白話文言不甚相遠，彼此音讀略略接近而已；若要如歐洲言文音讀之統一，則恐難做到；即如日本之言文一致，字音劃一，亦未能遽期。因歐洲文字，本是拼音；日本雖借用漢字，然尚有行了一千年的「五十假名」。中國文字，即非拼音，又從無適當之標音符號；三十六字母，二百〇六韻，鬧得頭昏腦脹，充其極量，不過能考證古今文字之變遷而已，於統一音讀之事，全不相干。今欲以吾儕三數人在十年八年之內，告成字音統一之偉業，恐為不可能之事；又中國文言已多死語，且失之浮泛，而白話用字過少，文法亦極不完備；欲兼采言文，造成一種國語，亦大非易事。於此可見整理言文及音讀兩事，已甚困難。言文讀不統一，即斷難改用拼音。况漢文根本上尙有一無法救療之痼疾，則單音是也。單音文字，同音者極多，改用拼音，如何分別？——此單音之痼疾，傳染到日本，日本亦大受其累；請看日本四十年來提議改良文字之人極多，而尤以用羅馬字拼音之說為

最有力；然至今尙不能實行者，無他，卽「音讀」之漢字不能祛除淨盡，則維馬字必難完全實行也。——吾以爲改用拼音，至爲困難者，此也。

卽使上列諸困難悉數解決，漢字已能完全改用拼音，然要請問，新理新事新物，皆非吾族所固有，還是自造新名詞呢？還是老老實實寫西文原字呢？由前之說，可改拼音，則字中不復含有古義，新名詞如何造法？難道竟譯 Republic 爲 Kung-huo，譯 Ethics 爲 Lun-li-hsuh 嗎？自然沒有這個道理。由後之說，既采西文原字，則科學哲學上之專門詞，自不待言；卽尋常物品，如 Match, Lamp, Ink, pen 之類，自亦宜用原文，不當復云 Yang-huo, Yang-teng, Yang-Meh-shue, Yang-pih-teu；而 dictator, boycott 之類應寫原文，亦無疑義；如此，則一文之中，用西字者必居十之七八；而「拼音之漢字」不過幾個介連助嘆之詞，及極普通之名代動靜狀之詞而已。費了許多氣力，造成一種「拼音之漢字」，而其效用，不過如此，似乎有些不值得罷？蓋漢字改用拼音，不過形式上之變遷，而實質上則與「固有之舊漢文」還是半斤與八兩，二五與一十的比例。

所以我要爽爽快快地說幾句話：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爲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詞，一無所有；論其過去之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爲記載孔門之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

我再大膽宣言道：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爲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爲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爲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

至廢漢文之後，應代以何種文字，此固非一人所能論定；玄同之意，則以爲當采用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爲的文字 Esperanto。

惟 Esperanto 現在尙在提倡之時，漢語一時亦未能遽爾消滅；此過渡之短時期中，竊謂有一辦法：則用某一種外國文字爲國文之補助，——此外國文字，當用何種，我毫無成見；照現在中國學校情形而論，似乎英文已成習慣，則用英文可也；

或謂法蘭西爲革命文明之先導，當用法文，我想這自然更好；——而國文則限制字數，多則三千，少則二千；（前於三卷四號中致先生一書，云「以五千字爲度」，今思未免太多。）以白話爲主，而「多多夾入稍稍通行的文雅字眼」；（此是先生答玄同之語，見三卷六號。）期以三五年之工夫，專讀新編的「白話國文教科書」，而國文可以通順。凡講述尋常之事物，則用此新體國文；若言及較深之新理，則全國用外國文字教授；從中學起，除「國文」及「本國歷地」外，其餘科目，悉讀西文原書。如此，則舊文字之勢力，既用種種方法力求減殺，而其毒蝕或可大減；——既廢文言而用白話，則在普通教育範圍之內，斷不必讀什麼「古文」；發昏做夢的話，或可不至輸入於青年之腦中；——新學問之輸入，又因直用西文原書之故，而其觀念當可正確矣。

以上爲玄同個人主張廢滅漢文之意見，及過渡時代暫行之辦法。

此外尙有一法，則友人周君所言者，即一切新學問，亦用此「新體國文」達之；而學術上之專名，及沒有確當譯語，或容易誤會的，都用 Esperanto 嵌入。這

個意思：一層可使中國人與 Esperanto 日漸接近；二層則看用「新體國文」編的科學書，究竟比看英法的原文容易些。我想此法亦好。——此法吳稚暉先生從前也主張過的，其言曰：

中國文字，遲早必廢。欲為暫時之改良，莫若限制字數：凡較僻之字，皆棄而不用，有如日本之限制漢文。此法行，則凡中國極野蠻時代之名物，及不適當之動作詞等，皆可屏諸古物陳列院，以備異日作「世界進化史」者為材料之獵取。所有限制以內之字，供暫時內地中小學校及普通商業上之應用。其餘發揮較深之學理，及繁賾之事物，本為近世界之新學理新事物；若為限制行用之字所發揮不足者，即可撻入萬國新語（即 Esperanto）以便漸撻漸多，將漢文漸廢，即為異日徑用萬國新語之張本。（見新世紀第四十號）

這個廢滅漢文的問題，未知高明以為何如？願賜教言，以匡不逮。如以為然，尤願共同鼓吹，以期此事之實行。本社同人，及海內志士，關於此問題，如有高見，不論贊成與反對，尤所歡迎。

十四

新青年記者：

頃讀新青年四卷二號錢玄同先生之 *Esperanto* 通信一則，因更翻閱陶先生之信，并三卷四號錢先生之信，以及獨秀先生之答語數則。余均一一重視之。（會當譯示東西友人并各報社。）余且認新青年為確有革新及改造中國少年之價值。僅先掬誠祝貴記者萬歲！并次第述其意見如下：

（一）陶先生之信，與十年前之歐洲懷疑派同為應有之辯論。而歐人中尤以英人為排斥最力。（但據吳稚暉先生告我，略謂倫敦公園中，現且附有世界語傳習所云。）蓋彼邦人士，每自詡日光燭處，無不有英人之足跡，大有國際語舍英語其誰之概，（正與康有為輩欲以中文為世界通用文字，同一偏見。）然國際語當採用中

錢玄同

14. March, 1918.

立的人造語，世界學者早已公認之矣。諸君疑吾言乎？請證諸

一九一五年各國代表會於 Pontlogne-Sur-Mer（法國）時有『……國際語之必爲人造語，舉凡現時曾經探討者莫有疑之。……』之宣言。

陶先生如其爲人造的而輕忽之，試問世界各國之文字，那一種是天授的而非人造的？所謂歷史，多幾篇古體文而已。

所謂特質，吾國南北且不同，更何論乎各民族？

譯本之不若原本，豈獨世界語爲然？惟世界語所譯之（Shakespeare）莎士比亞傑作 Hamlet 韓列德士子（一八九四年譯出，全書價合華銀約祇六角。）據英國文學家言，是書之他國譯本，無有能及世界語譯本之佳者。（見 Hachette 出版的書目提要。）是可證世界語在文學上之價值矣。

至於功用一層，事實昭彰，不用疑惑。卽就戰時而論，如德之戰事官電，法意之藍白皮書，紅十字會之指南書，以及俘虜交通社等等，均實用世界語。曩年波斯某名人（因其爲外人名，不易記憶，故遂忘之。）游英倫時，頗受三島名人之歡

迎。其演說中有『吾東方國家，與西方政治不同，宗教不同，社會不同，思想不同。欲謀溝通東西，非世界語不爲功。』云云。然則又何嘗不宜於東方？一〇〇〇年前後，吾國留法學生所辦之科學與文學的雜誌，用世界語與中國文對譯者，有云『世界語出世，是誠天授中國人以研究西學之利器。』等語。而從事此誌之編輯人，亦多法國之有名人物。嗟乎！吾人不自謀而他人助之，他人助之而自戕之，吾人其真欲自外於世界歟？

至謂意大利排斥世界語，又與事實不符。記得一九一四年三月至十一月，意大利在 Genova 開國家航海博覽會，其說明書，且用世界語譯成。更印行一種紀念明信片，上獨標以世界語。此種國家的事業，豈有自相矛盾若此乎？況世界語之語尾有數種與意文相同外，（陶先生正以世界語未採入東方文字爲憾，豈有各國人反病其相同之理。）其百分之七十爲法文字。更何得謂爲與意大利國語相肖似。

陶先生其或因輕視人造語而并未研究及此歟？其種種懷疑，即歐人較有價值之

評論，亦大都已成陳跡。謂予不信，請讀一九〇五年各國代表會之宣言。

『……事實上已得結束，多方試驗，有完全生活之能力，各種關係，均屬適用者，祇此惟一之世界語，凡表同情於國際語（普通名詞）者，熟知理論上之爭辯，全將消滅，而實力經營，目的自達，故久已合謀所以推廣之而發展其文學者。』

雖然，中國人盲從者多矣。與其盲從無甯抗爭。蓋事理愈辨而愈明也。（世界語在中國多不明真象者，辨之爲宜。）我且謝謝陶先生，不有陶先生之一信，更何從得錢先生有力之爭，及獨秀先生通人之論也。幸陶先生尙有以教我。

（二）錢先生之信，亦尙有商榷之處。先生之意，已以爲專名詞寫原文，必難辦到。（原書理長句亦長；讀者可以覆按。）何獨於已通用之「世界語」三字而棄之，必欲於華文中用 *Esperanto* 原名耶？我以為寫在那一種文字中，就從那一種文字寫去。此等專名詞，有何通不通之研究。譯音譯義，所謂已非本真矣。敢以先生之矛，刺先生之盾。未識先生以爲何如？

再有一句話，要代爲呼冤者，上海人（我非上海人，但常在上海，知之較悉。）提倡世界語之不得法，第一在教法不好。第二在受他種主義之利用。所謂提倡僅僅用世界語通訊者，尙非事實。

（三）獨秀先生之答語，有『暫置世界語而習法文。通法文者，習世界語甚易也。』云云。先生最明通，是以中國國語比世界語。譬如外國人學中國話，應先學各地方之土白耶？抑宜先學明瞭之官話乎？吾友胡敦復君及亡友楊會誥君等，均主張小學生宜先讀世界語，然後再各依其志願進求他種文字。亦正與先生等極端贊成加入世界語於高等小學，同一意也。

記得昔年羅森堡拉丁學校校長有同樣之意見。略云『人類之性靈，不好學者多。然因爲學校所強迫，故無論不熱心於學問，或反對學問者，均能獲得有用之知識。吾世界語之前途亦然。若欲文明各國，無一人不知此語，余可斷言之曰，

最適宜之場所……全球各學校。

最適宜之時間……各學生已讀本國語而未讀外國文之前。』

又曰，『余嘗見一書，顏曰「不下淚之拉丁文」，今世界語，不僅使學外國語者不下淚而已。且爲學語言之橋梁，能渡學者由本國語以至外國語也。』

先生等於此事已經說出，豈有不望其實行之理。但須有切實易行之辦法，方不致空言無補。今姑擬其切要者如下：

- 第一，先加入師範學校，俾得有多數之世界語師資；
- 第二，宜特別注意於女子學校，因世界語於女子之短時期求學最爲適宜，
- 第三，學校每藉口部章，宜由發起諸君請求教育官廳，於學校課程，先行修正；
- 第四，凡得有世界語教習者，一律改習世界語。但視地方情形，仍得授他種外國文；

第五，編訂合宜之世界語教科書兩種：（甲）師範用本；（乙）高小用本；

第六，另編漢譯之世界語字典一種。

（四）新青年之內容，殊足當中國文學革新及傳佈新思想之一大好機關。但國文智識幼稚，猶之辦學，須先得一地方之信仰。此種雜誌，信仰者必多。吾愛「新

青年」，吾尤望新青年之能安全達到其目的也。

(五)「新青年」之體例，有人主張將文字橫列，然第一步，正宜表示一種改良文字之程式。使大多數之文件，(如公牘，報章，教科書等。)易於學步。卽以現今通行之直行文字，先加以一定之文法上記號。就習用之圈點，(錢先生所謂簡式。)加以問號及呼號已足。總之，事事從真實上做去，方收效果。質諸記者，以爲何如？

匆遽不盡。敬頌著安。并祝新青年萬歲！

孫國章拜啓

中華民國七年三月八日。

十五

玄同先生足下：

前於新青年第四卷第二號，鄙人粗著一篇「漢字索引制說明白論」，得先生高明指教，感激的很。先生說到畫一字體，以便檢查。這個問題，兄弟意思，現在的法子，只靠着「首筆」來做使用，算還容易。因為這幾個「首筆」，就帶着「增廣首筆表」所列的，算也不過一百的數目，就中有什麼點畫不一，也是屈指可算的，都可以在表中注明好了，不怕什麼，即如先生所說，「勝」字首筆有「八」「丫」兩種的不同，表中早已註明二八係屬「八」的。這層大概不足為患罷？（表中註明以外，尚有十幾個字，首筆難定的，都已列入「首筆」疑似表去，以備參考。）

兄弟有本書，不日就要出了。內中排好七千多字，做個模樣，並且有幾條凡

例，略略說明。出版之後，擬要寄本給足下。望足下笑納。有什麼不當之處，還求足下指正。

現在要講到文字革命了！兄弟覺得，近來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有一方面，尙未能十分注重，未能十分發揮。其於此問題不已佔之地位，與其當然應有的地位，已受之注意，與其應受的，似不相當，這個意思，並不是什麼新奇的，也用不了幾句話去說明牠；只是很爲要緊，所以趁此機會，想同足下討論討論。就是：我們文學革命的大宗旨，實在還只是個形式的改革。（用白話代文言之謂也）兄弟每讀西書，隨便什麼稍稍讀書的人做的，大半都是論理精密，立斷確當，有規模有段落的文章。其一種有名的講學說理之文，如 Huxley, Buckle, Mathew Arnold, Willliam James, 其用字的適當，段落的妥密，逐層進論的有序，分辨意義的精細，正面反面的兼顧，引事證實的細慎，並且其文的好處，西人叫做 Lucidity（清順）Perspicuity（明瞭）Cogency of thought（構思精密）truth and appropriateness of expression（用字精當措詞嚴謹）我們一點也不像。——都使讀的人有一

種義理暢達，學問闡明的愉快，這都是我們新文學沒有達到的工夫。我讀他們隨便那一個大學教員所做的書，覺得在學問價值上，勝過我們的諸子萬萬，所以心裏焦急，想我們文學革命必定須以這種文字做我們最高最後的目的，倘或我們國人看見這種文字的流行，那就是中國民智復生的日子。我找來找去，只看見秋桐君的著作，可以與他們比較，（如秋桐君的文字，可謂能夠完全代表西文的佳處。近來人講到西文，或是新文學，必定是要想一句，做一句，支支節節的做出來。我真爲西文抱不平，并爲白話抱不平。）以外却是很少。兄弟意思應該注重的，就是這種。

我現在對足下說，是有兩層緣故。一則，我們既然以文學革命提倡，而吾國人尙未曾看見西文的好處到底是怎樣，自然該負那做做榜樣，喚醒國人心目的責任，應該以此爲我們的大義務。對於此點，應該下全力着手。雖是現在「新青年」所刊的自然皆是注重老實有理的話。其趨向，自然是對的。但弟的意思，是要爲白話文學（白話當文用，後來自有白話文學。）設一個像西方論理細慎精深，長列推究，高格的標準。人家讀過一次這種的文學，要教他不要崇拜新文學也做不到了。這纔

是我們改革新國文的義務。

自然，文生於情，須要與情感題目相配纔好。凡文不必皆是義理講的深奧，因其應用不同：寫信有寫信的體，談論有談論的體，講學有講學的體，科學專門有科學記事的體，西人亦分 *Familiar style, conversational style, style of scientific reports oratorical style, etc.*，這都是要做的，但是這講學說理的一種（*essay style*）應該格外注意。

二則，白話爲吾人平日所說的話，所以其性質，最易泛濫，最易說一大場無關着落似是而非的老婆話。我們須要戒用白話的人，不要胡思亂寫沒有去取。雖是形式上，正如胡適君所說：『甯可失之於俗，不要失之於文，』（記不清是胡君說的不是）而意義上，決不容有此毛病也。

我實在不懂什麼，不過照我所覺得的，說給足下聽聽，足下想對不對？

林玉堂

三月二日，一九一八。

十六

孟和先生：

閱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通訊欄內，先生對於世界語問題，有所爭辯，而謂「世界語功用，在今日文明諸邦已過討論之時代。」此說未必盡然。鄙人前二年發行一世界雜誌 *Internacia Popolo*，因此交換得許多各國之世界語雜誌。其紀事欄內，無時不有學校加入世界語之紀載。前年秋間，廣東高等師範學校語言學校教授陳宗南先生方從美洲回國，斯時鄙人正在粵省提倡，陳先生特約同研究；弟詢其美洲之世界語情形如何，彼亦云各大學校多有設班自由講習；可見先生謂「已過討論時代」之不確。

先生又謂「英文提倡世界語者推 W. T. Stead 君。」不知英國世界語團體林立，就英國世界語雜誌 *The British Esperantist* 封面所登出者，已有七十餘處之多。世界語之輸入英國在一九〇四年，迄今不過十餘載；且英人最重保守，亦竟

得如是之結果：可為各國人士歡迎世界語之鐵證。先生又因 W. T. Stead 君提倡世界語而稱之為「好奇之老古董」。此名詞大不確切，蓋世界語為一種新學問，非具有新思想之新青年，必不贊成；此名詞還當贈於反對新學問之頑固派。

先生又謂「現在不學英文而必欲讀莎士比亞之譯本，不知其意何居？」此因英文文法艱深，非研究數年，未可為功。惟世界語一年程度，便可瞭然。與其費數年之光陰以研究一種之言語，何如以之研究其他學問耶？與孫先生討論，不過費一刻之光陰，先生猶以為可惜；豈數年之光陰反可不寶貴耶？

先生又謂「敢問現代歐美諸大文豪，大詩家，大劇作家，亦皆有世界語之譯本否？」此說亦可不辯；請向莫斯科世界語書店（Moskva Librejo "Esperanto"）索圖書目錄一閱，便知所有文學譯本，大都是俄國託爾斯泰（Tolstoj）及英國莎士比亞（Shakespeare）之原著。俄國更有一書店，專以世界語編譯託氏著作者，先生又未之聞耶？

先生又謂「今日研究學問，至少必通兩國文字，多則英法德意俄日……。」不

知世界語語根多與歐洲各國文字相同；若先懂世界語，然後再習他種外國語，尤爲事半功倍；因其讀音與文法均合於邏輯，所以便於記憶也。

先生又謂「近來外國語教授法進步，學外國語并無煩難。」先生已有此良好之祕訣，何不以此宣示大衆？俾外國語教師有所適從。鄙人亦甚欲利用之以教授世界語，以速斯語之進行。先生高明，還望指教一二！

先生又謂「未曾學過外國語者，不能示以外國語中之新天地。」胡適之先生說：「若不能做白話文字，便不配反對白話文學。」以先生及胡先生之言推之：世界語之門外漢，固亦不能示以世界語中之新天地；自己不懂世界語，便不配反對世界語。

先生又謂「世界語功用，焉能僅據世界語代表大會之言以爲定？賣藥者未有不誇贊其藥之靈驗者。」此譬喻未免不當。賣藥者豈真謂其藥果靈驗耶？其目的不過在金錢耳；其言之不足信，自是當然。至於吾人提倡世界語，純然爲良心上之主張；見其結構之完善，主義之光明，故雖犧牲金錢與時日，亦所勿恤。斯語果無通

行之價值，五洲萬國之愚人，豈有若是之多耶？

先生又謂「吾之位置，是絕對的不信世界語可以通用。……謂余不信，請再俟五十年後，視世界語之運命果爲何如。」世界語公布於一八八七年迄今不過三十二年。在一八八七年以前，贊成世界語者僅原始家柴門哈甫博士（Dro. Zamenhof）一人；而今日，則各國之通都大邑窮鄉僻壤，無不有通曉世界語者。——請閱環球世界語年鑑之代理員地址錄，便知其詳。——若再過五十年後，世界語必大大通行，可斷言也。倘若人人皆如先生，不但五十年，即再過五百年，五千年，五萬年，世界語亦必無通行之一日。惟此可無慮；因贊成世界語者衆，而反對世界語者寡；就今日而論，先生一人反對，而駁難者竟紛至沓來，此可爲吾語前途預賀者也。總之世界語之在各國，業已通行於各界，而先生不之知；只因中國一隅未甚通行，便謂世界語爲無用。此吾人不能不爲先生惜也。

區聲白

十七

適之先生：

前幾天我寄交先生的書籍和信，此刻想已經登覽了。從前我說要和先生討論的事件，今天我有二小時閑空，暫且先把最要緊的一件事寫給先生看看。這件事就是「反對注音字母」。

我對於改良中國文字主張用羅馬字拼法，和這件事有密切的關係。至於我反對的理由，那就很多了；因為一刻不能和盤托出，——我的閑空時間，極其寶貴，不得不算就了行事，原諒原諒——祇得將要緊的分條寫出如下：

(一) 注音字母不足簡省學者的腦力。

這一種理由，可以拿日本八用注音字母（指用假名注漢字而言）的覆轍來做證據。日本自發明假名以來，已經八百年了，不但一點好成績也沒有，反大受其害。現在雖有許多眼光稍遠的日本人，要把羅馬字拼音法來代替舊文字，却被漢字（音

讀的)所累，不能成功。日本地方比中國小，人口比中國少，方音比中國單純，尙且用注音的成績不佳；那末將來中國用注音字母的成績不佳，可以「不言而喻」了。我知道有許多人看見我這議論，一定要駁我道，「日本一般社會上的人，至少三分之一能夠看報寫信，這就是好成績。」這種議論，聽起來很有道理，其實是不對的，日本能看報寫信的人比中國多，一半是教育普及的成績，一半是教授得法的成績；譬如我們中國人有和日本同樣的教育，同樣的教法，我敢說那個時候，就使這害煞人的漢字未廣，比較起來，中國能看報寫信的人未必比日本人少呢！！再進一層說，拿歐美來同日本比，歐美的小兒，大多數十五歲即可寫信看報，請問十五歲的日本小兒有幾個能夠這樣麼？這就是日本文字不適用，不好的鐵證；也就是注音字母和漢字(單音字)不好的鐵證。更進一層說，日本人不過偷幾個漢字用，尙且注音字母的成績不好，可見全用漢字的中國文，更與注音字母不相宜了。

爲什麼日本人用注音字母不佳呢？這就是我說的注音字母不能簡省學者的腦力。爲什麼注音字母不能簡省學者的腦力呢？這很容易明白的。簡單說，譬如一個

人要記一件事，當然比記兩件事容易；所以記一個乾乾淨淨的中國字，比記一個中國字又加上旁附的注音字母要容易。如果用注音字母則學者不但須記熟此字母，而且仍不能不熟記漢字；反轉來說，就是除記了漢字外，還要記那附加的注音字母；這個到底是簡省學者的腦力呢，還是多費學者的腦力呢？就是這注音字母極容易記，不見得多費學者的腦力；但是那個漢字依舊是「依樣畫葫蘆」，斷不省簡學者的腦力，這是確實無誤的定論了，注音字母原來為省簡學者腦力而設的，已不能省簡腦力，請問要他做什麼？

請看那些日本人，拿了一張報，嘴裏噤噤咕咕的念，一面看漢字，一面看注音，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他們先看字不念音既不能懂，念了音不看字仍就不懂；就是看了字念了音還須去猜摸意義；請問這種文字有什麼好處？日本的明白人，那一個不說他們的文字不合用；我們中國如果用這個注音字母，以後受害還要比日本人還大呢！（因為全是漢字之故。）

我們中國人以爲日本文最易學，就以爲日本文簡便，比歐美文容易；所以我

們可以做照他的樣子用注音字母。但是要知道中國人的以為日本文容易學，并不是日本文真容易學，不過內中的中國字我們原已認得的便了；猶之乎意大利人學法文比美國人更容易，是一樣的道理。你如問一問懂中國文和日本文的歐洲人，『到底中文容易學，還是日文容易學？』我知道他一定說「中文容易」。這個不是我空設的比喻，我已經問過好幾個這種歐洲人了，這樣推想起，將來中國用了這種注音字母，或者把這害煞人的難漢文更加弄難了。

總而言之，用注音字母的理由，不過是簡省學者的腦力（已證明），我是絕對不贊成。

（二）注音字母不足改良文字。

這一種理由，更容易懂了。今日中國最要緊的事，改良文字最算一件；如果不是先改良文字（如何改良文字，不能在此條裏討論），先用注音字母；請問在桐城派的古文，文選派的文學上，加幾個注音字母，能夠使這種死文字起死回生麼？能夠使學者容易學麼？如此推想，就曉得注音字母對於改良文字，一點好處也沒有。我也

知道提倡注音字母的諸君，以爲藉此可以統一中國的語音，可以做一建設國語的基礎。但是我說這種注音字母決不能統一語音，日本人用假名已經八百年了，至今橫濱人跑到九州地方，依然和到了外國一樣，這就是一個好標榜。不但如此，就在英法等國，語音又何嘗統一？倫敦人跑到愛丁堡，巴黎人跑到了馬賽也要吃語音不同的虧的。這是地域上，習慣上的效果；語音因地而變，光靠注音字母去強同他，是萬萬做不到的。就說道注音字母能有統一語音的功力，等到數年數十年之後，因地域，因習慣而改變，漸漸又不同了，豈不是又要造一種注音字母去統一他呢？況且這注音字母并不足統一語音麼？所以現在對於改良文字這一問題，光用注音字母去統一語音，實在不是根本的辦法。先生曾說『國語不是單靠幾位言語學的專門家就能造成的，』『也不是單靠幾本國語教科書和幾部字典就可以造成的……』我極贊成，我還要加一句『國語不是單靠注音字母去統一語音就能造成的。』不但如此，就是統一語言，也不能靠這注音字母的。所以我說這種注音字母，不過多費一番精力，實在毫無益處。

(三)何不爽爽快快把中文完全去了。

既要用注音字母，就是要保存中國舊文字。爲什麼緣故呢？因爲注音就是注漢字的音，那末不是保存中國舊文字是什麼？吳稚暉先生曾說『中國文字，遲早必廢；』既然如此，何不爽爽快快把漢文完全打消，用世界最通行的羅馬字拼法；爲什麼要白費一番精力，用毫無益處的注音字母呢？難道這也是和中國一般憲政黨的屁話，說『中國沒有Pinyin的程度，必須先立憲』一樣；以爲中國沒有立即改用拼音文字的程度，先須用注音字母麼？日本吃死了注音字母的虧，我們中國人還要走他的舊路麼？至於反對羅馬字拼音法的人，不是那一般講國粹的守舊鬼，就是不知道拼音文字好處的人，這種人不配反對拼音文字！諸君諸君，我們受了這漢字古文的害，已經幾千年了，要用這注音字母去挽救他，再使我們的子孫受害麼？

用羅馬字拼音法的好處，另當作文討論。以上這三種理由，是我反對注音字母的主腦；此外還有許多理由，我很想和盤托出，但是我的閑空時間已經告終了，且待後來再說。

過幾日再有空，當再和先生討論他事。但是我已經寫了三封信給先生，至今沒有得着一封回信，甚念。

朱有昫謹啓

七年九月五日

十八

適之我兄：

前十天（九月十七日）接到你的信，當時已經奉答了。我前後一共寄給你五封信，一本內外科看護學和一張教會羅馬字拼音報；不知道你已經完全收到沒有？來信望你提及。

今天我又有一二點鐘閑空，所以我就要趁這個機會，來把我反對 Esperanto 的意見，說給你聽聽。

這件事陶孟和和錢玄同已經在新青年上討論了，但我不會看見第四卷第二號以

前的新青年，所以也不會看見兩先生論調的全體。祇有第二號中錢先生的信，和第四號中孫國璋先生的信和錢陶兩先生的答書已經拜讀了。

陶先生說：「世界語的功用，在今日文明諸邦，已過討論之時代，而我輩今猶以寶貴之光陰，討論此垂死之假言語，這正是中國文化思潮後於歐美各國之表象。」這幾句話的意思，我很以為然，但是中國文化思想實在後於歐美，所以我不得不再費些寶貴的光陰——我的閑空時間，比寶貴的光陰更加寶貴，但願看見這封信的人，諒我費去我的比寶貴光陰更寶貴的空閑時間的苦心，用一對歡迎的眼睛來看我反對Esperanto的理由，那我就歡喜無量了——來幫助陶先生攻訐Esperanto。

又陶先生把Esperanto稱做「垂死之假言語」，我不以為然；為什麼呢？因為語言這東西，是要已經一國人，一羣人，或者許多的人時時刻刻用嘴說的；說了能使這一國人，一羣人，許多人懂的；能隨時進化日新月異的，……請問Esperanto有這等功用沒有？如果沒有，那就陶先生不應該把他稱作語言。陶先生說他是「垂死的」也不對，因為陶先生自己已說「世界語之功用，……已過討論的

時代；」錢先生所說莫斯科的世界語書店，我曾親眼見過，但是如果這時候沒有給過激派放火燒了，也要因為書不銷行藏起招牌來了；所以我以為爽爽快快的叫他做「已死的」方纔對。如果有人不以爲然；我就問他：世界全體的人裏頭，現在實在有幾個人學 Esperanto 麼？拉丁是死文字，但是我敢說世界上學拉丁的人比學 Esperanto 的多，拉丁的用處也要比 Esperanto 多，那末 Esperanto 不是已死的是什麼？如果再不以爲然，我一定再問他，自從 Esperanto 發明以來，十年前還有少數人不知道他的無用，聽了「賣藥者誇贊其藥之靈驗」（陶先生語）的「牛皮」，費了許多寶貴的光陰去學他，這些人究竟得了他的益處沒有？我也上過這個當，憑我的良心說，我是一點益處也沒有得到的。不但如此，這幾年來，學 Esperanto 的人愈少；現在除了錢先生所說的「上海一般無聊人」外，實在沒有多少人了。這不是已死是什麼？英國各商業學校已將 Esperanto 一科除去。美國雖未除去，學的人已經寥寥無幾了；所以我簡直叫 Esperanto 做「已死的私造文字」。並且文字也不配稱，文字是由語言變成的，是能代表語言的； Esperanto

已不是由語言變成的，也不是能代表語言的，（因為用世界語說話的人竟沒有，）所以不配稱做文字。但是我一時想不出一個適合的大名來奉給他，祇好姑且恭維他爲文字；要不然就叫他做「私造的符號」。

錢先生不贊成譯 Esperanto 爲「世界語」，我拍手叫好，但是我的不贊成和錢先生的是兩樣的。錢先生的不贊成，是因爲「世界語」這三字和 Esperanto 的原意不對。我的不贊成有兩種理由：（一）Esperanto 不配稱爲世界語，因爲他不能看做世界適用的語言；並且「語」都不配稱，這個我已經說過；（二）世界語這三個字欺騙了許多人，——我就是其中的一個——突然一看，以爲這是世界通用的語言，連忙去學，費了三四年的光陰一點益處也得不到。孫國璋先生以爲「世界語」這名稱不必棄去，又說「此等專名詞，有何通不通之研究，譯音譯義，所謂已非本真矣。」這種論調我絕對不敢附和；譯音不準，還沒有什麼大害，譯義不對，那就爲害不淺了，豈可無通不通之研究。專門謀利的藥店，弄了點嗎啡，做了一些藥丸，起他一個大名，叫做什麼「參茸戒煙丸」哪，又是什麼「戒煙梅花參片」

哪；這和把Esperanto叫做「世界語」一樣。

孫先生引了一九〇五年各國代表會的宣言，來證明Esperanto的好處；但是這是十三年前的陳說了。到了今天，我敢說連這種不完全的代表會也沒有人開了，這種宣言豈可當作可靠的評論。我學Esperanto還在一九〇五年之後，我已早知道Esperanto的無用；將心比心，我敢說當時那些代表到今日和我表同情的一定也就不少了。

嘻！我對Esperanto的怨言已經說夠了，現在且把Esperanto無用的證據，搬出幾種來，給先生看看：

(一) 根據我的閱歷說起來，我遇見的歐洲人，五百個裏頭至少有四百九十九個不懂Esperanto的，亞洲人更少。大凡學一種語言，是預備說出去使若干人懂的；懂Esperanto的人既然如此之少，就是Esperanto無用的鐵證。

(二) 用Esperanto做的書，請問有幾部有文學上價值的？大凡學一種文字是預備看書的；用Esperanto做的書既沒有好的，這也是Esperanto無用的鐵

證。

(三)用 Esperanto 來做文，請問到底能暢達深奧的思想麼？據我的經驗說起來，Esperanto 尙無這種價值。大凡學一種文字，是要能暢達思想的；既不能暢達深奧的思想，這種文字學了有什麼用處呢？

(四)大凡一種文字，一定先有一種語言做他的根本；如果這種語言漸漸變了新面目了，那文字一定也要隨着更變的；假使不變更，就可以認作沒有語言做他的根本；就變爲死文字了。拉丁是死文字，我們中國的古文駢文也是死文字。爲什麼緣故呢？因爲今日沒有說拉丁話的人，中國話已經改變了。如此推想起來，造 Esperanto 的時候，既沒有一種語言做他的根本；現在又沒有人用他做語言；所以也不過是一種死文字。死文字是無用的是不能隨時進化的，所以這 Esperanto 也是無用的。

(五)無論那一種語言文字，祇有因爲文字不合語言，把文字改了的，(先生所說意大利人廢拉丁文，就是好證據；)斷沒有用文字去改語言的。如此推想，就

知道私造一種文字（這文字二字是假定的稱謂），要世界的人拿他當作日常應用的語言，是萬萬做不到的。所以 Esperanto 斷不能當作世界通用的語言，簡直是一個無用的東西。

Esperanto 無用的證據，已經大致說完，明眼人一看就可明白，用不着再多說了。現在且把我已經拜讀過的錢玄同先生給陶先生的信（新青年二卷四號），略略評論一評論：

（一）玄同和獨秀兩先生說：『Esperanto 爲人類之語言，各國語乃民族之語言，以民族之壽命與人類較短長，知其不及矣。』這幾句話我不以爲然。第一：Esperanto 究竟配當作人類的語言麼？這一層不可不審查明白。據我的研究，Esperanto 實在沒有人類的語言的價值。爲什麼呢？因爲自從 Esperanto 發明以來，學的，研究的，主張的，提唱的人一天少一天，弄到現在，已把這「私造的符號」置諸不聞不問了，請問這不聞不問的東西，可以認作人類的語言麼？第二：Esperanto 究竟配稱作語言麼？這個問題我已在上文討論過了。第三：陳錢兩先生

稱爲「人類之語言」，究竟是世界上能有的，還是不能有的麼？這個問題，現在尙不能解決；因爲這是將來的語言，不能舉現在幾個人的理想測度得準的。但是據現在的事實看起來，這語言是現在沒有的，所以兩先生所說的「人類的語言」，祇能算作一個虛擬的名稱，不是實有的字物。如此推想，那末兩先生的這幾句話，是不合邏輯的，所以不能駁倒陶先生的立論。

兩先生又說：『重歷史的遺物而輕人造的理想，是進化之障也。』我又不以爲然；兩先生的意思是稱各國語爲歷史的遺物，*Esperanto* 爲人造的理想。不對不對！！第一，我們中國的文字，誠然可以認作歷史的遺物；但是英美德法諸國的語言文字，是日新月異，當世應用的，斷不能認爲歷史的遺物。第二，語言文字爲一種「公衆應用的特別事物」，決不是私造的理想；如果 *Esperanto* 是人造的理想那就萬萬不能用作語言文字了。所以陶先生既沒有「重歷史的遺物」，也沒有「輕人造的理想」。

（三）玄同先生說『玄同以爲文字者不過一種記號……』這個我更加不敢附

和。可以用公孫龍「白馬非馬」的論法來駁的。文字是代表語言的，明白說，就是用筆寫出來的語言，所以稱他做一種語文的記號還不算錯；光泛泛的稱作一種記號，是絕對不妥當的。猶之乎公孫龍說，白馬是白馬，不是黃馬紅馬，所以不是泛稱的馬。因為錢先生把文字的定義弄錯了，以為是一種記號，無可無不可，Y可以當Y，÷可以當Y，祇要認定了就完結；所以把 Esperanto 當作文字了。要知道文字是語言的代表，是語言的記號； Esperanto 是私造的記號，不是應用語言的記號，所以不能認作文字。

(四) 錢先生又說：「玄同以為世界上苟無人造的公用文字，則各國文字斷難統一，因無論何國皆不能舍己從人，無論何國文字皆決無統一世界之資格也。若舍己國私有之歷史的文字而改用人類公有之人造文字，則有世界思想者，殆無不樂從……。」這種理想，我對着是脫帽表敬意的，但是能否實行，和以後實行時的秩序是否如此，還得實地研究，這幾句空話是不可靠的。第一：將來世界上能有人造的公用文字麼？且不必問；但是就 Esperanto 的成績看起來，即使將來有人造的

公用文字，我敢說這文字決不是那歐洲人已經置諸不聞不問的，私造的 Esperanto。第二：文字是隨着語言進化的，將來到了國家種族的思想界限漸漸消滅，五方雜處的時候，語言自然漸漸會得統一的；語言已統一，文字也就統一了。語言斷不能隨着私造的文字改變的，也不會隨文字統一的，這個可以據歐洲文字的沿革和我們中國文言不一致證明的。所以憑着幾個人的腦力私造了一種記號，叫做文字，要想世界上的人把固有的語言拋了，去用這憑空造的記號做語言；這個和用中國的古文去改中國現在的語言差不多，是萬萬做不到的。

總而言之，玄同先生和我根本上的反對是：我以為世界文字的統一，要從語言統一發端的（語言如何統一前已略述），不是可以用私造的記號去統一的；錢先生則以為世界的語言可以用私造的符號（指 Esperanto）統一的。

現在我要把孫國璋先生的信評論評論了：

（一）孫先生稱陶先生的議論為十年前的懷疑派，敢問孫先生知道今日歐人對於 Esperanto 的「非懷疑派」麼？這個「非懷疑派」是置諸不聞不問。孫先生的

議論爲十年前的陳說，却又引出十三年前各國代表的宣言來頌揚 Esperanto 的好處；就說這種宣言不是陶先生所說的「賣藥者自誇藥靈」的論調，也不免是陳腐不堪的論調了。

(二)孫先生說：「試問世界上各民族之文字，那一種是天授的而非人造的。」我以爲這「人造」兩個字要分個界限：各民族的文字是隨公衆語言的進化，漸漸變成的；不是不根本語言，幾個人私造的。Esperanto 是幾個人私造的，不是根本語言進化的。如果稱各民族的文字爲人造的，一定要稱爲「公人造的」才對；至於 Esperanto 祇可稱爲「私人造的」。陶先生是輕「私人造的文字」，不是輕人造的文字；孫先生不要弄錯了。

(三)孫先生引留法學界雜誌的話「世界語出，是誠天授中國以研究西學的利器」來頌揚 Esperanto。這個利器，我也會用，但是我研究西學起來，這個利器竟一點都不利，毫無用處。

(四)孫先生把法文比作中國各地的土話，Esperanto 比作中國的官話；我

已不承認 Esperanto 爲應用的語言，所以決不承認他爲世界的「官話」（這是用孫先生的原語不妥且不管他）。

（五）孫先生又引羅森堡拉丁學校校長的話：『：：：今世界語不僅使學者不下淚而已，且爲學語言之橋樑，能渡學者由本國語以至外國語也：：：。』這位校長，真在那裏說夢話。橋樑是因爲有河相隔不能過去，所以用他來消滅這個隔障的。一國人學他一國的語言，可以直接學的，用不着什麼橋樑。並且 Esperanto 也不配比作橋樑，一過橋就可由此岸達彼岸；請問 Esperanto 能使中國人懂英法德文麼？

總而言之，孫先生把 Esperanto 認作和民族文字同樣的人造文字，把根本弄錯了，所以枝葉也就不對了。

我反對 Esperanto 的話多得很，但是我的空閒時間少得很，不能再寫了，祇好再講幾句非講不可的話做個收場鑼鼓罷！

有人說：『學了 Esperanto 再學英法德文就容易了，所以能簡省學外國語的時間。』我說這話不對，通盤計算，祇有多費時間的，斷不會簡省時間。譬如直接

學英文如果教授得法，五年足夠了。但是學 Esperanto 至少要三年；學了之後再學英文，就說能節省一年，祇要四年；合起來反變成七年了，如何能夠節省時間？

又有人說：『Esperanto 的文法如何簡單，語根如何精良。』但是我說語言文字是一個隨時改變的東西，初起頭無論他如何簡單如何精良；到後來一經實用，就要變成繁雜不規則的。現在已經完全發達的英法德文，尙且每天每月有新字，新意義，新句法加進去，那末這未完全發達的 Esperanto，如果實用起來，那變更的迅速，更不消說了。因為 Esperanto 是個沒有完全發達的東西所以覺得簡單明瞭；但是等到人人用他做語言文字，老幼文陋都把他放在嘴裏，就真相大變；英國人在外國住了多年，也受各該國語的影響，把他純粹的英國話弄雜了。又如前六年我在愛丁堡的活動寫真館，第一次看見美國人所用的滑稽語「Some girl」「Some man」等；莫名其妙，問他人，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那曉得，等不上三天，這個「Some girl」「Some man」就在愛丁堡大出風頭，幾乎無人不說——甲看見了一個美麗的女子就對乙道「Some girl ah……」乙看見了一個打「golf」打

得好的人，就對甲道「Some soft-player, eh」幾乎無時無地不說——我也不但懂了，並且會用了。再等不到三天，又有一種時髦話出來了。這個滑稽的「Some girl」，「Some man」和英文原來的「Some girl」，「Some man」意義何等差異，這就是通用的語言文字，必定日新月異，日趨繁雜的鐵證。現在的 Esperanto 雖然簡單，到了實用的時候，未見得不比現在的民族語繁雜呢。要曉得最簡單東西，不見得一定不能變為較繁雜的，較繁雜的東西，不見得一定變為最繁雜的，所以現在的 Esperanto 雖然簡單，但是將來的變為繁雜——不必一定是最繁雜的——是可預料的。現在的各民族語，雖較 Esperanto 繁雜；然而我已說過，這種已經發達的語言文字，變改起來一定比未發達的緩而且少；將來不見得比 Esperanto 發達了的時候更繁雜。現在研究和提倡 Esperanto 的人，因為各自採用「各自愛用的字」已經有了「弄不清楚」的情勢，這就是將來 Esperanto 必定變繁雜的鐵證。

啊呀！我的手腕子也寫痛了，時間也早完了，算了吧，不再寫了，請你原諒。

朱有昀

十九

適之兄：

承示朱我農君兩信，囑我作答。我看了一遍，覺得「反對 Esperanto」無可討論。朱君是認 Esperanto 爲「已死的私造符號」，我是認他爲將來人類公用的語言文字，所見統不相同，似可不必辯論。且我對於提倡 Esperanto 的意見，已屢屢言之，見致陳獨秀陶孟和區聲白孫芾仲諸君信中，現在可以不必再論。我已決定，以後凡有提倡 Esperanto 的來信，我當與之討論。至於反對 Esperanto 的來信，惟主張 H₂O 及他種「世界語」的當與之討論。若如陶孟和朱我農兩君及老兄之根本主張 Esperanto 者甚或不承認將來人類應有公用的語言文字者，則不復置辯。

至於朱君「反對注音字母」的通信，我却要答他幾句。並且我對於羅馬字母拼音語之說，先有幾句要說的話。

我本來是不贊成漢語改用羅馬字母拼音的。（其故詳下。）但我亦非絕對的反

對此說，因為漢字的形式，實在難識難寫。如其有人能夠想出很完美的拼音方法，將漢語改用拼音，或者可以減省識字的困難。所以前次朱君來信，盛稱羅馬字母拼法，一定很有心得，與從前王照的官語字母勞乃宣的簡字一定不可同年而語，因此「延頸跋望」，要看朱君次第寄來的附件，（其時老兄對我說：『朱君尙有附件不久可到』。）以為這附件必是一種說得很詳細的羅馬字母拼音方法，同關於推行學習的議論，如果有此等著作及議論，大足以供吾人之參考。或者我還不贊成用羅馬字母拼音的人看了，也可以恍然大悟，幡然改圖，來主張此說。不意附件寄來，乃是一本用羅馬字母拼廈門（？）語的內外科看護學。乃使我大為失望。此等書籍，我以前也看見過，我們只要照著五車韻府等書，將用漢字寫的文章一個一個找出拼音連了起來，就可做到。並且拼的還是普通語言，比這內外科看護學中總還容易看一點。但是照此辦法，是否可以算做漢語改用拼音的完全解決，我實不能無疑。今就極小之處而論，已有可商者。如內外科看護學中所拼複音名詞，仍是逐字分開，

但以「一」連之而已。如開卷第一行，「解剖學」三字，拼作 *Kai-pho-hak* 不作 *Ka-i-pho-hak* 則作者尙未知漢文的「解剖學」三字是等於英文的 *Anatomy* 一字，名爲三字，實是一字。漢文因爲字字整方，所以只好分做三個字去寫。既改拼音，當然要把他連寫，才是正辦。今作者并此而未知，似乎於拼漢音之法尙欠研究。此外尙有毛病與否，我因其書所用之音實在難懂，只好不去研究他了。

至於我不贊成用羅馬字母拼漢語的理由，本年三月中致獨秀兄信中已經說過。（見四卷第三五二，三五三兩頁。）獨秀兄和老兄都不以爲然，惠答之語多主張漢語應改拼音，我雖承兩兄之教，然一時尙未能服從，只好「各行其是」。此外還有一個理由，則我以爲今後的中國人應該把所有的中國舊書盡行擱起，凡道理，智識，文學，樣樣都該學外國人，才能生存於二十世紀做一個文明人。既然如此，就應該學外國文，讀外國書。那固有的漢語因事實上不能立刻消滅，只好暫時留住一部份勉強可用的，——把那不適用的都送進博物院去，——以爲短時期內交通之用，但與學術無關。至於文字，在文章方面，既改用口語，較之舊日之文言文不一致

者，已可便利許多。在書寫方面，則應復用草書，或兼采古體俗體之筆畫簡單者，——如「從」「處」「圍」「與」之古體，「竈」「寶」「箇」「鑪」之俗體，大可采用。——聲音難明者，則能以注音字母。如此將就行去，也可勉強敷衍十年二十年。至於漢字之代興物，我以為與其製造羅馬字母之新漢字，遠不若採用將來人類公用的 Esperanto。即退一步說，亦可採用一種外國語來代漢文漢語。我以為採用 Esperanto 與採用外國語，比製造什麼羅馬字母的新漢字，上算得多，有用得多。這也是我不贊成用羅馬字母拚漢語的一個理由。

上面所說，明知老兄和朱君看了，一定要大加反對。但我的意見既是如此，也不妨老實說說。

至於朱君反對注音字母的話，我初看了，以為必有一番議論，可以供吾人之討論。不料信看完了，又大為失望。朱君說道：

「日本自發明假名以來，已經八百年了，不但一點好成績也沒有，反大受其害。」我看到這裏，亟欲知道日本怎樣的受假名之害，不料底下說道：

「……却被漢字（音讀的）所累，……日本地方比中國小，……尚且用注音的成績不佳，……」

上面說爲音讀的漢字所累，下面說注音的成績不佳，似乎意思有點不甚相貫。其下又說道：

「譬如我們中國人有和日本同樣的教育，同樣的教法，我敢說那個時候就使這害殺人的漢字未廢，比較起來，中國的能看報寫信的人，未必比日本人少呢。」

照這意思似乎中國雖沒有假名，只要教得得法，也能和有假名的日本文收同樣的好果。就此語而論，似尙不能作爲日本受假名之害的證據。其下又說歐美小兒十五歲能寫信看報，日本小兒不能，於是下一斷語道：

「這就是日本文不適用不好的鉄證，也就是注音字母和漢字（單音字）不好的鉄證。」

說日本受漢字的害，以致文字不適用，這話固然不錯。至於說日本不能及歐美是因

爲他有注音字母的不好。請問日本的刀，イ，六，工，才，和歐美的 *soil* 在獨立用時，其標音之方法有何區別。英國小兒認得字母，就曾寫 *Tom*。日本小兒認得了假名，也就曾寫 *刀夕*。其功效有何差異。若說假名注於漢字之旁，不及歐美直寫字之便利，那自然不錯。但此是漢字的不好，并非假名的不好。難道日本漢字的難讀，是因爲有了假名的緣故嗎？其下又道：

「日本人不過偷幾個漢字用，尙且注音字母的成績不好。可見全用漢字的中国文，更與注音字母不相宜了。」

照這幾句話看來，似乎說有了漢字，便不能用注音字母。漢字愈多，注音字母愈不適用。換言之，竟是衍形的文字不能適用注音的方法了。此誠下愚之所大惑不解者矣。此下又有朱君自評爲「確實無誤的定論」一段，大意謂記一件事，比記兩件事容易，所以學記漢字，比兼記注音字母容易。這話我也有點懷疑。譬如日本入識漢字，看見一個「山」，見傍注「セマ」，那就知道「山」字的意義了。意義已知，字形自然隨之而能記憶。要是其旁不注「セマ」，則永遠不知「山」是何

物，即永遠不能識此「山」字了。凡識字，總是先記得字音，才能認得字形。無論識中國字，識日本字，識西洋字都是如此。我以為日本有了假名，實在是幫他認得漢字的利器。和沒有假名光看漢字，瞠目結舌，不知為何物者相較，孰難孰易，願朱君有以語我來。其下又道：

「請看那些日本人拿了一張報，嘴裏噤噤咕咕的念，一面看漢字，一面看注音。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他們先看字，不念音，既不能懂，念了音，不看字，仍不能懂。就是看字，念了音，還須去猜摸意義。」

我要請問，那些中國人拿了一張報紙，嘴裏想要噤噤咕咕的念也不能，只看漢字，莫名其妙，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他們只有字可看，沒有音可念。就是想看了字去猜摸他的意義，因為不知道他的音，竟無從猜摸起。這個情形，與朱君所閱的日本人的情形相較，其得失何如。其下又引歐洲人的話，說中國文比日本文容易學，於是斷言道：

「這樣推想起來，將來中國用了這注音字母，或者把這害煞人的難漢文更加弄

難了。」

這所說的，比上文更加顯明。即謂漢字本難識，日本人加了假名，於是更難識。中國人如其加了注音字母，不消說得，自然也是更難識了。注音之法用於非拼音之文字其害竟至如此，其然豈其然乎？其下又道：

「請問在桐城派的古文，文選派的文學上加幾個注音字母，能夠使這種死文字「起死回生」麼？能夠使學者容易學麼？」

我們因為桐城古文，文選拚文不好，所以不要人去讀。如其這兩種文章有讀的價值，竟有人刻出加注音字母的古文辭類纂和文選，那一定要比什麼康刻本胡刻本容易讀得多，因為看了注音，可以讀得下去。有一件事可以做個比例，現在北京大學預科裏的模範文選將古代文章用新式句讀符號，并且分段分節，我們看了，覺得着實比刻在古書裏沒有句讀，不分段落的明白得多。然則就是古代文章，如其加了注音，也要比沒有注音的明白得多。下文又謂注音字母不能統一語音，舉日本之橫濱和九州語音絕異為證。又舉倫敦和愛丁堡，巴黎和馬賽語音也不同，以作語言不能

統一之證。照此看來，就是朱君最主張的羅馬字母拼音，亦無法以處此事了。然則注音字母就是沒有統一語言的能力，似乎也不能算作一種方案吧。其下又道：

「既然用注音字母，就是要保存中國文字。爲什麼緣故呢？因爲注音就是注漢字的音，那末不是保存中國舊文字是什麼？」

我主張注音字母，是因爲漢字一時不能廢去，所以想出這個「補偏救弊」的方法，絕無保存中國文字的思想。朱君謂注漢字的音就是保存舊文字，則朱君要改羅馬字母拼音，是否是拼漢字的音。如其是也，豈朱君亦要保存中國舊文字乎？其下又道：

「吳稚暉先生曾說『中國文字遲早必廢』。既然如此，何不爽爽快快地把漢字全然打消，用世界最通行的羅馬字拼法，……」

敬告朱君，吳先生此語，係兼指中國語言而言。吳先生作此文時，是主張用 Esperanto 來代漢文的。吳先生又是最反對用羅馬字母拼漢音的人，與朱君所見全不相同，未可併爲一談也。

我生平是最恨「中國一般憲政黨的屁話，說「中國沒有 Esperanto 的程度，必須先立憲。」故以為中國大可廢去野蠻之漢文，而用較文明之 Esperanto。（或用較文明之德法英文。）

以上所說，是我對於朱君來信的意見。還有幾句話，要請問朱君。

何以明治以前之日本書，於漢字之旁不注假名，而五十年來旁注假名之書日見其多？大雜誌如「太陽」「科學世界」等等，皆字字旁注假名。

何以日本的新聞紙，除「一二百千」等字之外，無不旁注假名？新聞紙天天要印，論說，時事，文藝，小說，花樣很多，而印刷時必須一一加以注音，不憚麻煩。這是什麼緣故？有人說，因為新聞紙為全國人人須看之物，故不得不多費此一番手脚，以期通俗。這話究竟對不對？

以上兩層，請朱君賜答。

臨了尚有奉告朱君一語，朱君對於漢字主張改用羅馬字母拼音，則反對注音字母固宜。但羅馬字母拼音，製造之時，并不容易，決非單單把音拼成，就可了事

的。於語言發音上，文字組合上，在在皆須研究。竊謂歐文組合的方法，日本Pō. B. 會裏的議論，皆有可供參考的價值。若專靠幾個傳教的西洋人做的幾本拼方音的書，似乎稍嫌不夠一點。不知朱君以爲然否。

弟錢玄同

一九一八，十，六。

二十

玄同兄：

隨感錄第十八條中所說關於舊戲的話及某君的話，我都極以爲然。我對於中國舊戲也全是門外漢，所以技工上的好壞，無話可說，但就表面觀察出兩件理由，敢說：中國舊戲沒有存在的價值。

第一，我們從世界戲曲發達上看來，不能不說中國戲是野蠻。但先要說明，這野蠻兩個字，并非罵人的話，不過是文化程序上的一個區別詞，毫不含著惡意。譬

如說人年紀大小，某甲還幼穉，某乙已少壯，正是同一用法。中國戲多含原始的宗教的分子，是識者所共見的；我們只要翻開 *Ridgeway* 所著非歐羅巴民族的演劇舞蹈就能看出這些五光十色的臉，舞蹈般的動作，誇張的象徵的科白。凡中國戲上的精華，在野蠻民族的戲中，無不全備。在現今文明國的古代，也曾有過，野蠻是尙未文明的民族正同尙未長成的小孩一般；文明國的古代，就同少壯的人經過的兒時一般，也是野蠻社會時代：中國的戲，因此也不免得一個野蠻的名稱。原來野蠻時代，也是民族進化上必經的一階級，譬如一個人長成，必須經過小兒時代。所以我們對於原始民族與古代的戲，並不說他是野蠻，便一概抹殺；因他在某一社會某一時期上，正相適合，在那時原有存在的理由，在後世也有可研究的價值。小孩應了年歲的差別，自有各種遊戲。這遊戲在大人看來，不免幼穉；但在小孩却正適應，所以我們承認他在兒童社會中，有存在的理由；而且我們也可以研究他，於兒童心理學上，很有益處。但我們自己決不去一同玩耍；因年紀長了，識見自然更進，覺得小時的遊戲沒有意味了。倘若二三十歲的人，還在那裏做那些小兒的遊

戲，便覺不甚相宜；雖不能說他是件惡事，却不能不說是件壞事，——不是道德上的不善，是實際上的有害。——我們因此可以斷定這人的精神不發達，還在小兒時代那一階級：是退化的徵候。中國雖然久已看慣了舊戲，換點花樣怕就要不「慣」，但在現今時代，已不甚相宜，應該努力求點長進，收起了千年老譜才是。人不能做小孩過一世，民族也不能老自做野蠻，反以自己的「醜」驕人：這都是自然所不容許的。若世上果有如此現象，那便是違反自然的事，是病的現象，——退化衰亡的預兆。

舊戲應廢的第二理由，是有害於「世道人心」。我因為不懂舊戲，舉不出詳細的例，但約略計算，內中有害分子，可分作下列四類：淫，殺，皇帝，鬼神。（這四種，可稱作儒道二派思想的結晶。用別一名稱，發現在現今社會上的，就是：一「房中」，二「武力」，三「復辟」，四「靈學」。）在中國民間佈有害思想的，本有「下等小說」及各種說書；但民間有不識字不聽過說書的人，却沒有不曾看過戲的人，所以還要算戲的勢力最大。希望真命天子，歸依玉皇大帝，（及「道教縉紳

錄」上的人物，「想做『好漢』，這宗民間思想，全從戲上得來；至於傳布淫的思想方面的，終以戲爲最甚；唱說之外，如以扮演，據個人所見，已很有奇怪的實例。皇帝與鬼神的思想，中國或尙有不以爲非的人；淫殺一事，當然非「精神文明最好」的中國所應有，其爲「世道人心」之害，毫無可疑，當在應禁之列了。中國向來固然也曾禁止，却有什麼效果呢？固爲這兩件，皇帝與鬼神的兩件，也是如此——是根本的野蠻思想，也就是野蠻戲的根本精神：做了這種戲，自然不能缺這兩件——或四件；要除這兩件也只有不做那種戲。

我對於舊戲的意見，略如上面所說，想兄也以爲然。至於建設一面，也只有興行歐洲式的新戲一法。現在有一種大驚小怪的人，最怕說歐洲式，最怕說「歐化」。其實將他國的文藝學術運到本國，決不是被別國征服的意思；不過是經過了野蠻階級蛻化出來的文明事物在歐洲先發現；所以便跳了一步，將他拿來，省却自己的許多力氣。既然拿到本國，便是我的東西，沒有什麼歐化不歐化了。倘若亞洲有了比歐洲更進化的戲，自然不必去捨近求遠；祇可惜沒有這樣如意的事。

二十一

周作人

七年十一月一日

新青年諸君足下：

近從友人處獲讀貴報第五卷第一及第二兩號；不料當此文妖猖獗時代，尙有這樣健全的言論機關存在，真正喜不可言！大體主張，均表同意。對於郭仁林先生的告青年一番忠言，更爲服膺無既。弟正因二十年奮鬥生涯，鬧得頭昏眼花，精疲力盡，今獲聞名言讜論，不覺精神倍長，從前勇氣，亦已完全恢復。郭仁林先生實在助我不少，感謝感謝。以後當如先生所說「盡其爲我之道」就是了。

雖說大體主張均表同意；然而意見不能強同之處，正復不少。我不會說「千慮一得」的客氣話。所以就要爽爽快快說到我的頑固意見，以就正於諸君之前。第一樁是「改良文字」問題。這是一般人類間共通之大問題。若照我輩之最高欲望而

言，能完全滿足我輩所要求的最善文字，自然是理想中之大同世界所能通行的真正的 *International*。不過研究這樣問題，似非二十世紀東方人之責任；而且萬萬非我輩責任。何以故呢？我輩今日所以急急主張改良文字之原因，並非完全抱大同觀念，不過對於亞東大陸之四五億同胞爭存保種起見。更明白言之，就不過為貫輸二十世紀之世界知識於此四五億守舊黨人之故，不得不將固有之複雜難曉之文字，改爲一種較為簡單易曉之文字。這是一時的救急方法；這是全要從國民經濟上着想的。所以不妨因陋就簡，只要從捷徑上做去就是了。就是只要一種輕而易舉的改良方法，使國人易於贊同，則因勢利導，事半功倍；雖然與我輩最初要求未能全符，然而我輩救國之目的，豈非可以達到了麼？

如上所說，我對於改良文字之觀念，是完全就功效一方面着想。所以改用羅馬字之議，是絕對的反對；用羅馬字拼音表示漢語之議，亦未能十分贊同。（反對之理由在後。）我之主張，是這樣的：

「大致用白話體裁，混入尋常談話中用慣之文言；有時需用學術上術語，即混

入外國原名，亦無不可。」

如此則研究科學一方面，既覺便利。與自來之舊文學，相去亦不甚遠。（舊文學是否應完全破壞，是別一問題。今爲我輩理想，易見諸實際起見，不得不稍屈從來主張，是不得已亦是步步爲營之法。）而新造此種文規，亦較爲輕而易舉。因之得社會上贊助既易，收効亦速，豈非各方面之要求都已滿足了麼？

我知驟聞此議者，必然極力反對，以爲此種不三不四非驢非馬之文字，算什麼呢？一國文字，是國民文化攸關，豈可如此苟且的呢？則請答曰：苟且一字，似有幾分不免；然在過渡時代，既不可默守成規，又不能完全推翻舊文學，則創造一種中間物，以爲新舊文學交遞之媒介，乃是必然之結果。請看日本最古書籍，全用假名；自與吾國交通之後，一時文人均用漢文著書；後復有人調和其間，乃造漢字假名交互文之法；再經屢次改革，至今遂自成一國文字，再看 *Kinano Judojiniki* 諸字，本脫胎於日語，而今已常見於西文中。交際社會中之文件，無論何國，大都採用法文。可見交通機關愈發達，人類交際愈繁雜，則各國之語言文字將於不知不

覺之中，自然而然的漸趨統一。又如吾國各處土語各各不同；而目下交際社會通用一種普通話，人皆習用之而不以為非。若必深惡此等普通話，而目為不三不四非驢非馬之言語，則我可無言。否則可以同樣理由，證明此種文字固自有其相當之價值也。

然而又有難者曰：中西文雜出之文字可以之著書而教小學生徒乎？曰：是可無慮。西文原以有時無相當譯語不得已而始用之。小學校教科書本未及高深之學理，何用此等原名？如其偶一見之，是必為尋常通用之物或人人應有之常識，則亦不足為病。

更請以余之經驗為證：余在中國中學校時所受各科，均用中文本。然而理化學中之術語如 *energy work* 之類，則反以原名為便於記憶，且容易了解。如譯為「能力」，「作用」之類，字義既晦，反覺其難解。夫研究科學之法，萬不能取「好讀書不求甚解」主義。是以中西文合併而成之新文學，實為應時勢之要求，已至瓜熟蒂落之期而產出；只須忍些微之痛苦，定能獲良好之結果，是可以斷言者。

也。

此種雜文字之副產物，即文字排列之法須改直行爲橫行，及句讀處加以符號之類是也。此議貴誌上已屢次論及，故不多述。

（中略）

中國實業至今故步自封不能應用科學者，并非缺乏學者，是全在乎缺乏技術家之故。學者之責任在乎研究學理，故非研究外國文，直接看外國書不可。然而此等人才，今日似已不少；即以東西洋之留學生人數觀之，更以推測中國實業狀況，早應有良好成績。日本每年派遣西洋留學生之人數，不過中國十分之一，而其成績，則與中國適成反比例。此中原因，雖因派遣之法截然不同之故；然而尚有一大原因在，蓋日本學者只須一論文一圖案之勞，便可以其獨得之新理轉授技術家而立刻見諸實際；中國學者則雖有良法美意，無從發表；試看中國之工人，能有幾人懂得圖案之意？正如殘廢之人，雖有充分之腦力，而無手足以承其意志，則亦徒喚奈何而已。故中國學者只能獨善其身，而無從貢獻於社會。今欲於短歲月內造成多數

之技術家，自應以相當之科學知識為前提；豈可更以外國文之類亂其心志？而且技術家責任，只須仰承學者之指揮，而實地從事於改良或創造，并無研究學理之必要，故無研究外國文之必要；故不得以中國實業不發達之故，便以為今後少年非教他們研究科學不可，要叫他們研究科學，非教他們研究了外國文直接看外國書不可。余之主張并非謂外國文不必研究，不過謂人人研究外國文，却非必要；而且照目今時局而觀，萬無此等餘裕，以圖此振本清源之解決法。所以余竭力反對改用羅馬字之議。總之余之意見是與朱經農先生的大致相同，諸君以為何如？

日本有羅馬字會，主張廢止漢字及假名，而用羅馬字拼音以代之。會員多帝國大學一方面之人物，所以近來該校試題，亦漸漸採用此等文字。高等學校（即大學預科，非高等專門學校）亦漸做行之。并聞中央學務會議亦已有人提議及此。大概時機成熟之期，定然不遠。不過我國今日既無此等餘裕，而一般國民對於羅馬字之趣味，亦與日本人不可同日語，故余今日尚不欲贊同其說。

我是研究工科一方面的學生，不過從來對於文學亦頗有研究興味。所以看了新

青年就生了許多意見，不知不覺的說了一大篇外行的話。請諸君不要好笑，而以正義折服之，幸甚！

張月鏞白

第二部

現代評論通信

現代評論記者先生：

我在東京高等師範英文科的時候曾譯過一部莎翁劇「哈孟雷特」，我開始這種嘗試的時候也實在費了不少的苦心。因為我們中國雖然有許多優秀的英文學家却從不肯替我們開過半個兒研究莎翁劇的路。所以祇能讓我這個淺學的人暗中摸索。稿子寄到上海許久了，我到上海後又改正了一些地方，因為要就正當世的師友及斯學的先輩便把他出版了。出版之後滿擬可以得一些有益的指正，無奈當世的英文學家都不肯見教，祇有友人郭沫若兄說過一兩條，我馬上就改正了。直到今天我的朋友某君說你們辦的「現代評論」上有批評我的「哈孟雷特」的文章。我急於欲聞「善言」，便找來讀了。原來是江紹原君批評的。我看見直接批評我的莎譯的以此為第一篇，我不能不感謝江君的「看得我起」，和對於英文學之「忠勤」了。

但是我把江君的批評讀完之後，却使我有禁不住顰蹙的地方。我是個頗能虛心

的人，我這譯本又本是就正有道的試譯本。但凡有錯處應修正處，我是不惜挖板，改板，甚至毀板重譯的。我是不願意做莎翁的罪人的。我這譯本中也許有許多非過，我是萬分期望海內的師友們能使我寡過的。江紹原君「配」批評我的莎譯時，儘可以把我的錯得豈有此理的地方指出，并加以模範譯；儘可以說我這種白話譯法不對，却應該取一種什麼更好的譯法。我以為這兩種是批評我的譯文的必需的資格。也是我極想曉得的。但事實上江君却沒有十分滿足我的要求。他對於我譯這書的動機無起碼的同情，對於此種苦心的嘗試無應有的敬意。起首說一段俏皮話，接着指摘了。兩段譯文，他所指摘的地方，我此刻因為原文與譯本都不在身邊，不能仔細答復，但我相信原文中極有情趣的文字，在我的譯文中不見得都是若稻草……江君所舉的一段記得是Hamlet要他的相識的戲子說的白口。這一段語調本非常難譯，我所譯的也許誠有如江君所說的失策之處，但江君如能示以更自然更精鍊的模範惠我豈不更多。觀劇之時那Hamlet拒絕他母親的話“*No, good mother here's not a* *et al attractive*”依江君那樣一寫，似乎我根本不懂得Hamlet要親近他的戀人故而

拒絕他的母親，但這句話本是一句譬喻的話，即把 Ophelia 比作一塊動人的金屬，今譯作「這塊金屬更動人些」有什麼大不了的錯處呢？依江君怎麼譯呢？

再如 Haratio 與“Hamlet”的對話中“Strange”與“Stranger”兩字之爲 Play of words（玩字）不待西林先生而後知，此種「玩字」實一切莎翁劇譯者的難關，因爲無論那一個脚本都可以遇得着。比如 Romeo and Juliet 中的第一幕第一場便是以「玩字」起：

S. Gregory, o'my word, we'll not carry coals.

G. No, for then we should be colliers.

S. I mean, an we be in choler, we'll draw.

G. Ay, while you live, draw you neck out o' the collar.

請問江君遇了這樣的難關將如何通過？我不能說我的譯法是很理想的，但那兩句話既然與原意無忤，江君又不能具體的舉出更好的譯法，我們祇好以此滿足了，雖說我不斷的求着更好的方法。

那樣難譯的莎翁劇被江君等嚴正的指摘也僅得這一些有限的錯處，我也可以聊以自慰了。我暑假中再到上海去，我自然要把這譯本再仔細的改正一番，或是重新譯過務使近於完美。我們求學問的人，但凡能以真摯的態度向着所探求的方面努力，這種努力是不空費的。Arthur H. Clough 的詩說得好：

Say not, the struggle naught availeth,
the labour and the wounds are vain
The enemy faints not, nor farleth,
and as things have been they remain.

For while the tired waves, vainly breaking
seen here no pain but inch to gain.
For back, brough creeks and inlets making,
comes silent flooding in, the main.

所以我的莎譯事業是一息尚存不會終止的。我的一切著譯的價值都可使一切“Stranger”的否認，但我的熱心與誠意，是無物可以否定我的。髣髴聽得康白情兄說江紹原君在美國研究宗教。他的朋友楊金甫不知是個什麼莎翁學大家。不知道關於莎翁學的研究是和一切學問一樣由粗而日進于精。他却學一般鄉下的愚夫愚婦希望配譯莎翁的真命天子出現！你想想世間的事情有誰配有誰不配？我們不配還有誰配？用世界最高的標準批評起來，中國的大學都配稱大學嗎？中國的學者配稱學者嗎？還不是要我們慢慢的努力使他由 Worse 以進于 Better best 嗎？

田漢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二

現代評論記者：

五卅慘案發生以後，不少的人提倡和英日兩國實行經濟絕交。最近國中兩位知識階級的人物——丁文江先生和馬寅初先生——發表了對於經濟絕交的重要議論：

丁先生說，『經濟絕交是絕對做不到的；』馬先生說，『內政不修明（例見下引，）無經濟絕交之可能。』我是經濟學的門外漢，當然對於這個問題不敢插嘴；但單就這兩位先生的話看，似乎很有不能不使門外漢懷疑的地方。

馬寅初先生說一旦對英經濟絕交，則匯豐銀行一定將所有拆借於上海錢莊之款收回，那末，錢莊一定大起恐慌。『故匯豐之鈔票，多存留在錢莊手中，不敢去兌。』又『直系大員……紛紛收存款股款……存在匯豐銀行以求保護；而款一到匯豐，即無人過問。』他又說就日本而論，則吾國『紗市之權，幾全操于日本之手；』又東三省與津滬之匯兌，必須經過日本，否則太不合算。所以對英日，都『無經濟絕交的可能。』（以上見本年六月二十五日時事新報馬寅初「上海租界之歷史及其性質」。）

丁文江先生說：『提倡經濟絕交的人似乎忘記我們並沒有對人家宣戰。戰爭的時候，以法律言，對敵通商是有極重的罪名；政府可以盡力強制。以公道言，全國的人大家犧牲生命財產，損失不是限于對敵絕交的商人。目前我們政府既然不能強

迫商人經濟絕交，或是抵制外貨，而絕交或是抵制的損失，完全在國內一部份的商人身上。這般商人要問我們，勸人家絕交或是抵制的人，犧牲的什麼？有這兩種原因，絕交是做不到的。〔見本年六月二十三日時事新報丁文江「高調與責任」〕

綜合起來說，他們的意思是對英日經濟絕交，國中某某部份的人一定受不小的損失。若這是經濟絕交做不到的理由，那末，我們還可以湊上以下二個例證。

(一)吾國長江各埠與上海，及滿洲與本部各埠的航路交通，大部份靠着英日公司的船。一旦經濟絕交，中國貨不裝英日的船，在這些地方經商的人一定大受損失。(其實抵抗英日極有效的海員罷工，已經有同樣的結果；可見使商人不受損失的經濟絕交方法是沒有的。)

(二)六月二十五日時事新報載：『青島各界恐難達抵貨目的，總商會不願與日經濟絕交：青島通信云，經濟絕交問題，已于十六日在商會解決。惟青島日人觸目皆是，不惟商人不克與之斷絕交易；即一般勞動界，亦難逃出其資本勢力範圍。加以總商會會長隋石卿原藉日人勢力致富，而與日人更有聯絡。故日前在商會解決

之各條，毫夫實行。」

但以上這許多例證，據我的淺見，似乎只能夠證明對英日經濟絕交，我國某某部份的商人是要受不小的損失的，或是他們雖然可以禁當得這樣損失，却不肯這樣做的；但不能證明「經濟絕交是絕對做不到的」（丁先生的結論），或「無經濟絕交之可能」。（馬先生的結論）這是我們的第一件懷疑。

以我所知道的，許多提倡經濟絕交的人是把他作為交戰的替代——「不得已而思其次」的戰爭——的。既然是交戰的替代，那末，就不妨以公認的威力強迫商人經濟絕交。至于恐怕除與經濟絕交有直接關係的商人以外的人沒有這麼大損失，太不公平；這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事實。現在上海各界正在那裏想個平均這次罷工抵貨的負擔方法。如果一旦我們真下決心實行經濟絕交，也可以採用強迫的平均負擔的辦法。據江浙戰爭及這次的經驗，好些資本家——說來可怪——絕不肯自由輸捐，不受強迫則「一毛不拔」的；據上海五卅以後的經驗，與英日貿易有關的商人的犧牲并不一定比與英日貿易無關的商人及非商人大（這按這種犧牲對於各人之相對的

影響，因為絕對量不能做犧牲的比較標準。這樣看來，似乎不能說對敵絕交的商人以外的人沒有犧牲，因而絕交絕對辦不到。這是第二件懷疑。

經濟絕交當然是例外的事情。假如有必要，就應該決心做去。萬一小部份人因私利關係（如馬先生所指之直系大員大約不肯將存款從匯豐銀行提出）不肯做，有法子使他做最好；沒有法子，只能與衆共棄。但一般人應該自己憑着良心做去，就是不能人人這樣做，只要大多數這樣做，就有不小的效力。若對這個事也要袖手觀望，較量人已損失的分量，那末，就是排貨進行的時候，還有許多奸商反借這個機會暗販英日貨，大發其財；據同樣的邏輯，豈不是排貨也是「絕對做不到」的嗎？這是第三件懷疑。

馬先生主張排貨有利于我們，可以立即進行，而不提及罷工。丁先生則主張罷工，他以為排貨于我們自己損失太大，非到最後萬不得已時不可行。他們又都說經濟絕交不可能，照這樣看，他們的意思似乎以為許多人所提議的不在英日商船裝貨，不定購由英日船裝運之貨，不用英日銀行鈔票，不存款于英日銀行等等是「絕

對做不到」的，（據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廿八期唐有壬先生「對英經濟絕交」內所說這幾件不特可以做得而且是個很重要的手段。）這是第四件懷疑。

以上將我的懷疑說完了。最後我要聲明的是：我寫這篇的動機只是希望對丁馬兩先生的議論可以求得更深切的了解：我個人沒有什麼主張要藉此辯護；並且我自信不是「只愛聽慷慨激昂的話，不愛聽條分縷析的話」的人。

壁黃十四，六，二十六，上海。

三

現代評論記者先生：

洋人殺華人，鬧得全球風雨，倫敦更是利害。我們幾個人自從月之初一起拋開書本從事奔走，可憐我們幾個書生有何能力在大街上去示威，而且我們講話英人也不肯聽，所以抱定方略請勞動黨人出面替我們賣氣力，我們在下面盡力的燒火，替他們準備說話的材料。幸而我初到倫敦時和他們幾個幹事認識。這回事爆發，他們平

常主張人道正義，自然不便袖手旁觀。他們不說則已，說起來真是十二分徹底。急進勞動黨的宣言主張修正不平等條約，拋棄治外法權，交還租界，保障經濟自由。

北大兩次來電已一一轉達此間智識階級。他們回信表示同情者不少。教授先生們素來不多說話，這次忽發通電，我們可謂得着一枝出奇的生力軍，把英國素來不務外的大教授們也鼓動了。這次事情曲直大白于天下，為百年來未有之機會，我們應當藉這一網把從前喪失的主權一一收回。最要緊的是罷免安格聯等據佔海關，我們要有經濟的自由權；第二收回租借地和租界，使我國桑葉形的地圖不要雜點他色；第三為廢止治外法權。其他賠償人命還是小事。希望你們努力，并給我們指示機宜。他們注重勞動情形，我們就說罷工的近因在日人慘殺工人，而且說五月二十五日晨報所載日政府應付方針六項，就是帝國政府援助資本家榨取中國工人的鐵證。而且把上海罷工青島罷工幾次的情形從報上彙集作一說明書。縱然資本家報紙如何造謠虛報，實在情形到此，他們也不能掩蔽了。可惜中國新聞家素來不大管工人生活的事，所載的材料尙覺不甚充分，你們能供給我一點資料麼？最要緊的中國

資本家待遇勞働者與外國資本家不同的地方，能作一比較說明書更善。第二請採集中文說勞働的文字寄下。連日他們問難說我國人太不管工人的事，從未見關於這問題的^說文字作品，幸而我平日還對此注意，勉強答復，但是不示以實在的東西，究竟不足以服人。前年三月二十五日政府頒出勞働法一片文字雖然不完備不徹底，我們也只好藉^不挺胸說大話。却是回顧亂象如麻的中國，臉上就不免紅漲了。

胡善恆六月十九日倫敦。

四

現代評論記者先生：

真冤枉！原是要想着看「愛情與麵包」來消悶的，却平空又添了許多悶！這悶胡適先生或是別人能告訴我們麼？

我看了胡譯的「愛情與麵包」之後，書櫥裏却是有一本英譯的史特林堡小說集，便有一個好奇心來對照讀讀。可是不行！胡譯的第一句便是「葛斯大（名）法克

（姓）是部裏參事的一個屬員」。我從頭翻到尾，從尾翻到頭，沒有「葛斯大」，也沒有「法克」；沒有「部裏」，也沒有「參事」。但是真奇怪，事實可有點兒相同。譯文可全是馬嘴不對牛頭。胡譯文比英譯文少了三分之一；語句更意譯到創造的地方，於此便不得不佩服胡先生運用文字的圓活，使人一些不覺得話語上有點尷尬。好手腕！不愧為北大的一個威靈顯赫的教授！

可是太委曲了，委曲了我們這胡先生！因為我據的譯本第一不是原文，第二是美國現代叢書中的英譯本。可是不知胡先生這譯文是從那裏譯的，這一點可能使人知道？

假使胡先生所據的譯本便是現代叢書裏的那本，或是別一本，或是原文，我們能找得那本文句對於胡先生那篇不忠實，只好說，只好說，胡先生的翻譯是「創作的翻譯」。

「創作的翻譯」是不行的！假使胡先生對於幾個外國字而起疙瘩，便要刪了他而補些己意的時候（那是不行的），我便要向他忠告，這樣辛辛苦苦的翻譯還是創

作，不創作還是停筆閉嘴！

可是胡先生決不能藉口於菲茲吉祿！他那樣的翻譯荷默的詩當然是要根本推翻的！爲什麼他不創作呢！可是有幾首詩譯得好的！

我想我們中國應該有一個譯書審查會，由會審定然後方可出版；不是這樣，這類下流的翻譯害盡了中國人！

末了，我願讀者看一看「愛情與麵包」（胡譯），又翻一翻 *Modern Library* (2) *Married's Love and Bread*—。

我願意認罪！假使胡先生能指出我的觀念根本錯誤！（即是根據另一譯本而胡譯確是真真實實的對於那譯本。）

我願意有人把這譯幾遍！（我想譯，可是英文不行，別國文更半字全無！）

閑閑 六月十七日

一個譯書審查會：確實可以做許多工作，雖然胡先生的「愛情與麵包」并不會因此被證明爲「創作的翻譯」。胡先生的「短篇小說集」大都取材于紐約 P. F. Collier.

fer & Son 出版的 Short Story Classics。我曾經親自校對過好幾篇，雖然有時覺得胡先生的譯文，爲了求「文字的圓活」的緣故，太簡些，「不忠實」三個字是無論如何加不上去的。「愛情與麵包」的兩種英譯本——胡先生所根據的 Short Story Classic 本和現代叢書本——實在相差的利害。究竟那一本是比較正確的譯文，因爲我也不懂原文，無從知道。可是我相信現代叢書本也許比較可靠些，因爲我找到一本 Georg Müller Verlag 出版的 Emel Scherine 的德文譯本，完全與現代叢書本相同。無論如何，這兩種譯本中，總有一種應當代胡先生負「創作的翻譯」的責任的。至於「創作的翻譯」是不是一定要不得，那是另一問題，改天再談吧。

西 澄

五

現代評論記者先生：

我的所以要寫此信，是讀了三十六期本刊西澄先生的「閑話」，要把他的意思說

個痛快，好多引起一些讀者的注意。

上海租界上外人的強凶霸道，祇要到過上海租界的人沒有不知道的。而其中也略分等級，當然以英美人為最「利害」，法人則尚和平。日人則不幸身為黃人，不爭氣的華人也很有會揶揄他們的。至於華人，則全如西澧先生所說的，將漸漸變為他們——外人——的奴隸了。在租界上的華人最得勢的，自然是這批流氓了，他們合了黨羽，照潑皮辦法，而外人也有意放縱他們來給自稱場面中人受辱。一個什麼×××，現在居然做了戲院子的老板，在租界上享盡榮華，如選坤伶為妾之類，出盡風頭，如天天汽車來汽車去，聽說內地富紳人家的搬子什麼里什麼里的弄堂裏的公子千金，時時會被這批流氓侮辱。近年來則全租界的商人也有流氓化之傾向。我們好好到先施或永安和他們做交易，給他們賺錢，他們給我們的却是惡語和不采，這種情形，凡是不穿西裝的貧苦人個個會說的，所以這次郵局和商務中華等處的罷工，凡稍有見識者，莫不望其失敗，或痛快地閉歇了，我們不買貨也得過日子。

至於這批流氓和流氓式的夥計，一見了高鼻頭的外國人，則唯唯諾諾，在先施

永安則有椅子請你坐，「洋涇浜」給你講，茶給你喝，我們貧苦則惟有瞠目立在旁邊等他們的高談的完結。有一次，我晚上去趁電車，那時車中人很少，又在冷靜的街道上，所以那個電車夫到了個半站地方，也不管有人與否，風馳電掣的開過去。豈知開的未久，後面即有人在喊叫，開車的當然亦全不睬他，而立在車尾上的一個苦工似的，却把鈴猛拉起來。及至車子停了，却走上一個酩酊大醉的英國流氓，還同着一個婦人。他是個胖子，一爬上車不問三七二十一，直望三等車廂裏奔進來，揮起「司的克」，向那賣票人隔頭隔面的打上去，又把他的制帽亂旋，嘴裏囁着：『What is Your number?』兩眼要射出火來了，後來還幸虧這婦人把他勸住，賣票人得免死於亂棒之下。這時車中的少數乘客，頓時都屈服於這英國流氓的淫威之下，沒有一個人敢則一聲。我親見就在這同一的車中的賣票人在江浙戰爭的時候，齊變元的潰兵或是張元明的潰兵因不懂其中巧妙，不肯給他揩油，因之他大罵其「強盜」，切切實實的，那丘八雖然磨拳擦掌，無奈被他「善鐘路巡捕房」六字嚇倒，終不過睡了幾口涎，然而半路却被幾個賣票者推下去了。所以我們可以說上海租界上的

大批商人和工友不是中國人，是西洋人的走狗！

總之，西洋人眼中的華民，全是他們眼中的非人和印度人一樣。西澧先生說上海的女學生全是西洋式的了，她們說的是英語，不知上海最多的是所謂Eurasian，如狼一般殘忍，豬一般愚蠢的西洋人會選擇中國的千金小姐去作他們的犧牲，關於這層，我想祇有郁達夫先生在某一篇小說中寫的最痛切！郁先生還說中國的所謂公使太太和女公子，往往會失身於外國的Waiter！我寫至此，馬上記起Don Quixote中的一個黑人酋長的女兒，會願意跟一個白人罪犯淫奔，卒至把她的老父氣死，在Cervantes固然是英雄美人，並不惜讚嘆此女的情深，在我們看來，是何等的悲痛呵！

然而回顧我們住在租界上弄堂裏的所謂資本家的如何，他們祇要到大世界新境界去打詩謎，在斗室中燒燒鴉片，摸摸牌，把內地農民的脂膏來如是虛擲！他們走到街上時，男的必彎背屈腰，女的必和娼妓一般的死氣重重！西澧先生說在大馬路細檢汽車中人，十有八九是綠眼睛；我却不願這十之一二的鬼華民來出醜！我常

說，華民是無資格坐摩托卡的。

昏昏的夜市中，上海的華民期待他們的死日！這無可奈何的上海租界上弄堂裏的所謂資本家呵！

查士驥九月六日上海

六

現代評論記者先生：

這一年來，因為家累太重，又兼以身體不好，雖則見了世上的不平，想說話的地方很多，但終於隱忍過去了。有許多人說我缺少了勇氣，有許多人說我因為有了職業，有了錢化，就不想做文章了。這兩層猜測 都說得很對，可是有一點，我要聲明。第一個猜測的缺少勇氣，有兩個原因，一個就是前面說過的身體的軟弱。第二個原因，（也許是最大的原因。）却因為目下中國不正的事情太多了。開倒車，走歧路，弄得太不成樣子了。看了這些王八的事情，簡直令人哭也不是，樂也不

是，到末了想說話也無從說起，只好扶頭喝一杯酒，向天嘆一口氣，就算完事。第二個猜測，倒不得不加上一個條件，再來承認。我對於職業的有無，從來不十分介意。因為沒有職業的時候，有一種「無職的職業」，我也很能享受，所以說我因為有了地位，就怕說話，却是錯的。至於有錢化沒有錢化，倒確與做文章和不做文章，有一點間接的關係。大家都知道，沒有錢化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在家裏悶坐，悶坐不過，只好拿起筆來寫寫，於是牢騷憤懣，就一齊排泄在紙上了。閑話少說，現在我因為職守俱無，窮愁潦倒，正好再來重尋舊業，做幾篇文章，洩洩胸中的氣悶。街上不平，請先從自家的身邊打起。

從今年的陰曆正月起，我在武昌的狗洞裏住了半年。錢也化了不少，人也見了不少，武昌大學的奇怪的情形，也知道了不少。前兩期劍公的通信裏所說的種種事實，雖則不是十分體面的事情，雖則心裏有點過意不去，但不幸我却不得不認是真的。這一期，又有一位學生，寫信來辯明，同時在這辯明的信裏，又招認了兩件最不體面的事情，我不幸又不能為他辯護，也只能幫他承認說是真的。

所謂最不體面的事情，是那兩件呢？第一件，就是這位國立大學的學生，因為他個人的關係，上書湖北的軍政當局蕭耀南，要蕭耀南用了他的勢力來左右校長，用一個教書的人。我們先不必說這一件事情對不對，只須舉出一個例子來說，譬如北京大學裏，教員很多，意見學說，各不相同。若有一個北大的學生，因為他個人的關係，上一個呈文給章士釗或鹿鐘麟或段祺瑞，要章士釗或鹿鐘麟或段祺瑞用了他們的勢力，來進退一個北大的教員，大家以為這事情是怎麼樣？若說因為湖北的軍政當局就是武昌大學的董事長，經費等項，都要看他的喜怒如何的，所以蕭耀南，十分有進退國立大學的教員門房齋夫之權。那末我又要說了，章士釗是教育的長官，鹿鐘麟是負有保護北京地方安甯秩序的責任的軍政當局，段祺瑞是一國的首腦，他們當然有進退一個北大教員之權，大家以為我這話怎麼樣？朋友們，我們還要叫什麼「打倒軍閥」，「教育神聖」？我說我們還是把娶媳婦兒，生小孩，大便小便等神聖的自由權，一齊交給了軍閥罷！

第二件最不體面的事情，就是這一位國立大學的學生，上書蕭耀南的時候，末

後所具的名是「武昌師大國文系學生」。中國這幾年來，大凡學校發生事情的時候，報紙上面總緊排着由一樣的登廣告者所登的兩種極端相反的廣告。一個廣告說某某是混帳，忘八蛋，一個廣告說某某是堯舜再世，文武復生，下面的具名，都是全校學生同具。這是近幾年來見慣的事情，這是中國人的善於影射的證明，這也是中國人的卑怯的劣根性的表現。章太炎在湖北一個私立的大學裏演說，彷彿很贊成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的說頭。我也時常這樣的想，作惡要作的大，做壞人要做得徹底。大丈夫要光明磊落，自家做錯的事情，要自家出來承當。若鬼鬼祟祟，影射模糊，成功了自己來享受榮華，失敗了由全班的人來受難，這豈是男子漢的行爲麼？看了前一期的辯正的信，尤其使我痛心的，是這一次的影射，非但是我們見慣了的平常的假冒全體學生的具名，却是更狡滑的留有逃避的餘地的「武昌師大國文系學生」的具名。既要做一件不合理的事情，不敢光明磊落的出來負責，倒也罷了，還要想出很狡滑的方法來，預備一條被人發覺後可以設辭逃避的後路的這一種人，將來還有什麼希望呢？

隱惡揚善，本來是忠厚待人的美德。這一次竟把我們的家醜外揚出來，恐怕不是為長者的所應做的事情。不過我在此地，有兩層苦衷，可以說出來作我的辯解。第一，我上面的通信，并不專為個人而發。我只希望我們中國的青年，以後應該明白些，不要再妄冀非分而攀附軍閥的驥尾。並且做事情要負責任，不要畏首畏尾，希圖影射。第二，我在武昌大學也曾竊食半年，與那位學生，名義上也有師生的關係，曉得了他的錯誤，而不以直言相告，良心上有點說不過去。

此次回京，本為養病。閑居不久，就又技癢。居然又弄起筆墨來了，請諸位編輯先生，不要笑我。以後想打的不平很多，大約這一次通信，還不是最後的一次吧！

郁達夫十四，十，十七。

七

現代評論記者先生：

這封通信本來應該送到「甲寅」週刊去，因為是為答張崧年先生的那篇「無窮小」

而寫的（張先生的原文載甲寅第一卷第十九號）。但是甲寅上不登白話文，我在中學的時候，雖然讀了幾篇史記漢書，記了幾個古字古義，但從來就不能做古文。況且用古文來寫科學，有一種危險。如果寫得不通，教讀者讀不下去，固然是白費了時間與紙筆，如果你寫出腔調來，讀者只管讀你的文章，不管了解不了解你的說理，那是最可惱的一件事。有這兩層原因，所以我不得不拿這封通信來佔現代評論的篇幅了。

登在本刊第二卷第三十八期上的那篇拙著「無窮小」，本來是一篇通俗文章，主旨是求一個具體問題的解答；那個問題是：

一尺之木，只割其半，沒有止境的割下去，能不能達到無窮小？

我說要解答這個問題，先要了解「無窮小」的意義。如果認無窮小是指剩餘下來的長度而言，則一尺之木，是永久割不到無窮小的。如果把無窮小當作普通微積分學上的「以零為極限」講，則一尺之木是可以割到無窮小的。第一個解釋，沒有特別的意義含在裏面，所謂沒有意思，是說對於一般讀者沒有多大的趣味，我並沒有

說做錯誤。張先生在他自己的那篇文章裏并舉出了不少的人名與地名，但除了告訴我們人的生年與著作發刊的年地，並沒有說出更精密更深奧的意思來。

關於第二個說法，我不過是把微積分學上極粗淺的解答介紹于一般的讀者。張先生如果學過微積分學，應該知道。我那篇文章的體裁，誠然與張先生的不同，既無術語，又無引證，然張先生能從這一點斷定「無謂」的是我的那篇文章麼？

西 林十四，十一，廿三。

第三部

創造社通信

伯奇：

我自接你在去年寫給我的信後，直到今日尚未答你，實在問心不過，現在且和你稍微一談罷。

『生之不安與愛之痛苦，』你以我底境遇與性格這樣推測；你又自信你能了解我：伯奇，我讀了由你底手中寫出的這幾句話，我便毫不遲延地慨然承認了。我到法國以後的生活，伯奇，我望你不要問我，因為我實在不知道怎樣來答你！我覺得我不是個人，是的，那麼就是個罪人！我在頹廢的生活中每每發着癡想，想有那當 Mephistopheles 埋 Faust 時天上所喊的「這個是過去」的聲音來向着我，後來索性自己喊着給自己聽，但是一天一天地這樣挨過，今日是過去，明日又是過去，終不見有新的拯救：

這去年爲止的已往之生活，說來只令我身上起些痙攣。但是，伯奇，現在那確是過去了。去年你所稱的那離奇浪漫的事就是那段生活的 *epilogue*。唉，過去！我底心血與眼淚侵染的過去！我不敢怨人，我只回頭向着這條來路上尋些我罪惡的遺痕裝點我生命上底污色罷！盧梭在他底「*Une nouvelle Heloise*」中會說自殺是從壓迫之下以求己身解脫，決不是不合理與不自然。我最痛苦時的感想也是如此。*disillusionnement* 會我來了，我怎麼能不想死呢！

我是喜歡讀魏萊奈（*Paul Verlaine*）底詩的。他底「智慧」（*Sagesse*）詩集中第三篇第五章，真如咏我去年以來回憶的悲哀。我每讀這首詩時，眼中就滿了熱淚。我又用我帶哭的情調把牠譯了出來。伯奇，你要知道我到法國以後的生活麼？我就把這首詩寫出答你能：

Un grand sommeil noir

Tombe sur ma vie :

Dormez, toute l'Espoir.

Dormez, toute Envie!

Je ne vois plus rien,

Je perds la mémoire

Du mal et Du bien...

O la triste histoire!

Je suis un berceau

Qu'une main balance

Au creux d'un caveau...

(Silence, silence!)

一個黑暗的久眠

墮入我底生路：

沉睡呀，一切的希望，

沉睡呀，一切的羨慕！

我既不能見所有的物事。

復將苦樂之記憶

一併遺失：

哦，這麼悲哀的歷史！

我是在空虛之墓裏

可爲手推動的

一個搖籃：

勿言，勿言！

但是我卻決不像魏萊奈那樣投身於宗教去尋安慰，因為我早就厭惡那非理性的 *ecstasy*。我很想在痛苦中捉住我底 *life force*，我很想如尼采一樣地向我自己狂叫：
*Oh meine Seele, ich Wunsch die Kleine Scham und die Winkel-Tugend
 von dir ab und überredete dich, nackt vor den Augen der Sonne zu stehn.*
 是的，「瑣屑的慚愧與狹小的道德」是應該除去的。我想凡是力量強的人都是如此，這卻不一定是 *egoism* 呢。

但是，伯奇，你以為我真能這樣麼？我果然能勇猛的這樣做去，那倒是你所說的「悟得的光明」，也就如尼采所說的「立於太陽之前」了；只可惜我底生命非常疲倦，送不走的 *languishment* 只纏着我：唉，伯奇，這不是要導我入於極危險的境界麼？自然，我可以發誓，我決不是像 *Merzhkovski* 所描寫的 *Leonardo da Vinci* 底那位弟子；我是決不肯回身再走原路的。我現在並不是徬徨，我現在只是急欲要走上新路而沒有勇氣。我底焦燥與憤恨使我不停地望着厭世的斜徑：雖然我始終執着人生，但 *melancholia* 發作厲害的時候，便禁不住要喊幾聲 [*tedium vitae*]

(Tacitus語)！

伯奇，前年我給你寫信，還是那樣熱戀着現實，現在卻如此悲觀，你怕也有點詫異罷？這大概是由於境遇忽然變遷的緣故。這種病態的矛盾令我生了無限悲哀。去年的一天秋夜裏，我一個人萊茵河邊散步，那時月兒已高懸於無一點纖垢的空中，我踏着地上的枯葉走來走去，一陣無名的傷感刺着我底心。當時月下的景色很像我離日本時和你話別的那一夜，我便不覺洗着眼淚吟出一首詩來：

伯奇喲，你在那兒呢？

月兒是這樣的潔白，

正如我們別時那夜的景色。

啊，我們別來不已是四年了麼？

但是，伯奇喲，你底朋友可墮落了！

四年來不停地飄泊的我，

正如這地上的枯葉，

任秋風忽東忽西地磨折：

伯奇喲，我們能不能再見呢？

啊，你底朋友怕要成 *Missanthropes* 了！

不過我雖是這樣悲觀，但我底意志却是不變的，就是捉住我「生命之力」在活動的人生路上猛進。——若是我終於沒有勇氣，那我就死在這條路口上，也決不走原路或厭世的斜徑！

也是去年的事了，我又獨立萊因河邊，由能看見斜陽的時候一直到夜幕落下，我底心的地平線像要被涵湧的變潮衝破。水在我腳下發着激湍，我在這不得待已的時候忽想起曹子建底兩句詩：

去去莫復道！

沉憂令人老！

我不禁吃了一驚，忙把我底心收定，因為曹子建底暗示，我便很快地把當時的情景綴成了一首五言詩：

嗟爾萊因河，碧流何所之？

夕陽沉暗彩，令我長相思。

一別成永別，後會不可期！

此景猶昨日，昨日話別離，

別時無他語，但有雙淚垂。

今日偶低首，斑痕尙在衣。

我本負罪人！何苦覓相知！

我顏尙如玉，我鬢尙如絲，

我身尙少年，何不努力爲？

願棄昨日愁，願棄昨日癡。

昨日且行惡，咎深不能辭！
所幸有今日，立身或未遲。
收我巧盼目，收我妖冶姿；
願以人間苦，被我不善肢。
夕陽已遠去，夕風野空吹；
河流作激湍，聽之增我悲。
我其如此河，逝者不可追！
不及待明日，欲去應急馳！
感此決我心，努力當如斯。
風猶咽聲哭，死葉脫舊枝。
我去復回首，向河重致詞：
爾其勇爾流，長瀉勿斷時！
我亦如爾流，不令歲月遺！

努力復努力！對爾以自矢！

伯奇，據此你也可以看出我底境遇與意趣了。你說的「生之不安」，那我自然是感受最強的「愛之痛苦」呢，也是不錯的。不過經過太複雜了，我不願意多說來擾你。去年我曾想譯希臘古代詩人 ANAKREON 底遺集，他底 BAIOS 現存於世的只有一卷，我以為是不大費事的，誰知譯了小一半，又厭倦了，一直擱到現在還不會繼續。其中有一篇「愛情」，自然，他是咏Eros的，不過我很喜歡讀牠，我想承認你所說的「愛之痛苦」我不妨把我那篇譯文寫出呈你，作我對你所推測的滿足的表示，你可願意讀麼？

愛 情

正是夜半時候

天上的「牝熊」

追着傍她的「牧牛」，

人類傳下的可死之裔
都方在睡眠中存留；

「愛情」便趁此刻到來

把我底門叩了又搖，搖了又叩。

我問着：「是誰做出那樣的響聲，

驚破了我底好夢？」

那不幸的人兒答道：「開門罷，

我是個被難的孩童，

被暴雨淋得又溼又冷；

我特來向你投奔，

爲的是你最懂交情。」

他底話打動了我底心，

我燃起我底燈，

開了我底門，
急忙把他延進，
哦，他原是個有翼的人，
他帶着一張軟弓，
一個溼了的箭筒，
一枝插在筒內的羽箭，
像是還未曾使用。
我把他扶在我底灶前，
替他把小指兒烘溫，
我一手替他料理，
一手便抱住了他底額鬢。
等到他四肢兒發了煖，
他底口兒忽向我吐出惡言：

「我想借你底身上

試我這雨淋過的羽箭，

看牠有沒有被水浸彎。」

他不管我是怎樣，

先忙把他底弓兒滿張，

我好似被蜂猛刺，

疼痛即刻布滿了心臟；

他卻用着譏諷的腔兒說：

「我底主人喲，

把你護我的好意一齊給我，

這根箭倒還不錯，

一直就穿進了你底心窩。」

唉，你來信本要我「吐瀉光明」，我怎麼卻只用這些牢騷話來噪聒你，我還是

把我最近的狀況稍報告你一點，伯奇，你大概也願意聽罷？

最近我有一次旅行，倒很有報告你的價值。今年四月間，曾遊意大利一次，這真是一件有興趣的事呢。在歐洲若有人遊意大利莫有不惹他人羨慕的，這實在因為意大利是文明的舊地，那些偉大的建築，及各BIBLIOTHEQUES所藏的那些著名的雕刻畫品，無一不足供美術家考古家的徘徊留連。自來許多詩人著作家又莫不甘心跋涉去到那裏尋他們底 *inspiration*：Rabelais, Goethe, Shelley, Byron, Chateaubriand, Ruskin, Stendhal... 等都莫不是與意大利有關係的人，我底心境也竟因此遊變更了許多。

意大利太大了，我們沒有全遊的能力，我只籌畫定專遊兩個最要的地方：第一便是Firenze（即Florence），第二便是羅馬。前者是文藝復興的發源地，後者是古代文明的遺址：這兩處能詳細的遊歷，我已是很滿足的了。

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我由里昂動身，此晚宿Turin。第二日經過Asti Alessandria, Genova... 等地。在Pisa換車，得以略為游覽。下午四時始到Florence。

這一路風景甚佳，火車沿地中海前進，那明媚的廣波好像導引我們的一般。我對於Florence很是懷慕，因為那裏是人類再生之母。我也正想使我再生，故急欲投入母懷。那里又是Renaissance一切詩人藝人聚會之地，尤其是我素所崇拜的那位詩聖但丁底故鄉。我坐在車中想起但丁底一生，又想我自己底過去生活，不禁向着眼前的地中海叫道：

明媚的海波喲，

你導我前行。

我看見你是那樣的清澄！

我恨不得跳在你底懷中

把我這罪惡的身子洗淨，

然後呀，再去拜訪但丁！

哦，但丁不是Oxii麼！我國底屈原也不是Oxii麼？這兩個詩人是我生平最傾慕的：他們底力量都是「誠信」，你看但丁對於他所愛的Beatrice，你看屈原對於他不

捨的楚國，那種終身不移的精神是怎樣的可以令人起敬呀！這兩位詩人底身世相同，事業也相同：都是詩人而政治家，都不見容於故國，「Divina Comedia」與「離騷」，都爲詩作之祖：他們那麼偉大的詩人竟被流浪的生活送了他們下半世的餘年哦，我所羨的就是那種生活！哦，我已得到這種生活的興味了！我願我常常流浪！——伯奇，我坐在車上，不停地這樣亂想；並且想起你從前贈我的詩，你在詩上說出你望我「給世界添些活氣」的熱忱，我又不自禁了，好像對你說話似的口中念道：

伯奇，你知道麼？

我慕的是但丁，

我愛的是屈原，

我羨的是他們放浪生活！

你教我給世界添些活氣，

我怕沒有那樣的能力。

但是我作個O.M.G.給你看罷！

我一到Florence纔知道這個城真是世界底寶庫；地球上若沒有這個城，便要少卻許多光輝。怪不得Ruskin不嫌費他底時間著那厚冊的「Mornings in Florence」，——又豈止Ruskin！許多做Florence遊記的著作家不用說了，近代美術家把研究Florence成了一生的專門學問，專門著書來講的不知有多少！法蘭西最近很有名的美術批評家Camille Mauclair在他底Florence一書中竟說這個城是一切世界上名城之首！這也難怪他那樣尊重，我們到了此地，也真有這樣的感想呢。

此地的Cattedrale旁之Fore即近代畫祖，但丁友人Giotto所建者。那樣偉大的五色大理石的建築，真可以眩人底視力。那世界著名的Lorenzo Ghiberti所雕刻的Porta del Battistero 即在其附近，此為盛稱的「天國之門」，更是但丁受洗處。

Palazzo Vecchio 門前是此地最好的地方。那樣高的石樓，四面全是可驚的高的雕刻，在旁一道白石長廊，直達Arno河邊，兩旁石柱間皆列着文藝復興時代及

爲其先驅（可說都是Florence底人物）的詩人藝人之雕像。那貯藏人間寶物的Uffizi即在此長廊之中。

Uffizi中並不止意大利底雕刻畫品，凡英，德，法，荷蘭，等國文藝復興時代及最要的名人的作品皆在其內——真不愧爲「貯寶之宮」！

Santa Croce 這個教堂，即有Giotto 最重要的作品者。但丁、畫聖Raffaello（即Raphael）詩人而建築家而雕刻家及畫家並且最有力量的Michelangelo（即R. Rolland 給作傳的Michel Angelo），以及Niccolo Machiavelli, Vittorio Alfieri...等墓地皆在其中。其墓碑之雕刻無不精美。

Giotto所建的Forre，我曾登了上去，俯視着那養育天才的全城，那時我真要發狂了！我不禁熱烈地叫了出來：

我只想一翻身跳了下去，就把我底身子這樣摔碎，摔碎，
化在這天才之城底微塵裏，微塵裏，微塵裏！

「天國之門」前也給了我無限的狂熱，因爲想起了但丁底名句「Inno del San Gio-

Vanni」便遂也做了一首詩道：

天國之門開了！

天國之門開了！

塔石是這樣的堅厚，

我卻禁不住提輕了我底步調；

門樓是這樣的高大，

我卻禁不住折着我底前腰。

啊啊，我要進天國了！

我不曾看見 San Giovanni，

我卻好像看見了但丁在門中端立；

哦，我底但丁喲，

你可是成了這兒的上帝，

要我來受你底洗禮？

我不曾看見 San Giovanni

我却好像看見了一個持斧的大匠
守在門匠側；

哦，Lorenzo Ghiberti 哟，

你能不能把你創造的偉力

分一點給我這弱小的後輩？

在 Santa Croce 門首但丁像前的詩是：

我才把 Santa Croce 底門前走到，
忽看見但丁高立在雲表；

哦，但丁喲，

你頭戴軟帽，

你身披寬袍，

你手中緊握着一本「神曲」，

你帶怒的雙目望着這下界的陰牢。

我好像覺得四面的狂風突起，

我好像覺得無窮的大海翻濤，

那裏像有人在哀哭，

那裏像有人在慘號：

唉唉，我正是個應該入Erebo，的人喲，我底但丁喲！

我要把我悔恨的淚潮

向但丁咽着默禱：

哦，但了喲，

我固然作惡甚多，

我固然犯罪不少；

但我卻是想終身憂苦，

並不想上那 Paradiso.

我願常住在這陰牢

與一切囚類結交，

你這個知路之人

可能作我底前導？

唉唉，我底全神經都像要跟你去喲，

我底但了喲！

.....

我也不一一敘述了。總之Florence給我的印象甚深，而最可紀念的是我自這次

遊覽得來一點我思想上的證明。我從前就有一個想打破自來詩人藝人對於「自然」的迷信之心願：因為我覺得「自然」底美醜全是由人底情感而生，藝術家不過利用他能容納人底情感來作創造藝術的幫助，牠本身並不像自來詩人藝人所讚美的那樣萬能。再呢，「自然」即能安慰人，也是一點薄弱的力量。決不能如藝術可以引起人底 *Wille Zur Macht*（尼采語），我們且看從事藝術的 *Michel-Angelo*，即可知藝術對於人生的功效。去年我便大胆很簡單地把此意發表出去，可惜國內沒有人來切實討論，偶有一個出來駁我的人，不幸他先把我底意思弄錯了。直到今年我有了此次遊歷，纔切實證明了我底這個意見。——話太說長了，還是繼續說我底旅行，這層意思以後再專篇去說罷。

在 *Florence* 住了五天，就和牠別了。

八日早動身，經過 *Arezzo Terontola*……諸城，近晚時到羅馬。

我雖然在羅馬住了幾天，但卻不容易作報告，因為地域既大，物蹟甚多：不知從何說起。世界最大的教堂 *S. Pietro*，我們連去瞻仰數次，且直登至最高層之屋

頂，我想凡是讀過Goethe「底Romische Elegien」的人，到此沒有不提醒了記憶力爲之朗誦不已的。其次教皇宮，Pantheon以及古昔殺人最多之地的Castel Sant'Angelo，皆有了我底足跡。大火後所留的殘蹟：如鬪獸場，Fforo，以及那羅馬末期最有名的浴場等，現在雖只能見些斷柱崩壁，但其宏壯的餘留，已足令我們想見古代的遺風；即在灰燼瓦堆中拾得一片剩落的石柱底花紋，皆莫不呈現當時偉大的精神。鬪獸場中，我每天總要去一次的，我只想把Byron底「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中關於這段的吟咏拿來反覆地朗誦。我曾入了我底冥想，當時我做的詩中有這樣幾句：

我像在最高處看見了Caligula，

又彷彿看見了Nero...

啊啊，你西方的桀紂喲，

你總要使人類爲你底名字一直戰慄到地球破滅時候！

我游各浴場的詩中也有幾句：

沐浴之場，

這樣的宏壯！

我兩眼噙着哀悼的熱淚，

俯着身去嗅這Decadence底溫泉餘香……

好了，好了，我對於我底旅行之報告還是暫且止於此罷。意大利底現狀，我倒很想略對你一說。意大利近代的民族真是墮落極了。雖然比較中國好得多，但在歐洲總算差等。懶惰，欺詐，缺乏職業……真不能不令人興今昔之悲。我在羅馬認識了一位意大利新友，他是個新聞記者，待人很誠懇，每晚總約我們至Condotti街上的Ciccio咖啡店去暢談。此條街為往昔詩人藝人住居之地，而此店則為詩人藝人之集會所，Goethe, Shelley, Keats……皆常來留連者。我與這位新友和他底夫人姪

女同談，每至夜深始散。我遂由這位新友得了許多意大利最近政治上的實況，意大利人民處於最專制的暴權之下，尤其是羅馬，幾乎無自由可言；而人民又沒有一點反抗的精神與能力。結果意大利只能滿足我們考古的興味，這怕正和我們中國一樣的罷？……唉，不說了！

我忘記了先對你說，羅馬底美術，我研究出牠確是受了兩種影響：第一自然是希臘，第二便是Byzance (mosaïque)。

還有一件事，在羅馬我得去看了 Shelley 與 Keats 底寓所，現在為英國人看守，地址即在 Greco 珈琲店附近。此當是 Shelley 先居，後 Keats 復來養病。Shelley 室中尚有他底夫人 Mary 及 Byron 底畫像。Keats 室中，我留得很久，我在他底書案之前向着壁間的掛像不停地凝視，我在我追悼的心情中像受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引力，我毫無疑惑地喊了出來：

Keats，你那麼年青就死了麼？

聽說你是吐血而死，

這兒可就是你吐血的地方麼？

聽說你是詩作過勞所致，

——這樣美麗的死喲！

啊，何日纔是我吐血死的時候呢？

我這次遊歷，以Florence印象最深，所得的詩章亦不少，我以為但丁是Florence底靈魂（Florence城中各地凡但丁詩中咏過的，現時皆用白色大理石將其詩句鑄於壁間），我想寫一卷遊記把我所得的詩章插入，書名「但丁故鄉之遊」，但怕不容易寫成呢。

這封信不自己的寫了這麼長，你大概也看倦了。我自這次遊歸，心境雖說稍有變遷，但悲哀仍不時地來吻我。不過我底心是決了的，不管遭遇是怎樣困苦，Des

怎樣捉弄我，我也是要走我底路。我是最愛讀屈原所說的：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長願頡亦何傷！

伯奇，你不是說要給我告訴你底近况麼？我等着呢。

獨清 一八，五月；一九二三。

二

伯奇：

前次寫了一封信給你，想來你是已經接到了。

說來真有點不快，我剛回到上海，你卽在我到上海的前一天往日本去了。你來信問我回國來計劃怎樣，我真不知道怎樣回答你呢！我這次回國，本是一種衝動的

表現。我還記得是一天晚上在拉丁區底一個珈琲店裏，面前正擺着一杯咖啡，一個人很無聊地正在出神，忽然一個賣報的撞了進來，突然地喊着：

「中國底暴動！中國底暴動！」

好像是一個晴天霹靂一樣，把我從沉夢中驚醒，急忙便買了一份報展開一看，啊！……這新聞就是我們最痛心的五卅事件！

從那晚起，每天報上都有中國的消息。可是報上對於那些消息的評論，真要把人氣死！他們——帝國主義忠實走狗的新聞記者！——一提筆便說我們是咎由自取，一提筆便說我們是野蠻的民族，一提筆便說我們是無理取鬧，並且一提筆便說他們對於我們應該徹底肅清，應該格殺無赦！……啊，這簡直是反了！他們底意思是要我們俯首貼耳地讓他們來屠殺，他們底意思是要我們把頸子伸長，連哼都不要哼一聲的！這簡直是反了，簡直是反了！

那晚我會自己向自己發誓，決要在最近的期間回國，我是最不願意在外國享樂，再不願意受他們做意的優待——其實，平心而論，我個人過去的生活，中國人

對我真不如外國人對我的情意濃厚，但是讓牠濃厚去罷！我還是到中國受苦好些！我是就這樣決了心，就這樣匆匆忙忙地收拾了行裝，一面給國內朋友寫信，想借點回國路費。我在等路費的時間，每天都想回國，我決意和許多外國朋友都不來往了。我「動身歸國的時候」的長詩中會有這樣幾句：

去罷，還在這兒迷戀甚麼熱愛的情婦！

去罷，還在這兒沉湎甚麼芳烈的醇酒！

去罷，還在這兒居住甚麼華美的房屋！

去罷，還在這兒信託甚麼誠意的朋友！

我真是天天在想回國，我幾乎要發瘋了。

可是，出人意料，我向國內朋友借的錢竟成了空夢，使我不得不又向別處設法。但是在這期間遂又耽延了很久，所以直至現在纔算是真的回國來了。

我要動身的前晚，有許多朋友約會在一個飯店中給我餞行。我那時因為受了友情的包圍，不覺便痛飲了一陣，朋友們要我留一個紀念，我當時頭昏耳熱，向店中

索了紙筆，便隨意地寫了一首詩給他們。這首詩是這樣：

勸君聽我言，我本飄泊人。

我本飄泊人，無家無相親。

東西復南北，舊書伴一身。

舊書伴一身，飢寒常來侵。

有時三四日，飲食不沾脣。

飲食不沾脣，幾死幸復生。

有時去自殺，所苦在愛情。

所苦在愛情，相遇皆不誠。

屢被人拋棄，惟有自吞聲。

惟有自吞聲，無處安靈魂。

飄泊復飄泊，悲觀更傷心。

悲觀更傷心，今向故園奔。

故國正災難，願去哭國門。
 願去哭國門，一瀉我哀忱。
 或竟不去哭，往遊埃及城。
 往遊埃及城，便向尼羅沉。
 今日一爲別，良友意殷勤。
 良友意殷勤，倍覺傷我神。
 人生祇如此，忽聚又忽分。
 忽聚又忽分，紀念永遠存。
 勸君各努力！我本飄泊人！

現在我把這首詩抄來給你看，你大概可以明白了。你大概可以明白我回國到底有沒有甚麼計劃的了。所以，我說我回國只是一種衝動的表現。

衝動的表現也罷了，甚麼也罷，總之算是回國了。將來怎麼樣，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作一點應作的事，我是早已有了決心的。說得厲害一點，可以借愛蘭爾殉

國詩人Patrick Pearse底詩中的一節來表我底心情：

I set my face

To the road bare before me;

To the work that I set,

To the death that I shall meet.

現在我能對你說的我底計劃也只有這一點了罷？

其次，你來信說到我們底國民文學運動，你所說的「語絲」上錢玄同等底批評，我都看見了。他們確是陷入了很大的錯誤。我們提倡國民文學的原因是爲今日中國的作家大都不能了解文學底使命，只知道很淺薄地摹倣，而不知道對於民族予以有意識的注意。以現在中國這樣處於悲哀運命之下的時候，而沒有一個真正體驗國民感情的作家，我們且先不要說這是代表全部中國人底懶惰與麻木，即只就文學本身來觀察，也是一個宣告墮落的先徵。木天前次發表的文字，或者有些地方因爲措辭上的關係，容易引起些誤會，但是像錢玄同那樣的誤會，

真是出人意料了。做竟然把我們和「贊美拳匪」以及狹義的國家主義者列為同類，我真不知道他是怎樣看我們所發表的那幾篇文章來的！我們明明列舉着有「主持社會正義」「主持階級正義」「主持兩性主義」等等，我以為我們底旗幟是很鮮明而正當的。總之，不管你怎樣說，一個民族若不注意自己內部，不宣洩自己感情，不叫醒自己意識，就是費盡心力摹倣人家，根基總是在沙上建築的！其成績怕也只等於零罷了！我看錢玄同等完全是不懂這層道理，所以纔有那樣的武斷。

在文藝上，「紀念」是很重要的。但這兒所說的「紀念」，決不含有復古的意義。我們可以紀念希臘底 Parthenon，可以紀念羅馬底 Forum，可以紀念埃及底金字塔，那麼也可以紀念我底萬里長城。這種歷史的趣味並非引導國民去回到古代，只是為使國民提醒意識，感覺到對於已往創造着的懷慕而更從事於新的創造，我們應該恨那般淺薄的國家主義，只去抱殘守缺，在 Neohpopia 中討生活，但我們同時也該恨那般抹煞一切的偏急主張，竟至蔑視到代表人類真實情感的 Nostalgiar

總之，我們應該受民族底洗禮，我們要努力創作，我望我們此後要彼此激勵，不過我自回國以來，切實與社會相接觸了以後，思想上似乎又有一點變化，現在還不能確定。

但是等到確定或者要把我自己過去的一切見解根本推翻了呢。再緩一步或者可以告訴你。

獨清 二〇，四月，一九二六。

三

摩南(Morin)至友：

現在正是春末夏初的時候了。這時正是去年我們在廣州分手的時候，光陰畢竟是很快的，這一年中我們幾個同人底離散和我們中國時局底變遷，都足以使人吃驚。我接到你底信一直到現在纔復，一半是我底疎懶，一半也實在因為生活不會安定，又常被病痛所苦。你是知道的，生在現在這個時代的人已經不幸，生在現在這

個時代的中國人更是最大的不幸。我對你底信所以遲復的原因，還望你能了解，並望你能原諒。

你寄我的報章都已收到。蒙你論列到中國現在的詩人，提出沫若和我。我底「弔羅馬」更蒙你譯成法文，並附上了註譯。沫若底「星空」也勞你很費力氣翻譯了。你對我們的這種熱心與誠意，我先在這裏給你致謝。

近來我們幾個人底行蹤都像是秋風中的黃葉，已經分散在各方了。沫若已置身政治，達夫在最近期間內因病赴日本修養，仿吾尙居廣東，我則暫留上海繼續着孤獨而流浪的半生不死的生活。回想起去年我們在廣州聚首，真是有如隔世。你大概還記得我們有一次在一座茶樓上談心，你像是完全侵迷在我們中國南方——不，廣東特有的那種茶樓的趣味裏，那對於你，特別是一種異邦情調。我們會談到那種種的問題。談到法國近代的文藝，談到中國近代的文藝，談到法國最近社會思想的趨勢，談到中國最近社會思想的趨勢，談到日本，談到德國，並且談到呻吟於法國壓力之下的安南！你對於我們中國目前的革命抱着無窮的希望，你對於我們幾個從事

文學的朋友也抱着無窮的希望。你會問到我們各人自己所打算的自己生命的前途，你也會說到你自己。你最後結束的一句話，使我至今不能忘掉，你說：『無論如何，現今的時代，是革命的時代，我們都要革命！』

好的，朋友，『我們都要革命！』你這句話常留在我底心裏，並且常使我發生着很慚愧的反省。我總覺得我是過於偏向個人的傷感方面去了。一年來我很想在我這個缺點上作一番補救工夫，近來的心境似乎比較去年時變遷了許多。這固然由於中國環境底刺激，而其實你那句話也給我暗示不少。

一個文藝家決不能忘記他所處的時代與地域。固然，我們知道世界上的事物是隨着時間變易的，世界決沒有不朽的律理；但是這個我們卻不應該去顧慮。譬如但丁底作品完全是以宗教的信仰作背景，中國屈原底詩中滿填着懷念君主的單思病的呻吟，這些都是為近代所不容許的思想，但是但丁屈原並不因此而失去他們底價值。這就因為文藝底本質是作者底感情，不怕他所表現的思想在近代已完全過去，不怕他所用的工具（文字等）在近代已經視為簡陋或已經死去，但是他底感情卻是有

永久性的，文藝所以被稱為不朽，被稱為超越時間空間者也正在此。思想不過是時代底產物，我們既了解了作家底時代，便不能因為他底思想與現代不合而竟抹殺到作家底本身；不但不能抹殺，反而為他能代表某個時代，卻使他底價值更形增高。不過這裏所說的價值，只是歷史的價值。即就擺倫來說，他底影響自然是很大：虞果崇拜他，維尼崇拜他，歌德崇拜他，許多許多詩人想學他。但這些崇拜他想學他的人都是因為和他底時代相近的原故。我們現在對於擺倫卻只承認他是他那個時代的代表者，只能承認他歷史上的價值。我們這時代所要求的革命家却決不是擺倫。擺倫式的革命詩人還不外以個人為中心，還不外是一種英雄式的破壞者。這種思想表現出的行為固然可以幫助希臘獨立，但也可以成Don Quixote式的騎士，對於現代卻不特無益反而有害了。

處在我們現代的文藝家正應該明白自己所處的時代與地域。現代決不是個人的時代，個人的時代早已成為過去。文學史上自浪漫派以來都是個人的文學，一直到額廢派，個人主義算是達到了熟爛的時期，正和現在的巴黎代表最末的拉丁文明

一樣。在藝術上來說，正如中國古詩人所說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在文藝家本身來說，結果只是走上了「自殺」與「滅亡」的一條路。這正因為浪漫派的時代，個人主義還可以存在，像擺倫一類的人物也正可以作他英雄的事業，及至到了近代，社會已不能容許這種個人主義的行動，所以擺倫式的人物便再也不能產生；要在近代履行個人主義，那是只有在珈琲館，只有在賭博場，只有慢性或不慢性的自殺了。我們據此可以得到一個很大的覺悟，可以明白現代個人的文藝已失了牠底權威，我們所要求的是民衆的文藝家，是置身於普羅列塔利亞中的文藝家。我們願把文藝獻給民衆，去安慰他們底靈魂與鼓舞他們底勇氣；我們不願使文藝被資本家或已成階級買去充作他們底阿片烟和侍妾。這纔正是抬高文藝底價值，並且對於文藝的尊崇要在「爲藝術而藝術」的人們以上。

我們只能認定我們底時代。我們要是顧慮到我們現在的文藝。在將來要成過去，那也是毫無益處的。不怕現代所要求的文藝在將來的估價如何，但是只要我們是用真實感情創造出的作品，那就在很遠很遠的將來，我們底作品還要隨着我們的

感情而存在。這也是現代文藝家應該有的一種信心。

在法國現在還存在兩個文學家，亨利罷比斯(H. Barbusse)與羅曼羅郎(R. Romain Rolland)：這兩個人在中國也常被提起的。當我還沒有離法國時，他們兩個曾處於極相反對的地位，我想現在他們底態度也必定沒有變更。若依我來評論，罷比斯纔是現代的文學家，他知道文藝不能脫離時代，文藝家把自己底生活與藝術合而為一，他知道文藝家對於時代的重要，他更知道現在是民衆的時代，是反抗壓迫階級的時代，他確是實行作他底活動了。羅郎底思想恰恰相反，但依我看來，羅郎已經是一個在現代落伍的文學家了。他很安適的住在瑞士底湖邊，他閉着眼睛不願看現在無量數的被壓迫階級，他只追想着過去的「英雄」在過着他天才崇拜狂的迷癡，他一面與保守印度貴族階級的太戈兒相周旋，一面又仰慕着那用無聊的無抵抗不合作主義斷送了印度的甘地：總之他還不了解他所處的時代，他確是已經落伍的了。法國現代文藝最大的危險便是個人主義流毒很深，雖然文藝家之多正可以同巴黎地道車中那些時裝婦女的人數相比擬，但是可惜結果也只等於那些時裝的婦女罷了。

我以為要使法國文壇產生真正時代的作品，第一先要肅清Decadent式的個人主義。

上面講了許多話，其實我自己還是一個空有理想的懶惰者。不過我這許多見解都是一年來所變化的，並且我可以對你說我們幾個朋友都差不多有一致的傾向；沫若不用說了，仿吾也在作着實際的工作，就是病弱的達夫也改變了他底作風了。還有如木天雖然還住在北京，但是他底思想也沒有什麼觸悟的。

蒙你問到我們底作品，一年來沫若出了他自己生活敘述的「橄欖」，仿吾出了他的批評集「使命」，木天出了他的詩集「旅心」，達夫却出了他一厚冊的全集。我自己的「聖母像前」出版後，現又預備了「死前」。朋友，你知道我「死前」這個名目的用意麼？我是極力想使我一向趨向於個人傷感方面的藝術完全死去，我希望我底新生。所以我這書中的「遺囑」曾說：

最好能到我墓前常述我死前的疲倦，

好使我，使我常在墓中感着悔恨，不安。

朋友，我請你，請你希望我死罷！

你底朋友

王獨清

二〇，五月，一九二七

五月二十五日譯出

四

仿吾：
何畏：

和你們別後又快要一月了。我由廣州走的那天沒有看到你們，至今還覺得像忘記了一件東西的一樣。你們大概都還是照常的好罷？

我走的那天，除了曼華以外，送我的還有碎聲夫人和國鳳女士，我這個人可以說完全被傷感宰制了：無論遇見什麼事，總是一味地傷感，結果除了些眼淚與病苦而外，甚麼也得不到。這是我一生不能發奮的大原因，怕也就是我要短命的徵候罷。我這次離廣州，特別又陷入了這種境地。我被小艇送到船上，心中的落寞真達

到了極點。仿吾會喜歡我從前做的那幾句詩：

霧沉沉的陰雨滿天，

無數的帆船都擺列在岸邊。

我沒有一個人陪伴，

獨提着破舊行囊快要上船。

當我那天上船的時候，真是這種情形，你們想我怎麼能不悽楚，怎麼能使傷感病不再發作呢？

上船以後，只是睡覺。船行共有七天，這七天之中我可以發誓，我沒有笑過一次。和我同房的某君興致很濃，每天和住在鄰房的他底同鄉飲酒填詞。據他自己對我說，他是他們縣中的一個才子，他填的詞沒有人不說是好的。蒙他看得起我，把他底詞稿由箱中取出叫我細讀，我想推懶都不能夠！他守在我底旁邊，要我把他底詞一首一首地讀完，結果自然是要一個絕大的讚賞。他這種專制的高壓手段，逼得我不能不走虛偽的路，我把他底詞稿每頁都翻了一翻，眼光只在每頁上稍加停頓，

就這樣，把稿子交還了他，說了幾句他想聽的話，纔算完事！「朋友，恕我罷！」我心中這樣說。

我對面的房子住着兩個年青女子，這也引起我同房的某君底興會。他有一天爲對面的兩個女子填了十首詞，拿到我底牀邊來叫我讀。

——對不起，現在我想睡覺了。

——你真是個道學家呢。

——拿來！我讀就是。

他底激將法真不壞！我是甯可做我不願做的事，不願作個道學家的。

到香港的時候，正是晚間，我只上岸發了信，便又上到船上來。我經過香港總有四五次了，只有這次的那晚真覺得不安。我也不知道是甚麼原因，我站在船樓上望着對岸的燈火和在暗中搖動着的帆船，我底哀愁直要把我掀到水中，我又犯了我底舊病，恨不得聳身跳了下去。這時的情緒，我都敍在一首詩上：

黑夜已罩在了海上，

一切都在暗中隱藏。

誘人的是這天上的星斗和對岸底燈光，

輝煌，輝煌，輝煌：

我一個人站在船上，

唵，我不知道是飄泊，還是逃亡？

黑夜已罩在了海上，

一切都在暗中隱藏。

只有那些遠處的帆船還在隱隱地動蕩：

渺茫，渺茫，渺茫：

我一個人站在船上，

唵，我不知道是飄泊，還是逃亡？

其實有甚麼詩好作？我回到中國要一年多了，我總感覺到我在回國以前的思想

都是在做夢。何畏！你不是說過麼？你說：『獨清，你錯了，你生在中國！你底詩，怕終得不到能了解的人；你底生命，怕也終得不到能了解的人。』本來生在不需詩人（總之不需要文學家）的現在中國，還談甚麼了解不了解，只要社會上少賜些酷刻的譏評和訕笑已經是大幸了。譬如你，何畏！你確是一個有詩人天才的人，你發表過的詩量雖不多，然而沒有一首不是「純粹的詩」的。你現在好像再不作詩了，這大概也怕是因為現在中國不需要的緣故罷？

說到中國人了解文藝的程度上，有時使你不得不灰心，使你不得不生憤。仿吾！怪不得你一提到中國現在的批評，便要發氣。記得去年北京某報上批評我底「弔羅馬」一詩，曾說我不該用外國典故，我真不知道這位批評家是一種甚麼頭腦，他大概是叫我題自在「弔羅馬」內容去「咏中國」罷？我們中國人底主觀癖怕要算是世界第一，凡自己看不懂的，都可以說是「不該」！不要說批評，就只以鑒賞來說，你看時下幾篇被人稱讚的作品，那一篇真正有永久性的？像「聶榮」，像「函谷關」那樣真有永久性的作品，卻向來沒有聽到人稱讚過一句。再像達夫最近在月刊上發表的

那篇「過去」，無論表現方面，描寫方面，都是完美的，可是還沒有人真正注意到。

達夫底那篇「過去」，真要算是他作風底一大轉機。我們讀了這篇小說，覺得達夫是再生了，他從此又有了新的生命。他能那樣去描寫墮落女性，但這種墮落女性卻不是尋常的，故這裏又湧出他表現的手腕。總之這篇作品充滿了俄國作家底風力，我以為牠是有永久性的。

我在船上最苦的就是過了香港以後，我底心臟病本來已經沉重，那裏又經得起船受風浪時的擺動？我直挺挺躺在鋪上，連身子都不敢翻轉。因為我底書一本都不在手邊，便向鄰房的人借兩本書打算好在鋪上睡着閉看。我底鄰居當然也不知道我是誰，他很熱心地拿過來兩本書給我，等到我接着看時，原來第一本是「沉淪」，第二本是「落葉」，我只好對他說這都是我看過的。但是他說還有，卻又忙着拿過來一本「愛之焦點」。這使我再不好不留下了。他說他還有一本，被同艙的人借去看了，明天再拿給我。等到了明天，他真拿來了。但是慚愧！卻是一本「聖母像前」！我想看書的目的終是沒有達到。

這次在船上使人不能忘記的便是船停在香港時，英國人到船上來查關。上船來的只一個英國人，卻是不動手的，動手查的是兩個我們中國的同胞。這兩個同胞真是過於盡職了：一上船，便叫罵了起來。我同房的那位因為開箱子時慢了一點，已被我們底一個同胞打了幾拳。及至查到我時，我們底一個同胞忽然低聲對我說：

給我五塊錢，我便不查你了。

——你查，你查！錢是沒有的！

經我大聲地回答了一下，他卻瞪着眼一句話也不再說，只把我底行李一件一件地看完，便逕自走了。

仿吾喲！何畏喲！我們底同胞原來就是這樣的！

到了上海，心中更覺得不能安定。達夫雖然有了AMBITION了，但是他底病卻特別的厲害。伯奇也在上海，都很無聊。我自己底命運是定了的，除了流浪，怕也再得不到第二種生活了罷。唉唉，流浪也好，在現在的中國，你不流浪，還想作甚麼呢？——其實在現在的中國，還是快死的好，所以我在希望我心臟病底病力加速，

使我底心臟早點麻痺！

五

沫若：

和你分手，是去年十月的初旬，——記不清那一日了，但我却記得是雙十節到北京的——接到你從白濱寄出，在春日丸船上寫的那封信，是今年四月底邊。此後你也沒有信來，我也怕寫信給你，一直到現在，——今天是七月二十九日——我與你的中間，竟沒有書札來往。我怕寫信給你的原因第一是：因為我自春天以來，精神物質，兩無可觀，萎靡頹廢，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沈沈落墜。我怕像這樣的消息，遞傳給你，也只能增你的愁懷，決不能使你盼望我振作的期待，得有些微的滿足。第二是：因為我想像你在九州海岸的生涯，一定比蘇武當年，牧羊瀚海的情

獨清

五月二十六日

狀，還要孤淒清苦，我若忽從京洛，寫一紙長書，將中原擾攘的情形縷縷奉告，怕你一時又要重新感到離鄉去國之悲，那時候，你的日就鎮靜的心靈，又難免不起掀天的大浪。此外還有幾種原因，由主觀的說來，便是我天性的疏懶，再由客觀的講時，就是我和你共事以後，無一刻不感到的，一種莫名其妙的總覺得對你不起的深情。記得「兩當軒集」裏有幾句詩說：強半書來有淚痕，不將一語到寒溫，久遲作答非忘報，只恐開緘亦斷魂。……我現在把牠鈔在這裏，好當作我兩三月來，久遲作答的辯解。

五月初——記不清是那一日了，總之是你離開上海之後，約莫有一個多月的光景——我因為我在北京的生活太乾寂了，太可憐了，胸中在醞釀着的悶火，太無噴發的地方了，在一天東風微暖的早上，帶了一枝鉛筆，幾冊洋書，飄然上了南下的征車，行返上海。當車過崇文門，去北京的內城漸遠的時候，我一邊從車座裏站起來，開窗向後面凝望，一邊我心裏却切齒的作了底下的一段詛咒：『美麗的北京城，繁華的帝皇居，我對你絕無半點的依戀！你是王公貴人的行樂之鄉，偉人傑士

的成名之地！但是 Sodom 的榮華，Pompey 的淫樂，我想看看你的威武，究竟能持續幾何時？問去年的皓雪，而今何處。——But where are the snows of yesterday? ——像我這樣的無力的庸奴，我想只要蒼天不死，今天在這裏很微弱地發出來的這一點仇心，總有借得濃煙硝霧來毀滅你的一日！殺！殺！死！死！毀滅！毀滅！我受你的壓榨，欺辱，蹂躪，已經夠了，夠了！……』那時候因為我坐的一間三等車室內，別無旁客，所以幾月來抵死忍着，在人前絕不會洒過的清淚，得流了一個痛快。沫若，我是一個從來不願意詆詛任何事物之人，而此次在車中竟起了這樣的一段毒念。你說我在北京過度的這半年餘的生活，究竟是痛苦呢還是安樂？具體的話我不說了，這首都裏的俊傑如何的欺凌我，生長在這樂土中的異性者，如何的冷遇我等等，你是過來人，大約你總能猜測吧！

上車的第二天半夜專到了上海，下車後，即跑上民厚里你我同住過的那間窄房裏去，樓底下的廚房內，只有幾根柴縱橫的散在那裏。那一天廚房裏的那個電燈泡，好像特別的灰暗，冰冷的電光——雖則是春風沈醉的晚上，但我只覺得這屋內

的電燈光是冰冷的——同褻剩的洪水似的淡淡地凝結在空洞的廚板上，鍋蓋上，和幾隻破殘的碗鉢上，在這些物事背後拖着的陰影，却是很濃厚的。進了前間起坐室一看，我和你仿吾婀娜小孩等坐過的幾張椅子，都七坍八敗的靠疊在牆邊，只有你臨行時不曾收拾起的許多破書舊籍，這邊一堆，那邊一捆的佔盡了這間縱橫不過二丈來方的前室，前樓的兩張床上，帳子都已撤去，地板上鋪滿了些破新聞紙，校稿的無用者和許多信札的廢紙廢封。光床上堆在那裏的是仿吾的不曾拿去洗的舊衣服和破襪汗衫之類。後樓上，你於送你夫人小孩上日本去後，獨自一個在那裏寫成你的「歧路」和「十字架」等篇的後樓上，正如暴風過後的港灣一樣，到處只留着些坍塌倒壞的痕跡，一陣微冷的氣味，突然侵襲了我的嗅覺，我一個人不知不覺竟在那張破床床沿上失神默坐了幾分鐘。那一晚仿吾因為等我不來，上別處去消悶去了。空屋裏只有N氏一人，睡在那裏候我到來。他說，書局要他們搬家，有許多器具，都已搬走了。他又說，仿吾和他，因為料定我一到上海就要找上這裏來，所以是死守着不走的。末了他更告訴我說，在這裏已經兩個禮拜不舉火了，他們要吃飯的時

候，是鎖着門——因為屋內一個底下人也沒有了——跑上外邊去吃的。

在這間荒廢的屋裏住了四五天，和仿吾等把週報的結束，與季刊的稿子清理了一下，更在外面與太平洋雜誌有關的朋友商議了些以後合出週報的事情，我就於全部業務完了的那天早晨坐了滬杭早車回浙江去。

這一回的南下，表面上雖則說是為收拾週報，和商議與太平洋雜誌合作的事情而去，但我的內心，實際上想上南邊去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使我脫離這萬惡貫盈的北京，而別求生路。殊不知到上海一看，我的半年餘的出亡，使我的去路，閉塞得比「萬籬行」時代更加絕望。不但如此，且有幾個寄生在資本家翼下，一邊却在高談革命共產的文人，和幾個痛罵禮拜六派的作品，而自家在趣味比禮拜六更低的雜誌上大作文章，一面又拉了不願意的朋友，也在這新禮拜六上作小說的方言學者，正在竭力詆毀我和你仿吾。我看看這種情形，聽了些中國文壇上特有的奇聞逸事，覺得當上車時那樣痛恨的北京城，比卑污險惡的上海還要好些。於是我的不如歸去的還鄉高臥的心思，又漸漸的抬起頭來了。

到家的頭兩天，總算快樂得很，親戚朋友，相逢道故，家庭之內，也不少融融之樂。好，到了第三天，事件就發生了。

總之是我的女人不好。那一天晚上吃夜飯的時候，我在廳前陪母親多喝了一杯酒，所以母親與我都是很快樂的在燈前說笑。我的女人在廚下吃完了晚飯，也抱了龍兒——我的三歲的小孩——過來，和我們作一起。那時候我和母親手正捏了一張在北京的我的姪兒的穿洋服的照片在那裏看。我的女人看了照片上的姪兒的美麗的小洋服——姪兒也三歲了——讚美得了不得，便順口對龍兒說了一句笑話說：

『龍！你要不要這樣的好洋服穿？』

早熟的龍兒，雖然話也講不十分清楚，但虛榮心却已經發達，聽了他娘的這句話，便連聲的嚷要！要！要！我也同他開玩笑，故意的說了一聲『沒有！』可憐的這小孩，以為我在罵他，就放聲大哭起來。我們三人——母親和我和我的女人——用盡了種種手段，想騙他不哭，但他却不肯聽從。平時非常鍾愛他的我的老母，到了後來，也生了氣，冷視了他一眼說：

怒未息，并且同時心裏又起了一種不可名狀的後悔，所以就放大了喉音對我女人喝了一聲說：

『你怎麼不站起來拿！』

手裏的龍兒，被我驚醒，又哭了起來。我的女人，急促的閉了一閉眼睛，洒出了兩大顆淚滴，馬上把香粉盒拿出來放在桌上，從我手裏把龍兒奪了過去，而且細聲的對我說：

『我抱着，你敷罷！』

這話還沒有說完，她又低了頭寶寶心肝的叫起來了。我一邊替龍兒擦眼淚敷粉，一邊心裏却在對他央告：

『寶！別哭吧！爸爸不好，爸爸打得太重了，乖寶，別哭吧！總是爸爸不好，沒能力掙錢做洋服給你穿。』

這心裏的央告，正想以輕微的語言說出來的時候，我的咽喉不知怎麼的也硬塞住了，同時鼻子也酸了起來。這事件以後的第三天，上海的某書肆忽而寄來了一封

掛號信和一篇小說的原稿，信上說：

『已經答應你的稿費一百元，因為這篇小說描寫性慾太精細了，不能登載，只好作為罷論，以後還請先生賜以另外的稿子，本社無任歡迎。』

信上的言語雖然非常恭敬，但我非但替小孩做洋服的錢，和在家裏的零用錢落了空，就是想再出到北京上海來流離的路費也沒有了。

像這樣的情形故鄉，當然不能久住，第二天我把我的女人所有的高價的衣服首飾，全部質入當舖，得了百餘塊錢，再出奔至上海。我的女人和龍兒，送我上船的時候，都流着眼淚哭了。但龍兒這一回的哭却不是因為小臉上的痛，雖則他的創痕還沒有除去。

重到上海，和仿吾玩了二天，因為他也正在籌劃旅費，預備到廣東去，所以第二天的晚上我就乘了夜快車回到北京來了。啊啊！萬惡的首都，我還是離不了你！離不了你！

這一次到北京之後，已經差不多有兩個半月的時間，但這兩個半月中間，除為

與太平洋雜誌合作事，少行奔走外，什麼事情也不做，什麼書也不讀，一半大約也因為那拿衣服首飾換來的一百塊錢消費得太快，而繼續進來的款項沒有的原因。啊！沫若，再見吧！

達夫 一九二四，七月二十七日北京

六

芳塢：

芳塢喲，我又好久不寫信給你了。你到了廣州寫過一封信來，我記得回覆過你一張明信片，但是是幾時寫的我也忘記了，你最近從澳門寫來的信，我直到現在還沒有答你，你沒以為我是已經餓死了，或者是把你忘記了罷。芳塢喲！人的生命，說壞些時，就好像慢性氣管枝炎的積痰，不是容易可以喀吐得掉的，而在這空漠的世界上還有你這樣使我永遠不能忘記的人，也正是我不肯輕易地把這口積痰吐出的原故呢。

你是曉得的，我此次到日本來的時候只帶了三部書來，一部是「歌德全集」，一部是河上肇氏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還有一部便是屠格涅甫的「新時代」

了。我來日本的原因：第一是想寫出我計劃着的「潔光」，第二是來盼望我的妻兒，第三是還想再研究些學問。我最初的志願是想把「潔光」寫成後便進此地的生理學研究室裏去埋頭作終身的研究。我以為這是我們最理想的生活。我們把純粹的自然科學的真理作為研究的對象，忘却了人世間一切的擾亂紛繁，我們的天地是另外的一種淨化了的天地。我以為我們有多少友人都是應該走上這條路來，把自己的一生獻給真理的探求，我們於自然科學上必能有所貢獻，我們大漢民族的文明或者能在二十世紀的世界史上要求得幾面新鮮的篇頁。但是喲，芳塢，這種生活卻要有兩個條件作為前提呢。第一的物質的條件，如像從事於研究的地方和工具，我們在國內雖不能尋求，我們還可以求諸國外；但是研究者自身的生活的保障，至低限度的糊口的資糧，這求之於國外，比在國內是還要困難的了。再說到精神的條件上來，譬如淵博的先覺者的指導——這或者也可以說是物質的條件，因為是外在的，可以作為工具看待——我們在國內雖不能尋求，我們也可以求諸國外；但是研究者自身的精神的安定，這幾乎是唯一的前提：沒有安定的精神決不能從事於堅苦的學

者生涯，決不能與冰冷的真理姑娘時常見面。我們現在處的是甚麼時代呢？時代的不安迫害着我們的生存。我們微弱的精神在時代的荒浪裏好像浮蕩着的一株海草。我們的物質的生活簡直像伯夷叔齊困餓在首陽山上了。以我們這樣的精神，以我們這樣的境遇，我們能夠從事於醜惡的陶醉嗎？

甚麼人都得隨其性之所近以發展其才能，甚麼人都得以獻身於真理以圖有所貢獻，甚麼人都得以解脫，甚麼人都得以涅槃，這真是最理想的世界最完美的世界。這種世界是一個夢想者的烏托邦嗎？是一個唯美主義者的象牙宮殿嗎？芳塢喲，不是！不是！我現在相信着：牠的確是可以實現在我們的地上的呢！科學的社會主義所告訴我們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時代，我相信是終久能夠到來；「個人之自由發展為萬人自由發展之條件的一個共同團體」，我相信是可以成立。這種時代的到來，這種社會的成立，在我們一生之中即使不能看見——不待說是不能看見——我們努力促進牠的實現，使我們的同胞得以均霑自然的恩惠，使我們的後繼者得以早日解除物質生活的束縛而得遂其個性的自由完全的發展，——這正是我們處

在這不自由的時代而不能自遂其發展的人所當走的唯一的一條路徑呢！

芳塢喲，我們是生在最有意義的時代的！人類的大革命的時代！人文史上的大革命的時代！我現在成了個徹底的馬克斯主義的信徒了！馬克斯主義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是唯一的寶筏。物質是精神之母，物質文明之高度的發展和平均的分配終是新的精神文明的胎盤。芳塢喲，我們生在這個過渡時代的人是只能做個產婆的事業的。我們現在不能成爲純粹的科學家，純粹的文學家，純粹的藝術家，純粹的思想家。要想成爲這樣的人不消說是要有相當的天才，然而也要有相當的物質。在社會革命未實現前能成爲這樣純粹的人格的天才，我們自然讚仰，但他們不是有錢人的父親，便是有有錢人的保護者，請看意大利文藝復興期中的一羣大星小星罷，請看牛頓，歌德，杜爾斯泰，更請看我們中國最近所奉爲聖人的太戈兒罷！他們不是貴族的附庸，便是貴族自己，他們幸好有這種天幸纔得以發展了他們的才能；沒有這種天幸的人只好中途半端地餓死病死了！古今來有幾個真正的天才能夠得遂其自由的完全的發展呢？芳塢喲，我現在覺悟了。我們所共通的一種煩悶，一

種倦怠——我怕是我們中國的青年全體所共通的一種煩悶，一種倦怠——是我們沒有這樣的幸運以求自我的完成，而我們又未能尋出路徑來為萬人謀自由發展的幸運。我們內部的要求與外部的條件不能一致，我們失却了路標，我們陷於無為，所以我們煩悶，我們倦怠，我們飄流，我們甚至常想自殺。芳塢喲，我現在覺悟到這些上來，我把我從前深帶個人主義色彩的想念全盤改變了。我改變了我研究生理學的決心也就是由於這種覺醒。這種覺醒雖然在兩三年來早在搖蕩我的精神，而我總猶纏綿枕席，還留在半眠的狀態裏面，我現在是醒定了，芳塢喲，我現在是醒定了。以前沒有統一的思想，於今我覺得有所集中。以前矛盾而不能解決的問題，於今我覺得尋着關鍵了。或者我的詩是從此死了，但這是沒有法子的，我希望牠早些死滅罷。

我最初來此的生活計劃，便是遙譯「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這書的遙譯本是你所不十分贊成，我對於這書的內容雖然也並不能十分滿意，如他不贊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圖，我覺得不是馬克斯的本旨，但我譯完此書所得的教益殊覺不鮮

呢！我從前只是茫然地對於個人資本主義懷着的憎恨，對於社會革命懷着的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這書的譯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一個轉換的時期，把我從半眠狀態裏喚醒了的是牠，把我從歧路的徬徨裏引出了的是牠，把我從死的暗影裏救出了的是牠，我對於作者是非常感謝，我對於馬克斯列甯是非常感謝，我對於援助我譯成此書的諸位友人也是非常感謝的呢。我費了兩個月的光景譯完了此書，譯述中我所最感驚異的是我們平常至少是把他們當成暴徒看待了的列甯和突羅次克諸人，纔有那樣緻密的腦精，纔是那樣真摯的學者！我們平常讀書過少，每每愛以傳聞斷人；傳聞真是誤人的黴菌，懶惰真是誤解的根本，我們東方人一聞着「過激派」三字便覺得如見毒蛇猛獸一樣，這真是傳聞和懶惰的誤事呢。書成後賣稿的計劃生了變更，聽了友人的要求將以作為叢書之一種，遂不得不變成版稅，然而我們這兩月來的生活，却真真苦煞了。

我自四月初間到此，直到現在已經四閱月了，我的妻兒們比我更早來兩月，我們在這兒，收入是分文也沒有的，每月的生活費，一家五口却在百圓以上，而我們

到現在終竟還未至於餓死，芳塢喲，你怕會以爲是奇事罷？奇事！真個是奇事呢！一筆意外的財源救濟了我們的生命。我去年回國的時候，所不曾領取的留學生的歸國費，在今年四月突然可以支領了，而且我們四川省的歸國費還是三百圓——我爲這三百圓的路費在四月底曾經親自跑到東京：因爲非本人親去不能支領。我在東京的廢墟中飄流了三天，白天只在電車裏旅行，吃飯是在公衆食堂（東京現在有市營的公衆食堂了，一頓飯只要一角錢或一角五分錢），晚來在一位同鄉人的寓所裏借宿。我唯一的一次享樂是在淺草公園中看了一場「往何處去」的電影。芳塢喲，這場電影真是使我受了不少的感動呢。感動我的不是奈羅的驕奢，不是羅馬城的焚燒，不是培苗龍紐斯的享樂的死，是使徒比得逃出羅馬城，在路上遇着耶穌的幻影的時候，那幻影對他說的一句話。奈羅爲助長他讀荷馬的詩興，下命火燒了羅馬全城，待他把羅馬城市燒燬之後，受着人民的反對却嫁罪於耶穌教徒，於是大興虐殺。那時候使徒比得在羅馬傳教，見奈羅的淫威以爲主道不行，便從羅馬城的廢墟逃出；他在路上遇見了耶穌的影子向他走來，他跪在地下問道：——主喲！你要往

何處去？——耶穌答應他說：你既要背棄羅馬的兄弟們逃亡，我只好再去上一次十字架了！……啊，芳塢喲，這句話真是把我靈魂的最深處都搖動了呀！我回想起我實行自我的追放，從上海逃到海外來，把你一人釘在十字架上！我當時恨不立地便回到你住的那 Golgotha 山，我還要陪你再釘一次十字架。我在觀音堂畔的池邊，在一座小小的亭子上坐着追悔了一點鐘工夫的光景，陰鬱的天氣，荒廢的東京，一個飄流着的人，假使我能夠飛呀！啊……

總之三百圓的意外的財源到手了，除去來往的路費還剩二百五十圓，償清了前欠已經所餘無幾了，而「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又只能抽取版稅，我們五月以後的生活費簡直毫無着落了。啊，幸虧上天開眼，天氣漸漸和暖了起來，冬服完全沒有用處，被條也是可以減省了，我們便逐漸把去交給一家質店替我們保管，這座質店，說起來你該會記起的，便是民國七年的九月你同你的鄉人來福岡醫病的時候，你最初來訪問過我的那座質店呢。我們那年初來，貪圖便宜，在那兒質店的小樓上替店主人看管過兩個月的質庫。這家質店主人的一對夫婦還能念着舊情，或者

也是我的不值錢的「醫學士」招牌替我保了險，我們拿去的東西他們大抵都要，也還不甚刻薄，我的一部「歌德全集」當了一張五圓的老頭票，「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的原本，剛好譯完便拿去當了五角錢來。但到五月尾上我們二十圓一月的房金終竟不能全付了。好在米店可以賁賬，小菜店也還念五六年來的主顧，沒有使我們絕糧，只有無情的房主人幾乎每天都要來催問房金。本來我們住的房子是稍為貴得一點，因為是在海邊，園子裏我們種了些牽牛花，大蓮花，看看都要開了。兩株橘樹開了花，已經結起青色的果實，漸漸地也在長大起來。我的女人時常說，看在孩子們的分上，房金雖是貴得一點，但是有花有木，有新鮮的空氣，也覺得對得着他們。所以我們總厚着臉皮住着。但到六月尾上來，所期望的上海的一筆錢終斷了，房主人終竟把我們趕出來了。六月裏我又重溫習了一遍王陽明全集，我本打算做一篇長篇的王陽明的研究，但因稿費無着，我也就中止了，白白花費了我將近一月的工夫！

我們現在是住在甚麼地方呢？你猜想得到麼？我們就住在六年前住過的這家質店的倉庫的樓上呀！縱橫不過兩丈寬的一間樓房，住着我們一家五口。立起來差

不多便可以抵着望板。朝東北一面的鐵格窗，就好像一座鳥籠一樣。六年間的一個循環，草席和窗壁比從前都舊得不成形狀，但是房錢却比六年前貴得將近一倍了，從前是六圓一月的，如今竟要十圓了。但是守倉庫的人也變了，多添了幾根臉上的縐紋，多添了兩個孩子。六年前我們只有一個和兒，現在是三個了。六年前我初來此地進大學時，膺受過的一場恥辱時常展開在我眼前。

那是八月初間的時候，我們從岡山到福岡來，在博多驛下了車，人力車夫把我們拖到醫科大學前面的一座大旅館的門前。醫科大學前面的「大學街」，你該還記得能，駢列着的都是旅館，這些旅館專靠大學吃飯，住的多是病人。我們初進旅館的時候，下女把我們引上樓，引進了一間很清潔的樓房裏。但是不多一會下面的主人走來，估量了我們一下說道：——這間房間是剛才有人打電話來訂了的，你們請到樓下去。——樓下還有好房間嗎？——是的，樓下的房間比樓上還好。：我們跟着走下樓來。

「比樓上還好」的房間是臨街的一間側室，一邊是毛房，一邊是下女的寢處。

太不把人當錢了！這明明是要趕我們出去！我們到的時候是午後，我不等開晚飯便一人跑出店去，往那人生面不熟的地方去另找巢穴。我只是問人向海邊走去的路徑，我第一次在青松白沙間看見了博多灣，正是在夕陽西下，紅霞漲天的時候。我這位多年的老友，在第一次便和我結下了不解的交情，我的歡心擠掉了我在旅館裏所受的奇辱。我便在松原外面找着了這家質店的房子。

傍晚走向旅館的時候，曉芙是因為坐火車疲倦了，或者還是因為受了侮辱，已經抱着和兒睡了。我的一份晚飯還留在房裏。我餓了，吃起飯來。全不聲張地走進來一位店裏的「番頭」。「番頭」拿着號簿來要我報告名姓年歲和籍貫。他對我全沒有些兒敬意，我却故意卑恭地說：

——我是支那人，姓名不好寫，讓我替你寫罷。

——那嗎，寫乾淨一點！（命令的聲音。）

我把我的寫好了，他又指着帳中睡着的曉芙。他說：

——這位女人呢？是你甚麼人？

我說：是我的妻子。

——那嗎一並寫清楚一點！

我也把曉芙的名姓（我沒有用她日本的真名）都寫了。最後他問我們到此地的理由，我說來進大學。他又問進大學去做甚麼事（這位太不把人當錢的「番頭」不知道是輕蔑我的衣裝，還是輕蔑我是華人，他好像以為我是進大學去做苦工的了），但我還是忍着氣，回答他說：我進大學裏去唸書。——啊，真是奇怪！我這一句簡直好像咒語一樣，立刻捲起了天翻地覆的波瀾！

「番頭」恭而且敬地把兩手撐在草席上，深深向我磕了幾個頭，連連地叫着：

——喂呀，你先生是大學生呀！對不住，對不住！

他磕了頭便跳起來，出門大罵下女；

——你們攪的甚麼亂子啊？大學生呢！大學生呢！快看房間！快看房間！啊，你們真混賬！怎麼把大學生引到這間屋子？！……

下女也湧起來了，店主人夫婦都湧起來了，曉芙們也都驚醒了。

大學生！大學生！連珠砲一樣地亂發。下女們面面相覷，店主人走來磕頭。這兒的大學生竟有這樣的威光真是出於我的意料之外。我借大學生的威光來把風浪靜制着了。『房間可以不必換，縱橫只有一夕的工夫呢。』

第二天我們一早要出旅館，店主人苦苦留住吃了早飯。走的時候番頭和下女替我們運搬行李，店主人夫婦和別的下女們在門前跪在一排，送我們走出店門……

這場悲喜劇好像還是昨天的事情一樣。六年間的一場舊戲重上舞臺，脚色添了兩個，也死了一個了。猴子面孔的跛腳的質店主人，粉脂一樣的他的肥婦，這還是當年的老脚，但是他們之間有一位可愛的女兒死了。六年前她才九歲，她看見我們的時候總愛紅臉，我說她是早熟的姑娘；現在她已經死了五年了。

這兒到箱崎有半里路的光景，你是曉得的，我們全靠「醫學士」的招牌吃飯的人，每天清早便打發和兒到箱崎的米店和小菜店裏去貫小菜貫豆腐。昨天晚上和兒病了，今晨是我走到箱崎去貫米。我枉道過我海邊上的舊居，仍然空着沒有賃出，園子的門是開着的，我走進去看時，大蓮花被人拔去了，牽牛花也不見了，園

角上新標出兩株嫩苗，但還沒有開花。只是青色的橘子孤寂地長大了好些。回來的時候，曉芙在樓下洗衣，小的兩個兒子在一旁戲水。上樓，看見和兒一人仍然睡在窗下，早晨的陽光照進窗來，洒在他的身上。消化不良的臉色，神經過敏的眼光，他向着我，使我的心子絲痛了起來。窗限上一個牛奶筒裏栽着的一株牽牛花，開着一朵深藍色的漏斗——這是移家來時，和兒自己種活了的。——牽牛花喲！我望你不要謝得太快了罷！我的眼淚洶動了起來，我走去跪在他的旁邊，執着他的小手，我禁不住竟向他扯起誑來：

——和兒，我到箱崎去的時候，到我們從前住過的房子去來。大蓮花不曉得是甚麼人扯去了，牽牛花還一朵也沒有開，我聽見牽牛花好像在說：因為可愛的孩子們都不在，所以我們不開花了。你看，你在這兒，你這栽活了的牽牛花，便在向你開花。

我這樣的話竟收了意外的效果，孩子得着安慰，微笑了一下——啊，可憐的微笑！淒切的微笑喲！

我的生活狀態本來不想寫給你，使你徒擾心慮，但一寫又不禁寫了這許多。你念到這兒或者會問我：『你在七月裏做了些甚麼呢？你那樣怎麼過活去呢？你還不想離開日本嗎？』芳塢喲，待我來慢慢答覆你。

我手裏還留着一本書，便是德譯的屠格涅甫的「新時代」，這本勒克蘭版的小書當不成錢，所以還不會離開我的手裏。這書是你的呢，你還記得麼？民國十年。四月一日，你從大學畢業回國，我那時因為煩悶得幾乎發狂，對於文學的狂熱，對於醫學的憎惡，對於生活的不安，終逼着我休了學，丟下我的妻兒和你同船回去的。我們同睡在三等艙的一隻角上。從門司上船後便遇着風波，我一動不動地直睡到上海，你卻支持着去照應頭等艙裏你友人的家眷。那時你帶着一部德譯的易卜生全集，和屠格涅甫的兩本德譯的小說，一本是「父與子」，一本便是這「新時代」，你可還是記得麼？我第一次讀「新時代」便是這個時候。這本書我們去年在上海不是還同讀過一遍嗎？我們不是時常說：我們的性格有點像這書裏的主人公「涅暑大諾夫」嗎？我們的確是有些相像：我們都嗜好文學，但我們又都輕視文學；我們都想

親近民衆，但我們又都有些貴族的精神；我們倦怠，我們懷疑，我們都缺少執行的勇氣，我們都是些中國的「罕牟雷特」。我愛讀「新時代」這書，便是因為這個原故呢。

窮得沒法了，做小說沒有心緒，而且也沒有時間。我只好把這剩下的這本「新時代」的德譯本來逐譯，我從七月初頭譯起，譯到昨天晚上纔譯完了，整整譯了四十天。我在四十天內從早起譯到半夜，時時所想念起的只是四年前我們回國時的光景，我們去年在上海受難的一年的生活，但那時我們是團聚着的，如今你飄流到廣東，我飄流到海外了。在上海的朋友都已雲散風流，我在這時候把這「新時代」譯成，做第一次的賣文生活。我假如能變換得若干錢來，拯救我可憐的妻孥，我可以感着些清淡的安樂呢。啊，芳塢喲，我望你也替我歡喜些罷。

「新時代」這書，我現在所深受的印象，不是牠情文的流麗（其實是過於流麗了，事件的展開和人物的進出是過於和影戲類似了），也不是其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却是這裏面所流動着的社會革命的思潮。社會革命兩個主要的條件：政治的條

件和物質的（經濟的）條件；屠格涅甫是認得比較鮮明，他把「馬克羅夫」代表偏重政治革命的急進派，把「梭羅明」代表偏於增加物質生產力的緩進派。他促成了馬克羅夫式的失敗，他激賞着梭羅明式的小成，他的思想我看明明是修正派的社會主義的思想。但是五十年後的今日，成功的却是「馬克羅夫」，「匿名的俄羅斯」成爲了列寧的俄羅斯了。屠格涅甫的預言顯然是受了欺騙！但是這是無損於這書的價值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之實現終不能不仰給於物質條件的完備，在產業後進的國度裏，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即使成功，留在後面該走的路仍然是梭羅明的道路，仍然要增進生產力以求富裕。列寧把社會革命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是準備（宣傳）時期，第二是戰鬥時期，第三是產業經營時期。目前的俄羅斯革命只走完第二步，還有第三步的最長的一個時期纔在剛好發軔呢。

芳塢喲！農奴解放後的七十年代的俄羅斯不正像滿清推倒後的二十年代的我們中國嗎？我們都是趨向着社會革命在進行，這是共同的色彩，而這書所鈸的官僚生活把「撲克」換成「馬將」，把雪茄換成鴉片，不正是我們中國新舊官僚的攝影嗎？

淡巴菘的青煙，弗加酒的烈焰，一樣地燒着我們百無聊賴的希望着聖明人主出現的中華民國的平民。而涅暑大諾夫的懷疑，馬克羅夫的燥進，梭羅明的精明，瑪麗亞娜的強毅，好的壞的都雜呈在我們青年男女的性格中。我們中國式的涅暑大諾夫，中國式的馬克羅夫，中國式的梭羅明，中國式的瑪麗亞娜，單就我們認識的朋友中找尋也能舉出不少的豪俊了。我喜歡這本書，我決心譯這本書的另一原因，大約也就在這兒，我們在這裏面可以照出我們自己的面影呢。但這書所能給與我們的教訓只是消極的，他使我們知道涅暑大諾夫的懷疑是無補於大局，馬克羅夫的燥進是只有失敗的可能，梭羅明的精明緩進，覺得日暮路遙，瑪麗亞娜的堅毅忍從，又覺得太無主見了，我們所當仿效的是屠格涅甫所不會知道的「匿名的俄羅斯」，是我們現在已經明瞭了的「列甯的俄羅斯」。

我現在對於文藝的見解也全盤變了。我覺得一切技術上的主義都不能成爲問題，所可或爲問題的只是昨日的文藝。今日的文藝和明日的文藝。昨日的文藝是不自覺的得佔生活的優先權的貴族們的消閑聖品，如像太戈兒的詩，杜爾斯泰的小

說，不怕他們就在講仁說愛，我覺得他們只好像在布施餓鬼。今日的文藝，是我們現在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藝，是我們被壓迫者的呼號，是生命窮促的喊叫，是鬥志的咒文，是革命豫期的歡喜。這今日的文藝便是革命的文藝，我認為是過渡的現象，但是是不能避免的現象。明日的文藝又是什麼呢？芳塢喲，這是你幾時說過的超脫時代性和局部性的文藝。但這要在社會主義實現後，纔能實現呢。在社會主義實現後的那時，文藝上的偉大的天才們得遂其自由完全的發展，那時的社會一切階級都沒有，一切生活的煩苦除去自然的生理的之外都沒有了，那時人纔能還其本來，文藝纔能以純真的性爲其對象，這纔有真正的純文藝出現。在現在而談純文藝是只有在年青人的春夢裏有錢人的飽暖裏，瑪啡中毒者的 Euphorie 裏，酒精中毒者的酩酊裏，餓得快要斷氣者的 Hallucination 裏呢！芳塢喲，我們是革命途上的人，我們的文藝只能是革命的文藝。我對於今日的文藝，只在他能夠促進社會革命之實現上承認他有存在的可能。而今日的文藝亦只能在社會革命之促進上纔配受得文藝的稱號，不然都是酒肉的餘腥，麻醉劑的香味，算得甚麼！算得甚麼呢？真實的生

活只有這一條路，文藝是生活的反映，應該是只有這一種是真實的。芳塢喲，我這是最堅確的見解，我得到這個見解之後把文藝看得很透明，也恢復了對於牠的信仰了，現在是宣傳的時期，文藝是宣傳的利器，我徬徨不定的趨向，於今固定了。

芳塢喲，我要回中國去了，在革命途上中國是最當要衝。我這後半截的生涯要望有意義地送去。我在九月內總想歸國一行，妻孥要帶着同去，死活都要在一路，我把這「新時代」一書譯成之後，我把我心裡的「涅暑大諾夫」槍斃了。

好久不曾寫信給你，今天趁勢寫了這一長篇，從正午寫到夜半了。妻兒們橫三倒四地在草席上睡着，我在他們的腳上臉上手上打了許多血淋淋的蚊子。安娜床畔放着一本翻開着「產科教科書」——可憐的「淺克拉瑪殊玲」喲！——「新時代」中的女性我比較的喜歡瑪殊玲，我覺得這人最寫得好。一張高不滿一尺的飯堂，一盞黃電的孤燈，一個亂髮蓬蓬的野人……頭是屈痛了，雞怕要叫了罷？我們相會的地點不知道是在上海，不知道是在嶺南，也不知道我們還有沒有相會的時期。我們有閒還是多寫信罷。

七

白華兄：

德人對於我國文化近來仍有十分傾心，這真足以使他們增加無限的自覺與自信。德國最近書報，少有機會閱讀，但觀他們對於相對論量子論等科學上的新論爭，與乎藝術上的表現主義的狂飆運動，他們對於歐洲固有的科學精神與進取主義，似乎並未全盤唾棄。

『東方的精神思想可以以「靜觀」二字代表之。儒家佛家道家都有這種傾向。……這種東方的「靜觀」和西方的「進取」實是東西文化的兩大根本差點。

歐洲大戰後疲倦極了，來渴慕東方「靜觀」的世界，也是自然的現象。中國人靜觀久了，又破開關門，捲入歐美「動」的圈中。』

前年在民鐸雜誌二卷五號上得讀你致李石岑的信，我對於你這種觀察，早不

沫若

十三年八月九日夜

免有幾分懷疑。動靜本是相對的說辭，假定文化的精神可以動靜界分，以中國文化爲靜，西方文化爲動，我覺尙有斟酌的餘地。一國或一民族的文化受年代與環境的影響，本難有絕對純粹之可言。如容許我們在便宜上或在一般常習上把世界各種文化思想粗略地劃分時，我們至少可以得四種的派別：（一）中國，（二）印度，（三）希伯來，（四）希臘。以地點而論，前二者雖同屬於東方，然而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之不能混同，猶之乎西方文化的希伯來思想與希臘思想之不能混同一樣。印度思想與希伯來思想同爲出世的，而中國的固有精神與希臘思想則同爲入世的。假使靜指出世而言，動指入世而言，則中國的固有精神當爲動態而非靜觀。

我國固有精神表現得最真切最純粹的總當得在周秦之際。那時我國的文化如在曠野中獨自標出的一株大木，完全沒有受些兒外來的影響。自漢以後佛教傳來，我國的文化精神已非純粹。我國的文化在肯定現世以圖自我的展開，而佛教思想則在否定現世以求自我的消滅。我國的儒家思想是以個性爲中心，而發展自我之全圓於國於世界，這不待言是動的，是進取的精神。便是道家思想也無甚根本上的差別。

老子的無爲清靜說每爲後人所誤解，誤認爲與佛教思想同科，我輩似宜有所辯正。無爲二字並不是寂滅無所事事，是生而不有爲而不恃的積極精神，我們試把爲字讀成去聲便容易得其旨趣。人類的精神爲種種功利的目的，佔有的慾望所擾，人類的一切煩亂爭奪盡都從此誕生。欲消除人類的苦厄則在效法自然，於自然的沉默之中聽出雷鳴般的說教。自然界中，天旋地轉，雲行雨施，漫無目的之可言，而活用永遠不絕。自然界中，草木榛榛，禽獸狃狃，亦漫無目的之可言，而生機永遠不息。然而自然界中之秩序永保着數學的謹嚴，那又是何等清甯的狀態！人能泯却一切的慾望而純任自然，則人類精神自能澄然清明，而人類的創造本能自能自由發揮而含和光大。老子的無爲說正是這樣的精神，老子的恬靜說正是由這種精神生出來的活靜（*Kinetischer Still*）。活靜與死靜（*Statischer Still*）不同：活靜是羣力合作的平衡狀態，而死靜則是佛家的枯槁寂滅。道家思想與佛學根本不同，我輩似不宜因形式上之相類而生淆惑。

我國的傳統思想，依我所見，於儒道兩家並無根本上的差異。我國思想史的幼

年，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於第一步便已從自然觀察發軔，與希臘文明之起源正是兩相契合。希臘文明之靜態，正如尼采所說：乃是一種動的 *Dionysos* 的精神所求的一種靜的 *Apollon* 式的表現。牠的靜態，正是活靜而非死靜。希臘文明為近代科學文明之母。我輩如立足於佛教或耶教的鐘樓以俯瞰乎現世的一切，則對於現世的科學文明當然不能滿足；然而我們既讚揚希臘文明，同時又不能忘情於我國固有的傳統，則科學文明當然不能加以蔑視。

此次大戰，歐洲人所受之慘禍誠甚深劇。然而釀成大戰的原因，科學自身並不能負何等的罪責。科學的精神在沒去功利而追求普遍妥當的真理，科學家的職志亦在犧牲一切浮世的榮華而唯真理之啓迪是務。偉大的科學家，他們向着真理猛進的精神是英雄的行爲，而他們超然物外的態度也不輸於聖者之高潔。以科學而施諸實用，正是利用厚生的唯一的要道，正足以增進人類幸福於無窮；唯在資本制度之下而利用科學，則分配不均而爭奪以起；表面上好像科學自身是在爲虎作倀，殊不知

所被利用者即使不是科學而爭奪之禍仍不能避免。歐戰之勃發乃是極端的資本主義當然的結果。遠見的思想家在歐戰未發以前已斷言資本主義之必流禍於人類，偉大的實行家於歐戰既發以後更急起直追而推翻其禍本。馬克斯與列甯終竟是我輩青年所當欽崇的傑士。歐洲不乏近視眼的批評家，見歐戰之慘毒而遽行宣告科學文明之破產。我國自印度思想輸入以後，幾千年來溺佛者遁世無營，避佛者亦故步自畫，平素毫不知科學精神之爲何物，每舉與我不利的資本主義混而爲一，一聞歐人因噎廢食的膚言，則不禁欣然而色喜，我輩對此似宜有所深戒而詳加考察。

人生的幸福如在消極無營的靜態之中始能尋求，此種假說於根本上已不免自相矛盾。因爲一方面既肯定人生，而他方面却於否定之中以求幸福，歸根只好以消滅人生爲至上的幸福了。這種矛盾的論理，非我輩所能信認，亦非我輩所能實行。我輩肯定人生，則當於積極進取的動態中以求生之充實。我國固有的傳統精神亦正示授我們一個生活的指標，從希臘文明遞演出的科學精神亦正是我輩青年所當深深吮吸而以是爲營養的一種資料。科學雖不是充實人生的一個全圓，但牠是這個全圓

的一扇重要的弧面。

科學能誕生於歐洲，能導源於希臘，何以獨不能早發生於東亞？這是我們從研究文化哲學者的口中每每容易聽得的一個疑問。對於這個疑問，在我輩不承認中國文化與希臘思想根本不同的人，最是容易解答。科學本有在我國發生之可能，並且於歷史上曾有發生之事實。我國文化是從自然觀察發軔，農業的發達恐比 界中任何國的歷史為先，在上古時候與農業有密切關係的星學，在周以前已有特產的獨立系統了。我們讀我國於考古上最可徵信的一部詩經，稍微敏感的人，總當得感受一種莫大的驚異。凡世界文明各國的古代文學以及野蠻地方的現存文學之中，其最主要的成分便是原始人的生活狀態，如戰爭，如遊獵，如戀愛，如跳舞，如崇祀鬼神等等是原始人的日常生活，也正是原始人表現生活的文學的內容。我國的詩經，在現存的書籍中可算是最古的文學了；詩經的本來面目雖被迂腐的後儒蒙蔽了幾千年，然我們到現在即使撤去一切的有色眼鏡去觀察，在其自身也不能尋出來多少原人的生態。國風中言戀愛的最多。然而那時的戀愛已經是受過深贍的文化的洗煉，

已經不是原始人的粗型，其他原始生活的資料更是絕無僅有，有的都是貴族的遊樂與國家的行事了。所以我們即以詩經一書為證人，已足以證明我國文化於周以前已確有一長時期的煥發。而我們讀詩經的人尤有不能不驚異之事，則詩中草木鳥獸的名彙之豐富，在孔子時候教人不可不多讀了，而其豐富的智識乃更為當時婦人女子之所賦有！星座中的二十八宿，在我們近代的青年，能舉其名的恐怕已不可多得，更不能期望其能在天體中一一按名指實了；而在當時的女子却能即景賦詩，借星辰以指示物候，例如小星的第二章「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參在西洋的 Orion 星座中，昴是 Taurus 的一部分與隣近的一團小星 Pleiades。兩者同是黃道上的二十八宿之一宿。這些名實我是最近兩年讀了幾本關於星學的書纔曉得的，回顧我們幾千年前做人妾媵的女子竟能借以抒情寫實，難道我們不能不深自慚愧嗎？慚愧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們在這個引證中可以發見兩個史事：（一）二十八宿的名稱在周時已有成文，（二）星學的智識更已普及於當時的婦人女子。我們從這兩個事實更可以得到一個斷案：便是我國關於星學的智識，在周或周以前，已經有固有的系統了。

周秦之際，初期的學者於實踐理性的探討誠別開一分新面，如道家的合理的形而上學之建設與儒家的博大的的人生哲學之系統，在我國思想史上誠達到空前絕後的最高潮，然於純粹理性方面則不免有偏枯之憾。我國本來是動的進步的文化精神，殆不能因此而自限，於是末期的學者便大都離去捕空捉影的形而上的玄思，而趨向於自然現象的客觀的研究。論理學可在墨子書中尋出其萌芽，物理學也可在該書中尋出一些胎兒的化石。鄒衍的「先驗小物推而大之」的歸納法，惠施的「徧為萬物說」，都是有幾分純粹科學的面目，可惜他們的十餘萬言與五車書，好像被秦人一火都燒得乾乾淨淨。及到佛教傳來，而我國固有的精神又被後人誤解，於是純粹科學之不能誕生便一直達到我們現在。靜觀的印度文化之遺誤我們，正不啻靜觀的希伯來主義之遺誤歐洲中世紀與利己的資本主義之毒禍歐洲現世紀一樣！我國近年有反抗耶教的運動勃興，在提倡者心中是根據何種精神以從事，我雖尙未曾加以剖析，但這運動自身的表現是合乎正軌的。我根據我自己的想念，我覺得佛教思想與希伯來主義資本主義都在我們所當極力排斥之例。我們要把我國固有的動的文化精

神恢復轉來，以謀積極的人生之圓滿。

德國的文化可算是希臘思想的嫡傳，在德國人自身自許是如是，在我們第三者的研究也承認是如是。德國自十八世紀以來，經諸大哲學家諸大藝術家諸大科學家的努力，牠於人類全體的貢獻實非淺鮮。德國人之受禍是禍在軍閥者流的狂妄，妄想爲資本主義扶輪，欲以武力統一世界；對於他們自國的先哲的理想僅僅視以爲裝飾品，不則曲解之以爲其軍國主義的護符——軍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派生物，近代國家的政府軍隊是資本家備置的鷹狗，刑政舉措是資本家擁護財產的藩籬。德國人遭此次大戰的打擊，痛覺昨日之非而能翻然改轍，正是他們的根性善良之處，他們於此可以發見他們自國文化的本相，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他們無因受困厄而悲觀之必要。他們對於我國的文化那麼傾心，也怕是他們在我們的鏡子之中照出了他們自己的面孔。但是據你此次來信所說：德國的「文藝月刊」(Literarische Rundschau)中第一篇的「亞洲之魂靈」竟「盛稱孔子以家庭爲本位，給社會國家一個感情組合的基礎，不似歐洲社會是以個人與羣衆的利害關係爲基礎，容易破壞墮落。」

我讀你這段引言，覺得德國有一部人對於歐洲社會之破壞墮落的原因並未十分明瞭，而對於我國的文化更不免有幾分隔靴搔癢盲目讚美的傾向。我國的家族制度乃是原始時代的子遺，並非創始於孔子，而家族制度對於我國社會之功過亦未容易論定。孔子的人生哲學正是以個人為本位，牠的究竟是望人人成為俯仰無愧的聖賢，孝弟的德目只是在小康時期應時的說法罷了。又該文作者以「老子的思想直接道着歐洲近代社會的弊病，所以極受德國戰後青年的崇拜；戰前德國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時懷中大半帶了一本尼采的 *Zarathustra*，現在德國的青年却帶老子的道德經了。」老子思想如何道着歐洲社會的弊病，來函過簡雖不能明知作者意向之所存，但我隱隱覺得作者的意思似與你前年的觀察相彷彿，便是：歐洲大戰後疲倦極了，來渴慕東方「靜觀」的世界。然我於老子與尼采的思想之中，並發見不出有甚麼根本的差別。老子的思想絕非靜觀，我於前面已稍有述，而老子與尼采相同之處，是他們兩人同是反抗有神論的宗教思想，同是反抗藩籬個性的既成道德，同是以個人為本位而力求積極的發展。德國的青年如於老子的鏡子之中照出尼采的面孔，猶

如我們在尼采的鏡子之中照出老子的面孔一樣，那是我們可以互相欣幸的。但如「亞洲的靈魂」的作者於二人之中竟有何等根本差異之發見，則我恐德國仍有一部分人如在戰前誤解了尼采一樣，把我們中國的老子也誤解了。老子的道德經，在善讀者讀之，是神經麻痺者的興奮劑，絕不是妄想貪眠者的催睡藥。

太寫長了，恐有瀆擾你的清聽之處，請你原諒我罷。我國自佛教思想傳來以後，固有的文化久受蒙蔽，民族的精神已經沉潛了幾千年，要救我們幾千年來貪懶好閑的沉痾，以及目前利慾薰蒸的混沌，我們要喚醒我們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歐西的純粹科學的甘乳。我們生在這再生時代的青年，責任是多麼沉重呀！我們要在我們這個新時代裏製造一個普遍的明瞭的意識：我們要秉着個動的進取的同時是超然物外的堅決精神，一直向真理猛進！我們這種意思已經鬱集了多時，偶因你來函的啓發，便借此機會以一吐爲快。你身居德國，望你也將我們這樣的意思傳介給德國人，我相信我們的素心足以安慰受難中的德國青年之失望。

郭沫若 五月二十日夜書畢。

八

沫若：

前游羅馬歸來，曾寄伯奇一信，並囑他轉你一閱；後又直接寄你一信內附詩一首，不知都收到否？

昨日收到創造週刊，挑讀一過，狠覺高興。從前我還不知道仿吾是這樣一個重氣節厭虛偽的人，現在看了他幾篇論文，非常痛快。真的！我們非「提倡士氣」不可！我總有一個狠固執的偏見：覺得藝術的創造，雖然不能立在功利的打算上，但至少總也有窺探與改革人心的責任，而尤其是中國今日這種奸偽穢惡的人心！我是絕對反對以Spieltrieb來創造藝術的，所以把藝術底本身看得非常的尊嚴：我認定藝術的創造者就是社會的改革家，——否，革命家！而尤其是今日中國的這種社會！**Force**，是我們最不可少的一件東西。凡是在那裏高談調和的人都是些懦夫，媚世的懦夫！我自從讀了這次的創造週刊上仿吾同徐志摩君的通信，同時又在時事

新報學燈上看見了徐君底那篇「天下本無事」，胸中總覺得像有些嚙不下去的積物，——自然，我住在外國，對於國內學術界的情形很是隔閡，似乎不宜冒昧來參加；但我對於一個沒有誠意的人尤其是從事於窺探與改革人心之文學而沒有誠意的人，是最痛恨不過的。徐君因為被仿吾揭穿了他底虛偽，便藉調和兩處文學團體為詞以掩飾他底惡德，豈不知調和便是無聊！凡是此方與彼方不和，必定有他們不和的原素，無論那一方面所持的理性不真，只要都能充分地發揮他們底不和，自然真的理性終會出現。我敢說社會的進化多是由這種不和的激戰生出來的。等到他們不和的原素消失，自然會攜手同行，實在用不着先在那裏高唱懶性的調和。至於說文學界不宜互相激戰，更無道理。我只知道科學界有激戰，科學纔有進步；哲學界有激戰，哲學才有進步；……文學界有激戰，文學才有進步。——甚麼叫「天下本無事」！我們正是要在無事中尋事去做，社會才會有活氣呢！未進化的社會只是「無事」，就因為有幾個自居為「庸人」的改革家出來尋「擾」，才有今日的社會；若處在今日的社會，還在羨慕無事的天下，那我以為，只有請這位「理想者」到深山

中國復他底原始狀態去罷！

我因爲最恨我們中國舊日所留的那種消極偷安以至虛偽的惡習，所以遇此等事時特覺不滿得厲害。你與仿吾底主張都與我有共鳴之點，不過我以爲我們處在今日的中國，最要緊的是須在「人心」上從事改革，除了與虛偽始終作戰外，還要對於自己本身有兩個信條，就是：

- (一) 極力提高自己底知識，
- (二) 極力降低自己底生活。

對於第一條不用說了。第二條，我是採取於託爾斯泰的。我不贊成託爾斯泰底主義（無抵抗），却狠主張實行託爾斯泰底生活。我以爲近來中國底青年就是壞在不能克己，我們一面與舊勢力爲敵，應用我們所不息努力得來的成績；一面就應當補救這個缺點。我們底力不可不強，我們底精神也不可不高；至於破壞個性與思想的那些極端的物質上之幸福，還是讓他們媚世的人們享受去！

前次收到創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見你那篇批評「意門湖」一書的文字，狠表

同感。國內近來出版的書籍確有些太不成樣子的，就像「人生之意義與價值」一類的書怕也不知有多少呢。我在外國，自然見國內新出的書籍不多，但據我所見的一二來說，都覺得難令人滿意。不妨且舉一個實例罷：前幾天纔在朋友處見了耿濟之譯的託爾斯泰底「藝術論」，順手一翻就翻到批評 Verlainé 詩的開首一段，譯文是這樣說：

鮑特萊爾以後的大詩家魏倫 (Verlainé) 著「詩的藝術」(Art poétique) 一書，……

我不禁吃了一驚，可惜我這本原文書在我底舊房主人那裏，不能立刻拿來對照，但我想託爾斯泰決不至於那樣強不知以爲知，說「Art poétique」是一本書！我想就把 Verlainé 底生前著作與他底 Oeuvres posthumes 一齊列出搜尋，也怕尋不出這本書罷。原來這只是他「昔日與今朝」(Jadis et naguère) 集中的一首詩，這首詩常被人引用，倒狠是他底名作，去年我在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了一篇評論 Verlainé 底「無言之哀歌」的文字，也曾提說過，但不知怎樣在這卷有名的「藝術

論「底譯本上竟把牠變成個書名了。我再把那所引的前後三段詩的譯文一讀，這可更把我驚呆了。我實在不知道譯者底法文程度既那樣薄弱，爲甚麼偏要去勉強試譯。我且把他那四段譯文依次批評一下，你看如何？

【原文】

De la musique avant toute chose,
Et pour cela préfère l'impair
Plus vague et plus soluble dans l'air.
Sans rien en lui qui pèse ou qui pose.

【譯文】

「音樂，在一切物之前的音樂，
雖偏倚還是好的，
泛於空中，一些也不重累，
溶解，還是不錯誤。」

這譯的完全不是詩，我們倒可以不必管牠；先只就意思上說，這第一行就大錯特錯了：「De la musique……」是說「用音樂須較用一切都要緊」，譯者竟把牠譯成「音樂，在一切之前的音樂，」豈非大錯？第二行的 *impair* 本是「不同的」意思，在這裏就是代「不整齊的音調」，譯者却把牠譯成「偏倚」。還有譯文第四行中的「還是不錯誤」，我更在原文中尋不出來。

【原文】

【譯文】

Il faut aussi que tu n'aïlles point 「選字：仍難盡之，

Choisir tes mots sans quelque méprise: 且有些輕蔑他，

Rien de plus cher que la chanson grise 最可愛的就是那歌，他是左搖右擺。

Où l'Indécis au Précis se joint. 清晰，朦朧而不免除。』

「仍難盡之」，原文中那裏有這幾個字的意思！méprise 一字，譯者似乎看成 mépris 了，所以纔有「且有些輕蔑他」的那句怪話。最後的「不免除」，也不知道是從那裏出來的。

.....

【原文】

【譯文】

De la musique encore et toujours! 「音樂常爲，

Que ton vers soit la chose envolée' 你的詩，常爲那些，

Qu'on sent qui fuit d'une âme en allée 從一個靈魂裏飛出，逃逸，

Vers d'autres cieux & d'autres amours 而入於別的愛與天裏的東西。』

原文第一行本有獨立的語氣，譯者卻把牠改成這樣上氣不接下氣的斷句。

【原文】

（譯文）

Que ton vers soit la bonne aventure 『到別的愛與別的地方去，

Eparse au vent crispé du matin 引誘的幸福跟着，

Qui va fleurant la menthe et le thym…… 薄荷，茴香與早晨的捲縮草……

Et tout le reste et littérature. 以及其他一切都是真的文學。』

這一段簡直太不成話了。譯文第一行第二行都全是原文一點也沒有的話，像這樣的杜撰，未免過於不講道德。第三行「捲縮」當然是譯 *Crispé* 一字，但此字是 *Vent* 底形容詞，譯者却把牠改成草底形容詞了。最後一句，我特別對於譯者深致不滿：因為這首詩最有力量的話就是這最後一句，*Verlaine* 是反對他以前 *Bany*。

三。那種專講修詞的詩作法的，所以纔有這首詩。最後一句意思是說「其他都不過僅是文字而已」，批評家都以為這結句是對於舊文藝的冷罵。我萬不想譯者竟把牠譯成一句承認語氣的極無意義的話了：真是Verlaine底不幸。

我現在且試把這四段不全的詩譯出一看：

無論用何物也須自音樂做起，

因此纔得把不整的調子來選擇，

一點也無重無累，

使他飄渺而溶和地浮於空際。

也不用再去力求無誤地

選擇你底言詞：

只有那「朦朧」與「正確」結合的

帶醉之歌是有最可愛的丰姿。

.....

仍常常奏着音樂高調！

快使你底詩成個飛鳥，

那翱翔而遠出的靈魂

在世外的戀與天之邊逍遙。

快使你底詩成個散亂的佳景，

結合於吹開了薄荷與百里香的

痠攀晨風之中……

文字的末枝喲，那不過是一切最後的殘剩。

我想那幾段詩至低弱也要像這樣的譯法纔像個樣子呢。

至於那本「藝術論」，後面所引的許多詩，我因為沒有時間——也實在是不願——再看，不知如何。但我以前者相推，怕也是不堪考究呢。——這是我最近見的一種國內新出的書（聽說在國內很受歡迎）！

獨清。一九二三，七，三〇。

九

沫若，仿吾，均吾：

晚秋的太陽，祇留下一道金光，浮映在煙霧空濛的西方海角。本來是黃色的海面被這夕照一烘，更加紅豔得可憐了。從船尾望去，遠遠只見一排陸地的平岸，參差隱約的在那裏對我點頭。這一條陸地岸線之上，排列着許多一二寸長的桅檣細影，絕似畫中的遠草，依依有惜別的餘情。

海上起了微波，一層一層的細浪，受了殘陽的返照，一時光輝起來。颯颯的涼意，逼入人的心脾。清淡的天空，好像是離人的淚眼，周圍邊上，只帶着一道紅

圍。是薄寒淺冷的時候，是沈別傷離的日暮。揚子江頭，數聲風笛，我又上了天涯飄泊的輪船。

以我的性情而論，在這樣的時候，正好陶醉在惜別的悲哀裏，滿滿的享受一場 Sentimental Sweetness。否則也應該自家製造一種可憐的情調，使我自家感得自家的風塵僕僕，一事無成。若上舉兩事辦不到的時候，至少也應該看看海上的落日，享受享受那偉大的自然的煙景。但是這三種情懷，我一種也釀造不成，呆呆的立在齷齪雜亂的海輪中層的艙口，我的心裏，只充滿了一種憤恨，覺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硬要想拿一把快刀，殺死幾箇人，才肯甘休。這憤恨的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一是因爲上船的時候，海關上的一箇下流的外國人，定要把我的書箱打開來檢查，檢查之後，并且想把我所崇拜的列甯所著的一冊書拿去。二是因爲新開河口的一家賣票房，收了我頭等艙的船錢，騙我入了二等的艙位。

啊啊，掠奪欺騙，原是人的本性，若能達觀，也不合有這一番氣憤，但是我的度量却狹小得同耶穌教的上帝一樣，若受着不平，總不能忍氣吞聲的過去。我的

女人曾對我說過幾次，說這是我的致命傷，但是無論如何，我總改不過這箇惡習慣來。

輪船愈行愈遠了，兩岸的風景，一步一步的荒涼起來了，天色也垂暮了，我的怨憤，才漸漸的平了下去。

沫若呀，仿吾成均呀，我老實對你們說，自從你們下船之後，我一直到了現在，方想起你們三人的孤淒的影子來。啊啊，我們本來是反逆時代而生者，吃苦原是前生註定的。我此番北行，你們不要以為我是為尋快樂而去，我的前途風波正多得很呀！

天色暗下來了，我想起了家中在樓頭凝望着我的女人。我想起了乳母懷中，在那裏伊吾學語的孩子，我更想起了幾位比我們還更苦的朋友，啊啊，大海的波濤，你若能這樣的把我吞噬了下去，倒好省却我的一番苦惱。我願意化成一堆春雪，躺在五月的陽光裏，我願意代替了落花，陷入汗泥深處。我願意背負了天下青年男女的肺癆惡疾，就在此處消滅了我的殘生。

這些感傷的 (Sentimental) 詠嘆，祇能博得惡魔的一臉微笑，幾箇在資本家跟前俯伏的文人，或者要拿了我這篇文字，去佐他們的淫樂的金罇，我不說了，我不再寫了，我等那一點西方海上的紅雲消盡的時候，且上艙裏去喝一杯白蘭地吧，這是日本人所說的 Yakezake！

十月五日夜七時書。

昨天晚上，因為多喝了一杯白蘭地，並且因為前夜在四四飯店裏的一夜疲勞，還沒有回復，所以一到床上就睡着了。我夢見了一箇十五六的少女和我同艙，我硬要求她和我親嘴的時候，她回覆我說：

『你若耍寶石，我可以給你 Rajaks diamond，

你若耍王冠，我可以給你世上最大的國家，

但是這緋紅的嘴唇，這未開的薔薇花瓣，

我要保留着等世上最美的人來！』

我用了武力，捉住了她，結果竟做了一個風月寶鑑裏的迷夢，所以今天頭昏得

很，什麼也想不出來。但是與海天相對，終覺得無聊，我把佐藤春夫的一篇小說「被剪的花兒」讀了。

在日本現代的小說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他的小說，周作人君也曾譯過幾篇，但那幾篇並不是他的最大的傑作。他的作品中的第一篇當然要推他的出世作「病了的薔薇」即「田園的憂鬱」了。其他如「指紋」「李太白」等，都是優美無比的作品。最近發表的小說集「太孤寂了」我還不曾讀過，依我看來這一篇「被剪的花兒」也可說是他近來的最大的收穫。書中描寫主人公失戀的地方真是無微不至，我每想學到他的地步，但是終於畫虎不成。他在日本現代的作家中，並十分流行。但是讀者中的一小部分，却是對他抱着十二分的好意。有一次何畏對我說：

「達夫！你在中國的地位，同佐藤在日本的地位一樣。但是日本人能了解佐藤的清潔高傲，中國人却不能了解你，所以你想以作家立身是辦不到的。」

慚愧慚愧！我何敢望佐藤春夫的一肩一背！但是在目下的中國，想以作家立

身，非但乾枯的我沒有希望，即使Victor Hugo, Charles Dickens, Gerhart Hauptmann等來，也是無望的。

沫若！仿吾！我們都是笨人，我們棄康莊的大道不走，偏偏要尋到這一條荆棘叢生的死路上來。我們即使在半路上氣絕身死，也同野狗的斃於道旁一樣，却是我們自家尋得的苦惱，誰也不能來和我們表同情，誰也不能來收拾我們的遺骨的。呵！又成了牢騷了，「這是中國文人最醜的惡習，非絕滅不可的地方，」我且收住不說了罷！

單調的海和天，單調的船和我，今日使我的精神萎縮得不堪。十二時中，足破這單調的現象，只有晚來海中的落日之景，我且攔住了筆，去看 The glorious sunseting 吧！

十月六日日暮的時候

這一次的航海，真奇怪得很，一點兒風浪也沒有，現在船已到了煙台了。煙台港同長崎門司那些港一些兒也沒有分別，可惜我沒有金錢和時間餘裕，否則上岸去

住他一二星期，享受一番異鄉的 *Novelty* 情調，倒也很有趣味。煙台的結晶，是東首臨海的煙台山。在這座山上，有領事館，有燈臺，有別莊，正同長崎市外的那所檢疫所的地點一樣。沫若，你不是在去年的夏天有一首在檢疫所作的詩麼？我現在坐在船上，遙遙的望着這煙台的一帶山市，也起了拿破崙在嬾來娜島上之感，啊，飄流人所見大抵略同，——我們不是英雄，我們且說飄流人罷！

山東是產苦力的地方，煙台是苦力的出口處。船一停錨，搶上來的兇猛的搭客，和售物的強人，真把我駭死，我足足在艙裏躲了三箇鐘頭，不敢出來。

到了日暮，船將起錨的時候，那些售物者方散退回去，我也出了艙，上船舷上來看落日。在海船裏，除非有衣擺奈此的小說「默示錄的四騎士」中所描寫的那種同船者的戀愛事體外，另外實沒有一件可以慰寂寥的事情，所以我這一次的通信裏所寫的也只是落日，*Sun Setting, Abend Rothe, etc. etc.*。請你們不要笑我的重複！

我剛才說過，煙台港和門司長崎一樣，是一條狹長的港市，環市的三面，都是

淺淡的連山。東面是煙台山，一直西去，當太陽落下去的那一支山脈，不知道是什麼名字？但是我想這一支山若要命名，要比「夕陽」「落照」等更好的名字，怕沒有了。

一帶連山，本來有近遠深淺的痕跡可以看得出來的，現在當這落照的中間，都只成了淡紫。市上的炊煙，也濛濛的起了，更使我想起故鄉城市的日暮的景色來，因為我的故鄉，也是依山帶水，與這煙臺市不相上下的。

日光沒了，天上的紅雲也淡了下去。一陣涼風吹來，使人起一種莫名其妙的哀感。我站在船舷上，看看煙台市中一點兩點漸漸增加起來的燈火，看看甲板上幾個落了伍急急忙趕回家去的賣物的土人，忽而索落索落的滴下了兩粒眼淚來。我記得我女人有一次說，小孩子到了日暮，總要哭着尋他的娘抱，因為怕晚上沒有睡覺的地方。這時候我的心裏，大約也被這一種 *Nostaloria* 籠罩住了吧，否則何以會這樣的落寞！這樣的傷感！這樣的悲愁無着處呢！

這船今晚上要離開煙台上天津去的，以後是在渤海裏行路了。明天晚上可到天

津。我這通信，打算一上天津就去投郵。願你與婀娜和孩子全好，仿吾也好，成均也好。願你們的精神能夠振刷；啊啊，這樣在勉勵你們的我自家，精神正頹喪得很呀！我還說什麼？我還要有說話的資格麼？

十月七日晚八時煙台艙中

不知在什麼時候，我記得你會說過，沫若，你說：『我們的拿起筆來要寫，大約是已經應了習慣了，無論如何，我此後總不能絕對的廢除筆墨。』的這一種馮婦之習，不但是你免不了，怕我也是一樣的吧。現在精神定了一定，我又想寫了。

昨天船離了煙台，即起大風，船中的一班苦力，箇箇頭上都淋成五色。這是什麼理由呢？因為他們都是連綿席地而臥，所以你枕我的頭，我枕你的腳。一人吐了，二人就吐，三人四人，傳染過去。挺而走險，急不能擇，他們要吐的時候就不問是人頭人足，如長江大河的直瀉下來。起初的是雜物，後來吐黃水，最後就赤化了。我在這一個大吐場裏，心裏雖則難受，但却沒有效他們的響，大約是曾經滄海的結果，也許是我已經把心肝嘔盡，沒有吐的材料了。

今天的落日，是在七十二沽的蘆草上看的。幾堆泥屋，一灘野草，野草裏的雞犬，泥屋前的穿紅布衣服的女孩，便是今日的落照裏的风景。

船靠岸的時候，已經是夜半了。二哥哥在埠頭等我。半年不見，在青白的瓦斯光裏他說我又瘦了許多。非關病酒，不是悲秋，我的瘦，却是杜甫之瘦，儒冠之害呀！

從清冷的長街上在灰闇涼冷的空氣裏，把身體搬上這家旅店裏之後，哥哥纔把新總統明晚晉京的話，告訴吾聽。好一箇魏武之子孫，幾年來的大願總算成就了，但是，但是只可憐了我們小百姓，有苦說不出來。聽說上海又將打電報，抬菩薩，祭旗拜斗的大耍猴子戲。我希望那些有主張的大人先生，要幹快幹，不要虛張聲勢的說：『來來來！幹幹幹！』因為調子唱得高的時候，胡琴有脫板的危險，中國的沒有真正革命起來的原因，大約是受的發明電報者之害喲！

幾天不看報，倒覺得清淨得很。明天一到北京，怕又不得不目睹那些中國特有的承平氣象，我生在這樣的一箇太平時節，心裏實在是怕看這些黃帝之子孫的文明

制度了。

夜也深了，老車站的火車輪聲，也漸漸的聽不見了，這一間奇形怪狀的旅舍裏，也只充滿了鼾聲。窗外沒有月亮，冷空氣一陣一陣的來包圍我赤裸裸的雙腳。我雖則到了天津，心裏依舊猶豫不定：

「究竟還是上北京去作流氓去呢？還是到故鄉裏去作隱士？」
名義上自然是隱士好聽，實際上終究是飄流有趣。等我來問一個諸葛神卦，再決定此後的行止罷！

勅勅勅，弟子郁，……………

……………

十月八日夜三時書於天津旅館內

達夫

+

沫若，仿吾：

北國的寒宵，實在是沈悶得很，尤其是像我這樣的不眠症者，更覺得春夜之長。似水的流年，過去真快，自從海船上別後，匆匆又換了年頭。以歲月計算，雖則不過隔了五個足月，然而回想起來，我同你們在上海的歷史，好像是隔世的生涯，去今已有幾百年的樣子。河畔冰開，江南草長，虫魚鳥獸，各有陽春發動之心，而自稱爲動物中之靈長，自信爲人類中的有思想者的我，依舊是奄奄待斃，沒有方法消度今天，更沒有雄心歡迎來日。幾日前頭，有一位日本的新聞記者，來訪我的貧居。他問我：『爲什麼要消沈到這個地步？』我問他：『你何以不消沈，要從東城跑許多路特來訪我？』他說：『是爲了職務。』我又問他：『你的職務，是對誰的？』他說：『我的職務，是對國家，對社會的。』我說：『那麼你就應該知道我的消沈也是對國家，對社會的。現在世上的國家是什麼？社會是什麼？尤其是我們中國？』

他的來訪的目的，本來是爲問我對於日本對華文化事業的意見如何，中國將來的教育方針如何的，——他之所以來訪者，一則因爲我在某校裏教書，二則因爲我在日本住過十多年，或者對於某種事項，略有心得的緣故——後來聽了我這一段詭辨，他也把職務丟開，談了許多無關緊要的閑話走了。他走之後，我一個人銜了紙煙想想，覺得人類社會，畢竟是庸人自擾。什麼國富兵強，什麼和平共樂，都是一班野獸，於飽食之餘，在暖夢裏織出來的迴文錦字。像我這樣的生性，在我這樣的境遇下的閑人，更有什麼可想，什麼可做呢？寫到這裏我又想起伯奇批評我的話來了，他說「某書的作者，嘲世罵俗，却落得一個牢騷派的美名。」實在我想伯奇的話，一點兒也不錯。人若把我們的那些淺薄無聊的「徒然草」，合在一處，加上一個牢騷派的名目，思欲抹殺而厭鄙之，倒反便宜了我們。因爲我們的那些東西，本來是同身上的積垢，口中的吐氣一樣，不期然而然的發生表現出來的，那裏配稱作牢騷，更那裏配稱作派呢？我讀到「歧路」，沫若，覺得你對於自家的藝術的虛視——這虛視兩字，我也不知道妥當不妥當，或者用懷疑兩字，比較得的切吧——也和

免有幾分懷疑。動靜本是相對的說辭，假定文化的精神可以動靜界分，以中國文化爲靜，西方文化爲動，我覺尚有斟酌的餘地。一國或一民族的文化受年代與環境的影響，本難有絕對純粹之可言。如容許我們在便宜上或在一般常習上把世界各種文化思想粗略地劃分時，我們至少可以得四種的派別：（一）中國，（二）印度，（三）希伯來，（四）希臘。以地點而論，前二者雖同屬於東方，然而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之不能混同，猶之乎西方文化的希伯來思想與希臘思想之不能混同一樣。印度思想與希伯來思想同爲出世的，而中國的固有精神與希臘思想則同爲入世的。假使靜指出世而言，動指入世而言，則中國的固有精神當爲動態而非靜觀。

我國固有精神表現得最真切最純粹的總當得在周秦之際。那時我國的文化如在曠野中獨自標出的一株大木，完全沒有受些兒外來的影響。自漢以後佛教傳來，我國的文化精神已非純粹。我國的文化在肯定現世以圖自我的展開，而佛教思想則在否定現世以求自我的消滅。我國的儒家思想是以個性爲中心，而發展自我之全圓於國於世界，這不待言是動的，是進取的精神。便是道家思想也無甚根本上的差別。

老子的無爲清靜說每爲後人所誤解，誤認爲與佛教思想同科，我輩儼宜有所辯正。無爲二字並不是寂滅無所事事，是生而不有爲而不恃的積極精神，我們試把爲字讀成去聲便容易得其旨趣。人類的精神爲種種功利的目的，佔有的慾望所擾，人類的一切煩亂爭奪盡都從此誕生。欲消除人類的苦厄則在效法自然，於自然的沉默之中聽出雷鳴般的說教。自然界中，天旋地轉，雲行雨施，漫無目的之可言，而活用永遠不絕。自然界中，草木榛榛，禽獸狺狺，亦漫無目的之可言，而生機永遠不息。然而自然界中之秩序永保着數學的謹嚴，那又是何等清甯的狀態！人能泯却一切的慾望而純任自然，則人類精神自能澄然清明，而人類的創造本能自能自由發揮而含和光大。老子的無爲說正是這樣的精神，老子的恬靜說正是由這種精神生出來的活靜（*Kinetischer Still*）。活靜與死靜（*Statischer Still*）不同：活靜是羣力合作的平衡狀態，而死靜則是佛家的枯槁寂滅。道家思想與佛學根本不同，我輩似不宜因形式上之相類而生淆惑。

我國的傳統思想，依我所見，於儒道兩家並無根本上的差異。我國思想史的幼

年，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於第一步便已從自然觀察發軔，與希臘文明之起源正是兩相契合。希臘文明之靜態，正如尼采所說：乃是一種動的 *Dionysos* 的精神所求的一種靜的 *Apollon* 式的表現。牠的靜態，正是活靜而非死靜。希臘文明為近代科學文明之母。我輩如立足於佛教或耶教的鐘樓以俯瞰乎現世的一切，則對於現世的科學文明當然不能滿足；然而我們既讚揚希臘文明，同時又不能忘情於我國固有的傳統，則科學文明當然不能加以蔑視。

此次大戰，歐洲人所受之慘禍誠甚深劇。然而釀成大戰的原因，科學自身並不能負何等的罪責。科學的精神在沒去功利而追求普遍妥當的真理，科學家的職志亦在犧牲一切浮世的榮華而唯真理之啓迪是務。偉大的科學家，他們向着真理猛進的精神是英雄的行爲，而他們超然物外的態度也不輸於聖者之高潔。以科學而施諸實用，正是利用厚生的唯一的要道，正足以增進人類幸福於無窮；唯在資本制度之下而利用科學，則分配不均而爭奪以起；表面上好像科學自身是在爲虎作倀，殊不知

所被利用者即使不是科學而爭奪之禍仍不能避免。歐戰之勃發乃是極端的資本主義當然的結果。遠見的思想家在歐戰未發以前已斷言資本主義之必流禍於人類，偉大的實行家於歐戰既發以後更急起直追而推翻其禍本。馬克斯與列甯終竟是我輩青年所當欽崇的傑士。歐洲不乏近視眼的批評家，見歐戰之慘毒而遽行宣告科學文明之破產。我國自印度思想輸入以後，幾千年來溺佛者遁世無營，避佛者亦故步自畫，平素毫不知科學精神之爲何物，每舉與我不利的資本主義混而爲一，一聞歐人因噎廢食的膚言，則不禁欣然而色喜，我輩對此似宜有所深戒而詳加考察。

人生的幸福如在消極無營的靜態之中始能尋求，此種假說於根本上已不免自相矛盾。因爲一方面既肯定人生而於他方面却於否定之中以求幸福，歸根只好以消滅人生爲至上的幸福了。這種矛盾的論理，非我輩所能信認，亦非我輩所能實行。我輩肯定人生，則當於積極進取的動態中以求生之充實。我國固有的傳統精神亦正示授我們一個生活的指標，從希臘文明遞演出的科學精神亦正是我輩青年所當深深吮吸而以是爲營養的一種資料。科學雖不是充實人生的一個全圓，但牠是這個全圓

的一扇重要的弧面。

科學能誕生於歐洲，能導源於希臘，何以獨不能早發生於東亞？這是我們從研空文化哲學者的口中每每容易聽得的一個疑問。對於這個疑問，在我輩不承認中國文化與希臘思想根本不同的人，最是容易解答。科學本有在我國發生之可能，並且於歷史上曾有發生之事實。我國文化是從自然觀察發軔，農業的發達恐比 界中任何國的歷史為先，在上古時候與農業有密切關係的星學，在周以前已有特產的獨立系統了。我們讀我國於考古上最可徵信的一部詩經，稍微敏感的人，總當得感受一種莫大的驚異。凡世界文明各國的古代文學以及野蠻地方的現存文學之中，其最主要的成分便是原始人的生活狀態，如戰爭，如遊獵，如戀愛，如跳舞，如崇祀鬼神等等是原始人的日常生活，也正是原始人表現生活的文學的內容。我國的詩經，在現存的書籍中可算是最古的文學了；詩經的本來面目雖被迂腐的後儒蒙蔽了幾千年，然我們到現在即使撤去一切的有色眼鏡去觀察，在其自身也不能尋出來多少原人的生態。國風中言戀愛的最多。然而那時的戀愛已經是受過深贍的文化的洗煉，

已經不是原始人的粗型，其他原始生活的資料更是絕無僅有，有的都是貴族的遊樂與國家的行事了。所以我們即以詩經一書為證人，已足以證明我國文化於周以前已確有一長時期的煥發。而我們讀詩經的人尤有不能不驚異之事，則詩中草木鳥獸的名彙之豐富，在孔子時候教人不可不多讀了，而其豐富的智識乃更為當時婦人女子之所賦有！星座中的二十八宿，在我們近代的青年，能舉其名的恐怕已不可多得，更不能期望其能在天體中一一按名指實了；而在當時的女子却能即景賦詩，借星辰以指示物候，例如小星的第二章「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參在西洋的 Orion 星座中，昴是 Taurus 的一部分與隣近的一團小星 Pleiades。兩者同是黃道上的二十八宿之一宿。這些名實我是最近兩年讀了幾本關於星學的書纔曉得的，回顧我們幾千年前做人妾媵的女子竟能借以抒情寫實，難道我們不能不深自慚愧嗎？慚愧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們在這個引證中可以發見兩個史事：（一）二十八宿的名稱在周時已有成文，（二）星學的智識更已普及於當時的婦人女子。我們從這兩個事實更可以得到一個斷案：便是我國關於星學的智識，在周或周以前，已經有固有的系統了。

周秦之際，初期的學者於實踐理性的探討誠別開一分新面，如道家的合理的形而上學之建設與儒家的博大的人生哲學之系統，在我國思想史上誠達到空前絕後的最高潮，然於純粹理性方面則不免有偏枯之憾。我國本來是動的進步的文化精神，殆不能因此而自限，於是末期的學者便大都離去捕空捉影的形而上的玄思，而趨向於自然現象的客觀的研究。論理學可在墨子書中尋出其萌芽，物理學也可在該書中尋出一些胎兒的化石。鄒衍的「先驗小物推而大之」的歸納法，惠施的「徧爲萬物說」，都是有幾分純粹科學的面目，可惜他們的十餘萬言與五車書，好像被秦人一火都燒得乾乾淨淨。及到佛教傳來，而我國固有的精神又被後人誤解，於是純粹科學之不能誕生使一直達到我們現在。靜觀的印度文化之遺誤我們，正不啻靜觀的希伯來主義之遺誤歐洲中世紀與利己的資本主義之毒禍歐洲現世紀一樣！我國近年有反抗耶教的運動勃興，在提倡者心中是根據何種精神以從事，我雖尙未曾加以剖析，但這運動自身的表現是合乎正軌的。我根據我自己的想念，我覺得佛教思想與希伯來主義資本主義都在我們所當極力排斥之例。我們要把我國固有的動的文化精

神恢復轉來，以謀積極的人生之圓滿。

德國的文化可算是希臘思想的嫡傳，在德國人自身自許是如是，在我們第三者的研究也承認是如是。德國自十八世紀以來，經諸大哲學家諸大藝術家諸大科學家的努力，牠於人類全體的貢獻實非淺鮮。德國人之受禍是禍在軍閥者流的狂妄，妄想為資本主義扶輪，欲以武力統一世界；對於他們自國的先哲的理想僅僅視以為裝飾品，不則曲解之以為其軍國主義的護符——軍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派生物，近代國家的政府軍隊是資本家備置的鷹狗，刑政舉措是資本家擁護財產的藩籬。德國人遭此次大戰的打擊，痛覺昨日之非而能翻然改轍，正是他們的根性善良之處，他們於此可以發見他們自國文化的本相，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他們無因受困厄而悲觀之必要。他們對於我國的文化那麼傾心，也怕是他們在我們的鏡子之中照出了他們自己的面孔。但是據你此次來信所說：德國的「文藝月刊」(Literarische Rundschau)中第一篇的「亞洲之魂靈」竟「盛稱孔子以家庭為本位，給社會國家一個感情組合的基礎，不似歐洲社會是以個人與羣衆的利害關係為基礎，容易破壞墮落。」

我讀你這段引言，覺得德國有一部人對於歐洲社會之破壞墮落的原因並未十分明瞭，而對於我國的文化更不免有幾分隔靴搔癢盲目讚美的傾向。我國的家族制度乃是原始時代的子遺，並非創始於孔子，而家族制度對於我國社會之功過亦未容易論定。孔子的人生哲學正是以個人為本位，牠的究竟是望人人成為俯仰無愧的聖賢，孝弟的德目只是在小康時期應時的說法罷了。又該文作者以「老子的思想直接道着歐洲近代社會的弊病，所以極受德國戰後青年的崇拜；戰前德國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時懷中大半帶了一本尼采的 *Zarathustra*，現在德國的青年却帶老子的道德經了。」老子思想如何道着歐洲社會的弊病，來函過簡雖不能明知作者意向之所存，但我隱隱覺得作者的意思似與你前年的觀察相彷彿，便是：歐洲大戰後疲倦極了，來渴慕東方「靜觀」的世界。然我於老子與尼采的思想之中，並發見不出有甚麼根本的差別。老子的思想絕非靜觀，我於前面已稍有述及，而老子與尼采相同之處，是他們兩人同是反抗有神論的宗教思想，同是反抗藩籬個性的既成道德，同是以個人為本位而力求積極的發展。德國的青年如於老子的鏡子之中照出尼采的面孔，猶

如我們在尼采的鏡子之中照出老子的面孔一樣，那是我們可以互相欣幸的。但如「亞洲的靈魂」的作者於二人之中竟有何等根本差異之發見，則我恐德國仍有一部分人如在戰前誤解了尼采一樣，把我們中國的老子也誤解了。老子的道德經，在善讀者讀之，是神經麻痺者的興奮劑，絕不是妄想貪眠者的催睡藥。

太寫長了，恐有攪擾你的清聽之處，請你原諒我罷。我國自佛教思想傳來以後，固有的文化久受蒙蔽，民族的精神已經沉潛了幾千年，要救我們幾千年來貪懶好閑的沉痾，以及目前利慾薰蒸的混沌，我們要喚醒我們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歐西的純粹科學的甘乳。我們生在這再生時代的青年，責任是多麼沉重呀！我們要在我們這個新時代裏製造一個普遍的明瞭的意識：我們要秉着個動的進取的同時是超然物外的堅決精神，一直向真理猛進！我們這種意思已經鬱集了多時，偶因你來函的啓發，便借此機會以一吐爲快。你身居德國，望你也將我們這樣的意思傳介給德國人，我相信我們的素心足以安慰受難中的德國青年之失望。

郭沫若 五月二十日夜書畢。

八

沫若：

前游羅馬歸來，曾寄伯奇一信，並囑他轉你一閱；後又直接寄你一信內附詩一首，不知都收到否？

昨日收到創造週刊，挑讀一過，狠覺高興。從前我還不知道仿吾是這樣一個重氣節厭虛偽的人，現在看了他幾篇論文，非常痛快。真的！我們非「提倡士氣」不可！我總有一個狠固執的偏見：覺得藝術的創造，雖然不能立在功利的打算上，但至少總也有窺探與改革人心的責任，而尤其是中國今日這種奸偽穢惡的人心！我是絕對反對以Spieltrieb來創造藝術的，所以把藝術底本身看得非常的尊嚴：我認定藝術的創造者就是社會的改革家，——否，革命家！而尤其是今日中國的這種社會！**Force**，是我們最不可少的一件東西。凡是在那裏高談調和的人都是些懦夫，媚世的懦夫！我自從讀了這次的創造週刊上仿吾同徐志摩君的通信，同時又在時事

新報學燈上看見了徐君底那篇「天下本無事」，胸中總覺得像有些嚙不下去的積物，——自然，我住在外國，對於國內學術界的情形很是隔閡，似乎不宜冒昧來參加；但我對於一個沒有誠意的人尤其是從事於窺探與改革人心之文學而沒有誠意的人，是最痛恨不過的。徐君因為被仿吾揭穿了他底虛偽，便藉調和兩處文學團體爲詞以掩飾他底惡德，豈不知調和便是無聊！凡是此方與彼方不和，必定有他們不和的原素，無論那一方面所持的理性不真，只要都能充分地發揮他們底不和，自然真的理性終會出現。我敢說社會的進化多是由這種不和的激戰生出來的。等到他們不和的原素消失，自然會攜手同行，實在用不着先在那裏高唱懶性的調和。至於說文學界不宜互相激戰，更無道理。我只知道科學界有激戰，科學纔有進步；哲學界有激戰，哲學才有進步；……文學界有激戰，文學才有進步。——甚麼叫「天下本無事」！我們正是要在無事中尋事去做，社會才会有活氣呢！未進化的社會只是「無事」，就因為有幾個自居爲「庸人」的改革家出來尋「擾」，才有今日的社會：若處在今日的社會，還在羨慕無事的天下，那我以爲，只有請這位「理想者」到深山

中回復他底原始狀態去罷！

我因爲最恨我們中國舊日所留的那種消極偷安以至虛偽的惡習，所以遇此等事時特覺不滿得厲害。你與仿吾底主張都與我有共鳴之點，不過我以爲我們處在今日的中國，最要緊的是須在「人心」上從事改革，除了與虛偽始終作戰外，還要對於自己本身有兩個信條，就是：

- (一)極力提高自己底知識，
- (二)極力降低自己底生活。

對於第一條不用說了。第二條，我是採取於託爾斯泰的。我不贊成託爾斯泰底主義（無抵抗），却狠主張實行託爾斯泰底生活。我以爲近來中國底青年就是壞在不能克己，我們一面與舊勢力爲敵，應用我們所不息努力得來的成績；一面就應當補救這個缺點。我們底力不可不強，我們底精神也不可不高；至於破壞個性與思想的那些極端的物質上之幸福，還是讓他們媚世的人們享受去！

前次收到創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見你那篇批評「意門湖」一書的文字，狠表

同感。國內近來出版的書籍確有些太不成樣子的，就像「人生之意義與價值」一類的書怕也不知有多少呢。我在外國，自然見國內新出的書籍不多，但據我所見的一二來說，都覺得難令人滿意。不妨且舉一個實例罷：前幾天纔在朋友處見了耿濟之譯的託爾斯泰底「藝術論」，順手一翻就翻到批評 Verlainé 詩的開首一段，譯文是這樣說：

鮑特萊爾以後的大詩家魏倫 (Verlainé) 著「詩的藝術」 (Art poétique) 一書，……

我不禁吃了一驚，可惜我這本原文書在我底舊房主人那裏，不能立刻拿來對照，但我想託爾斯泰決不至於那樣強不知以爲知，說「Art poétique」是一本書！我想就把 Verlainé 底生前著作與他底 Oeuvres posthumes 一齊列出搜尋，也怕尋不出這本書罷。原來這只是他「昔日與今朝」 (Jadis et naguère) 集中的一首詩，這首詩常被人引用，倒狠是他底名作，去年我在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了一篇評論 Verlainé 底「無言之哀歌」的文字，也曾提說過，但不知怎樣在這卷有名的「藝術

論「底譯本上竟把牠變成個書名了。我再把那所引的前後三段詩的譯文一讀，這可更把我驚呆了。我實在不知道譯者底法文程度既那樣薄弱，爲甚麼偏要去勉強試譯。我且把他那四段譯文依次批評一下，你看如何？」

【原文】

De la musique avant toute chose, 『音樂，在一切物之前的音樂，

Et pour cela préfère l'impair 雖偏倚還是好的，

Plus vague et plus soluble dans l'air. 泛於空中，一些也不重累，

Sans rien en lui qui pèse ou qui pose. 溶解，還是不錯誤。』

這譯的完全不是詩，我們倒可以不必管牠；先只就意思上說，這第一行就大錯特錯了：「De la musique……」是說「用音樂須較用一切都要緊」，譯者竟把牠譯成「音樂，在一切之前的音樂，」豈非大錯？第二行的 *impair* 本是「不同的」意思，在這裏就是代「不整齊的音調」，譯者却把牠譯成「偏倚」。還有譯文第四行中的「還是不錯誤」，我更在原文中尋不出來。

【原文】

【譯文】

Il faut aussi que tu n'aïlles point 「選字：仍難盡之，

Choisir tes mots sans quelque méprise: 且有些輕蔑他，

Rien de plus cher que la chanson grise 最可愛的就是那歌，他是左搖右擺。

Où l'Indécis au Précis se joint. 清晰，朦朧而不免除。』

「仍難盡之」，原文中那裏有這幾個字的意思！méprise 一字，譯者似乎看成 mépris 了，所以纔有「且有些輕蔑他」的那句怪話。最後的「不免除」，也不知道是從那裏出來的。

.....

【原文】

【譯文】

De la musique encore et toujours! 『音樂常為，

Que ton vers soit la chose envolée』 你的詩，常為那些，

Qu'on sent qui fuit d'une âme en allée 從一個靈魂裏飛出，逃逸，

親愛的辛克來同志：

謝謝你給我寄來一封信，一些你的大作及一張你的照片。我們彼此雖沒有會面，但我們的精神的團結却就在你這麼一張來信裏，這六本書帙中，和這幀照片上赤裸裸地表現了出來！這怕就是我們之所以勝過虛偽的資產階級的地方罷！

你的來信說你從沒有簽過任何反蘇聯的文件，自是我們意料中的事體，因為像你這樣的作家——能將自己的精神和時間完全放到為勞動階級的解放方面的作家，不消說對蘇聯是認得清楚的，我想我前信對你所說的傳說，祇是一種傳說，并且這種傳說對於你是不會有絲毫的影響！至若羅蘭（Roman Rolland）先生，那又是另一問題，他祇是一位人道主義者，而不是階級的鬪士，他對於蘇聯的不滿意，尤其是對於蘇聯之槍決四十八個破壞實業的技師的不滿意，或許是有的。然而，他的舉動倒惹不起廣大的革命羣衆的十分注意。

我怕是我的話拉扯得太長了罷，我還是來做你希望我做的工作，不過，這祇是一種簡單的工作，至于詳細的情形，我打算寫一本 Pamphlet 出來，不消說，我這一個工作完成時，我還是要給你寄來的，給你寄來的。

我這種簡單的工作，你就把牠看作是「中國現代文壇的鳥瞰」罷！

中國，半殖民地的國家，一切的落後，自然是當然的事實。隨着資本主義而來的現代文學，也祇有十餘年的歷史。因為是這樣，文壇的發展與西歐幾乎是完全不同。中國的政治是十餘年來，幾乎經歷了歐洲一百多年的行程，文學也是一樣。現在爲着敘述的方便起見，我先從一九一八年的「五四」運動說起。

普通人說「五四」運動是中國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牠的出現恰恰在歐洲大戰告終，西歐各資本主義國家還沒有餘暇來重新分割我們這半殖民地的市場的當兒。牠的暴發的原因，就是當時的北京學生因憤怒袁世凱總統之承認了日本二十一條約，而痛打了當時的外交官。這便說明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乘着歐洲大戰，已得到了相當的發展，企圖推翻當時的封建統治，而決計朝着獨立的道途走

去。

不幸得很，我們的一五四——終竟是失敗了。牠的失敗的原因，不能不說是西歐資本主義的國家在恢復了戰時的狀態之後，更挾其銳不可當的經濟勢力，再來壓迫我們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所致。

在這個時候，我們的思想界，特別是文藝界，亦好像無聲無臭似的。例如，當時的「文學研究會」除掉介紹了些北歐的寫實主義的作品——易卜生的劇本，托爾斯泰，陀斯妥以夫斯基等等的小說外，便再沒有什麼代表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有力的東西。

可是，在一九二二年，中國文壇却突出一個狂風暴雨的文學團體，這便是「創造社」。牠的運動之開始好像是「Sturm und Drang」，把當時的「文學研究會」不生不死的氣質，肅清無遺；牠會提倡注重個性，注重奔放的熱情……一如這個團體的名字，他們曾創造出許多為當時中國文壇所沒有的文學術語。他們對於詩歌，小說，戲劇，批評，以及翻譯，都負了前驅的責任。

嚴格說來，這個團體只是放了這麼一個號砲而已，這個號砲所以出現，自然又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給戰後各資本主義國家再東來後的打擊的呼喊。資本主義那管得你們的呼喊，牠的勢力所沖到的地方，除一面和封建勢力相擁抱外，一面還得來培植一些新興的資產階級，以作牠的工具。那時，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覺得前途遙遠，便大有率性投到帝國主義的懷裏的傾向。於是，代表這一階級的「創造社」不消說是很難來繼續下去。同時，這一個團體的同人，亦給當時中國的封建勢力所目爲是洪水猛獸，生活被弄得非常不安定。至於他們所出版的什麼「創造季刊」和「創造週報」，也就在若斷若續的當中。

和「創造社」同時出現的文學團體，還有個「語絲」。「創造社」崛起在中國資本主義最發達的上海，而「語絲」却成立在中國封建勢力最濃厚的北京。「語絲」的確是盡了牠反封建的責任。

在中國，一般人說這一個團體是有閑階級的享樂派，對於運動，是沒有好大的目的意識。這在目前看來，是實在的，因爲牠的中心人物，魯迅，始終是一位漫畫式

的諷刺家，他用很尖酸的筆調，冷酷的詞鋒，常寫雜感來襲擊封建思想和封建人物。然而，也是當時北京社會的決定。

……

到了一九二五年的驚動全中國的五卅慘案暴發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獲得了無產階級的幫助，重新又走上到反帝國主義的獨立道途。這時，由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革命也就因無產階級的合作而一天一天擴大和深入起來。接着，「創造社」的文學運動才真正樹立了牠的基礎。牠的中心人物，郭沫若便參加廣東革命軍的北伐，而王獨清則受任為廣東大學的文學院院長。郭和王都是詩人並小說戲劇作家，他們的舉措，在當時，實獲得了無數青年的擁護與同情。

但是，「語絲」仍在這個時候過其清平的生活，寫其冷嘲熱諷的雜感。後來，牠的中心人物，魯迅，雖曾一度參加廣東革命政府下的中山大學的教務主任的工作，可是，這個時候的廣東，已經開始右傾了。

……

中國大革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終竟是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固然是資產階級背叛革命，然而無產階級不能好好地運用其戰術和策略，亦是一種事實。

革命的失敗，使得社會上來了個險惡的症候。在這時，稍為意識清楚的智識份子，便都集中到反對統治階級的旗幟下面。接着，便又發生出一個新的文化運動。「創造社」在這樣的新局勢之下，又重新崛起。牠在左傾的轉變方向的口號裏，把牠過去的使命，作一歷史的結束，重新担起了牠的新使命。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口號，文學是武器的口號，「一切文學是宣傳」（和你相同）的口號，都在這時期，提了出來。此外，牠還廣泛地介紹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的書籍。

這一運動的領導者，就是我上面已經說過的王獨清詩人。他在當時的「創造社」的機關報——「創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的卷頭語上會說：

「……但是，我們目前的世界，已經分裂成了兩個整個的團體！一個是在盡性地榨取，一個是在血淋淋地苦鬥。這兩個團體底激戰將要愈進愈猛，而決沒有一點可以融和的餘地。」

「在這血淋淋苦鬪着的陣營中的我們，誓要奪回我們被割奪的自由，恢復我們被壓禁到呻吟地步的言論，要把我們的屈辱除去，要使我們有新的生活的到臨！

「在這兒，我們的藝術有一個新的開場了。

「那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這句話，我們便用來作了我們今後藝術的製作的唯一信條。」

這一轉變方向的呼聲佈滿了全中國，中國的新興文學從此露了頭角，而創造社也蔚然又成爲中國革命青年的唯一堡壘！

「社會上有種代表新勢力的新思想出現，那已經存在的，代表舊勢力的舊思想，必然傾全力向之撲攻，」這是一句至理名言。「創造社」才開始了牠的新的第一步工作，便就和「語絲」的魯迅，作了一場論戰。魯迅始終以漫畫式的諷刺家的態度，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同以大衆爲基礎的創造社混戰了數月。魯迅用了自然生長性的觀點來反對「創造社」所提出的目的意識性的宣傳文學。宣傳是文學的主要任務，這是馬克思主義的A.B.C，這是個偉大的事實。你對這個事實，詭辯也好，

否認也好，這個事實始終是存在的。於是，魯迅終經不起這偉大的理論的突擊而結果敗北了。事後，「創造社」也在一九二八年冬，經政府當局封閉了。不久，魯迅的「語絲」也自動的解散了。

這是目前中國思想上的源泉的輪廓！

自從「創造社」封閉之後，中國的思想界便繼續來了個沉悶時期，這便是一九二九一個年頭。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兩句中國詩，直把我們中國的革命努力形容淨盡。中國的左傾作家終又在一九三〇年，成立左翼作家聯盟(The League of Left Wing Writers)。魯迅對這個團體亦表示傾從。他們在一九三〇年一年，還是做了許多工作，特別是把青年的意識，呼醒了起來。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國的統治階級又來了更殘酷的手段。關於這段故事，我想你是明白了，因為在高爾德主編的「新大眾」方面，已經有過一種說明。一九三一年，我們的思想界完全給法西斯蒂的妖氣籠罩住了。出版界除出些中

學生的讀書一類的雜誌以外，什麼也沒有！

然而，你或許會問，左翼作家聯盟是不是存在呢？存，牠是存在的，不過，亦就是成爲一種空機關，在羣衆當中，怕不能發生以前一樣的效力了。我對此雖不敢斷定牠的前途，但只以目前而論，不能不說是這時運動的成果。

.....

現在，中國的文壇是非常混亂。這種原因固然是統治階級的壓迫法西斯蒂化，但左翼機關不能好好地領導，也是事實。目前，中國的文壇就幾乎這樣沉靜下去了。

但是，「展開社」的出現，却很可以看出是混亂中的一個有把握的集團。牠的發起人是王獨清，牠抱定最客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清算了一切舊帳，還批評了一些所謂左翼的新興作家。此外，牠還努力於創作及理論的建設。客觀地說來，「展開社」倒是在一九二七年冬提出了轉變方面的口號而在一九二八年冬被封了的「創造社」的繼承者。因爲牠的機關雜誌，「展開」的和運動口號和方式都好像完全是

前者的重演。

可惜，我們的「展開」也竟在這艱苦萬分的環境中，弄到似有似無了。

這便是中國文壇最近的混亂的幾個線條。

.....

末了，假如我這篇短短的敘述能有助於你理解中國情形，那我的目的算是達到了，因為在美國，能真正了解中國文壇的情形的人，怕是非常少數的。目前，不怕美國一些新聞雜誌有時能登載一些中國的通信，但往往又陷於個人的成見，不能把正確的事實客觀地報告出來！

親愛的同志，我想，我無論怎樣總算做了一點工作罷！假如你能抽點空，把美國左翼文壇的消息，也來告訴我，這是再幸福不過的事！

我們的滿洲，正在着火了，但是我們的中國始終要藉賴你們的幫助！好，謹致革命的敬禮。

余慕陶

二

朋友：

那些當然是詩，然而，老實一句話，那并不是詩。

是詩，因為那裏有腳韻；然而有腳的，不一定都是詩：譬如千字文，百家姓等。你說那裏還有詩的語句？是的，我們也許可以找出來一些美麗的字句；然而美麗的字句，也不必一定能造成一首詩。例證嗎？你看那些祭文誓辭都不是堆滿了很莊嚴的辭藻麼？

流麗的節奏？那當然是很必要的！可是，可是僅僅有鏗鏘的節奏，再沒有別的，那依然不是詩。說句笑話，皮黃的腔調確實有很可聽的，然而說那些是詩麼？聽者要齒冷呢！

腳韻，節奏，辭藻，這些都是詩歌傳統的重要（注意！不是唯一的）形式，然而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廿五日。

不是詩的全體。詩的生命不在那兒。

那麼？

詩要有詩的內容，詩要有詩的情感！

詩要有內容。然而不是一大堆道理。詩的內容，就是情感，燃燒着的情感。

當然情感（就是說詩人的情感）不能違背真理。但是情感是激動的，直接的，不是說明的。

詩最忌說理。這是很陳腐的，也是最新奇的一個法則。

使詩人的情感常常為真理燃燒着！使被情感燃燒着的真理直接激動我們！這樣產生的詩，才是真正的詩。

這樣的詩，才能完成詩的使命！

不是由生活本身感覺到的真理，為詩人都不是真理。耳食的，目食的，街頭

上，案頭上，一切間接得來的真理，爲詩人都不是真理。

真理是具體的。而詩人所要求的具體性，不在于數字，也不在于論理，更不在于歷史的證明，而在于生活本身。

不用說觀念詩，哲學詩，決不是詩中的上乘。

惟其由生活本身感覺到的真理，才能使詩人的情感燃燒着！惟其這樣燃燒着的情感才能打動任何人的心坎！

再沒有比詩人虛偽容易被人看破的。因爲讀者被引起的情感便是它的唯一的測量器，而這又是最正確不過的。

所以一個小說家可以一天到晚寫小說，一個戲曲家在執筆的時候，可以任意創造戲曲，然而詩人便沒有這樣自由，情感沒有燃燒到最高的程度，再偉大的詩人也寫不出詩來的。

一個詩人儘可以寫許多部詩集，然而那裏面真正的詩到底有多少呢？

所以詩人應該是真的生活者。在階級社會中，詩人應該是最勇敢的鬥士。

所以革命詩人應該是最熱烈的革命家。

所以普羅列塔利亞詩人應該是鬥爭最力的前衛。

所以I. Becher便在牢獄中了！

鄭伯奇

一九二九，一一，二。

三

京報記者足下：

我的幾個朋友讀到英國泰晤時報訪員佛萊瑟君（Mr. Fraser）對於我在洋商公所講演的「在中國之洋商」一篇演辭的批評，告訴了我，便引起我對於他那篇批評的注意，那篇批評登在北京日報，與北京導報。佛萊瑟君以為我的論辯，在原則上是很可以成立的，但是實際上，在現時混亂狀態的中國，應否給她如我所鼓吹的東

西，却是成爲問題的。我所鼓吹的是這種——我們歡迎洋貨和運輸洋貨進來的洋商；我們也歡迎外國專家的指導和外國的資本；但是外國商人必須與中國商人站在同等地位，沒有利于洋商而不利於華商的差別；所有從南京條約以後外在華享有一切利權，應該全予取消，始能達到彼此隔膜的中國人和外國人兩者之間的正確的了解。這是我總括的論辯，凡是明達的外人，其見解並不立足在長期的經濟侵略上，一定會曉得我的論辯是正當的吧。他對於不關緊要的幾點，也許不表贊同，但大體看去我在那篇演詞裏所說的話，是實際代表有智識中國人的意見底。果如所言，中國人和外國人便將都受其賜了。佛萊瑟君却依然昧於一般中國人民的普通心理的趨向，強詞曉辯，以爲中國政府，未臻完固，以爲『現時外人所得的幾種治外法權，並非由於外人的搜攬所致，實是情勢使然，』以爲『凡是持重可信的外國人都在拭目以待中國的昌盛和邦治，到了那種情狀的時候，所有不平等條約和治外法權便將消滅，因爲條約要使之平等，治外法權要取消，似非先整理中國國事，使之秩然有序不可，這是中國目前所當做的事呵。』一言以蔽之，佛萊瑟君的辯旨是

——在外人願意取消治外法權以前，中國必須建設一個強固的好政府，並且須納國事於軌道。這是全個問題的關鍵。那末讓我問問佛萊瑟君——在中國被外人侵略，做一個奴隸的時候，能夠把她的國事納入於軌道麼？一個獻媚於外國強盜的政府，和幫助外國盤剝重利者的當局，在中國人的眼睛看去，會變成一個好的政府麼？在一千九百年，中國因拳匪之變，為之大亂。禍機所伏，原在外人的累次侵略和挑釁的行爲。中國和英國初次戰爭，是在一千八百四十年。戰爭的原故，是因為中國政府勉力杜絕鴉片的輸入。戰爭結束，香港割讓了，不旋踵五口通商，英國美國法國和北歐諸國皆與焉。在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到六十年內，英法聯軍，又與中國開戰，焚燬了近在北京的圓明園。這兩次戰爭是證明英國的文明超出於中國的文明之上的。接踵而起的是法之取安南，和英之奪緬甸，安南和緬甸，從前都是受中國統治的。

我也無庸縷述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的侵略和挑釁的許多行爲。提幾個我們所以憤怒不平的原因，儘夠的了。商業的受制，最完美的海港的主權之喪失，釐金與其他

稅收的抵押，瓜分中國的野心，關於「勢力範圍」和「均勢」的談論，勒索巨額的賠償金，爲歐美各國所不肯賠償者，與夫外國兵士所犯的許多強暴行爲，如劫掠，殘虐，和橫行等類。諸如此類，激怒了中國人民，使之忍無可忍，而其結果，便是一個願伸義憤的愛國運動（即庚子義和團之義舉），以救中國於危殆。究其極，這種突然暴發的運動，大部份不應歸咎於中國，應該歸咎於歐洲各國，因爲她們待中國好如一隻金鵝，拔去其羽毛；好如一隻母牛，取其乳而宰其肉。但是因爲中國是孱弱的，一向外人挑釁，便得受罪了。人民的義舉被猛烈的槍砲壓服了，最苛刻的暴虐的刑罰加於中國了，這便是近來不時發生羣衆運動的先河。最重要的，是四萬五千萬兩的賠款（合英金六千七百五十萬鎊），限三十九年之內付清。這筆款，連利息併計，通共是一億四千七百三十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三鎊。其未抵押部分之海關稅，五十里內的常關及鹽稅餘額，都抵押了，作爲賠款的担保。這麼一來，外國的搜括家便握緊了中國國家的財源，這種財源是中國所以生存在世界上爲一個獨立國家的最重要的條件啊。

而且，一部份刑罰加上了中國的時候，他們還要求新的讓與擴充舊的權利。這樣看來，中國之所以被懲罰者，祇是不承認歐洲各國的「攘奪」政策罷了。

這個關於中國過去的國際關係之簡單的觀察，明白地表示出，其過失不在中國人，乃在外國人之醉心於帝國主義的侵略。佛萊瑟君却以為在外國人取消治外法權和不平等條約以前，中國現時所當做的是將國事納入軌道。他的辯論是因果顛倒了。吾的意思以為不平等條約一日不取消，中國的糾紛一日不解決，中國的國事一日不能納於軌道。與佛萊瑟君之見解適相反。

拿更近的事件來說，五卅慘案之所以發生，據美國派來博士的審判員的意見，是由於一部份中國人民受着不公道待遇的結果。茲將不公道的待遇略述數端，以概其餘。

(一) 中國人在上海工部局納了大部份的稅，而在工部局沒有一個董事。

(二) 民事或刑事案件，無論外國人是原告或被告，均經外國審判官依據外國法律裁決。

(三) 租界的主權之喪失。

(四) 不得中政府認可，越界築路。

(五) 工部局的越權管理。

(六) 違背條約。

(上面六條東西是從美國審判員的中文報告書裏譯出的。)

這種事實也許是直接引起五卅慘案的幾個原因。所以中國因為中外間種種不平等之存在，國內便常有紛擾。然而此尚使英人如佛萊瑟君強詞爭辯，以為在外國人見到可以取消不平等條約和治外法權以前，中國必須將國事納入軌道。他的辯論又是因果顛倒了。

從前中國人沒有歐洲人的外交經驗，并不知道什麼是應該避去的；到近來，舊時條約，猶不得認為廢紙，因那種條約是列強國特別利權——最好的例子便是關稅。一千八百四十二年的條約，是外人劫奪中國的現行制所依託的，沒有時期，也沒有單方取消的規定，是與別種商業條約不同了，因別種商業條約有期限且可出任

何一方提出取消。

佛萊瑟君也辯着說：『在外國人看來，一切都在乎政府之改良，受各省的輔助和服從，外國人一見良好政府成立即當放棄一切了。』他說，『我推斷大多數外國人是不喜歡看到一個園地之紊亂，那麼，這個大的國家（指中國），變亂失序，無進步可言，一定使外國人見着懊惱的。』這話在理論上也許不錯的。但是我們從實際方面看去，便失却許多意義了。各省或各省團的督辦們時常彼此相戰。當任何一方面將獲全勝的時候，便有幾個外國人出來扶助它的敵人，如此一來，國內戰爭便可以延長。在一千九百二十年，中國急進派的中心地的廣州，打退了北方的駐兵，建設了一個進步的有力的政府，舉孫中山為總統。這是一般進步的國民所傾心扶助的政府，但是竟遭香港政府的惡意地反對。反對的理由，概括的有兩點：（一）在原則上，英國人是不喜歡急進的改良底；（二）廣東政府拒絕批准喀西耳合同（The Cassel Agreement）。依據這個合同，英國人便得有操縱廣東全省路礦的實權。這個合同本來已由前政府訂定，只待批准罷了，政府變易，批准便不可能。美國人是

比較進步的人民，自然樂與新政府爲友。有一個美國人叫做山格（Sargent），居然從新政府獲得一個和英國人從舊政府所辦到的同樣的合同。山格君却終於不能履行這個合同，因爲不得美國政府的扶助，而英國政府却曾贊助喀西耳合同的呵。英國人之所以喪失侵略的好機會者，祇因爲他們拿了舊的腐敗的東西，奉呈到新的良好的政府裏去的緣故。事實如此，乃佛萊瑟君却不顧這種事實，偏偏告訴我們說，外國人（英國人當然在內）對於一個好的政府，將放棄一切，因爲他們不願見一個紊亂無序的園地。佛萊瑟君說的當然不是真的。

佛萊瑟君在結束他的長信，寫着這樣的話——『雖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的愛國熱情深致景仰，然他們仍以爲中國現時應該把國事納於軌道，到了使中國前途有望的程度才好。但目下情形難使外人抱樂觀也。』

今日中國的國事，固屬可恨。可是佛萊瑟君切勿忘記這樁事，就是中國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推倒專制的束縛，距今僅十四年耳。她必須有一個從容的時間以爲一切預備，這個從容的時間是必須要的。目下中國的情形雖令吾人失望，然中國

所受禍患不如歐洲之烈。歐洲各國間的敵視，比較在中國各省間的敵視，苛刻的多，凶惡的多。歐洲的軍隊，不但在數字上超過中國軍隊，即在毀壞能力上，亦遠非中國的軍隊可比。他們所用武器異常殘酷，其破壞亦非中國軍隊的武器可比。大戰以後，在歐洲所發生的戰爭的次數，比較中國在同時期內所發生的，要多的多。而且，中國的戰亂時期不久，流血不多，戰爭的，都是雇用式的兵士，他們并不知道所戰爭的目的何在。而歐洲的兵士赴前敵打仗，是有所為而為，查歐洲紛擾的起源，即在不平等的待遇，在歐洲能夠回復到大戰以前的和平之先，這種不平等的待遇，應該更正。中國與歐洲，事同一律。這種不平等的條約留在中國一天，我們談中國的永久和平，是無用的呵。

我怕這封信太長了，使貴報的讀者不能卒讀，我不得不作一結束。故對於佛萊瑟君所提出的無關緊要的幾點，恕不辯論。可是其中有一點，要請貴報注意。即關於海關稅款存放問題，佛萊瑟君的言論完全錯了。佛君說：『馬君是不十分正確的，原來稅款的保管是分配在三十個左右的銀行裏的，其中有許多中國的銀行，款子按

期征解，集中在上海，匯豐和別的外國銀行，取其大部，但存放在幾家華商銀行裏的款子亦屬不少。」我想佛萊瑟君的這幾句話，是大錯而特錯了。據我所知道的，這筆稅款是全部存放在匯豐銀行，便予該銀行以一種壟斷式的稅款管理權，并給它一種非常的利益，遠非中國的銀行及其他外國的銀行可比。關稅的一部份（即關餘）充當國內公債的基金，在整理案內某種公債還本付息二星期之先，總稅務司始將一部份關餘由匯豐銀行撥交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以備支付，故匯豐得實益，中交兩行盡代付本息之義務。我希望佛萊瑟君平心靜氣地再去研究關稅這個問題，如果他能夠把總稅務司處理關稅的方法弄點清楚，作一篇長文章發表，則中國人和在中國的外國人的普通知識要增進不少呵。

一九二五，十二，二七，

馬寅初，於北京大學。

四

志摩兄：

你真好福氣，我們大家正在這裏三面受張作霖張宗昌吳佩孚的威嚇的時候，你一個人飄然地到西湖去看梅花去了。一個月後你回北京來，我想你非多帶些杭州貢菊來給我們壓驚賠罪不可。

你的晨副給我搗亂了一場，很是抱歉。不過這也要怪你不該把我那篇匪文登在貴報上，倘若讓他在別的下流的刊物上出現，風潮或者可以小點。但是我總得對你道歉，因為因此使你很有些為難。上面是道歉道過了，現在再來提出抗議。三日副刊上承你給我登出那訂正末節裏說，『至於陳先生說我傳佈這個流言，侮辱中國女性，大有非謝罪不可之勢，我覺得別無答覆之必要，因為陳先生沒有質問的權利。』這末一句我的原文是『因為陳先生沒有質問的資格。』添削自然是編輯的權利，但我也不得不聲明一句，以明真相。

關於這閑話事件，別人罵我的話我都不介意，因為俗語有之，『相打無好拳，相罵無好言，』又詩云，『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罵人而怕被罵，殊有背

於「無賴道」，當爲左丘明所恥。倒是老兄和陳先生恭維我的話，我聽了有點痛心，如說我是「正人君子」啦，什麼文學啦，博學啦，這比說我是猴子還厲害。只有陳先生說我有自知之明，這一句話却使我喜而不寐。老兄試想這兩個字的古希臘哲人的格言，英文譯作 Know Thyself 的，嚴幾道把他圍在一隻紅燕子的周圍當作英文漢話的板權證用的這格言，是多麼可尊貴的一句話，現在却輕輕地落在區區的頭上，這真比叫花子拋中了彩球還要可喜。但是同時我又聽到一句使我遍身不舒服的話。聽說有人說我那樣「得意忘形」地胡鬧，是因爲覺得「現在是我們的總長了」的緣故。這句話的意思是想罵我，但實際却反顯露了自己的性格，可見他的心目中平常是有「他們的總長」在，豈不反於苦了他們自己？事實上倒是在「他們的總長」的時候我最寫的多，去年八月中在京副上就發表了有十四五篇。至於易寅村先生，我除前年夏天在公園中現代評論社席上望見一回之外，沒有見過面，更不必說他來「寒家」請教教育大政了。對於說那種話的人也殊無辯論之必要，不過告訴老兄，使你知道有這麼一句無聊話吧了。

末了有一句話想請教你轉告李四光先生。李先生說我無故的罵過他一回，這恐怕在他有點誤解，我知道李先生是一個學者，（請看這裏沒有引號，並沒有什麼別的「暗示」，）我對於他不但是相當的諒解，簡直是充分的尊敬，因此我對他個人決沒有無故的罵他的道理。但是在關於別的事件的時候，說不定有時用上一個半個失敬的字眼，（你知道，我是有點愛小挑剔的；我有這個壞脾氣，好像是人家的香烟癮，時常想戒，却老是戒不淨，）並不是對於他個人有什麼過不去，不敬。現在記不很確實了，或者在講楊蔭榆女士八月一日帶兵進校的時候，說到一句，因為李先生有一篇文章說是那時在場觀劇的。女大的公理維持會出現，我也說過好些嘲諷的話，雖然那會裏邊有幾個北大的同事，我始終對於他們個人懷着「厚意」（請李先生恕我這裏用一個日本熟語），現在事情過去了，嘲諷的意思也隨着過去，厚意却不妨保有其原來的程度。我對於李先生有過失敬的話，這是我所承認的，但我所說的只是關於李先生坐汽車去觀解散女師大這一點，（李先生自然也有他的理由，）決不是無故的。我希望李先生諒解的，便是這無故的三個字的說明。

這封信本來應該直接寄給你的，但是你已出京了，晨副上當然不能登我這樣沒有意思的東西，況且是紹原兄在那裏代理，不好意思去麻煩他，所以商請京副代為發表，希望老兄能在西湖上看到，併希望不會損你看花的雅興。

豐明二月四日

五

志摩先生：

一月二十一日我寄了一篇油印稿給你，為的使列甯紀念能在善於反宣傳的晨報上吐露一點消息。果然引起先生一篇「談革命」的妙文，詞旨淵懿，極盡諷刺挑撥的能事。我以前據我友鍾天心保證你是一個不含黨派色彩的人——另稱詩人或詩哲——我對徐先生還表示一點相當的敬重。現在不然了，你坐在研究系的報館裏，拼命宣傳共產主義，染了晨報的惡習，你完全研究系化了。可見環境與人是很重大的，徐先生或者會否認盲從了任何黨派。但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

山中」，徐先生實不能有以自解。我對於徐先生指教我的地方，我十日來忙得很不會回答，今晚抽一點時間寫這幾句，與其說是與徐先生辯駁，毋甯說是促徐先生猛省。假若詩人不會懂得俗人（我）之言，我也只好倒霉，無論有無反響，我都管不着了。我現在既要幹我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而且常常想引一般羣衆走上我這條路上來，我的工作便是宣傳工作。癡愚的我或者在此把捉住一個宣傳詩人的機會，無論結果爲正爲負，都可測驗我宣傳的工夫，作我第二次宣傳的參考。哈！我真樂得寫這篇文章。

共產黨與國民黨。

這個問題有許多著了不少的書去解釋，說好說壞各不一致。徐先生也不免把着話頭，「截取一章」而挑撥兩句。他推論到孫文先生是俄國籍人，我們便可領教詩人筆下的鋒芒與陰險。但是這有什麼妨害？中國的民族一定在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之下要得解放，這不是我在說大話，而這是歷史的必然。他們自然要爲這歷史的使命而奮鬥。而且現正奮鬥着，兩個政黨，——或說兩個主義的結合走他們的第一

步的荆棘的道路——的結合在事實爲必需，在事實可以證明。只有合作的事實能在革命工作上表現彼此的奮鬥精神挽救了民族的命運。外面的誣蔑挑撥不但無用而且應是接緊一步的合作。卽或兩個政黨的黨員間或有冒昧的不肖舉動會挑撥起不和的感情，但不過與舌齒間的咬嚼一樣，何關大體。萬一卽如我那篇文章有語病，偏重了某方，那只是我一時的筆誤的不肖原無損于大體，而且我每日在翠花胡同八號，在中山主義空氣之中工作着更可以保證。我知道反國民革命的人們，是不樂意有如此現像要乘機挑撥離間。我不管他，我勸一般同志們在革命工作用功夫不必管閑話。這是我平素工作的態度。但是終日以「風花雪月」而具有神祕耳朵的徐先生未必便能了解這個。休矣！向一個不投臭味的人說空話，豈不是自討沒趣！休矣！但我爲了宣傳終不能不說下去！

「認識你自己！」

這是一句說通了的話，我可以轉贈徐先生。我要請問這「自己」怎樣認識法？像徐先生那樣認識法，不過是繼續貴系張君勸先生「忽而主義」的道統的認識法，我

絕不贊成。我敢說要先認識了環境才能認識自己。正如先認識徐先生所處的晨報館然後才能認識徐先生，才能賞鑒徐先生的文章。反之對於鄙人也是一樣要先認識了鄙人現在工作的環境——民族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的關係——才能認識鄙人，才能認識鄙人的文章，才配說批評。平白地以淺陋的主觀見解，以教訓的口吻對付一個不會相識的人，胆敢開口便罵別人爲『而是盲從一種根據不完全靠得住的學理，在幻想中假設一個革命的背景……』遂罵別人爲『弄火搗些小亂子』的小兒。徐先生像這樣的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真值得我來教訓你了。

我認識我自己，我更認識我的國我的世界。我敢說我能作一篇自傳，爲別人所不能及的我的自傳。我從農村跳入當舖裏當學徒，由當舖出來走學校，小學中學專門工業學校而後到歐洲成爲一個產業工人，恍惚又在洋學校見識一見識，回來仍然到田間受債主，土豪，劣紳，軍閥，洋奴等人物壓迫，自己當然可以沉默了事，或者抱着一個女人老于山林，但是爲了一般民衆，自己完全不能沉默，尤其要完成自己不能不起來奮鬥。但是有這樣的決心，中間都經過幾次週轉，第一是在與軍閥週

旋的時候，第二是在沉沒於文學生活的時候，前者當然是積極墮落，後者何嘗不是消極墮落，想以眼淚或筆墨來取悅權貴，至多辦到替弱者表同情罷了。幸而有覺悟，知道一個人不能完成了社會，決不能完成自己。要完成自己只有從拋棄個人主義起。所以這時我能將一切拋去營我的黨的生活。不瞞你說我營黨的生活不久，個人主義的餘毒還未除盡，時時發出一些可笑感想，至於徐先生的文章一入我目未有不大笑者。這裏雖然唐突詩哲，也只好「改日登門請罪」了！

我恭請徐先生到內到去旅行一次

上海灘上有一個新聞大家，也是研究系化壞了的，他一向都是主張社會主義，便是說主張把產來共一下子。不幸他到內地旅行一次，便得了教訓，他看見了許多貧苦的人，轉來時才不主張共產了。徐先生大概沒有到內地去的原故罷，因為他與那位恐怕一樣的隔膜。他能到工農中去遊學一次，至少會變更主張，或者共產或不共產。這做陪襯或者不像，但他們倆却是得了研究系一脈家傳，瞎眼不顧事實，懸想一種應該怎樣辦的姿態來否認用經驗而得來的革命教訓。列甯主義是什麼？不過

一部能最後解放工農階級的理論與策略。只要有一個工人，一個農人，假使他是生存在世界上的權利，他當然應該起來圖自己生活的改進，一個如此，十人百人千人萬人都如此，他們當應該聯合起來幹他們自己的事。我們的工作不過促他們覺醒而已。這種工作自然是爲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先生們所反對。徐先生所代表的機關（晨報）當然會要不贊成。但是我更要嚇你一跳，國民黨本年度的計劃特別注重工農運動，眼見擁有五十萬黨員的革命政黨走向民間去了。徐先生你怎樣辦呢？快造一段新聞來抵制罷！可憐的人！坐在資產階級的墳墓上，壞了你一世的聰明！

列甯！紀念列甯！

徐先生，你不要怕他，他或者能夠救你。列甯的聲威雖與耶穌可以抗顏而行，但是他倆絕不相同。耶穌是一個武器權力階級的武器，所以愚弄苦人們的。列甯也是一個武器，苦人們的武器，苦人們用以防衛自己的。所以凡是苦人們或願意投降到苦人們面前輸誠爲苦人奮鬥的人們，沒有不崇拜列甯，因爲他真能夠解救他。所以徐先生說他是一個製警句編口號的聖手，是千對萬對的。這句話却洩露出徐先生

筆下的文藝的才能，能夠說得這樣真切。這裏我不能不頌揚你。但是你要知道口號與警句後面沒有不是包含着無數的理論，策略。口號與警句發出以後便一定要引起實際革命的行動。你既然懂得他是一個編口號製警句的聖手，你何不去探索他的意義，參考他的行動。你既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你當一要有你個人主義的不可屈撓的堅強，你何以怕他「鉄的手鉄的心」呢？你的個人主義能在他面前低頭這也許你可以再生的好消息！你勉力罷！

「青年人！不要輕易咀咒俄國革命，要知道俄國革命是人類史上最慘刻苦痛的一件事實，」這個事實且因為徐先生的老板一干子東西不知道歷史教訓，拼命助桀為虐要造成第二回，我也不能不出馬來抵禦了。徐先生不要責備共產黨人鐵的心，鐵的手，你且看帝國主義軍閥的寶刀，與學士文人們的刻薄的刀筆吧。不要以為做文章是好玩的，以為趁熱鬧弄水弄火搗些小亂子是不在乎的。

徐先生！請了！我深深抱歉，我深深慚愧，請了！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失仁，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

——仲尼。

陳毅曲 秋

六

通伯先生：

我讀了一月三十日晨副上先生所發表的幾封信，一時覺得有許多話要說，而不知怎樣說法才好！終於決定正經的同先生談，而且借了京副公開出來。

不知先生是怎樣的看我，但我是如徐志摩先生所說「不會混入是非漩渦的人」，這只要知道我的脾氣以及我平素的交與，就可以明白。我在北京四年，見面最多的是周豈明先生同先生，先生如果記一記我會了先生多少回，那麼我同豈明先生會的次數決不更多，不過我以後還是永遠的間歇的去會他，——不然我真寂寞。要死了。我未來京以前，就同豈明先生通過信，他的無論那一篇文章我都讀過，他所

歡喜的幾位名家的小說都介紹過我，借我以書籍。我此刻不做「豈明頌」，用不着直抒他是怎樣，從我看來。而且我知道的西洋名字很少，用來比礮，怕難得與我眼中的周豈明相合，——大家近來說左拉等等如生在這樣的中國一定怎樣怎樣，我卻立刻反問我自己，那麼，周豈明不正是怎樣怎樣嗎？

我同周豈明先生已經有一兩年的來往的時候，看見努力週報上胡適之先生介紹先生的名字，說先生是北京研究西洋文學最廣者。我當時真不知道是怎樣的高興，然而我還不肯去拜訪，因為我生成了的壞脾氣，不進大人先生之門，除非我們彼此實在有精神上的默契。而我總是想同先生會一面的，好請教西洋文學。到後來我同先生時常相處於一室，而我也就坦然走進先生的家了。所以我之想認識先生實在同認識豈明先生同一的來由。

我并不同一般詩人文士一樣，說時下中國報紙從來不過目的，我差不多什麼報紙都看，只要我能夠買，何況是先生們辦的報？所以先生的無論那一篇文章我也讀過，另外還有課堂上時常聆教的機會，以及關於我的文章先生所發表的意見。從這

種種，我對於適之先生的話懷疑；但同時也無損于先生，因為先生從沒有替自己個人貼廣告，而且先生對於英國現代文學，如威爾士之流，不正看了好多的書嗎？這樣的文學，雖然不為我所歡喜，但世界是多麼大呢。

不幸的是先生的「閑話」一週多一週，叫我讀了總是彷彿有點抱歉似的，這樣的話不該出自先生之口！我決不索拉到先生的人格，完全是在所謂「思想」上。我覺得先生頗有從前新青年所謂「籠統」，「以耳代目」的毛病。試舉一個例來說，先生在某一期「閑話」裏說北京的輿論對於胡敦復個人前後異趣，彷彿很可怪似的。我以為這如何可怪，只怪在先生。先生已沒有舉出事實來，說胡某之為人前後是一樣，為什麼輿論不可以兩樣呢？記得兒時做「唐明皇論」，最得意之筆，是「開元天寶，同一明皇」，我的那位塾師果然也替我打了許多密圈哩。這裏我只是表明雖然是先生，我也不敢護短，而且心裏很以為是我們中國不幸的事。

到了形之於筆墨，駁難先生，真是我的不得已，——並不是怕得罪人，我的心裏難道還有「怕」的影子嗎？所得罪者是先生，彼此是那麼熟，不大好意思見面而

已。不得已有兩點。其一是先生那樣的執着文藝上的「標準」，而我又苦于自信是懂得文藝上的標準者。——這樣真是彼一是非，此一是非，而只有有效「孤桐先生」錄某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我忘記了名字，也不知道是那一期甲寅上）到他的甲寅上，我們也把彼此的文章錄到那一種有生命的刊物上，留給我們的子孫去參考吧！不過誰是有生命，又要引起了問題，一笑。其二是豈明先生說先生不是，先生也回說豈明先生不是，真同北京近年來報紙上的論前廣告一樣，你看成什麼一種現象！而我覺得我「應該就事論理來下一個公正的判斷」，這公正的判斷就是在京副上發表的那一篇「偏見」。這兩篇文章第一篇因為事實上不得不舉出先生的名字，所以說得非常婉曲。（先生如果看見我的初稿，那纔真討厭。）第二篇我幾乎是要先生一個人看的，我的本意本在打動先生而已，——這也許是我一嚮太把自己看得重吧？

後來見了先生以新年為界，掉換「閑話」的方向，暗地裏歡喜，雖然我不相信先生的文藝談會於我有什麼用處，就先生個人說，實在應該如此「閑話」也。徐志

摩先生却有趣，引出了他的「閑話」，我當時真覺得他無味，於先生怕沒有好處，於是做了一篇極短的文章：

請大家去看今天的晨報副刊上徐志摩君子的「閑話」引出來的「閑話」！

他實在是引出了我的吐瀉。尙何言哉？與謝野晶子已先我而做一首詩矣——
「拿了咒詛的歌稿，按住黑色的蝴蝶。」

這篇東西剛剛發出去，我又覺得殊非所以愛先生之道，因為牠說及了先生，所以另寫一信給京副記者，請他沒收。

提筆就寫了這許多的往事，無非想表明我有下「公正的判斷」的資格。其實我也不怕人家說我「偏」，我反正一切事都行其心之所安。

至於先生「這次生了多大的氣」，我倒覺得是很近人情的，料想豈明先生也并不怎樣見怪，因為人生在世，本不是尔承受公理的，被人罵了總會生氣。不過倘若說豈明先生因了先生發表了這幾封信，便失了他的根據，要讓下「正人君子」的交椅」，那就未免太可笑。我依然覺得豈明先生所說的先生所辯駁的那句話，豈明

先生說了一點也無妨，現在這樣的人，照先生的信看來，不是沒有嗎？不出於先生之口，令我很歡喜罷了。先生的信，因為是「氣」中寫的，所以有很多不圓滿的地方，我都不提出。提出來，表面上是替豈明先生辯護，其實是把豈明先生看小了，他為人的健全，難道有心人還看不出嗎？我仔細想了一想，先生實在并不是同豈明先生有什麼「仇」，完全因為對於「周氏弟兄」的「格同文章不能了解，疑心他是有意來同先生個人為難，因此連用假名也懷疑起來，你看這叫我們「公正人」從何處下手？（先生致志摩先生的信中引魯迅先生區區僉事云云，實在是先生太老實之故。）

說到魯迅先生，我要提出一個較大的問題，就是，個性的表現。平常總把個性兩個字用在好的作家身上，其實無論什麼人，只要他多說話，我相信我都可以看出他是怎樣一個人，所以屬於先生那一派的文字，雖然作者我多不熟識，我敢說我也認識他們。孔子說，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實在是不錯的，不過條件不要孔先生那麼多，只要觀其所言就夠。我簡單的畫出一個圈子，可以概括時下一切文章的特

點，那就是「生活的實感」五個大字。在這圈子之內者，不過三數人，魯迅先生是其一也。他的文章，先生說「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一時快意的話，令我
很傷心！然而也難怪，并不完全因為他愛罵人，罵的又是先生，先生們的文章，我
固早已覺得是我們所謂的圈子之外者也。魯迅先生一年來的雜感，我以為都能表現
他自己，是他「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癡痕」。「刀筆吏」云乎哉！因為我同情於
他的苦悶，他拿先生來做罵的對象，有時我竟忘記了先生也是我所熟識的人了。如
果要我記出他不得體的地方，那還在證據鑿，如漢人四書注疏之類，因為這實在
無害於先生之研究西洋文學也。

我順便藉這個機會問一問徐志摩先生，因為也是與先生發表的幾封信連累而來
的。徐先生說，「他（豈明先生）愛小挑剔」，不錯，我就承認這是「小挑剔」，但
現在一般西洋留學生比「周氏兄弟」翻譯的工作還大的挑剔在那塊？徐先生又說「彼
此同是在思想言論界負名望負責任的人，同是對這紛亂的時期有各盡所長清理改進
的責任，同是對在迷途中的青年負有指導警覺的責任。」但倘若有人把這「小挑剔」

認為就是清理改進這紛亂的時期，就是指導警覺在迷途中的青年，不也是見仁見知，各在其人嗎？還有一件最有趣的事實，徐先生所謂的兩造，一造老是自認「包含有私己的情形」一類「下流」話，一造則曰「純粹與己無涉」，「為正誼為公道奮鬥」，雖然字句不一定同徐先生的一樣。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拉雜寫了許多，恐怕沒有說盡我的意思。我所最不高興的，是如徐先生所說，先生的「地位一向是孤獨的」，倘若先生也有許多「嘍囉」，不知道我是否如我所自信，我的這類文章一定發表的更多？

馮文炳

一月三十一日。

七

歸國留日同學諸兄：

諸兄歸國，弟應當要簞食壺漿，到前門去迎接。因為弟也是剛從西伯利亞回

來，行裝甫解，諸事還是亂七八糟，所以不但不能郊迎三十里，並且連諸兄的寓所裏還沒有去訪問過，恕弟現在才上來握一下遲到的手。

弟雖離了東京多年，但在東京時候，讀了的書有限，認識的人却不少。報上看見諸兄的名字，弟找到許多是我認識的。所以現在所想談的幾句話，決不是應接室裏冠冕堂皇的歡迎詞，乃是像在四疊半屋子裏嚼着橘子花生時候的幾句素樸的散文的談論。並且我也不想談那中日國際關係，因為諸兄比我詳細得多。

諸兄！我對於留在日本堅苦忍耐繼續求學的同志們，固屬衷心贊成。而對於犧牲畢業投袂奮起的諸兄更是十分佩服。諸兄回國，在天津在北京乃至在其他各處受了民衆的熱烈的歡迎，那是諸兄應得的。但是我想當然也有不少人要批評諸兄是輕率——恕我這般的措詞——是暴虎馮河，是愚公移山。那種意見裏，我是不插股分的。凡做一樁事情，我總不信有人能把效力多大結果如何，看得一五一十的清楚。尤其社會運動政治運動一類的運動，若從卑近的效果論起來，那簡直是毫無意義。那法蘭西的革命，美利堅的獨立，中國的改建，俄國的新制，當時首先發

難的，何嘗不是世間所謂的激烈份子，他們何嘗請過算命的算過了見效有多少成功到幾何？巴黎革命，開初是一般羣衆聚在楮臘里公園，幾位麵包店老板婆闖進皇后室，和皇帝講道理，那麼鬧起來的。若是天下的人，都是叩過石橋才肯渡，那末，人類的進化，恐怕比猩猩的，快不了多少呵！

可是，諸兄，——若我裝一句老成的腔調，——我們知道，凡屬一種運動，都是要遇着盤根錯節的。諸兄回來幾十天，想必已經遇了種種困難，將來會遇着的困難，一定還有不少。那當然是諸兄已經早有覺悟的。我們要有作爲，必定要有忍耐，我們要有高尚的理想，必定要有堅強的意志。——有話隨便說，不是說我已如此，來勉勵諸兄的。——大戰的時候，各國都舉國若狂，熱心切戰，要是誰敢道個不字，輕則戴賣國頭銜，重則吃外國點心。那時列甯逃居瑞士，昌言非戰。但是大家都認他腦子樓上沒有人，——*There is nobody up stairs*（瘋癲），他的言論，當然沒有那家報館敢登載。一天同他的夫人散步，看見從電車上下來一位當地報館的主筆，列甯把他一把抓住，熱心的聒絮他的反戰理由，足足談了兩點鐘，那主筆沒

法，只得唯唯稱是，夫人後來說，列甯那時，實在是悲劇的。他住的屋子，非常淒隘，天天想遷移，一天夫人拿了一塊薄小的牛肉下樓去燒，偶然和樓下同居的老太婆談起當時的大戰。老太婆說：那些兵士打那種侵略的戰爭，於他們自己有什麼益處？他們爲什麼不反戈去革命呵！夫人把那話告訴列甯，列甯找到這位鍾子期，再也不提起遷居的話。後來苦心宣傳，結果在當地工人中找到八位大同志，列甯對着金諾維夫像小兒似的跳起來喜歡。那知道這孤獨的，微力的，寒酸的，悲劇的列甯，後來能夠掀起那樣滔天的大浪呵！

諸兄，諸兄暫時把學業犧牲了。諸兄都是已經有了很好的根柢，不過差一簣之功罷了。那一簣之功，到旁的外國去，隨便到那裏去，可以補起。自己獨習亦可以補起。不趕補起是沒有什麼不了。古今的大英雄，大藝術家，大科學家之中，有幾個是規正的一甲翰林賜進士及第或P.O.的。舉幾個極端的例：蒲魯東是印刷匠，羅丹是泥水匠，哥爾奇(Gorky)是輪船火夫，盧梭是家僕，傅立葉(Fourrier)是店徒，莎士比亞是戲台雜役。况乎以古譬今，比擬非倫呵！又况乎，諸兄爲國奮鬥，

那個人成敗利鈍，已是不計的呵！

最後還有另外一句話。「排外的」(Xenophobia)這形容詞，我向來是不承受的，諸兄想必也是一樣。不要說一般的普通的「排外」，便是絕對的純粹的無條件的排斥某一國民，我們中國人先天的就沒有那種觀念。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大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耳！去邠於岐山之下居焉。中國人的「排外」，向來是這種「排外」。中國二十年來的「排外」運動，是被人家打碎了大門，佔領了庭院，侵入到中堂，闖進了寢室，然後主人坐進牀上，放下帳子，拒絕再犯，是這種「排外」運動。五卅慘案以來，歐洲盛大的宣傳中國的排外性。若是他們知道租界的沿革，便知道中國若是「排外的」，便根本的不會有租界發生，更談不到五卅慘案。日本向來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不必細講，最近東三省的出兵，是根據那條不平等條約？中國人若毫不抗議，那自日本看來，亦不是一個忠實的(Loyal)鄰人。我敢告訴世界各國的朋友們，中國人不是「排外的」。那「排外的」舉動，在外國倒是有的。澳洲外人入國的資格，要能夠

默寫出三行（或三頁）歐洲文字，那是排斥中國人的呀！美國的排華人排日人，那是有名的呀！英國最近排斥外國人，外國人登岸，要具有種種條件。沒有多久英國政府還會下令，在英國菜館旅館裏做工的外國人，都得限期出境。那時旅館同業團向官廳請願說：『務請收回成命，因為大旅館裏講究的上等旅館裏，缺不了法國人和瑞士人，因為法國人是世界最良的廚手，瑞士人是世界最好的服侍人（Garçon），沒有這兩國人，我們簡直唱戲不成。』那些還可以用經濟的理由，去辯護。

——固然所擇的手段，往往比那經濟的理由，酷烈過度。至於美國的三K黨什麼嗜嗜嗜啦嗜黨黨的排外，更是乾脆的了。他們是排外，是排斥一切非American（美國的），保存一切American，不過像北京的某家老菜館要保存他的明早來的房子，決不改修。暗就讓牠暗，黑就任牠黑，髒就由牠髒。我的暗暗得好，我的黑黑的妙，我的髒髒的乾淨。中國人決不是主張排外的。

諸兄，恕我談得太多。諸兄的運動，我在報上看得非常欽佩，北京對諸兄的熱心的援助，我在報上看得非常欣喜。在改日到貴寓拜訪以前，還說一句話：

我對諸兄，是不期待什麼挽瀾之力回天之功，我不期待諸兄魔棒一揮，演出一個奇蹟來，中國的民衆，也沒有人那樣期待的。但是諸兄的工作，至少在那阻遏中國國民解放的隄防底下，穿了一個小小的孔穴，那恐怕就是諸兄的志願，亦是諸兄的卑下的朋友的光榮。

彭學沛

十五年二月八日。

八

錦明先生：

十一月十八日京副上所登先生的「聲明」一文中，有這樣幾句話：

「我在文週上和某君通訊，說了一段「現在有大思想的刊物，全是些刻薄態度……」。那天疑古玄同先生喝了幾杯酒，對我大嘲而特嘲說「真是文學家的筆墨，真看不懂！」我不禁駭然，才覺這話又給人誤會了。我這話是專爲一班

只好捕風捉影的人反應一下子，沒有別的意思。」

我看了你這段話，也「不禁駭然」了。我從沒有批評你和某君通訊中的話，但沒有向你批評過，也沒有向別人批評過；既未批評，何來「誤會」？仔細一想，大概就是那天在那地方說的那幾句話吧。要是對的，那麼，不是我「誤會」，乃是你「誤會」了。

那天者，十一月十一日也。那地方者，兒童週報在她三週歲的「覽揆之夕」由令兄劭西先生及王馥琴，高向夫諸先生在忠信堂給她做壽也。那句話者，「言之長矣」：——初，令兄介紹你和孫伏園先生會面，那時我在旁邊，便用我平日那種「頑皮」的態度，高聲說道，「這就是黎錦明！」（所以如此者，不過要充分的表現我那頑皮的態度而已，并非「喝了幾杯酒」的緣故；因為我的手「天鵝絨」了兩個月，至今沒有全愈，所以不敢喝酒，那天是滴酒也未沾唇。）有間，你和伏園談了幾句話。我忽然聽到你說一句：「那篇稿子可是不登了？」伏園唯唯。我聽了當然不會

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於是又用了「頑皮」的態度，說道：「這又叫人不懂的話，和第四十期的文學週刊上那封「答二龍坑鐘隱先生」的信一樣。」——我那句話的意思，是因為你那封信的後面，編者的附記中，有「鍾君的原信沒看見，我們想一定也有多少人和我們一同表示「不明真相」的意思。」這樣一句話，我所謂「不懂」就是「不明真相」之謂；那時我手中沒有文週，只隱約的記得編者有那麼一句話，於是就把「不明真相」一個詞句意譯之為「不懂」。不料我既說得欠明白，你又聽錯了，於是有此「誤會」；但我却不能不「聲明」，因為我實在「沒有別的意思」。（這兒把你的文章中的詞句抄了幾個，加上引號，又是「頑皮」的脾氣發作，聊弄筆頭罷了，「沒有別的意思」，請你別再「誤會」了，以為我對於你有不敬之意，合行「聲明」。——再，此聲明乃是誠心實意的聲明，絕對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阿二沒來偷」的聲明，合再嚴重「聲明」。）

錦明先生！我在「聲明」之後，還要向你說幾句話。我自己雖然不會做文學（但很喜歡看牠），我對於會做文學的人可是很表敬意的。我雖不肖，絕對不至如現

在有些人對於自己不懂的東西便破口大罵，（我除了「孔教」「經書」「古文」「漢字」以外，無論今古新舊，概不敢亂罵，因為我都不懂也。「孔教」「經書」「古文」「漢字」，則我和牠們相處了二三十年，自謂能洞燭其姦邪，故敢罵牠們。）尤其是對於文學。我雖不懂文學，但我確信文學是有極高的價值與極大的功用的。我以為文學不但是所謂「人生的表現」，牠的價值與功用，尤在妄想胡說這一點。一個人能夠妄想，敢于胡說，才能發明科學，才能拼命向前疾馳；否則「目光如豆」，「局促如轅下駒」，是鳥「佳子弟」，是鳥「紳士」，是鳥「官僚」而已。健全的小孩子最愛妄想胡說，所以佗們是最有希望的人。吳稚暉先生說文學是父，哲學是母，科學是子，（見「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哲學是母這句話對不對，似乎還有問題，文學是科學之父，我信為至理名言。講到文學的形式，又是表情達意之最佳者；我常向人說（向劭西，錦暉兩位令兄就說過許多回），一切科學，哲學，歷史的書，最好用文學的形式表達之。（這當然不是完全辦得到，但辦得到的我總希望這樣辦。）

至於當世的「文學家」（當然指做白話新文學的而言），只要是說自己的話的，我對於佢們都有敬意，不問其爲胡適之，魯迅，周豈明，郁達夫，葉聖陶，謝冰心，俞平伯，朱佩弦，許地山，郭沫若……。佢們的「筆墨」，也只要是說自己的話的，佢若說人家看得懂的話，我固願聽，但假使佢覺得有說令人「看不懂」的話之必要，竟說了「看不懂」的話，我也以爲是應該的。但是有一班捧腿學舌的文學家，老實說，我簡直看不起佢們。佢們有學魯迅的，有學胡適之的，有學郭沫若的，……無論佢學得怎樣像，我總是看不起佢的；而且覺得越學得像的，越是可鄙。你的作品，我見過不少，自然也有愛讀的，也有不愛讀的，老實說，自然也有不滿意的；但是我從沒有向你起過不敬（即看不起也）之意，因爲你的作品，的確是黎錦明自己的話，不是學這個人學那個人舌。捧腿的人，尤爲可鄙；捧別人的腿的還少，捧郭沫若的腿的最多，而且那種捧法，實在可醜得很。郭沫若是碰不得一碰的，人家偶然涉及他一聲，連「郭沫若」三個字還沒有寫出來，已經犯了一大不敬的罪名，捧腿家便要指着那人痛罵的。其實，據我看，郭沫若的作品，惟

有「女神」還值得一看。郭沫若的文章還過得去，而思想實在欠高明；如「陽明全書」的序，昏亂極矣。他是自命爲愛國者，所以他對於舊思想舊文學很是迷戀。我則以爲若誠心要愛國，唯有把「東方文化」全數扔下毛廁而趕緊製造「真正國貨的真正洋鬼子」之一法；不此之圖，還要把那伯夷，叔齊，孔丘搬出來，那裏能救國，簡直是禍國而已！總而言之，郭沫若，曾琦，……那班愛國君子，都是不承認中國文化是糟糕，非根本改革不可的，所以常要發出「烏煙瘴氣」的議論來。

野馬越跑越遠了，初提筆時只想「聲明」幾句，現在不知說到那句去了，就此勒住吧。祝你把牢騷弄開。

疑古玄同。

一九二五，十一月，二十一日。

九

玄同先生：

你的信真叫我驚喜交集！我早預料你會要說幾句話的，即你不說，我從前覆二龍坑某君的信也會使多數人不解，勢必也會質問我的。不過我不將某君原信發表的原因，確因他的信全是發的無名氣，又是誤會（詳上週文週），沒有可答覆的地方，所以我就只拿我自己的面孔，單說自己的話。我對於什麼創造社文學研究會這些名詞全不理會的，而誰又知道自前年成仿吾先生的「詩的防禦戰」廣播到中國青年的腦海以來，到如今竟還有像某君這樣的人替創造社賣氣出力，可真叫人驚嘆不置了。所以我說的話，也不過勸勸青年同志們——無論批評創作——以多在中國文藝範圍之外的工作努力，專憑着幾篇週刊雜誌是不行的；至於要有歷史眼光，我想這話是很普遍的——法郎西斯培根說得好：「Histories make men wise; Poetries Witty; mathematics subtiler;...」，那麼歷史也不單不是記憶的，也要透澈的玩索的。你能玩索歷史，所以你就探出中國古文漢字的病根。如其中國人都能和你一樣，國學家會走大路，舊黨會維新，詞章家會努力做新詩人了。不過我覺得這種 Wise 的中國人太「鳳毛麟角」了，會做舊詩會填詞的一班 Witty 只有小心眼的人充滿

中國，這無怪乎一班人對於骸骨迷戀之深啊！

說到我寫的作物，我曾沒有想到能使你說「愛讀」的地步，——或許是你太恭維我了；至於你有不滿意的，也是我現在覺得發表時過於冒昧不謹慎的幾篇。我記得從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這時期內差不多是我全花費在寫小說的時候，平均每星期有一兩篇東西寫成。然這也是我過於不幸的地方；我的生命力除開逼迫着我寫外，會不會教我怎樣能判別一件作物是好是歹。就依我的學識，於別人的藝術也難看出，那裏會明白自己的東西。所以只要有人監視着我的發表動機，或許映在你眼裏的也要醇化一點罷。我記得現在所認為好的那時認為「幼稚」，能「說自己的話」的我就覺得「太真實」，「太露骨」了——你瞧這樣的頭腦多麼傻！所以儘量把這些太真實太露骨的稿子往字紙簍裏攢，一方面把那矯揉造作模仿別人的文字很高興的往報館裏投送。所以結果弄到「到處都是露的馬脚」。然而我對於曾經編晨附的劉勉己先生是抱十二分感謝和敬意的，他着實是拿純鑒賞態度來看我的作物，雖然他有時我有一部份不成東西的東西也發表出來，這是他對於我過於重視了的地

方。現在再想去找會經因不滿意取締了的稿子來整理一下，可是不知在什麼時候通通給老媽子拿去換取燈兒了，再預備用回溯工夫來追寫，只是全然沒有了興趣，寫出來也會覺得不滿意的。這是何等可惜呀！至於我編成的「烈火集」，到近來，我又十足的不滿意了，尤其是那篇小敘寫得太糊亂，如其我再重新編訂時，我還是要努力寫幾篇去湊上，不然那裏會像東西呢！

說到思想兩字，我真惶恐，我覺得自己在近來一响關於有思想的書才看了幾本，說話寫文章得以把持自己不至見笑大方，然一時的疏忽還是免不了的。所以我時常感到自己的學識太空乏，進不到好學堂雖然自己是受了莫大的恥辱，然而這也是我失掉了求學的一種機會；而且一個求學的不在什麼大學爭個資格，也是將來「飯碗問題」的恐慌。不過關於現在專憑死記憶力的考試，我始終不願意和一般人一樣拿了教科書去倒背，到考試場去默寫，并且這種流弊之大——如夾帶換卷或者代考之類——差不多是一般求學者感到苦惱而急於試行的運動。關於這些瑣事，也毋需多說了。

那麼單說思想，我決不敢單拿了這兩個字去判定某人爲好歹，只是對於一般專愛因襲傳統的人，我也是和你一樣覺得不滿的，我以爲思想也不是一般優秀的人就有的，這全視乎一人的環境。一個學者文人不能守孤獨，對於工作不去充分的了解，或者生活問題的糾纏，都是不能運用思想的原因。不過中國學者文人普遍的罪過就是不願意去追索思想，以至故意要拿保守眼光和它來反對；他們一有了勢力的擁戴，以爲自己「確是不錯」，就斗然自尊起來，所以造出許多「文閥」來，——即你所謂「學舌」，「捧腿」的大原因；其實世界上的真理就是一個，一個人先發現了真理而第二人却不願意來服從而故意自豎一幟者，這全然是勢力擁戴偶像崇拜和妄自尊大的惡果。托爾斯泰說世界上的戰爭是人類的互相諒解；這豈奚獨武力戰爭？「文閥」的戰爭又何曾不是一樣？你覺得這話怎樣？

說到郭沫若先生，和你的意見也有不相同的地方。我自問是比較要了解他一點。我知道郭沫若先生的生活是極端困苦的，加以他又有妻室兒女的重担，靠他一雙手來掙幾個稿費來供養，差不多許多家常的柴米油鹽瑣事也要他自己動手去幹，

你想他讀書的時間就有限了，那有那般清靜沉寂的孤獨生活去極端運用思想。不是你想指出的例；因為他太沒有機會去反察自己，或者自信過強了一點。那麼一班 sentimental 的青年們崇拜他是當然的，然而這也是免不了有被理智力強的學者們所指摘的地方。同樣我也知道沫若先生的文學觀是不能和別人強同的，他固然不能和魯迅先生一樣站在民衆面前吶喊，然而他自認定的 Sentimental 的主義，當然能得到大多數的青年的敬視，悅服：譬如他近來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落葉」，就可以看出他的作風來，依我說——這就是他把自己比作哥德，「落葉」就像模仿少年維特的悲哀的作品了。這樣的作品，當然是玄同先生一班富於改革眼光或有深刻的鑒賞力的所認為不滿的；然而於青年們看來，這就比任何作品都動人了。我聽說有幾位青年看了它之後，也和讀了「少年維特之煩惱」的人們一樣感到淒愴以至悲哀了。沫若先生的作品我雖也和你差不多感到不大滿足，至於他在翻譯界所効的功勞，我是極端崇拜的；德國的大作家如哥德海涅尼采的作品差不多一半是他介紹來的，他的譯筆又能傳出原文的神韻。我這些廢話也毋需多說，自然是有人公認了。

（多餘的話。）

至於你所說的他序的「陽明全書」，我是全外行，不敢多讚一辭；不過凡屬爲書買所要求的工作，多屬不是出乎自己的本誠，這也是沫若先生疏忽之點。如胡適之先生替書買們寫的序算是有數了，據我看來，「勉爲其難」也是不少的，如後水滸集那種狗尾續貂的舊小說，根本就沒有一序的價值，而胡先生却也用了一番氣力，從沙土堆裏掏取那一點兒金質來，彷彿是從無鹽嫗母的頭頂上摘出一根頭髮來吹揚一下子一樣。所以這種文人工作，引出許多市僧窮棍來序跋圈點舊書的濫觴，徒然只給書買們勢利而已。我的話說得太寒村，請你別見笑啦！順祝你腦健！

黎錦明

十一，二十五。

+

我最敬愛的語罕先生！

你往德意志去，

是我們最欣慰的願意！

那德意志曾產生了軍國主義，

超人哲學也在那裏出世，

又是社會主義種源地，

更有猶太人在那裏發見「相對律」。

啊！真理之神站在那裏，

正招待我們東方人去繼起！

你往德意志去，

遠朝真理，——

你是代表我們——文化落後的我們——而去，

不是爲着自己！

記得：——

你離我們同樣愛着的祖國那一日，
我早起時特地牕前屏立，
振起最高度的敬意，
遙遙地望着黃浦江頭送你。
你好像正在當前似地，
「我的先生！我們先覺先驅！」
我潛呼幾乎呼出了聲，
更想源源致辭，
一霎時百感紛披：
是悲愁？
是欣喜？
是離情？
是懷思？

那些過去的感覺，

這時已無從認起！

又何須認個仔細！

送你去的明天，

暴風忽地襲了你逕渡的大海，

一連連了幾多日夜！

最難堪是一次次的報道，

有無數未知名的破浪人遭了虐害，

於暴怒的海上，於無情風的狂放下。

你是被試探者？

你是被敵視者？

這可怕的消息，煞費了我的推猜，驚駭！

「遇風而全體無恙」的電訊——

是你那旅行團的，

忽然來自馬賽，

我那被狂風捲碎的心旌，

纔輕輕地恢復原態！

但是你怎樣地辛苦了！

登了彼岸，

我們真理之神，

必會代表我們給你以充實慰安！

上面這首「代柬」的詩，是去年十月有一天懷想你到很深的時候做的。本擬繼續做下去，因為不耐深思，後來竟因循得連信都沒有寫！先生！我可不會忘記你的！假使不是常常得着你的消息，無論如何，也不能等到你的信來才寫信給你！故將舊作略加修改，寫在簡端，聊以見意。

今天先生來信，初入手時，只覺愧喜無任！及至讀到最後，不禁淚珠兒簌簌落下！我最敬信而親愛的先生！你說你「頹喪」了，頭髮也漸漸地白了！「憂能傷人」，着實對呀！年來也屢嘗家人骨肉之變的我，還時常望人能夠慰藉一二，更苦無以分先生之憂（任你窮困異國），又不能寫些道着人生真義的話替先生消憂！先生愛我之厚，知我之深，平時私感，未嘗不較教我益我之多之切為甚；所以對於「浩川近來身體健否？性篤多憂，我深念之」這幾句話，尤其感激而至於涕零也！

在此習農，業已兩年有半，白日光陰，十之七八，盡耗於實習，故於學理方面，非常荒蕪！愛弟蘇明，因我輟學，致為地方事務所牽，意志因循，不堪聞問！此間實習期滿，須在明年三月底，然提前歸去，固無妨也！現在決定旬日之內，即行歸國。蘇明續學，打算與某某兄一致，最好是往就先生，其次則到此地來。他於美術（繪畫）不無興趣，曾有專攻之意，但不知近來有無變遷。

日本地震，并不厲害，像我國古時「梁山崩」及「地陷方百里為隄」固然是

不算什麼，即較之前兩年甘肅發生聲響及於倫敦的地震，也不算得大不了的一回事。震後繼以大火，物質却毀壞不少；但大資本家的工廠已有重新修造好的了。一則自家有錢，一則由於銀行充分貸助。無產階級中人，原來穿在身上，吃在肚裏，只要保著這條活命，身體且不受損傷，所謂「帝都復興」事業方才開始，今後牛馬機械的生活多着咧，倒不覺得有什麼大了不得！唯苦了那些小資產階級（農民也苦，但為數甚少）。至於死的人數，大約十二萬左右，以視我國地震有死亡到八十三萬的真少極了；並且十之八九是死於火。我所以說他「不厲害」。然而死的人，多是自稱與獨逸同源的強貴民族，發生的地方，又恰巧在所謂五大強國的範圍內，自己宣傳，已經特別放大，看的人和聽的人也換了一副眼光與耳孔，於是所謂「空前的大震災」，竟隨着催眠術而電光放大了！而且就是損失甚鉅，也不過是那些掠自我們弱小民族，尤其是中國，和剝奪他本國無產階級的膏血，資本帝國主義者的贓物和供他們來劫掠我們，殺害我們的機械，你看，與日本無產階級有什麼大關係！就是大家所嘆惜不止的學校，圖書館等等的損失，所謂文化上的損失，也不

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於是又用了「頑皮」的態度，說道：「這又叫人不懂的話，和第四十期的文學週刊上那封「答二龍坑鐘隱先生」的信一樣。」——我那句話的意思，是因為你那封信的後面，編者的附記中，有「鍾君的原信沒看見，我們想一定也有多少人和我們一同表示「不明真相」的意思。」這樣一句話，我所謂「不懂」就是「不明真相」之謂；那時我手中沒有文週，只隱約的記得編者有那麼一句話，於是就把「不明真相」一個詞句意譯之為「不懂」。不料我既說得欠明白，你又聽錯了，於是有此「誤會」；但我却不能不「聲明」，因為我實在「沒有別的意思」。（這兒把你的文章中的詞句抄了幾個，加上引號，又是「頑皮」的脾氣發作，聊弄筆頭罷了，「沒有別的意思」，請你別再「誤會」了，以為我對於你有不敬之意，合行「聲明」。——再，此聲明乃是誠心實意的聲明，絕對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阿二沒來偷」的聲明，合再嚴重「聲明」。）

錦明先生！我在「聲明」之後，還要向你說幾句話。我自己雖然不會做文學（但很喜歡看牠），我對於會做文學的人可是很表敬意的。我雖不肖，絕對不至如現

在有些人對於自己不懂的東西便破口大罵，（我除了「孔教」「經書」「古文」「漢字」以外，無論今古新舊，概不敢亂罵，因為我都不懂也。「孔教」「經書」「古文」「漢字」，則我和牠們相處了二三十年，自謂能洞燭其姦邪，故敢罵牠們。）尤其是對於文學。我雖不懂文學，但我確信文學是有極高的價值與極大的功用的。我以為文學不但是所謂「人生的表現」，牠的價值與功用，尤在妄想胡說這一點。一個人能夠妄想，敢于胡說，才能發明科學，才能拼命向前疾馳；否則「目光如豆」，「局促如轅下駒」，是鳥「佳子弟」，是鳥「紳士」，是鳥「官僚」而已。健全的小孩子最愛妄想胡說，所以佢們是最有希望的人。吳稚暉先生說文學是父，哲學是母，科學是子，（見「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哲學是母這句話對不對，似乎還有問題，文學是科學之父，我信為至理名言。講到文學的形式，又是表情達意之最佳者；我常向人說（向劭西，錦暉兩位令兄就說過許多回），一切科學，哲學，歷史的書，最好用文學的形式表達之。（這當然不是完全辦得到，但辦得到的我總希望這樣辦。）

至於當世的「文學家」（當然指做白話新文學的而言），只要是說自己的話的，我對於他們都有敬意，不問其爲胡適之，魯迅，周豈明，郁達夫，葉聖陶，謝冰心，俞平伯，朱佩弦，許地山，郭沫若……。他們的「筆墨」，也只要是說自己的話的，但若說人家看得懂的話，我固願聽，但假使他們覺得有說令人「看不懂」的話之必要，竟說了「看不懂」的話，我也以爲是應該的。但是有一班捧腿學舌的文學家，老實說，我簡直看不起他們。他們有學魯迅的，有學胡適之的，有學郭沫若的，……無論他們學得怎樣像，我總是看不起他們的；而且覺得越學得像的，越是可鄙。你的作品，我見過不少，自然也有愛讀的，也有不愛讀的，老實說，自然也有不滿意的；但是我從沒有向你起過不敬（即看不起也）之意，因爲你的作品，的確是黎錦明自己的話，不是學這個人學那個人的舌。捧腿的人，尤爲可鄙；捧別人的腿的還少，捧郭沫若的腿的最多，而且那種捧法，實在可醜得很。郭沫若是碰不得一碰的，人家偶然涉及他一聲，連「郭沫若」三個字還沒有寫出來，已經犯了「大不敬」的罪名，捧腿家便要指着那人痛罵的。其實，據我看，郭沫若的作品，惟

有「女神」還值得一看。郭沫若的文章還過得去，而思想實在欠高明；如「陽明全書」的序，昏亂極矣。他是自命爲愛國者，所以他對於舊思想舊文學很是迷戀。我則以爲若誠心要愛國，唯有把「東方文化」全數扔下毛廁而趕緊製造「真正國貨的眞正洋鬼子」之一法；不此之圖，還要把那伯夷，叔齊，孔丘搬出來，那裏能救國，簡直是禍國而已！總而言之，郭沫若，曾琦，……那班愛國君子，都是不承認中國文化是糟糕，非根本改革不可的，所以常要發出「烏煙瘴氣」的議論來。

野馬越跑越遠了，初提筆時只想「聲明」幾句，現在不知說到那句去了，就此勒住吧。祝你把牢騷弄開。

疑古玄同。

一九二五，十一月，二十一日。

九

玄同先生：

你的信真叫我驚喜交集！我早預料你會要說幾句話的，即你不說，我從龍坑某君的信也會使多數人不解，勢必也會質問我的。不過我不將某君原信發表的原因，確因他的信全是發的無名氣，又是誤會（詳上週文週），沒有可答覆的地方，所以我就只拿我自己的面孔，單說自己的話。我對於什麼創造社文學研究會這些名詞全不理會的，而誰又知道自前年成仿吾先生的「詩的防禦戰」廣播到中國青年的腦海以來，到如今竟還有像某君這樣的人替創造社賣氣出力，可真叫人驚嘆不置了。所以我說的話，也不過勸勸青年同志們——無論批評創作——以多在中國文藝範圍之外的工作努力，專憑着幾篇週刊雜誌是不行的；至於要有歷史眼光，我想這話是很普遍的——法郎西斯培根說得好：「Histories make men wise; Poetries Witty; mathematics subtiler;……」，那麼歷史也不單不是記憶的，也要透澈的玩索的。你能玩索歷史，所以你就探出中國古文漢字的病根。如其中國人都能和你一樣，國學家會走大路，舊黨會維新，詞章家會努力做新詩人了。不過我覺得這種 Wise 的中國人太「鳳毛麟角」了，會做舊詩會填詞的一班 Witty 只有小心眼的人充滿

中國，這無怪乎一班人對於骸骨迷戀之深啊！

說到我寫的作物，我曾沒有想到能使你說「愛讀」的地步，——或許是你太恭維我了；至於你有不滿意的，也是我現在覺得發表時過於冒昧不謹慎的幾篇。我記得從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這時期內差不多是我全花費在寫小說的時候，平均每星期有一兩篇東西寫成。然這也是我過於不幸的地方；我的生命力除開逼迫着我寫外，會不會教我怎樣能判別一件作物是好是歹。就依我的學識，於別人的藝術也難看出，那裏會明白自己的東西。所以只要有人監視着我的發表動機，或許映在你眼裏的也要醇化一點罷。我記得現在所認為好的那時認為「幼稚」，能「說自己的話」的我就覺得「太真實」，「太露骨」了——你瞧這樣的頭腦多麼傻！所以儘量把這些太真實太露骨的稿子往字紙簍裏攢，一方面把那矯揉造作模仿別人的文字很高興的往報館裏投送。所以結果弄到一到處都是露的馬脚」。然而我對於曾經編晨附的劉勉己先生是抱十二分感謝和敬意的，他着實是拿純鑒賞態度來看我的作物，雖然他有時我有一部份不成東西的東西也發表出來，這是他對於我過於重視了的地

方。現在再想去找出曾經因不滿意取締了的稿子來整理一下，可是不知在什麼時候通通給老媽子拿去換取燈兒了，再預備用回溯工夫來追寫，只是全然沒有了興趣，寫出來也會覺得不滿意的。這是何等可惜呀！至於我編成的「烈火集」，到近來，我又十足的不滿意了，尤其是那篇小敘寫得太糊亂，如其我再重新編訂時，我還是要努力寫幾篇去湊上，不然那裏會像東西呢！

說到思想兩字，我真惶恐，我覺得自己在近來一响關於有思想的書才看了幾本，說話寫文章得以把持自己不至見笑大方，然一時的疏忽還是免不了的。所以我時常感到自己的學識太空乏，進不到好學堂雖然自己是受了莫大的恥辱，然而這也是我失掉了求學的一種機會；而且一個求學的不在什麼大學爭個資格，也是將來「飯碗問題」的恐慌。不過關於現在專憑死記憶力的考試，我始終不願意和一般人一樣拿了教科書去倒背，到考試場去默寫，并且這種流弊之大——如夾帶換卷或者代考之類——差不多是一般求學者感到苦惱而急於試行的運動。關於這些瑣事，也毋需多說了。

那麼單說思想，我決不敢單拿了這兩個字去判定某人爲好歹，只是對於一般專愛因襲傳統的人，我也是和你一樣覺得不滿的，我以爲思想也不是一般優秀的人就有的，這全視乎一人的環境。一個學者文人不能守孤獨，對於工作不去充分的了解，或者生活問題的糾纏，都是不能運用思想的原因。不過中國學者文人普遍的罪過就是不願意去追索思想，以至故意要拿保守眼光和它來反對；他們一有了勢力的擁戴，以爲自己「確是不錯」，就斗然自尊起來，所以造出許多「文閥」來，——即你所謂「學舌」，「捧腿」的大原因；其實世界上的真理就是一個，一個人先發現了真理而第二人却不願意來服從而故意自豎一幟者，這全然是勢力擁戴偶像崇拜和妄自尊大的惡果。托爾斯泰說世界上的戰爭是人類的互相諒解，這豈奚獨武力戰爭？「文閥」的戰爭又何曾不是一樣？你覺得這話怎樣？

說到郭沫若先生，和你的意見也有不相同的地方。我自問是比較要了解他一點。我知道郭沫若先生的生活是極端困苦的，加以他又有妻室兒女的重担，靠他一雙手來掙幾個稿費來供養，差不多許多家常的柴米油鹽瑣事也要他自己動手去幹，

你想他讀書的時間就有限了，那有那般清靜沉寂的孤獨生活去極端運用思想。不是你想指出的例；因為他太沒有機會去反察自己，或者自信過強了一點。那麼一班 *sentimental* 的青年們崇拜他是當然的，然而這也是免不了有被理智力強的學者們所指摘的地方。同樣我也知道沫若先生的文學觀是不能和別人強同的，他固然不能和魯迅先生一樣站在民衆面前吶喊，然而他自認定的 *Sentimental* 的主義，當然能得到大多數的青年的敬視，悅服：譬如他近來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落葉」，就可以看出他的作風來，依我說——這就是他把自己比作哥德，「落葉」就像模仿少年維特的悲哀的作品了。這樣的作品，當然是玄同先生一班富於改革眼光或有深刻的鑒賞力的所認為不滿的；然而於青年們看來，這就比任何作品都動人了。我聽說有幾位青年看了它之後，也和讀了「少年維特之煩惱」的人們一樣感到淒愴以至悲哀了。沫若先生的作品我雖也和你差不多感到不大滿足，至於他在翻譯界所効的功勞，我是極端崇拜的；德國的大作家如哥德海涅尼采的作品差不多一半是他介紹來的，他的譯筆又能傳出原文的神韻。我這些廢話也毋需多說，自然是有人公認了。

（多餘的話。）

至於你所說的他序的「陽明全書」，我是全外行，不敢多讚一辭；不過凡屬爲書賈所要求的工作，多屬不是出乎自己的本誠，這也是沫若先生疏忽之點。如胡適之先生替書賈們寫的序算是有數了，據我看來，「勉爲其難」也是不少的，如後水滸集那種狗尾續貂的舊小說，根本就沒有一序的價值，而胡先生却也用了一番氣力，從沙土堆裏掏取那一點兒金質來，彷彿是從無鹽嫗母的頭頂上摘出一根頭髮來吹揚一下子一樣。所以這種文人工作，引出許多市僧窮棍來序跋圈點舊書的濫觴，徒然只給書賈們勢利而已。我的話說得太寒村，請你別見笑啦！順祝你腦健！

黎錦明

十一，二十五。

+

我最敬愛的語罕先生！

你往德意志去，

是我們最欣慰的願意！

那德意志曾產生了軍國主義，

超人哲學也在那裏出世，

又是社會主義種源地，

更有猶太人在那裏發見「相對律」。

啊！真理之神站在那裏，

正招待我們東方人去繼起！

你往德意志去，

遠朝真理，——

你是代表我們——文化落後的我們——而去，

不是爲着自己！

記得：——

你離我們同樣愛着的祖國那一日，

我早起時特地牕前屏立，

振起最高度的敬意，

遙遙地望着黃浦江頭送你。

你好像正在當前似地，

「我的先生！我們先覺先驅！」

我潛呼幾乎呼出了聲，

更想源源致辭，

一霎時百感紛披：

是悲愁？

是欣喜？

是離情？

是懷思？

那些過去的感趣，
這時已無從認起！
又何須認個仔細！

送你去的明天，

暴風忽地襲了你逕渡的大海，

一連連了幾多日夜！

最難堪是一次次的報道，

有無數未知名的破浪人遭了虐害，

於暴怒的海上，於無情風的狂放下。

你是被試探者？

你是被敵視者？

這可怕的消息，煞費了我的推猜，驚駭！

「遇風而全體無恙」的電訊——

是你那旅行團的，

忽然來自馬賽，

我那被狂風捲碎的心旌，

纔輕輕地恢復原態！

但是你怎樣地辛苦了！

登了彼岸，

我們真理之神，

必會代表我們給你以充實慰安！

上面這首「代柬」的詩，是去年十月有一天懷想你到很深的時候做的。本擬繼續做下去，因為不耐深思，後來竟因循得連信都沒有寫！先生！我可不會忘記你的！假使不是常常得着你的消息，無論如何，也不能等到你的信來才寫信給你！故將舊作略加修改，寫在簡端，聊以見意。

今天先生來信，初入手時，只覺愧喜無任！及至讀到最後，不禁淚珠兒簌簌落下！我最敬信而親愛的先生！你說你「頹喪」了，頭髮也漸漸地白了！「憂能傷人」，着實對呀！年來也屢嘗家人骨肉之變的我，還時常望人能夠慰藉一二，更苦無以分先生之憂（任你窮困異國），又不能寫些道着人生真義的話替先生消憂！先生愛我之厚，知我之深，平時私感，未嘗不較教我益我之多之切為甚；所以對于「浩川近來身體健否？性篤多憂，我深念之」這幾句話，尤其感激而至於涕零也！

在此習農，業已兩年有半，白日光陰，十之七八，盡耗於實習，故於學理方面，非常荒蕪！愛弟蘇明，因我輟學，致為地方事務所牽，意志因循，不堪聞問！此間實習期滿，須在明年三月底，然提前歸去，固無妨也！現在決定旬日之內，即行歸國。蘇明續學，打算與某某兄一致，最好是往就先生，其次則到此地來。他於美術（繪畫）不無興趣，曾有專攻之意，但不知近來有無變遷。

日本地震，并不厲害，像我國古時「梁山崩」及「地陷方百里為池」固然是

不算什麼，即較之前兩年甘肅發生聲響及於倫敦的地震，也不算得大不了的。一回事。震後繼以大火，物質却毀壞不少；但大資本家的工廠已有重新修造好的了。一則自家有錢，一則由於銀行充分貸助。無產階級中人，原來穿在身上，吃在肚裏，只要保著這條活命，身體且不受損傷，所謂「帝都復興」事業方才開始，今後牛馬機械的生活多着咧，倒不覺得有什麼大了不得！唯苦了那些小資產階級（農民也苦，但為數甚少）。至於死的人數，大約十二萬左右，以視我國地震有死亡到八十三萬的真少極了；並且十之八九是死於火。我所以說他「不厲害」。然而死的人，多是自稱與獨逸同源的強貴民族，發生的地方，又恰巧在所謂五大強國的範圍內，自己宣傳，已經特別放大，看的人和聽的人也換了一副眼光與耳孔，於是所謂「空前的大震災」，竟隨着催眠術而電光放大了！而且就是損失甚鉅，也不過是那些掠自我們弱小民族，尤其是中國，和剝奪他本國無產階級的膏血，資本帝國主義者的贓物和供他們來劫掠我們，殺害我們的機械，你看，與日本無產階級有什麼大關係！就是大家所嘆惜不止的學校，圖書館等等的損失，所謂文化上的損失，也不

大顯身手，表示他替帝國主義者「維持秩序」，替他的主子鎮壓「奴隸的暴動」！儘管他們妥協，儘管他們壓迫，我們工人階級還是在這兒夥着一股羣衆和帝國主義者苦鬥！但我們曉得這次運動的意義只是對資本帝國主義一種警號，只是國民革命的前幕，我們沒有立刻成功的奢望！不是！我們沒有那樣蠢！

健一！你們在歐洲爲了此事鬧得慌麼？那邊對於我們這次的舉動，還用那一九〇〇年看那所謂「拳匪」的眼光來看我們（其實義和團之役是中國北方農民第一次起來爲中國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嗎？無產階級當然不是這樣，你們要好好的對西方革命羣衆宣傳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暴行，和中國民衆反抗運動的意義。

至於這次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的暴行，不需我們說，我且把一個上海美國商團團員名叫「洛梨史密斯」的寫給他一個芝加哥的朋友的信錄一二節給你看就夠了：

『你要是同下流的中國人有了什麼事情，對於他們應當先去打；至於同他們講情理，且不要忙。……當早晨的時光，我們適是好好的辦着事呢，不想到

飯後，我們就要着起全副武裝，持久地同他們對敵。打死了十多個中國人，有許多成了終身的殘廢，南京路上流了許多鮮血。……

後來我們又預備着再同他們作戰，可就和前回大不相同了。我們開起鐵甲汽車，鋼壁有一英寸多厚，上面有砲架子，有機關槍，裝製得好像坦克車一般。這兩輪鐵甲汽車開足了馬力直往人堆裏沖去。這種車子開過去之後，發生的慘狀，真是厲害的很！壓死了兩個人，這兩個人的內臟擠得滿街都是，他們的手腳筋骨都壓斷了，逃避的人也大半壓碎了手足。可是馬路上却清淨了。……

：這是西人征服中國人有些像歐洲人征服印度的情形。」

健一同志！你看！帝國主義者的眼中簡直拿中國人民當作鷄犬不如！簡直公開的承認慘殺中國人是他們的權利！這真是刮刮叫的一篇「五卅兇手的供狀」。望你務必把這些事實譯送德國報紙發表，也好讓西方的無產階級曉得歐美人正東方慘殺他們夥伴的暴行！敬祝

努力！

白刃

一九二五，六，二五，于上海。

十三

親愛的白刃同志：

正在眼巴巴地望祖國的消息，你的信到來，真正快慰極了！固然是滿紙都是血淚，字字都使得我椎心泣血，但一念到你們張空拳，冒白刃以與虎狼的帝國主義奮鬥的精神，我們便興奮起來，並且這是我們在四方革命羣衆面前可以自豪的！親愛的白刃！不湊巧，此刻我馬上就要坐車到外省去講演，不能詳細復你的信，只得把我寄給嚮導週報的一篇文章「德國無產階級與五卅運動」的稿子寄給你一看，你看便曉得我們同志在歐洲方面的工作情形了：

「五月卅號上海英日美各國槍殺中國市民」的警電，各報登出了以後，德

國共產黨的機關報「紅旗」便特闢一欄，大書特書的道，「勿侵略中國」。(Hand Weg Von China) 旅德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全體動員，向各方面活動。中國共產黨旅德的黨員，周旋於德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駐德支部之間，從事接洽，結果遂定下了下邊的計劃：對內由旅德學生總會與旅德總商會聯名召集華人大會，并由此產生「旅德中華民族獨立運動委員會」；對外以旅德華人全體名義發表反抗帝國主義宣言，并招待各弱小民族的革命黨人及德國無產階級的團體——共產黨，國際工人救濟會，社會民主黨，及隸屬於社會民主黨旗幟之下的職工總書記部(A.D.G.B.)，請他們一致贊助。中國國民黨駐德支部特開了一次執行委員會決議實行上面計劃的步驟。

當招待德國各左黨，各國旅德革命團體尤其是亞洲和巴爾幹各弱小民族的代表，開談話會，報告中國反抗帝國主義的情形，并徵求他們的意見。計是日到會者，有德國共產黨，德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德國共產主義青年學生會，及土耳其，印度，埃及，高麗，保加利亞等國革命團體的代表，還有一位德國的

革命詩人。當由德國共產黨提議中國國民黨應會同德國的帶有革命性的黨聯名召集各處工人大會，由中國國民黨派員分赴各地講演，藉謀東方民族與西方工人階級的聯合。衆以爲然，於是國民黨駐德支部遂派出代表多人，往與各黨派接洽。德國共產黨不用說了，國際工人的救濟會也極端贊成，惟有德國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e Deutschlands*）真可惡！她掛着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招牌，但是她那葫蘆裏賣的藥，却又是一回事！我們的代表去找她的時候，她的書記部的職員擺出那紳士老爺的臭架子，似睬不睬地道：『你們要國民革命，我們却是國際的社會黨，彼此政見不同，實在愛莫能助！』我們的代表說：『我們國民黨的主義也是國際的；但是我們要想爲萬古開太平，爲世界造幸福，豈有不先求自由，先求自立的道理？』那個擺臭架子的社會民主黨的職員又支吾其辭道：『你們同共產黨合作，我們絕對是不同她合作的。』我們說：『爲什麼呢？難道她不是一個國際的革命黨嗎？』他說：『共產黨人一演說，便要宣傳她的世界革命！』哈！社會民主黨一方面自居爲國際黨，一方面却

又反對世界革命，自己打自己嘴巴，她的西洋鏡這次可被我們戳穿了！列甯道：『第二國際已經死了，』實在不是罵她！黃色職工國際同她（社會民主黨）是一鼻孔出氣，當然態度是一樣。我和幾個同志打個電報給她，她回了一個電，妙極！復電道：『你們說中國勞動者罷工，需要我們幫助，但我們要先調查一下，中國勞動者是否需要我們幫助，方能定奪。』算了，花了許多電費，扯個淡！

第二國際黨（社會民主黨）不但對於「五卅慘案」，工人罷工，表示消極的態度，並且進一步反對我們的運動。我且舉幾個例：（一）當「五卅慘案」初發生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唯一機關報「前進」（Vorwärts）發表一篇文章，大意是說：「滬案」是英日各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政策操之過激的結果，若是變其道而行之，就是說，手段緩和一點，或不致招中國這樣劇烈的反抗。你看！他替帝國主義者畫的好計策！（二）國民黨同志到德國各大城市，工業區域去演說的時候，德國社會民主黨各處的報紙，專門跟着撒爛污。有一次我到馬

革德堡 (Magdeburg) 去講演，日子是與德國共產黨預定的，老早登了報，貼了廣告，當地的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在大會的頭一天忽然登了一個新聞，說是『那個要來講演的中國人不來了。』共產黨馬革德堡市黨部急得要死，四處打電話探問消息，又派紅軍一隊結合着大隊黨員，駕着汽車到火車站去接，那曉得我已于人叢中單人獨馬到了市黨部！等我到了哈萊 (Hallem Saale)，那個地方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名叫國民新聞 (Volks Zeitung) 捏造一封假名信道：『那個到此地講演的中國人，不是中國人，只是臺爾曼 (Thalman)，是德國共產黨的國會議員，并共產黨的候選總統) 和路德斐雪兒 (Luth Fischer)，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部主任，國會議員) 兩個人拖了一個不知誰何的歐羅巴人，把他臉上塗了一些黃粉，腦後安了一條辮子，不然，你瞧，他決計不許你拖他的辮子的；因爲一拖就掉了！』(大意如此，惜原文不在手邊。)

德國社會民主黨之造謠中傷，頑鈍無恥，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一天柏林

大學裏邊的德國共產主義青年學生會爲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慘殺中國工人事，召集一個大會，柏林警察總監（社會民主黨的中堅份子）臨時出了一個告示，張貼會場門首，說是「不准外國人到會」，他的意思是在禁止中國學生及其他各弱小民族的學生入內。「豈有此理」，大家一擁而入，都闖進去了，惟有幾個號稱「真正國民黨」的朋友看見風頭不對，一轉眼「溜之大吉」！進了會場之後，警察又禁止我們演說，我們不得已把演說稿子交給主席富麗德同志，請他代爲宣讀。警察可惱了，把我們一齊拘捕，押赴警監，看管起來。快活，我們藉此嘗嘗文明國人的牢獄的滋味！計當時被捕的有俄國女學生一名，埃及學生兩名，高麗學生一名，保加利亞學生三名，匈牙利學生一名，及其他各弱小民族學生若干名；中國學生當時被捕者特多，共有十七人。當我們被捕時，會場羣衆現出一種怒不可遏的景象，于是大家高唱着國際歌，這就說我們奴隸們要起來打倒這種的資本帝國主義的工具！第二天早晨，各報紙對於柏林警察此舉都不滿意，甚至民主黨的學生也做文罵他。警察方面看見責言四起，

於是就把我們放了。後來警廳把那天首當其衝的政治科長某調任，藉了此段公案，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前進」又替他辨護道，當此事發生，警察總監正在旅行，不在柏林。其實都是他們鬧的鬼！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對於我們的態度，還不如右黨的報紙如德國財王史丁納的機關報普通新聞（*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批評「五卅」事件，倒還有些可取。一天某博士在那上面發表一篇論文，痛罵英日等帝國主義壓迫中國的非是，且說義和團之役和這次運動都是列強壓迫中國民族的結果。他這樣的對我們表示好感，并非偶然。因為我們抵制英日貨，德國工業家乘機可以在中國擴張市場，絕不是真正同情于愛中國人。

德國共產黨呢？他秉着第三國際（*Die Dritte Internationale*）的方策，服從列甯主義的精神，對於一切被壓迫的民族，尤其是對於中國，表十二分同情。「五卅」慘案發生以後，他們的機關報紅旗每天特闢一欄，恰占半張報紙，詳載中國反抗帝國主義運動的消息；一方面黨部裏天天討論援助的方法。

經過雙方協議的結果，由中國國民黨駐德支部派出黨員赴各大工業城市，號召羣衆公開講演中國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和帝國主義壓迫中國的暴行，以及廣州革命政府的建設，黨軍剿滅楊劉反革命軍的情形。我也是被指派的講演員之一，現在特把我所經歷的情形略述如左：

(一) 我所担任的地方爲撒不律凱恩 (Saarbrücken)、芒鞋母 (Mannheim)、路易港 (Ludwigshafen)、萊普錫 (Leipzig)、爾弗特 (Erfurt)、佛蘭克佛 (Frankfurt A.M.)、哈萊 (Halle)、馬革德堡 (Magdeburg) 及柏林附近之一鎮。到會的羣衆要算馬革德堡最多了，差不多有四萬多人；其次要算撒不律凱恩和萊普錫，其次則哈萊，佛蘭克佛，路易港等處，大概七八千人，五六千人，三四千人不等。其中有些地方，大學內無產階級的大學生團體又須與他們開談話會，交換意見。

(二) 我每到一個地方，都有許多工人在車站歡迎，並且爭着向前和我握手；有時他們把我高舉起來，狂呼「中國國民黨萬歲」，「中國國民革命萬

歲」，「世界革命的聯合戰線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無產階級萬歲」。我到路易港的那天晚上，演說以後，有一百多個男女工友送我一個工友家去睡覺，他們男男女女，拉拉扯扯，一個女同志牽着我的一隻手，大家走着敘着，後面的同志們喊道：「今天的李麗和羅文驕傲起來了！」李麗和羅文兩個把頭一昂，肩一聳，應聲答道：「是的呀！」走到一個啤酒店，大家一擁而進，一個皮匠同志請我吃酒，又一個木匠同志請我吃茶，他們還沒有覺得我是個外國人，黃面孔的東方人，就是我們家庭的天倫之樂，也沒有那樣自然，那樣懇摯，我永遠不能忘記！還有使我永遠深印在腦海中的是芒鞋母的一個女同志的家庭。我住在她家裏，她接待得極其殷勤懇摯。她那可愛的小孩子才三歲，不知什麼緣故，他沒有半點鐘便和我混熟了。他跑到我懷中，牢牢地看我的面孔，撫摩我的頭髮，問道：「叔叔，你的頭髮怎麼有的是白的？」回過頭來，照照鏡子，又問道：「我怎麼沒有？」我輕輕地告訴他，並且問道「你爸爸呢？」這可不得了了！他便跳着叫他的娘道：「媽呀！我爸爸呢？我要爸爸。」

爸！』于是她方告訴我，說她的丈夫爲了社會運動囚在萊普錫監獄裏兩年了；又手指着她的小孩道：『兩天以後我要帶他去看他的爸爸咧！』於是我便掏出一張紙幣恭恭敬敬送給她道：『請你替我買一點他愛的東西送給他，這是我代表東方革命羣衆對他表示尊敬和祝福的意思！』

(三) 他們聽見我報告英美日各帝國主義者虐待中國工人的情形，和中國工人生活的苦狀，全場都沸騰起來了，狂吼起來了！聽到中國學生和工人合作以及工農聯合的話，他們又歡呼雷動，大聲叫道：『到底中國青年不錯！不像我們德國這些敗類的學生！』那天在萊普錫會場上當主席報告我的來歷時，全場譁然，大家都「斥」起來了。主席連忙解釋道：『某同志雖是知識階級，却是站在無產階級隊裏的。』於是大家又高唱起「國際歌」來了！因爲德國大學生百分之九十都是些資本家，軍閥，官僚的子弟，又加上德國大學的反動教育，所以他們的人生觀只是博士，錢，啤酒，漂亮的女朋友；他們是工人階級的死對頭。德國工人恨死了學生；聽見中國學生與工人同做國民運動的前驅，又不禁

狂喜，這也是情理之常。

(四) 他們每次開會，都有工人到處勸捐救濟中國罷工工人及「五卅」死難者的家屬。說到這裏，我要帶敘國際工人救濟會幾句。國際工人救濟會爲了援助中國工人，特別發行一種小報，專載中國工人反抗帝國主義的消息和援助他們的方法。昨天他那兒派代表來和中國國民黨駐德支部接洽，要我們派人到各處去演說。現在已派出三個同志到他們那裏去了。這一次被法帝國主義者從法國驅逐出來的學生，到了德國，前後約六十人，所有回國川資，都是國際工人救濟會給的。

(五) 現在我要講到德國共產黨的紅軍 (Rote Armee) 組織了。他們的紅軍組織是公開的，只是缺少一桿槍，手裏拿着一個粗實的手杖。前天，他們徵調各省紅軍的一部齊集柏林，到者不下三個師團，由臺爾曼檢閱，舉行受旗禮 (第三國際贈的軍旗)，并由路德斐雪兒演說，觀者十餘萬人。柏林的警察，却也只睜着兩隻眼睛瞅着他！我在馬革德堡演說時，紅軍到者也有七千多人。

當紅軍在廣場集合時，我和馬革德堡（D. 黨部的書記在那高架汽車上握手高叫着『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呀！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被壓迫的階級聯合起來呀！』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獲得的榮典！德國O.P.的壯丁，都有紅軍軍籍，他們有一定時間，祕密的攜帶槍械，到野曠人稀的地方練習打靶。

（六）一個國民黨同志到漢堡（Hamburg）去講演，陪他去的就是德國共產黨領袖臺爾曼。到了漢堡後，臺爾曼便打電話，喚來一個同志，吩咐道：『這位中國同志，我交給你，你要好好地保護他。』那位同志出去，便打電話到各處呼朋引類。不多一時，呼呼地來了好幾位雄偉的漢子。他吩咐他們道：『這位同志是臺爾曼叫我負責保護的，大家都要負責任呀！』於是大家齊聲道：『那個自然！』說着，其中有一個腰間袋子裏花郎花郎地掏出許多手鎗子彈來道：『你們趕快把子彈裝好，我們一齊保護這位同志出去玩玩。』出了門，到了大街，各自分開，放前哨的也有，當左右翼的也有，當後勁的也有。他們并安慰那中國同志道：『只管玩罷，一點事沒有！偵探，那些狗，到了我們眼裏任他怎樣化裝，一定不會逃脫的！不怕什麼！』我們從這種行動，一來可以看出德

國無產階級怎樣地同情於我們中國的革命，二來可以看出他們對於階級的覺悟和奮鬥的勇氣。

從上面所說的事實，我大胆地下一個結論：(A)「五卅」以後旅德華人的民族革命的宣傳，已使德國人民不但把那些以「拳匪」視中國反抗運動的觀念完全打消，并且把從前對於「義和團」的舊觀念，認他們仇外的舊觀念，根本推翻。(B)我們在德國的「五卅運動」不但德國人注意，并且轟動了歐洲。譬如倫敦泰晤士報關於我們在德國的一舉一動，都有記載。德國政府干涉我們的行動，便是英國鬼子在那兒作祟！從另一方面看，我們的運動，確已在國際間發生反應。(C)世界弱小民族，尤其是埃及，高麗，保加利亞和巴爾幹半島各小國的革命團體，皆有切實的聯絡；他們對於中國革命黨，都具無限的熱望。(D)最可感的是德國無產階級，他們的黨和他們的紅軍。他們個個都擦拳抹掌地道：『幹哪！你們什麼時候用着我們，我們便來！』假使現在德國要同中國開仗，我敢說，至少有四百萬無產階級的戰士是站在我們方面的。(E)德國

資產階級很胆寒！有一家報紙竟公然說道：『我們不要輕視了中國學生，他們從德國學了社會科學，會同列甯布哈林等一樣地幹起亂子來。』因為列甯布哈林等也從德國學了一些去的，學了很多的去的，（資產階級的哲學，科學和馬克思主義。）他們已經認識了我們！』

這篇報告，若是嚮導還沒有收到，你看過了，可送給他發表。我要走了，再談罷！努力！努力！

健一。

一九二五，七，二十八，于

柏林。

十四

敬愛的J.K.同志：

看見你那關於翻譯的信以後，使我非常高興。從去年的翻譯洪水氾濫以來，使

許多人攢眉歎氣，甚而至於講冷話。我也是一個偶而譯書的人，本來應該說幾句話的，然而至今沒有開過口。「強聒不舍」誰然是勇壯的行爲，但我所奉行的，「却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這一句古老話。況且前來的大抵是紙人紙馬，說得耳熟一點，那便是「陰兵」，實在也無從迎頭痛擊。就拿趙景深教授老爺來做例子罷，他一面專門攻擊科學的文藝論譯本之不通，指明被壓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却又大發慈悲，說是這樣的譯本，恐怕大眾不懂得。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眾計劃方法，別的譯者來攪亂了他的陣勢似的。這正如俄國革命以後，歐美的富家奴去看了，看回來就搖頭皺臉，做出文章，慨歎着工農還在怎樣吃苦，怎樣忍飢，說得滿紙淒淒慘慘。彷彿惟有他却是極希望一個筋斗，工農都住王宮，吃大菜，躺安樂椅子享福的人。誰料還是苦，所以俄國不行了，革命不好了，阿呀阿呀了，可惡之極了。對着這樣的哭喪臉，你同他說什麼呢？假如覺得討厭，我想，只要拿指頭輕輕的在那紙糊架子上挖一個窟窿就可以了。

趙老爺評論翻譯，拉了嚴又陵，並且替他叫屈，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裏也挨了

一頓罵。但由我看來，這是冤枉的，嚴老爺和趙老爺，在實際上，有虎狗之差。極明顯的例子，是嚴又陵爲要譯書，曾經查過漢晉六朝翻譯佛經的方法，趙老爺老引嚴又陵爲地下知己，却沒有看這嚴又陵譯的書。現在嚴譯的書都出版了，雖然沒有什麼意義，但他所用的工夫，却從中可以查考。據我所記得，譯得最費力，也令人看起來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學」和「羣己權界論」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這論，後來不知怎地又改稱爲「權界」，連書名也很費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一「天演論」，桐城氣息十足，連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搖頭幌腦的讀起來，真是音調鏗鏘，使人不覺其頭暈，這一點竟感動了桐城派老頭子吳綸，不禁說是一「足與周秦諸子相上下」了。然而嚴又陵自己都知道這太「達」的譯法是不對的，所以他不稱爲「翻譯」，而寫作「侯官嚴復達惜」；序例上發了一通「信达雅」之類的議論之後，結末却發明道：「什法師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慎勿以是書爲口實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會有趙老爺來謬託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樣。僅僅這一點，我就要說，嚴趙兩大師，實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並論的。

那麼，他爲什麼要幹這一手把戲呢？答案是：那時的留學生沒有現在這麼闊氣，社會上大抵以爲西洋人只會做機器——尤其是自鳴鐘——留學生只會講鬼子話，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來鏗鏘一下子，鏗鏘得吳綸也肯給他作序，這工序，別的业务也就源源而來了，于是有「名學」，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後來的譯本，看得「信」比「達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譯，實在是漢唐譯經歷史的縮圖。中國之譯佛經，漢末質直，他沒有取法，六期真是「達」而「雅」了，他的「天演論」的模範就在此，唐則以「信」爲主，粗粗一看，簡直是不能懂的，這就彷彿他後來的譯書。譯經的簡單的標本，有金陵刻經處彙印的三種譯本，「大乘起信論」，也是趙老爺的一個死對頭。

但我想，我們的譯書，還不能這樣簡單，首先是決定譯給大衆中的怎樣的讀者。將這些大衆，粗粗的分起來：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識字的；丙，有識字無幾的。而其中的丙，則在「讀者」的範圍之外，啓發他們是圖畫，講演，戲劇，電影的任務，在這裡可以不論。但就是甲乙兩種，也不能用同樣的書籍，應

該各有供給閱讀的相當的書，供給乙的，還不能用翻譯，至少是改作，最好還是創作，而這創作又必須並不只在配合讀者的胃口，討好了，讀的多就夠。至于供給甲類的讀者的譯本，無論什麼，我是至今主張「甯信而不順」的。自然，這所謂「不順」，決不是說「跪下」要譯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譯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說，不妨不像吃茶淘飯一樣幾口可以嚥完，却必須費牙來嚼一嚼。這裡就來了一個問題：爲什麼不完全中國化，給讀者省些力氣呢？這樣費解，怎樣還可以稱爲翻譯呢？我的答案是：這也是譯本。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祕訣，是在避去熟字，刪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所以教員講書，也必須借助于粉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糊塗。倘若永遠用着糊塗話，即使讀的時候，滔滔而下，但歸根結蒂，所得的還是一個糊塗的影子。要醫這病，我以為只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後來便可以據爲己有。這並不是空

想的事情。遠的例子，如日本，他們的文章裏，歐化的語法是極平常的了，和梁啓超做「和文漢讀法」時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來信所說，一九二五年曾給羣衆造出過「罷工」這一個字眼，這字眼雖然未曾有過，然而大衆已都懂得了。

我還以為即便爲乙類讀者而譯的書，也應該時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語法在裏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爾遇見，而想一想，或問一問就能懂得爲度，必須這樣，羣衆的言語才能夠豐富起來。

什麼人全都懂的書，現在是不會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唵」字，據說是「人等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數學或化學書，裏面何嘗沒有許多「術語」之類，爲趙老爺所不懂，然而趙老爺並不提及者，太記得了嚴又陵之故也。

說到翻譯文藝，倘以甲類讀者爲對象，我是也主張直譯的。我自己的譯法，是譬如「山背後太陽落下去了」，雖然不順，也決不改作「日落山陰」，因爲原意以山爲主，改了變成太陽爲主了。雖然創作，我以為作者也得加以這樣的區別。一面儘量的輸入，一面儘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傳下去了，渣滓就聽他剩落在過去裏。所

以在現在容忍「多少的不順」，倒並不能算「防守」，其實也還是一種的「進攻」。在現在民衆口頭上的話，那不錯，都是「順」的，但爲民衆口頭上的話搜集來的話胚，其實也還是要順的，因此我也是主張容忍「不順」的一個。

但這情形也當然不是永遠的，其中的一部份，將從「不順」而成爲「順」，有一部份，則因爲到底「不順」而被淘汰被踢開。這最要緊的是我們自己的批判。如來信所舉的譯例，我都可以承認比我譯得更「達」，也可推定並且更「信」，對於譯者和讀者，都有很大的益處。不過這些只能使甲類的讀者懂得，於乙類的讀者是不艱深的。由此也可見現在必須區別了種種的讀者層，有種種的譯作。

爲乙類讀者譯作的方法，我沒有細想過，此刻說不出什麼來。但就大體看來，現在也還不能和口語——各處各種的土話——合一，只能成爲一種特別的白話，或限於某一地方的白話。後一種，某一方以外的讀者就看不懂了，要牠分布較廣，勢必至於要用前一種，但因此也就仍然成爲特別的白話，文言的分子也多起來。我是反對用太限於一處的方言的，例如小說中常見的「別鬧」「別說」等類罷，假使我

沒有到過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搗亂」「另外去說」的意思，實在遠不如較近文言的「不要」來得容易了然，這樣的只在一處活着的口語，倘不是萬不得已，也應該迴避的。還有章回體小說中的筆法，即使眼熟，也不必儘是採用，例如「林冲笑道：原來，你認得。」和「原來，你認得。林冲笑着說。」這兩條，後一例雖然看出些洋氣，其實我們講話的時候倒常用，聽得「耳熟」的，但中國人對於小說是看的，所以還是前一例覺得「眼熟」。在書上遇見後一例的筆法，反而好像生疎了。沒有法子採說書而去其油滑，聽閒談而去其散漫，博取民衆的口語而存其比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爲四不像的白話。這白話得是活的，活的緣故，就因爲有些是從活的民衆的口頭取來，有些是要從此注入活的民衆裏面去。

臨末，我很感謝你信末所舉的兩個例子，一，我將「……甚至於比自己還要親近」譯成「較之自己較之別人，還要親近的人們。」是直譯德日兩種譯本的說法的，這恐怕因爲他們的語法中，沒有像「甚至於」這樣能夠簡單而確切地表現這口氣的字眼的緣故，轉幾個彎，就成爲這麽拙笨了。二，將「新的……人」的「人」字

譯成「人類」，那是我的錯誤，是太穿鑿了之後的錯誤。萊德生望見的打麥場上的人，他要造他們成爲目前的戰鬥的人物，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但當他默想「新的」：人。」的時候，却也很使我默想了好久：（一）「人」的原文，日譯本是「人間」德譯本是「Mensch」，都是單數，但有時也可作「人們」解；（二）他在目前就想有「新的極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希望似乎太奢太空了。我於是想到他的出身，是商人的孩子，是智識分子，由此猜測他的戰鬥，是爲了經過階級鬥爭之後的無階級社會，於是就將他所設想的目前的人，跟着我的主觀的錯誤，搬往將來，並且成爲，人們——人類了。在你未曾指出之前，我還自以爲這見解是很高明的哩，這是必須對於讀者，趕緊聲明改正的。

總之，今年總算將這一部紀念碑的小說，送在這里的讀者們的面前了，譯的時候和印的時候，頗經過了不少艱難，現在倒也退出了記憶的圈外去，但我真如你來信所說那樣就像親生的兒子一般愛他，並且由他想到兒子的兒子。還有「鐵流」，我也很喜歡。這兩部小說，雖然粗製，却並非濫造，鐵的人物和血的戰鬥，實

在夠使描寫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嬌百媚的佳人所謂「美文」，在這前面談到毫無踪影，不過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樣，以為這只是一點小小的勝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來介紹，至少在後三年內，有關於內戰時代和建設時代的紀念碑的的文學書八種至十種，此外更譯幾種雖然往往被稱為無產者文學，然而還不免含有小資產階級的偏見（如巴比塞）和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偏見（如辛克萊）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嚴正的批評，好在那裏壞在那裏，以備對比，參考之用，那麼，不但讀者的見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來，就是新的創作家，也得了正確的師範了。

魯迅一九三一，十二，二八。

1—2000册

現代名人書信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付印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出版

每册實價大洋一元一角
外埠加郵費五分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者 高語罕

發行者 光華書局

印刷者 光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光華書局

地址：上海四馬路

電話：九二六八九